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穎陶編



古典文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穎陶編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出 版 說 明

这是关于有名的民族英雄岳飛的戲曲說唱选集，共14种(另附錄2种)，包括的方面很廣，有山歌、八角鼓、竹琴、子弟書及弋陽腔、秦腔、崑腔等剧本，更重要的是集印了石派書的“風波亭”和明代作家寫的“如是观”傳奇，这些都是根据罕見的刻本、鈔本校訂而成的，为研究岳飛故事在民間流傳、演变情况的重要資料。

岳飛故事，几百年來膾炙人口，在民間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現在除了小說“說岳全傳”外，其他作品很难見到，这个集子的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为了保存資料的价值，选錄的各篇都不加删節，各篇所根据的版本均在篇末注出或在篇前作簡單的說明。

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
杜 穎 陶 編

*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永 嘉 路 692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号
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書号　6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0　插頁 2　字數 228,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1.10元



明富春堂刊本岳飛破虜东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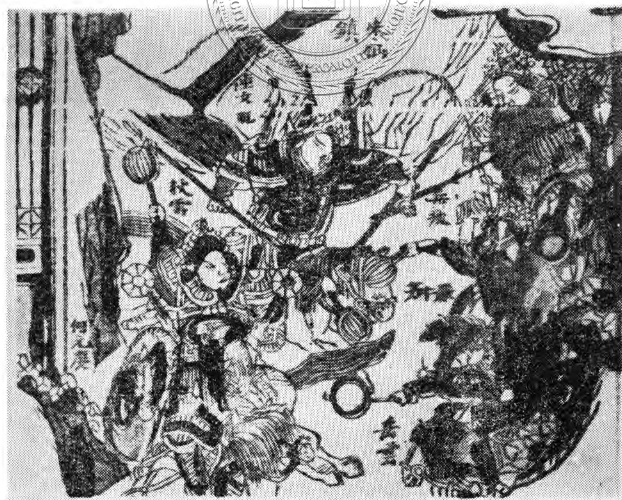



明天德堂刊本精忠傳小說




明刊万壑清音之精忠記瘋魔掃奸





苏州桃花塢年画二种

下：清末百本張抄本風波亭

上右：清初刊本十二金錢彈詞

上左：清永庆堂抄本夺秋魁傳奇

目　　錄

精忠傳四季山歌

春季里，草青青。
岳爺赶考上东京。
天下举子夺魁首，
槍挑梁王一命傾。
　英雄从此顯英名。

夏季里，庄稼忙。
金兀朮領兵進汴梁，
殺人流血八百里，
皇帝捆來賽猪羊。
　大宋江山乱荒荒。

秋季里，雁南飛。
金兀朮陣前双泪垂。
拐子馬，全不济；
鉄浮圖，化成了灰。
　“岳”字旗唬得他心胆碎。

冬季里，雪花飄。
汗馬功劳無下梢。

一連金牌十二道，
風波亭上泪嚎啕。
　不是天不保宋朝！

〔据清末旧鈔本校印〕

岳飛五更調

一更一点月升上。岳飛力勇壯，呀呀得而唅，槍挑小梁王，武場夺魁命險仿。岳家庄，兄弟結义，生死不得忘，呀呀得而唅，有难大家当。

二更二点月照山。韓世忠元帅，呀呀得而唅，炮打兩狼关。金兀朮反進中原，逢人斬。陸登尽忠，就此來归天，呀呀得而唅，忠义有俠胆！

三更三点月光明。打到东京城。呀呀得而唅，二帝徽、欽，帶到番邦受苦刑。來顯聖，泥馬能够渡子康王身，呀呀得而唅，千古是奇文！

四更四点月漸沉。山东何元慶，呀呀得而唅，力大并猛勇，帮助岳飛去破陣。楊再兴，來收伏呀，大战朱仙鎮。呀呀得而唅，高寵命归陰。

五更五点月光微。秦檜毒心起，呀呀得而唅，一心害岳飛。風波亭上害忠义，血淋漓，一家門呀，忠孝全節义。呀呀得而唅，千古敬重俚！

〔据石印本最新时調秋集校印〕

岳 武 穆

（南 詞 小 引）

長洲滄浪釣徒馬如飛吉卿甫著

一

束髮从軍武穆公，天生純孝与精忠，
幼年母子伶仃苦，恒產俱無赤骨窮。
慈母背間親刺字，一生忠勇有誰同！
奈何宋室遭离乱，南渡康王狼狽容，
当日幸而宗澤好，一双眸子識英雄。
刘、岳、韓、張諸大將，岳家父子最威風，
数百余回大小战，身先士卒建奇功。
金牌十二連連召，無可如何將君命从——
誤國病民奸相計，恐防和議不成功。
夫妻設計东窗下，王氏欺心分外凶，
說道：“擒虎万难縱虎易，况兼聖意暗相通！”
“莫須有”三字成寃獄，父子可憐性命終！
虽死犹生新庙貌，忠臣浩气满蒼穹。
坟前鉄鑄奸臣象，千載游人恨不窮，
万古駡名羞不已，而今添置石囚籠。可以补入西湖佳話中。

二

北宋江山一旦傾，徽、欽二帝已蒙塵，
养成千古非常禍，國破家亡玉石焚。

泥馬有灵能保駕，登山涉水到武林城，

因此把錢塘暫改为臨安郡，权把杭州作汴京；

百灵护佑中兴立，还有那浴日补天众大臣。

誰知完顏兀朮兵雄壯，天地無情喪斯民！牛头山全仗岳家軍。

說道："踏破賀蘭山下路，須把徽、欽二帝返神京。"

誤國害民秦檜賊，夫妇东窗把長舌伸，

"縱虎最难縛虎易"，"莫須有"三字計先成。

金牌十二連連召，岳將軍無奈暫收兵；

風波亭上風波起，害將軍父子喪殘生。

每見忠良遭挫折，从無奸佞有好收成；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鉄無辜鑄姦臣。

將軍浩气今还在，西湖佳話細詳明，有誰人不仰岳王坟！

〔据清光緒間刊本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校印〕

精　　忠

（八 角 鼓）

老夫人刺字，岳夫子把家离。路遇牛皋、王貴，結拜兄弟，他三人打擂投軍称为奇。牛头山大战，單人独騎。搶皇灵，識破了兀朮的哭喪計。槍挑兀朮环落地。只殺得金兵金將心胆虛，剩下了七人共七騎，天現銅桥逃命去。岳老爺得勝不班师，秦檜东窗定巧計，私造金牌傳假旨，暗使調虎离山計；風波亭上死的屈，他父子三人身归那世。瘋僧扫秦有玄机。胡迪罵閻題詩句。值日的功曹奏玉帝，敕封岳帅速报司，捉拿秦檜、長舌妻，因此陰曹受罪去。岳老爺忠孝双全万古題。

〔据清嘉慶甲子（一八〇四）刊本白雪遺音校印〕

奪 秋 魁

（弋陽腔剧本）

夺秋魁傳奇，据高奕新傳奇品著錄为朱良卿所作。

这里所收的乃是弋陽腔改編演出本。主要根据的是清初永慶堂抄本，并用清雍正間鈔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所收本）、乾隆間南府抄本來訂补。

各本錯譌脫落都很多，互相出入之处也不少。在訂补中，凡明顯处則擇善而存之；遇有似可兩存的，加〔 〕号附錄于下。

奪秋魁傳奇卷上

第一出　开道家門〔据乙本补〕

【滿庭芳】天降人豪，相州高隱，承欢菽水昂藏。牛臯、王貴，同約赴科場。無奈梁王柴貴，施猛勇，合罹灾殃。堪憐处，几傾一命，母子实堪伤！司理矜梁栋，挽回留守，反荐賢良。除滅寇功成，朝野称揚。相婿粗豪暢飲，二女幷嫁双双。紫荆山精忠大战，献捷奏君王。

（白）來者，岳鵬举登場。

第二出　約同赴試〔据乙本补〕（生上唱）

【喜迁鶯】射鵰精技，究三略六韜，妙法推許。武庫家声，胸藏奇錦，浩然正气流行。四海烽烟日盛，巍然京國堪驚。撥乱时怒髮縱横，要見男兒骨鯁。

（白，鷓鴣天）茅廬未出請長纓，劍气寒窗独自鳴，浴日恐非投筆吏，补天未羡釣魚陵。怀經济，待时行，一声長嘯怒風生。妖氛四海紛爭巳，誰展奇謀定太平？自家，姓岳、名飛、字鵬举，相州湯陰人也。年方二十，家貧未娶。自幼習嫻弓馬，好讀左氏春秋。暗想：岳飛怀才未遇，困守蓬茅，一腔义胆空懸，更于何处施用？先父弃世，遺下田業为生。咳，豈是大丈夫所为！年來家徒四壁，举目無依，怎济得飢寒二字！今当清明佳節，

要去先人坟上祭奠。已着鄰居小二备下祭祀，不知完备否。

(丑上)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紛然。大叔，祭祀完备了，請老夫人同往。(生)伺候了。母親有請！(老旦上唱)

【七娘子前】年來鬢髮皤然盛，乐清貧有子芳齡。

(白)老身姚氏，幼適岳門。不幸夫君早喪，家道凄凉。孩兒正当壯年，不習祖家農事，專心武藝兵書，英名四海傳聞，孝义一鄉称頌。奈生不遇时，姻緣未偶。虀鹽乐道蓬茅，荣达未知何日！老身想來，正是：勤家致富易，教子成名难。我兒，請我出來，有何話說？(生)告母親知道：今乃清明佳節，备下祭祀往父親坟上祭奠，为此特請母親同往。(老旦)我兒，你撫时玩景，思不忘本，眞难得也！扣了門兒，一同前去！(合唱)

【錦芙蓉】柳青青，問花溪池塘路横，流水小桥亭。看：杏花村翩翩紫燕双鳴，和風扇輕罗耐冷，春光透一番佳景，清明候村郭半晴。听家家泪声，腸断奠却一盃羹。

(丑白)來此已是了。(生)摆齐整些。請母親祭奠。(老旦)我那夫吓！孩兒备陈祭祀，望你陰灵保佑！(唱)

【芙蓉紅】人亡物又新，时去重还整。奠椒漿悄沒半毫形影。(生唱)白云满目还思省，紅日催人泪暗生。(付、凈背行李上唱)穿花徑，風和日晴。酒旗飈，不覺翹首三叉徑。

(付白)俺、王貴是也。(凈)俺、牛臯是也。王哥，我和你走訪岳大哥，來此已是相州湯陰地界，但不知他住在那个村口。(付)他是个有名的好漢，这里人必然認得他。(瞧介)那前面林墓中，有一个人在那里，上前去問他一声，便曉得了。(凈)說得有理。咳呔！(付)問人家路，只管咳呔的！他是你家使喚的？(凈)怎么样問呢？(付)过去罢！吓，大哥請了。(生)請了。(付)借問一声，这里可是湯陰地界？(生)这里就是。(付)有个姓岳

的朋友，住在那里？（生）敝处姓岳的也多，不止一家。不知他作何生理，叫甚名字，才好指引你去。（付）这个朋友不作生理，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叫做岳鹏举。大哥你可曉得么？（生）有是有的。你們是他甚么人？ 問他怎么？（淨）我們是綠林中好漢。（生）原來是綠林中朋友，不要睬他。（付）來不來就是綠林中好漢！你看人家听見綠林二字，竟自去了。这么獃头獃腦的蠢东西，过去罢！大哥轉來。我們原在綠林中做些勾当，想來自覺有些沒趣，因此改邪归正，故此前來尋訪岳大哥，与他八拜为交，圖后來有个出头日子。（生）你們改过了？（付、淨）改过了。（生）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小弟就是。（付）怎么？你就是？牛賢弟，此位就是岳大哥，过來一同拜見。（付、淨）大哥見禮了。（生）不敢！請問二位高姓大名，家鄉何处？（付）小弟叫王貴。（淨）小弟叫牛臯，关西人也。（老旦）我兒，他二人是什么样人？（生）告母親知道：他二人原是綠林中好漢，如今改邪归正，特來尋孩兒八拜为交，圖后來有个出头日子。（付）这老奶奶是何人？（淨）問大哥便知。（付、淨）大哥，这老奶奶是什么人？（生）这就是家母。（付、淨）怎么？这就是老娘？过來見禮。老娘見禮了。（老旦）不敢。（生）你們到此何事？（付、淨）小弟們聞知秋場考选武举，意欲邀几个朋友走走。江湖上都称岳大哥是条好漢，小弟聞之，如雷灌耳，因此上——（唱）

【朱奴插芙蓉】渡关河風霜夜行，投賢路千里非輕。

（付白）牛賢弟，我想选日不如撞日，今日就是个吉日，我与你拜了老母、大哥。老母，大哥請上，受我們一拜！（唱）

願結同胞共乳生，小弟們执鞭听命。非閑等，圖功名事成。

（老旦白）我兒，既有这等机会，請到家中安頓了，再作区处。

（生）曉得。二位賢弟！（唱）

到家門，剪灯叢話敘行程。

（白）草舍茅簷謾自論，且將盃酒洗埃塵。（付）莫愁前路無知己。（凈）天下誰人不識君。（付、凈虛白下）

第三出　父女分別〔据乙本补〕（貼、生上）

【海棠春】峨冠博帶尊周、孔，憂則是羽書飛控。执簡自非輕，持節如山重。

（白）滾滾蒙塵日夜驚，王家事業在中兴，虽無三尺安邦劍，惟有丹心答聖明。下官崔縱，字廷直，官拜殿中侍御史。不想时值乱离，干戈擾攘，金兵南下，直抵皇都，遂使二帝蒙塵。想我为臣者，兴言及此，豈不髮指！我想前番差去使臣三十二人，俱留在北，不放南归；今聖上又命洪皓与下官为行人，前往。賜下官符驗誥命，限卽日出都。我想金人狡滑，必將南使磨滅，我若見难推辭，豈是臣子事君之禮！只是先妻弃世，止存一女，小字蓮姑，奈他年紀幼小，虽則爱如掌珠，怎奈君恩非細，行程在卽，不免喚她出來吩咐一番。院子！（院子）有。（貼生）吩咐乳婆，伏侍小姐上堂。（院子）后堂傳話，乳婆伏侍小姐上堂！（旦上引）

【搗練子】春事鬧，懶針工；韶景年年西复东！

（白）爹爹万福。（貼生）罢了。（乳婆）乳婆叩头。（貼生）起來。（旦）爹爹，你执簡皇廷獬豸冠，不負螢窗十載看。（貼生）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旦）爹爹，昨日朝命宣詔，却議何事？（貼生）朝廷命下非为別事，只因聖上每思二帝在北，欲遣使臣前去問候起居，打听消息，特賜符驗、誥命，命洪大人与我同去——限日就要去都了。（旦）爹爹，奴聞金人狡滑，前

番使臣有去無回。朝中多少大臣，难道再無人堪充此任？莫非朋党妬忌，故有此推？爹爹何不上疏面辞？（貼生）說那里話！为人臣者：見难思义，为國忘家——正我此际之所为。我若畏避湯火，貪生利祿，豈是臣子事君之道！我此去誓必竭尽肝胆；不得二帝消息，决不南归。自今以后，你同乳母勤治女工；爹爹的行藏消息，再不要牽挂了！（旦）呀，爹爹！念孩兒幼小無知，豈識大义。自从母親亡后，全仗爹爹教誨；今日去了教孩兒依靠何人？豈不痛殺孩兒也！爹爹，你此去呵！（唱）

【江头金桂】須要：温和謙重，雍雍柔士風；藏着銅肝鉄胆，傲國孤忠。那單于非仁义从，

（貼生白）那單于非仁义可化，难道我也忘了仁义么？（旦唱）

休得要：任性兴戎，直言廝哄；倘或一朝權变，出使無功，反牢籠墮入在圈套中。

（貼生白）我若落他圈套，但憑他区处便了！（旦）自今以后呵！（唱）

縱有音書怎送？寒温誰共！这飄蓬，受了些煩惱胡笳月，担尽凄凉牧馬風。（貼生唱）

【前腔】我在朝廷〔堂〕食祿，当坚心瘁鞠躬。憑着他舌劍唇鎗，万般磨礲，鉄錚錚不放空。

（旦白）爹爹此去，果是几时回來？（貼生）这个哪里定得归期！昨日聖旨下來的时節，卽置生死于度外了。我今此去呵！（唱）

必欲見二帝行踪，將王命倥偬。

（旦白）难道不見二帝，終不然流落于金地么？（貼生）我兒，豈不聞漢苏武呵！（唱）

十九年〔載〕艰辛北海，〔歷尽〕嚙雪窖中。亡家为國節操同。慢干戈鎖尾，旌旗日永。

（白）乳婆过來！我去后，須小心伏侍，看顧小姐，不許到外閑游。我兒！（唱）

須要礼从容；須知四德三从事，莫学吟詩作对功。

（中軍引將官小軍上）有人么？（院子上）甚么人？（中軍）洪老爺离府已久，各位老爺在長亭候餞，請老爺起程。（院子照前稟介）伺候了。（貼生）我兒，皇命緊急，就此相別了！（同唱）

【尾声】杜鵑啼殘血泪紅，分离骨肉去匆匆。功成及早归鄉井，父女团圓喜气濃。〔一朝分手受凄其，何日春亭喜慶时？小亭閑看南來雁，望断云山音已稀。〕（下）

第四出　刺字〔乙本：慈親刺背〕（老旦上）

【菊花新】孩兒有志未騰霄，虎豹修文潛养毛。（生上）

釜灶〔甑〕久蕭条，高堂菽水承欢少〔只菽水强承欢笑〕。

（揖介，白）母親，不羡人間万戶侯，惟將忠孝自营謀。（老旦）我兒，你怀宝迷邦安足貴，空教了白少年头！（生）母親，孩兒游手好閑，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三略六韜，篇篇記得。意欲圖个進取，將胸中所学顯揚，前日又得了兩个兄弟，正好一同到京取应。今欲收拾行李，同他們前去；奈母親在堂，甘旨無人侍奉，只恐孝义有虧，如何是好？（老旦）我兒，你名傳四海，义結江湖，倘或出外交游，朋友金蘭为重；切莫入于匪类，教老娘放心不下！（生）母親，孩兒此去原圖个出头日子；若說游蕩江湖，交情四海，此非英雄之举。目今宋室將傾，干戈未息，二帝有蒙塵之患，万民無駐足之寧，若不趁此时报效，怎顯我胸中抱負！孩兒欲將“精忠报國”四字刺入皮膚：一則以报君父之恩，二則少誓不从奸贼之意。母親意下如何？（老旦）我兒，你力行忠孝，所志何患不就，何必刺字；毀伤遺体，恐非孝道！

（生）母親，忠孝本乎一体；我本取志立名，非自毁身。想当今呵！（唱）

【漁家傲】干戈擾，四海紛紛寇勇梟。潑〔攪〕得个社稷崩頹，黔黎去逃〔黎庶潛逃〕，攜妻負子，朝秦衛暮从齐趙。空負我憂國丹心，閑守着蓬門困熬，何日里奋达云衢展六韜？展六韜？

（白）母親，待孩兒脫下衣服，跪在堂前，把花針与孩兒刺成“精忠报國”四字便了！（老旦唱）

【剔銀灯】花針举，不勝綉〔血〕繞，皮膚里青白明照〔銀鈎分曉〕。几字行血点英雄稿，一字兒排成忠孝〔一字兒排成忠孝，一点点思將國报〕。坚牢，天神可〔人共〕表，待扫尽妖氛賀聖朝。賀聖朝。

（生白）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謝刺字之恩！（唱）

【攤破地錦花】謝劬劳，教养恩非小。兒不肖自愧浪飄。不能够侍母殷勤一点丹心〔义胆忠心〕为國勤劳。效英豪，憑策略輔唐堯。輔唐堯。

（凈盧上听介。老旦）你去取应，一人盤費尙难，况且又添兩个兄弟，那有許多盤費！（生）孩兒明日往朋友家借貸些來，以为行程之費便了。（老旦）我兒，自古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你是个做豪杰的人，要爭体面，为什么到人家啓齒？老娘还有些釵梳，典賣了，你弟兄三人起程便了。（生）多謝母親！夜已深了，請進房去睡罢！（凈暗下。老旦生同唱）

【麻婆子】你看冷風，冷風吹幔幃〔簾幙〕，篝灯火蕊消。有皓〔寒〕月、皓月滿庭，碧紗窗敗叶敲，更籌几点〔度〕鬧楼譙。（老旦唱）待來朝打点〔叠〕行囊，祖席、祖席陽关道，願你一躍龍門夺錦标。夺錦标。（同下）

第五出　議劫〔乙本連前出〕（淨上）

（白）俠为知己用，貧不受人憐。我，牛皋。与王貴邀大哥去取应武举。不想我二人不曾帶了盤費來，岳大哥又是窮的。方才老娘說：典賣了釵梳与我們做盤費。你道这个使得使不得？不免叫出王貴來，与他商議便了。王哥！（付）來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你这个人！我在那里睡覺，叫我起來做什么？（淨）住了罢！叫你起來，有話問你商議。只管在那里貪睡！（付）有話坐下講。（淨）你我今番來得沒趣了。（付）怎么沒趣？（淨）老母、大哥說長說短。（付）說你我什么？（淨）你我在此打攪；这一去求功名，又沒有盤費。大哥說：到那里去借貸。老母說：你乃好漢豪杰，为什么到人家啓齒；我还有些釵梳，典賣了你弟兄三人前去求名。你道这可使得使不得？（付）岳大哥委实沒錢，做不得好漢；你我又不曾帶了來：这可怎么处？（淨）这可怎么处？（生上暗听介）（付）必須商量个計較，弄他几文錢使才好。（淨）我沒有什么計較。（付）大家想來。有了！（淨）拿來！（付）什么就拿來？（淨）你說有了。（付）有了个主意。（淨）什么主意？（付）我昨日在那前村游玩，見一大樹林之中，有一条小路。你我五更时分，各自帶了家伙，劫他些銀錢來使使，豈不是好？（淨）这可使不得！老娘大哥再三囑咐，不叫你我干这勾当；如今又去，使不得。（付）你我只干这一遭兒，劫他些銀錢來，也遮遮你我臉上羞兒。（淨）这等，走罢。（付）什么就走！这里人誰不曉得牛皋、王貴？必須改兩个鬼名鬼姓才好。（淨）什么鬼名鬼姓？（付）大家想來。有了，唐朝有兩个古人。（淨）什么古人？（付）一个叫做尉迟，一个喚做雄信。（淨）誰是尉迟？（付）你这黑臉的是尉迟，俺这白

臉就是雄信。私場演，官場用，大家試一試。尉迟！（淨）雄信！（唱）

【紅綉鞋】孤商不用鋼刀、剛刀，安身草內停牢、停牢。來往的，只〔且〕留宝〔包〕；留〔有〕賣路，自〔便〕相饒。要錢用〔只索要〕，待來朝。（同下）

（生上白）呀，你看他二人獸心又起，歹意复生，方才听見我母子說沒有盤費，因此又要做出不仁之事，假妆体面；若不是我暗里听見，不然險些做將出來了！也罢，我且去耍他們一耍。他二人五更时分，必竟到那里等候。待我扮做商人模样，將大帽遮了臉，不要做声，行囊中放些石塊在內。他們見了，必定來取；那时提起水火棍，各人与他几下。等待天明，看他二人怎生見我！正是：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下）

第六出　被伤〔乙本連前出〕（付、淨上唱）

【六么令】疏林月挂，漏將殘曉樹啼鴉，雞声茅店客行車。休得叫賊爺爺。尉迟雄信称豪〔强〕霸。豪霸。（丑上唱）

【前腔】我是田东老大。这柴兒值得一〔只用去〕爬。一錢銀子賣他家；買猪食，豆腐渣。賣柴早些〔自〕还鄉下。鄉下。

（付、淨白）呔，財宝來！（丑）饒命，大王爺。（淨）誰是大王！我老爺就是尉迟。（付）我老爺就是雄信。（丑）爺！我是賣柴的。（淨）你說有一千兩銀子，拿來！（丑）我說有一錢銀子，爺！（付）就是一錢銀子，也是好的。（丑）賣了这一担柴回來，才有一錢銀子。（淨）你一个大錢也沒有？（付）沒兴头，饒他去罢。（丑）二位爺饒了我了？（淨）饒你去罢！（丑）爺，不然拿我兩根柴火。（付、淨）做什么？（丑）自古"賊不空回"。（付）呔！头一个主兒就無兴头！（淨）等这一个。（生上唱）

【前腔】天將曉也，負行囊路途三叉。憑他力勇过油滑〔果撑达〕；水火棍，緊随咱。誰知我是为商詐？商詐？

(付、凈白)呔，財宝來！(生打付、凈介，下。付)尉迟！(凈)雄信！(付)尉迟，尉迟，背上打得去皮。(凈)雄信，雄信，腿上捱了一棍。好个利害小厮，竟將你我打了去了。(凈)这狗攮的手段倒也高强。(付)打是被他打了去。我見这厮去的毛毛的，有个包裹兒丢下，不曾拿了去。(凈)不知在那里？(付)大家找尋找尋。(凈)有了。(付)在那里？(凈)在这里。沉颠颠的。(付)必定是銀子！(凈)不象銀子！怎么七楞八瓣？(付)你不曉得，他是做客商的人，那散碎銀子难拿，都化成銀鉈兒了。(凈)不象銀鉈兒。待我上上牙。雄信，耍了你我去了，是石塊！(付)怎么是石塊？待我來。果然是石塊！你看天明了，收拾家伙回去罢。(付、凈尋介。付)我的家伙不見了！(凈)我的家伙也不見了！(付)强盜运兒退，(凈)銀子变石塊！(付)尉迟打了腰，(凈)雄信伤了腿。(付)尉迟，你我今番折了本了！(凈)做强盜什么折了本？(付)你我的家伙俱被他打去了，可不是折本？(凈)你我明日再來罢！(同下)

第七出　識破〔乙本第五出，秋闈赴試〕(生上)

【番卜算前】交友重疏財，有过須当戒。

(白)好笑我兩个兄弟，弄假成眞。夜來我只道酒后狂言，不想竟眞無忌憚！若不警戒他們一番，不然原做去不仁之事來了。且將这刀斧擱此处，看他二人怎生來見我！兄弟們那里？(付、凈上)

【番卜算后】暗中受了这場虧，是我〔只为〕心兒昧。

(白)大哥，見禮！(生)吓？你二人今日为何这样行动？(凈)王

哥你說。(付)这个……，大哥你不曉得，昨日晚上多吃了几杯酒，在那月下耍拳，我二人招架，他就閃了腰。(淨)他就閃了腿。(生)原來如此。今日是个吉日，欲同你們前去求名。只是你們自到我家，沒有什么款待你們。今日愚兄备得水酒一盃；一來与你們餞行，二來略表愚兄之意。(付)大哥，終日攪擾，不必罢。(淨)大哥有酒，我与你且吃几盃。(生唱)

【排歌】草舍茅簷，村醪相待。交情似水堪偕。餚〔愧〕無雞黍表愚怀，只在樽前有限杯。(淨唱)

承佳意，珠玉堆，相逢談笑喜颜开。金蘭契，骨肉排，一朝欢乐效鴛駘。鴛駘。

(生白)二位賢弟，今日出門，不要吃悶酒。(付、淨)吃什么得？(生)大家行一令。(淨)吃个啞酒罢，我不会行令。(付)牛兄弟，大哥要行令，你我依着他，不要扫他的兴。(淨)我又不会行令。(付)胡謅兩句。大哥請講！(生)僭了。乾。还要念兩句詩。(付)請講。(生)尉迟从來不姓牛，雄信緣何王出头？(付)我这酒涌上來了。我走走來。(暗拉淨。淨)我也走走來。人家在那里吃酒，又叫我做什么？(付)你还在那里吃酒？(淨)怎么不吃？(付)你方才沒有听見大哥說？(淨)說什么？(付)尉迟从來不姓牛，雄信緣何王出头？(淨)这是他行的令。(付)什么令！早晨打棍的就是大哥。(淨)你怎么曉得？(付)他故意拿那石塊做耍。(淨)我說手段高强！这可怎么处？(付)你我这里也住不得了，你我走了罢。(生)哇！我把你兩个做怪的狗头，你們那里去？(付)你不要出言。(生)你二人做得好事！(付)我們做什么事來？(生)你二人还要嘴硬！我且問你，这刀斧是那里來的？你二人原說改邪归正，我才收你們为兄弟。誰想又做出不仁之事來！我与你們到軍政司那

里去。(付、凈)老娘劝劝大哥!(老旦上)养兒須侍老,積谷为防飢。我兒,这是怎么說?(生)启上老娘,他二人原說改邪归正,孩兒才收他們做兄弟。誰想又做出不仁之事,孩兒在此戒他們。(老旦)他們做出不仁之事,打發他們去罢。(生)但憑老娘。(老旦)你們过來,原說改邪归正,为何又做出不仁之事來?(付)老娘,孩兒們沒有做什么事。(凈)罢喲!老娘,大哥都知道了,你我明說了罢。(老旦)你說來。(凈)老娘,昨日晚上,孩兒听見老娘和大哥說沒有盤費,是我叫他出來,与他商議;他就說:"那沒本錢的营生做一遭來。"(付)誰对你說來?(凈)还要强口!你說:"唐朝有兩个古人:一个叫尉迟,一个叫雄信。"老娘,都是他对我說的,不与我相干。(付)孩兒們改过了,老娘劝劝大哥。(老旦)你改过了。你呢?(凈)我也改过了;如若不改,是个王八羔子。(老旦)我兒,他們也是做好漢的人,要爭体面,容他們这一次罢。(生)但憑老娘。(老旦)你們过來。如今秋試已近,盤費行囊俱已在此,今日就是吉日,你兄弟三人就此起程便了。(付、凈)老娘这样周济,孩兒們何日得报!(老旦)咳,兒吓!(唱)

【勝如花】但願你窮途去,錦衣归,一步英名四海。莫愁〔眼看〕着拜將封侯,惟願取疆場奏凱,又願得民安國泰。(生、付、凈唱)愁只愁蕭条陋齋,只落得蒼苔滿堦。菽水堪哀,料承欢最大〔無人依賴〕。(老旦)休憂慮热油苦菜〔我兒,你休把家園牽帶〕。(合)願推輪捧輦〔願成名早〕拜金台。金台。(众拜,合唱)

【尾声】含悲〔閣泪〕辞親去远游,須奋鵬程〔从教腸断〕在他州。晨昏定省容相待,(生白)兄弟!(唱)我和你整頓擎天夺狀头。(同下)

第八出　逼降〔乙本第六出，出使金邦〕

（小番上白）百道金光大將營，韓、彭伯仲立勛名。直教塞外威風震，細柳营前宋將驚。自家乃大金斡离不元帅麾下众头目是也。今日元帅升帳，在此伺候。（四小番引丑上）

【引】擘〔筹〕划堪驚宇宙，孙、吳兵动〔劲〕貔貅。分爭南國江山秀，奋兵武，覓封侯〔奋揚威武封侯〕。

（白）自家大金國斡离不元帅是也。当年提兵犯宋，大兵直抵汴梁，擄二帝于行宮，劫二后于沙漠。大宋諸臣扶立康王，屡屡遣侍臣前來求和，喒北國因此退兵归國。南朝又遣使臣前來打听二帝消息，俺只是不容他相見。昨日奉吾主之命，命俺聚集南朝使臣。肯降者，加官賜爵；不肯降者各自調开：只是不放南归。为此要点查一番。小番，那些使臣俱在那里？（小番）都在金亭館驛。（丑）吩咐先將二帝押送五國城中，不許南朝使臣相見。（小番）着。元帅有令，先將二帝押送五國城中，不許南朝使臣相見。使臣們走动。（末上）

【上林春】怀忠执〔中持〕節承書〔封〕奏。（小生上）为〔専为〕國分憂搔首。（付上）大朝臣子被羈囚〔听胡笳牧馬便担愁〕。（小丑上）因此避其矛头。〔机遇几时輻輳？〕

（末白）下官崔縱是也。（小生）下官洪皓是也。（付）下官秦檜是也。（小丑）下官湯思退是也。（付）列位老爺請了。（末、小生）請了。列位，你我去到那里，必須忠肝义胆，不可屈膝于他。（付、小丑）韃子們利害，动不动就要殺的！（末）信步行將去，（小生）憑天降福來。（付）在他矮簷下，（小丑）怎敢不低头！（小番）使臣們都齐了？（众）齐了。（小番）元帅叫你們進去。（末、小生）連个請字也不說！（小番）誰請你！使臣進！（付、小丑）小

官拜揖！(末、小生)他不出位來，为何与他行禮！(付、小丑)随拖些罢！(小番)哇！你説你是南朝使臣，要俺尊你？ 你那二帝，尚在俺这里青衣侍酒哩！(众)我那聖上吓！(小番)呔，不許哭！(付、小丑)我沒有哭。(丑)听点：吏部左侍郎洪皓。(小番)答应。(小丑)大人答应。(小生)那个答应于他。(丑)羽林兵馬司秦檜。(付)小官在。(丑)御吏副行人司崔縱。(小番)答应。(付)大人答应。(末)那个答应于他，(丑)國子監祭酒行人司湯思退。(小丑)小官伺候。(末、小生)全無体面了！ (丑)哇！你到俺这里，还要什么体面？小番，將他們手中符節去了！(末、小生)住了，我二人自出都門，料想再無还鄉之日，便是粉身碎骨，何足道哉！你要殺就殺！要殺就殺！(丑)住了，你旣曉得粉身碎骨，就不該到俺这此地來。(末、小生)我二人此來呵！(唱)

【降黃龍】为奉二帝南还，傳命將來，上答君憂。若乖睽孝义，伤風敗俗，我寧血濺吳鈎。

(丑)秦檜、湯思退，你二人怎么？(付、小丑唱)

羈留，任从公相。效犬馬趋前退〔从〕后。

(末、小生白)他不出位來，为何与他行此大禮？(付、小丑)大人！(唱)

看斧鉞臨身頃刻，教我怎不低头！(末、小生唱)

【前腔换头】你从仇？侍君讒諂，暫尔荣華，污名标后。

(付、小丑白)大人，难道为了我國皇帝，坐在節旄上不成！(末、小生)秦檜、湯思退，我把你奸賊！(唱)

你忘宗負祀，倒乱綱常，只恐怕天理难留！(丑唱)

胡謅！假忠虛义，跳不出雁門关口。只叫你担飢受餒，海漠沙洲。沙洲。

(白)小番，將洪皓、崔縱發到冷山居住。(小生)大人，不好了！我聞冷山甚利害，料想你我再無还鄉之日了！(末)怎么說？那冷山也罢。忠臣豈怕死？(小生)好个忠臣豈怕死！(小丑)大人，随拖些罢！(小生)啐！我怕死豈忠臣！(下。丑)湯思退，你可回金亭驛館，候旨發落便了。小番，將符節与他。(小丑)多謝元帅。多言能諂佞，得命轉还鄉。(下。丑)秦檜，我在南朝掠得个妇人，叫做長舌，說起來是你老婆。(付)元帅在南朝掠得个妇人，說起來是我的老婆？未必，只怕那妇人冒認我秦檜，也未見得。元帅何不叫他出來認一認，就明白了。(丑)說得有理。小番，軍中喚出長舌來。(小番)長舌走动！(占旦上)昔为画眉妇，今做汗颜人。(見介)我那夫！(付)我那賢妻吓！(丑)你这等个人物，倒有这样个好老婆！也罢，看你老婆的分上，封你为軍前参謀。早晚叫你老婆到我帳中來侍酒。(付)多謝元帅。秦檜有一計献上，使宋朝人馬尽遭荼毒；金國皇帝能一匡天下，以报大恩。(丑)有甚么計？(付)元帅在上。大凡欲破人國家，必先內攻。如元帅肯放我夫妻二人还南，元帅这里有甚么事，寄一封書与我秦檜；我那里有甚么事情，寄一封書与元帅：兩处相合，取那宋室江山如同反掌。(丑)秦檜，你莫非怀着脫身之計么？(付)元帅！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丑)也罢，我如今放你还南，把你老婆留在这里做个憑信兒。(付)不如夫妻二人同去，使他人無疑。(丑)也罢，我如今放你夫妻还南。你到南朝若干得此事來，我將中國三分，与你一分。軍前盟下誓來。(付)这有何难！(唱)

【黃龍滾】神天一筆勾，神天一筆勾，地獄重重走。务展奇謀，答报金邦厚。(丑唱)

要滅忠殺义，邦家掣肘。傳消息，遞机关，休泄漏。(付、占同唱)

【尾】鼠窃狗偷〔鼠行狗窃〕承乖醜，自喜〔自躊躇〕机謀成就，复雨翻云不〔殢雨尤云安〕足羞。（同下）

第九出 推算〔乙本第七出，香閨私卜〕（旦上）

【引】落花風雨竹慘然，輕盈卷却珠帘。〔【風入松慢】满庭落叶弄輕盈，卷起帘旌。西風蕭颯閑中听，寂寥一片秋声〕。

（白）玉漏凋殘楓樹林，小窗閑坐欲停針。寒衣处处催刀尺，日暮聊为梁父吟。奴家張氏，生長宦門。父親張世麟，現任本处推官，今日秋場監考去了。奴家有一姑娘，傳授五星子平，能知生死。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將自己八字推算一番！（唱）

【集賢宾】蟾蜍玉露雀硯盛，早浮翠飛鸞。玉池塗鴉〔靜坐蕉窗〕，推甲丙，細推敲花影云形〔就里飛星〕。紅塵自滚，問甚么行荣華佳境？心自惺〔駒中影〕，这滋味是〔有〕誰拂〔忽〕醒？拂醒？

（白）庚子、庚辰、甲寅、丁卯，專祿日主，时上伤官，年月帶煞。我想男犯伤官多尅子，女犯伤官定損夫，看來好个顛沛之造也！大运交二十九歲，当为一品之貴！（唱）

【黄鶯兒】只是四柱犯灾星，奈奎狼木怕金，計、罗三限皆凶境。天德曜臨，月德化生，夫荣妻貴，只在南方运。（小生上唱）

夺秋名，雄威〔文韜〕武略，膂力自堪驚。自堪驚。

（白）我兒在此做甚么？（旦）孩兒在此看星書。（小生）那个的八字？（旦）是孩兒的自命。（小生）庚子、庚辰、甲寅、丁卯。七煞伤官时帶梟，运逢癸卯插金貂。欲圖花誥皇恩祿，須遇官星煞重招。我兒，何为官星煞重？（旦）孩兒推得自命帶煞非輕，有妨夫主。后來于归，須得大勇之士，方可無碍。（小生）大勇，必定是武士了，你此言正合吾意。今日在教場中監考武生，那些口勇力大者，不足为奇。內中有一武士，姓岳名飛，年方弱

冠，力大無窮。左右能开三百斤鉄弓，百步穿楊，犹如兒戲；那些众武士，見之無不駭然。爹爹暗思：当今时値乱离，若得这样个女婿，不怕功名不顯。但不知此人腹中如何，明日三場，須要看他策論，便可知了。我兒，你旣凶限，待我留心于彼便了！(唱)

【尾声】男兒志气〔榮顯〕何足論，文可安邦武可成，何必拘拘于公卿！(同下)

第十出　比試〔乙本第八出，群英夺錦〕(四小軍二中軍引丑上，唱)

【四边静】咱們威武誰能〔堪〕幷？梁王勢勇〔荣〕盛。膂力举千斤〔更超群〕，拳棒精無倫〔人难近〕。今屆选俊，誰人敢競？穩夺武秋魁〔这魁名〕，四海揚名姓。

(白)一世英名四海尊，猿腰熊背賽天神。拔山超海非誇勇，穩夺秋魁第一人。咱，小梁王柴貴。俺生性猛烈，力举千斤，世人称我万人敌。本番太尉刘錡主考秋試武举，前者头場要武藝家伙，二場射箭，今日三場要講策論。我只弓馬熟嫻，幷不曉得一些文墨，为此稟过主帅，扎下鬧場，貼示曉諭：如有天下英雄好漢，能与我比武斗力，勝得吾者，卽为今科武狀元。孩子們！(众)有。(丑)你將告示張挂轅門，高高懸更鑼一面，但有武生能比武者，卽鳴金揭榜而入。不得混乱，帶馬！(唱)

【光光乍】曉示在轅門，演武不須文。擺下鬧場雄威震，誰敢与咱相親近！(下。生、付、淨上唱)

【前腔】抖擻武精神，勇略冠三軍。

(生白)二位兄弟，我三人到此，前兩場馬步箭俱已合式；只看今日三場策論，若是做得上，就是武狀元了。(淨)大哥，这个策論用多大力量拿他？(生)又來歪纏！今日举子進去，各归

号房，試官出一題目，若做得他过，就是武狀元。（付、凈）我們只憑力量弯弓射箭、耍拳走馬，这文字一竅兒也不通它。（生）不是这等講。今日举子進去，試官出一題目。会做文字是武狀元，不会做文字便是武藝家伙。（付、凈）又是难題目了，走罢！

（唱）

試看英雄紛紛進，誰向龍門只一奋？

（生白）你我挨進去。有告示在此：“小梁王柴，为秋試夺魁事，照得：金兵侵地，四海分崩，事在选將取才，非大勇之士則不可矣！本藩名重当时，素称万人敌，名非虛譽，若有武士上台比試者，鳴金揭榜而入；勝者为魁，敗者不錄。須至示者。”（付、凈）大哥，上面是甚么言詞？（生）原來是小梁王柴貴要夺今科武狀元，許众武生与他比試。勝得他过者，就是武狀元；縱然打死，也不偿命。（凈）怎么？打死他不偿命？（付）这武狀元一定是喒家做了。（凈）你不要去，不是他的敌手。（付）大哥，也不是小弟誇口說，这兩臂能牽牛走，單拳力举千斤，大刀偃月鬼神驚，箭射穿楊过嶺；斬將犹如兒戲，擒王易似飛禽，不用盔甲护身兵，万馬軍中直進。（下。凈）王哥此去，不知如何？（內打介，付跌上。凈）好了，武狀元滚下來了。起來，怎么被他打下來了？（付）牛兄弟，好个利害小厮！我才与他交得手，他就是一拳，把我就打下來了。（凈）如何？我說你不要去，你苦苦只是要去。大哥，这武狀元一定是喒家做了。（生）牛兄弟，你也不要誇口。（凈）大哥，也不是小弟誇口說，俺这兩膀犹如鉄棒，十指生就如釘，一脚踹破錦〔荆〕州城，兩肩能容石鼎；三股托天叉起，翻江攪海难存，一声喝退万千軍，“大胆牛皋拚命！”（下。生）牛兄弟不知如何？（內打介，凈跌上。付）好，也滚下來了。起來，你怎么也被他打下來了？（凈）好个

利害狗攮的，我才与他交得手，就是一脚，把我踢下來了。(付)牛兄弟，你我兩个俱被他打下來了，如今須得大哥走走。(凈)說得有理，叫大哥。(付、凈)大哥，兩个兄弟俱被他打下來了，如今还是大哥走走。(生)二位兄弟，大丈夫凡事三思，不可造次。我聞得小梁王柴貴乃天下第二条好漢。(付、凈)你就是头一条。(生)今科狀元竟讓了他罢。(付、凈)别的讓他，这狀元也讓得的？大哥去走走！大哥去走走！(生)唉！(付、凈)这是怎么講？(付)牛兄弟，你我遣將不如激將。(凈)怎么激法？(付)你我如今只說要投柴貴，他必然就去了。(凈)你說，我帮着你。(付)牛兄弟，你我尋訪岳大哥，道他是条好漢；誰想今日这样个柴貴就比他不过。看將起來，什么好漢！諒他也数不上！柴貴是好漢。也罢，我們投柴貴去罢。(生)住了。我怎么数不上？我偏要打这狗头！(付、凈)你有甚么武藝？(生)听者！(唱)

【西江月】俺三略、六韜熟究，孙、吳兵法精詳，奇門遁甲我能强，談笑貔貅虎帳；饒他天蓬下降，管教地煞來当，不須兩手用慌張，一指教他魂蕩。

(下。付、凈白)大哥这一去，可打这狗头。(內打殺介。付、凈)咳？为何刀出鞘？(小生上)住了，不要动手！虽則一时之誤，只可下在監中，請旨定夺。(下。生上)兩个兄弟，回家报与老娘知道，料我决死無生了。(下。付)牛兄弟，你在此打听，我回去报与娘知道便了。(凈)說得有理。(付)眼望旌旗起。(凈)耳听好消息。(同下)

第十一出　求乞〔乙本第九出，雪夜求乞〕(占、老旦上)

【小蓬萊】瑞雪寒侵幔〔罗〕帏，梅花暗里含香〔玉梅綻暗里傳香〕。

（白）青柳春才軟，涤梅寒更香。雪威助宵暮，玉塵敷林塘。奴家崔氏蓮姑。父親出使金邦，已去半載，杳無音信囘來。今日寒天，瑞雪紛紛不止，我想胡地北風猛烈，老爺在彼，不知寒冷如何？今聞得聖上又遣使臣前去，我不免做起氈衣一件，煩他帶去，聊尽孝道。乳娘，取針黹过來！（唱）

【步步嬌】剔起銀灯思惆悵。塞北寒尤廣，氈衣助客場〔空閨心暗伤〕。原來是雪打紗窗，瓦簷声响。寒色鬧罗帳〔冷意透罗裳〕，添得凄凉况。（净上唱）

【江兒水】瑞雪長空舞，离情〔教人〕心痛伤。看迷踪失迹〔迷途失路〕今何〔安〕往？

（白）我弟兄三人到此求名，不想我大哥打死柴貴，如今監在獄中。我心欲思想去看他，怎奈我身边又無盤費。这样漫天大雪，叫我到那里去討？（唱）

猛烈寒威寃情狀〔無情况〕，無門進退〔可告〕身骯髒。难受千魔百障！

（白）住了。俺牛臯也是个好漢，为甚么干起这样討乞的營生來？也罢，把我沒本錢的營生做他一遭來。（走介）住了，使不得。想俺大哥打死柴貴，皆因为我二人起；如今又去干这勾当，这可怎么使得？使不得！（唱）

都只为义重金蘭，寧死在長安街上。

（白）雪兒越發大了，那里避避雪兒才好？（看介）前面有一大戶人家，不免到那廊下避避雪兒才好。（褰衣行介。占）乳娘，这样时候，又是这般大雪，外面还有人叫苦！（老旦）正是。（占唱）

【園林好】听嚎啕窮簷隔牆〔听呻吟茅簷那廂〕，莫不是怀藏着不良？口兒〔里〕叫，天寒悽愴〔苦况〕。

（白）乳娘，吩咐院子开了門，与他些热湯水吃吃！（老旦）曉得。

（占唱）

須知道有慈航，莫使他一命亡〔莫躭閣他命兒亡，須周济气兒揚〕。

（老旦白）院子，小姐吩咐你开了門，与他些热湯水吃吃。（院上白）是。这样时候，那里还有求乞的？（开門介。淨）好冷吓！（院）不好，有贼了！（老旦、占旦、院同下。淨）住了。方才分明是个人說話，怎么一时不見言語了？（看介）他把門兒开在这里。是了，他說我在外面寒冷，叫我進來避雪，不免進去。（院上）啊喲啊喲，唬殺我了！方才若是个贼，險些打進來。我且閉上門。（淨）老爺，老爺！（院）有了贼了！（淨）我不是贼，我是求乞的。老爺爺！（院）是求乞的。（老旦上）是求乞的。（占上）吩咐院子掌灯。（老旦）院子拿灯过來。（院）不要动。（占）那漢子，这样时候，又是这般大雪，怎么还在街上求乞？（淨）說話的是奶奶？（院）是小姐。（淨）小姐容稟！（唱）

【五供养】为求名武〔榜〕場。駕海擎天，勇〔來〕試闈場。权門豪貴子，欲夺武魁郎。

（白）我弟兄三人上京求名，小梁王柴貴要与众武生比試，不想被我大哥一拳將柴貴打死，如今監在獄中。我欲思想去看他，怎奈我身边又無盤費——（唱）

無門進退，向何处〔更無处〕伸寃訴〔辯〕枉？为手足恩情重，痛悲伤，暫时求乞在他方。（占唱）

【川撥棹】看他英雄象，气昂昂，人所仰！終有日奋發〔达〕庙堂，終有日奋發〔达〕庙堂，豈窮途終身之粮！

（白）乳娘，吩咐院子与他十兩銀子，旧衣一件。（老旦）院子，小姐吩咐，与那漢子十兩銀子，旧衣一件。（院）是。那漢子，小姐看你說得可憐，賞你十兩銀子，旧衣一件——（唱）

在窮途，臥雪霜。休〔莫〕忘却〔恩〕，窈窕娘。（凈唱）

【尾声】嚴寒得遇多情况，結草啣环当〔定〕报償。（占唱）

你是大海鵬飛羽暫伤。

（白）乳娘，吩咐院子，叫那漢子耳房宿一宵，明早打發他去罢。（下。老旦）院子，小姐吩咐，叫他耳房宿一宵，明早再去罢。（下。凈）好吓！老爺，这里是什么人家？（院）这是崔廷直的私宅。（凈）方才賞我銀子的是什么人？（院）是崔蓮姑小姐。（凈）吓，崔蓮姑小姐。（院）住了，你問我一家名姓，有甚么緣故？（凈）我日后若有出头日子，我好报恩。（院）看你这等，倒有这样好心。（凈）老爺，后面有酒沒有？（院）酒是有的。（凈）我身上寒冷，喝些暖暖寒。老爺，你也是个好人！（同笑下）

第十二出　报信〔乙本第十出，王貴报信〕（老旦上）

【菊花新】思兒有泪不堪揮，离别家鄉何日归？（付上唱）

【不是路】急走如飛，特〔忙〕到家中报事音〔是非〕。

（白）开門來！（老旦唱）

是何人？緣何击戶如雷震？〔听人声沸，急启柴門看是誰？〕

（白）我兒回來了！（付）老娘，不好了！（老旦）怎么样了？〔（付唱）听咨启，說起叫人泪如雨，頓足捶胸不敢提。（老旦唱）

你休垂泪，其中必有詳和細。〕

（白）我兒，有甚么話，慢慢講來！（付）我三人前去科举，有个小梁王要与众武生比試。不想我大哥登上台去，才得与他交手——（唱）

不想那梁王柴貴一命傾〔而危〕。

（老旦白）如今你大哥在那里？（付）監在獄中了。（老）呀！（唱）

我听事音〔因依〕，唬得我魂飛心顫驚〔不着体〕，閃得我年老孤另

〔这的是禍从天至〕！孤另！

(白)我兒，那里有車？雇一輛來，同去看你大哥。(付)这样时候，还有什么車輛！也罢，待孩兒攙扶老娘去罢！(老唱)

【泣顏回】愁泪洒征衣，正〔又〕遇着朔風天气。披星霜露，何曾慣經这滋味！見閑花野草，縱芳菲，也是伤神气。听牧童短笛無腔，似关情断腸声沸。声沸。(下。淨上唱)

【千秋歲】恨难提，触起〔犯〕冲天气。一步一步，暗思無計。

(付扶老旦上。老旦白)我兒，你在那里來？(淨)老娘，不好了！(老旦)怎么样了？(淨)大哥打死柴貴，問了死罪，后日就要处决了！(老旦)只怕沒有此事。(淨)怎么沒有此事？我終日在監門打听呵！(唱)

忽聞得傳报公堂，公堂。理〔行〕刑牌上，挂着岳飛名諱。

(老旦白)后日就要处决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付)老娘甦醒。(老旦)兒吓，指望你上京求名，母子还有出头日子。誰知你反來喪命，兒吓！(淨)老娘有甚么計較？說一个來，我們同去，好救大哥。(付)我是那里的計較？(淨)咳，怎么說，你們都沒有計較？也罢，你們这里站一站。我有个所在，去了就來。(老旦)住了！好吓，当初我孩兒好的时節，你們都來了；如今我兒犯了天条，你們就要去。想你們这样人，好忘恩負义！好忘恩負义！(淨)老娘，你道我是無义之漢？我为大哥这一節事情，雪夜求乞，供养大哥。如今臨刑，你敎我眼睜睜看着不成么？想俺牛皋在江湖上游蕩，結交好漢却也不少。为此一事，待俺到那綠林中去邀几个朋友，明日齐到法場呵！

(唱)

鋼刀架，强弓举，共同救金蘭契。攪海翻江沸。江沸。把負屈含寃〔啣寃負屈〕，刦去天涯际〔無际字〕。涯际。

(付白)好吓，救出大哥來再作道理。(老旦)住了！使不得。我孩兒一生忠孝，天日可表，却將"精忠报國"四字刺入皮膚。寧可啣冤而亡，不可背义而生，这可断然使不得。兒吓！(淨)这个怎么处？(付)老娘，孩兒想起來了。(老旦)我兒想起甚么來？(付)当初我們一打擂台的时節，原立下生死文劵。难道我大哥被他打死，也要他償命不成？如今寫下一張狀詞，大官官手里告，小官官手里訴，或着我大哥有个生路，也未見得。(淨)好，寫狀告他娘的！(合唱)

【尾声】滿朝朱紫趋权貴，埋沒殺潑天武藝，只恐來朝血染衣！

(同下)

奪秋魁傳奇下卷

第十三出　鳴寃〔乙本第十一出，公署鳴寃〕（小生四皂隸上）

【步蟾宮前】为官清要廉为本，掌刑法須寬民命。

（白）簾外三竿日，須知位如何。欲清詞訟簡，暫理正先歌。〔簾外三竿日，光明照業寃，詞清还訟簡，草臥桁楊天。〕下官理刑張世麟是也。前日奉旨开科武举，考举天下英豪，不想梁王柴貴，欲夺今科狀元，摆下鬧場，与众武生比試。他自称豪貴，無人敢与他比对，穩拿今科狀元；誰想众武生不服，拥出相州湯陰岳飛，才得交手，那柴貴便傾了性命。如今聖旨倒下來，明日要將岳飛典刑，本廳思之，自覺憒憒不忍。今日投文，左右，抬放告牌出去！（众应介）（付、淨、老旦上）

【步蟾宮后】具寃呈哀告。望超生，出离龍潭虎穽。

（付、淨白）老娘，喊寃！（下。老旦）寃枉，老爺！（手下）什么人？（老旦）告狀的。（手下）告狀的，進！（末）接上來！具呈妇姚氏，为悬恩拔罪超生事：有子岳飛……，嗄，那妇人，那岳飛就是你的兒子么？（老旦）爺爺！正是。（末）他犯着死罪，明日典刑了，你还來具呈怎么？（老旦）啊呀爺爺嗄！（唱）

【一江風】我暮伶仃，所靠無倚趁。敎子方，甚似浮萍根。〔为求名，到此圖僥倖，豈料干亡命！〕

（白）老爺！我孩兒与小梁王柴貴比試，原立下生死文劵，縱然打死，不过是誤傷。老爺！（唱）

望你細垂審，判却其情，难免冤業境！〔細推評，电鞠其情，空照秦台鏡。〕

（小生白）你兒子犯了天条，本司也这里痛惜；只是如今聖旨已出，也难挽回了。（老旦）老爺說那里話！（衮）

我孩兒虽是武夫，頗有忠孝之心，却將"精忠报國"四字刺入皮膚。到今一时誤犯，誤犯，伏望老爺超生筆下停，下停，全却母子勞勞命。願老爺万代公侯盛。侯盛。

（小生）不是这等說。你兒子的罪，其实是誤伤；只是聖旨發下，故此难救矣！（老旦）求老爺做主！（小生）你要我做主………我指一条門路与你：明日監斬官是留守宗爺。你再具一个情詞，到法場哀告宗爺，求他保救。待本廳將此情由細細与他講明，或者有个生路，也未見得。（老旦）多謝老爺做主！（小生）我还要問你，你兒子多大年紀了？（老旦）二十歲，二月十五日子时生。（小生）可有媳婦？（老旦）家貧未娶。（小生）你到此可見过你兒子？（老旦）不曾。（小生）左右，这是岳飛母親，到監中容她母子一会。姚氏！將此情由緩緩与他說明，本廳自有区处。（老旦）多謝老爺！（下）（小生）吩咐掩門！（众下）（小生）我兒那里？（旦上）脂气妝台繞，墨痕罗袖沾。爹爹退堂了。（小生）退堂了。这里有个八字在此，你既知星理，可拿去推算推算，看目下可遭一劫？有何吉凶？就來复我。正是：死生皆由命，富貴自天來。（小生下。旦）二十歲，二月十五日子时生——（唱）

【綉帶兒】拂塵座把云箋試整。花乱滴雀瓦清冷。落鳳池翰染霜毫，細書定宿飛星。

（白）壬寅年、壬寅月、丙寅日、戊子时，此乃八陽之格，煞重身輕，五刑制伏。大运交乙巳，木助火威，煞印相合，功名顯达。此乃大貴之造也！（唱）

要成名，运行东去非小等，怕离火再行南运。

(白)这八字也是煞貴之格，后有顯达，目下非爵祿之鄉——(唱)

但凶星繞紛紛在限經，剛只是移花接木佳境。

(小生上白)非知数与命，名利系人心。我兒可曾推完？(旦)已排下了。(小生念介)煞重身輕喜制看，少年困頓展舒难。运逢乙木东方地，煞印相生顯达間。我兒，东方运行几时？(旦)正是移花接木之鄉了。此去二十年荣貴，至三十九再行南方丙火，制煞太重，那时恐非吉兆。(小生)他目下有一大难亦可解得么？(旦)目下計、罗纏于太陰分野，太陰乃是他的身宮，該有百日牢獄之灾。明日午时三刻，是計、罗出命，必定有救。此去后运虽有折挫，祿位必在爹爹之上。(小生)我兒，只看明日果然有救，方顯你星学有准。待我慢慢与你說知便了。五行排定自無差，莫向青天長嘆嗟，(旦)此去前程終有吉，管教枯木再生花。(下)

第十四出　解釋〔乙本第十二出，法場恩放〕(付、净上)

(付白)尙有綈袍贈，应憐范叔寒。〔(净)要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付)牛兄弟，昨日老娘到張理刑那里具稟，理刑說道叫老娘到法場哀訴。你我在法場外面打听，沒有动靜便罢；若有些風吹草动，牛兄弟，你的家伙可有么？(净)帶在这里。(付)咱的家伙也帶在身边。大家拚命救他娘的；救出大哥來，再做道理。(內喝道介)那壁廂官兒來也，我們閃在一边。(下)(四小軍、二中軍引外上白)不向衡門問鶡冠，魚头、鉄面自驚看。須存明鏡三秋皎，莫使嚴霜六月寒。下官宗澤是也。今日奉旨監斬犯人一名岳飛，为毆死梁王柴貴。我想梁王柴貴乃天下勇

士，岳飛一拳能伤其命，必是当世之豪杰；况且又在武場比試斗力，其中之罪，莫非有誤？亦未可知。今日还將这樁公案細究一番，看岳飛是怎生样个人物，也就明白了。左右，打道前去！（唱）

【新水令】王綸傳奉主生殺〔权决〕，審刑罰詳情細察〔閱〕。莫藏奸宄滑，夜鏡賽秋月。民命当嗟，莫成六月嚴霜雪。（下）

（二劊子擁生上白）皇天，我岳飛指望学成文武藝，还想貨与帝王家。誰知今日遭此横禍也！（老旦、付、淨上）（老旦）我那兒吓！（唱）

【步步嬌】桑榆暮景遭顛蹶，泪染猩猩血。存亡数定者。慢自伤心〔情〕，肝腸痛裂！

（生白）老天，我岳飛呵！（唱）

滿望利名捷，誰知惹起冤和孽！（下）（众引外上唱）

【雁兒前】黄罗罩鈇面，人秉鈇鉞。虎皮坐，獬豸冠，威猛烈。須究恤民瘼順輿情，莫等待执法無生活。

（小生上介）（外白）賢司理，岳飛毆死梁王柴貴可是眞的么？（小生）启大人：岳飛之事，似涉冤獄。古來武場，原是出生入死之地。那小梁王柴貴自恃英雄，故尔在刘太尉面前說与众武生；諒天下縱有有勇之士，也不敢与他交手，这秋魁必定是他僭去。豈料岳飛不懼生死，上前未到一合之上，那岳飛手过处，柴貴便喪了命。彼时他家將等，就要乱刀砍殺岳飛。是理刑闖上擂台，說將岳飛下在監中，請旨定夺；不想聖上就有点刑牌下來。此一節事，还望大人作一明府。（外）此事我也明白了。（付、淨、老旦上）冤枉吓！（雜）呔！什么人？（老旦）冤枉！老爺！（雜）启爺：有个婆子喊冤。（外）帶上來！（雜）是。（老旦）冤枉！老爺！（外）接上來！咳，那老婆子，你兒子打死梁王柴

貴此时就要处斬，你还叫什么寃枉吓？（老旦）寃枉！老爺！（外）有什么寃枉？訴上來！（小生）那老婆子，上面就是留守宗爺，有什么寃枉，婉婉訴上來！（老旦）我孩兒呵！（唱）

【忒忒令】为求名風霜远涉，誤墮入貴家枝叶；持执勛冑，不容人分說。

（白）老爺，我孩兒与小梁王柴貴比試，原立下生死文劵，縱然打死，不过是誤伤。老爺！（唱）

生死劵尽明結。他自恃霸富豪，要占狀元，料無人敢与他斗接。

（外白）賢司理，監考之时可有生死文劵么？（小生）有，是理刑与刘太尉同立下生死文劵在此，呈上。（外）旣有生死文劵，就是誤伤也無罪了。（老旦）青天老爺！若是不信，我孩兒〔志在忠孝，他〕背上刺成"精忠报國"四字，望老爺虎目电明，就知明白了。（外）旣如此，帶犯人！（劊子手拥生上）（外）賢司理看來。（小生）啓上大人：果然有"精忠报國"四字。（外）待我看來。（唱）

【得勝令】呀！險誤殺〔矢〕丹心草茅〔忠义〕杰。須究出落衡門忠义節〔几枉了照秦台寃恨雪〕。釋無辜休乱施三尺法，举賢能方顯得臣分竭。休屈，看他是眞豪杰〔覷着他雄赳赳有擎天業〕。

（白）劊子手松了綁！（唱）

英烈，覷看他貌堂堂非等別〔貌巍巍非等別〕。

（付、淨上白）寃枉吓！（雜）呔！什么人？（付、淨）我們是岳飛的兄弟，前來替死，殺了我們罢！（外）岳飛，这是你什么人？（生）是小人兩个异姓兄弟。（外）叫什么名字？（生）一个叫牛皋，一个叫王貴。（外）有何本事？（淨）会殺人放火。（生）〔膂力千斤。〕是随小人前來求試的。（外）旣是你兄弟三人勇力过人，目今楊么洞庭湖作乱，待老夫上一本，保你三人前去征剿楊么。倘得成功，將功折罪。你意如何？（生）感得老爺釋放之恩，岳飛

願展胸中之志。兄弟們，我等拜謝老爺！（合唱）

【園林好】喜重重开怀暢悅。拜青蓮渡人的菩薩。我若似〔誣獄事〕复盆清雪。生死德，敢忘却！忘却！

（外白）賢司理，將他們招保出去。（小生）是。随我來。（同下）

（外）左右，打道回去。（唱）

【清江引】招賢納士須搜括，为政之大節。文可主安邦，武可能兴業〔兴王業〕，指日里〔奏明君〕整雄兵〔师〕把湖〔敌〕寇滅。（下）

第十五出　重会（付、凈、老旦、生上）

（白）謝天謝地（付、凈）恭喜老娘、大哥！（生）二位兄弟，你二人在此打听消息，我同老娘先家去罢。（付、凈）說得有理，大哥扶了老娘家去，我二人在此打听就是了。（老旦、生下。付）妙吓！牛兄弟，这一節事情竟釋放了。我好爽快也！（凈）我也快活起來了。（付）大哥命你我在此打听消息，你可不要往那里去。（凈）不往那里去。你我且喝酒去。（付）方才說了不要往那里去，又是吃酒去！就是吃酒也沒有錢！（凈）沒有錢？实不相瞞，大哥監在獄中，我在那旅店中一文錢也是無的。你道怎么？（付）你怎么？（凈）我竟沿街叫乞。（付）怎么你竟沿街叫乞？（凈）正是。多蒙那崔蓮姑小姐，贈我十兩銀子，旧衣一件。銀子与大哥吃了一半，还有五兩，你我到酒店里喝他几碗酒再來。（同下）

怀私拘拿〔乙本第十三出〕（付上唱）

【一枝花前】包羞官顯爵，巧笑逢君面。

（白）下官，秦檜是也。曾与金人盟誓，与夫人得脫南还。聖上盤問我來由，我只說：金國監我在沙漠，被我一夜將守監人殺死，走到江边，夺船而回。聖上聞奏，龍顏大悅，即拜我为祀部

尙書。这也不在話下。只可恨前番在金邦之时，崔縱那厮把我百般毀辱，至今怀恨在心。我要报此仇何难？恰好前日聖上又問起洪皓、王綸一班使臣，被我回奏道：洪皓、王綸面辱金國大臣，發在冷山駐札；只有崔縱已降金國了。聖上聞奏大怒，就着我將他家屬拿來羈候。我今早已差人前去，未知可曾拿下。待他回來，便知端的。（雜帶占上白）走吓！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啓爺：奉爺鈞旨，將崔府团团圍住，拿得家丁三十余人，不曾走漏一口，請爺鈞旨定夺。（付）那站立者何人？（雜）是崔氏蓮姑。（付）崔氏，你父親已降金國，聖上命我拿你到此羈候。你可曉得你父親的消息么？（占）我父親呵！（唱）

【大聖乐】他食君祿怀志不移，立綱常存委蛇；他心如鉄石，尊王事，決不肯順金彝。

（付白）我在那里親見的，难道是假么？（占唱）

这是怀生嫉妬生惡計，难道兒豈不知父母志奇！

（付白）哇！誰生嫉妬？你父親必有关節打通于你知道，你不說出來，就該死了！（占唱）

便粉身碎骨，怎妄認無中生有，叛國之罪！

（付白）人來，將崔氏送到宜城縣監候了。吩咐縣官吕中原細細審問复旨，說崔縱必有私書到家打通关節，接取家屬。要將崔氏嚴拷成招，不得有違！（雜应，帶占下。付）叫她渾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說不得。（下）

第十六出　三醉又名糊塗判断〔据清南府抄本补入〕

〔乙本：第十四出〕

（丑上白）我做皂隸，才得人身；銅錢銀子，是我命根。三盃兩盞醉醺醺，若有差使來尋我，便落些須微金。自家宜城縣四班皂

隸头兒是也。今日該我的班，不免前去伺候。这时还不坐堂？是了，想是后面鬧酒去了。我閑着做什么？不免尋个酒鋪兒，我也喝他兩壺去罢！（虚下。净上唱）

【青歌兒】三罈酒酕醄酩酊，好良宵休辜佳景。前街斜走后街横，人人道我黑煞形境。

（白）我牛皋。为大哥釋放之后，不覺快活，同王哥到酒店中吃几罈酒，不覺有些醉意。王哥先去睡了；我見月明如晝，为此到街坊上閑撞閑撞。好一座大庙宇！这么一个大庙宇，沒有个神道兒？我走來不覺酒涌上來了，就在桌底下睡他娘的一回！（內虛白介，丑上虛白介，唱）

【前腔】酸黃酒吃來有兴，猪头肉十分精品。那盤鹽豆活遭瘟，吃得我兩脚不定。

（虛白介。小生吏典上白）簿青堪寄迹，刀筆可容身。自家宜城縣吏典便是。可笑俺本縣老爺審事，直到黃昏时分，吃得大醉，方才坐堂。今日祠部秦爺發下女犯崔蓮姑在監；方才又差人來催審，要去复旨。我想怎得坐堂便好？这是皂隸，怎么吃得爛醉睡在这里！待我喚他醒來。皂隸醒來！（丑）誰嗄？（小生）你又吃醉了！（丑）誰吃醉了？你爹才吃醉了！（小生）正是：酒官、酒隸能誤事，………。老爺升堂了，小心伺候！（丑虛白介，付上唱）

【前腔】我做官糊塗清怔。酒糟团終日〔朝〕不醒。蛮法一味打平人，叫我"青天爺爺饒命！"

（小生）吏典叩头。（付）請起請起。（丑）老爺在上，皂隸叩头。（付）誰？（丑）皂隸。（付）你这个样兒，你又醉了？（丑）小的清清楚楚的，誰醉了！（付）你沒醉么？（丑）沒醉。（付）叫吏典把皂隸拉下去，打！（小生）哦。（丑）老爺，小的醉了！（付）你醉了

么？(丑)小的醉的动不得了！(付)你既醉的动不得，我就饒了你。(小生)老爺，皂隸醉了！应該責他几板，戒他下次，怎么倒饒了他？(付)我曉得你那个意兒了。你說皂隸醉了，应該責他几板，以戒下次；我老爺也吃醉了，也責我几板以戒下次么？叫皂隸把吏典拉下去与我打！(小生)这怎么处？老爺，小的也吃醉了！(付)你也吃醉了？我也饒了你。(小生)多謝老爺！(付)居政若当先，惟知酒味甜。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糊糊塗塗天〕！自家宜城縣呂中原是也。幼擢高科，心性好酒，不知民間稼穡。我想那錢粮事可緩，酒是不可不吃。吏典过來，今日可有什么事么？(小生)啓上老爺：有一起女犯，是秦爺發下來的崔氏蓮姑；方才又差人來，有書拜上老爺，說崔爺投順金邦，有書回來接取家眷，要老爺將崔蓮姑苦拷成招——有这樁公案，秦爺就好复旨。………他竟睡熟了！老爺醒來！(付)吏典，你說的是什么？(小生)崔爺投順金邦，有書回來接取家眷，要老爺將崔蓮姑苦拷成招——有了这樁公案，秦爺就好复旨了。(付)唗！我老爺自然曉得的，誰要你叫我老爺？皂隸，帶犯人進來！看酒來！(丑)犯人，誰是犯人？走出來！(占上唱)

【梅子黄时雨】捨死捐生，怎肯辱親命！

(丑白)你就是犯人么？生的倒也罢了。我对你說：我如今帶你進去，我們老爺必然問你："你父親怎么降了金邦？怎么有書回來接取家眷？"叫你招，你必定不招。我們老爺若是打你的时節，我有个絕妙的法兒教給你，你說："老爺，小婦人吃醉了，醉的动不得了！"你这么說，他就饒了你了。跟我進來。犯人進！進來。当堂去刑具。(付)崔氏，你父親降了金國，前日有書來接你可是有的么？快快招來，免得我三推六問。(占)爺爺

听禀！（唱）

【鎖南枝】家尊去，奉敕行。家尊去，奉敕行。丹心豈肯負聖明！

（付）你拿出你父親的家書來就明白了。（占唱）

他一去杳無音，無处來家信？

（付）沒有家信？叫皂隸替我老爺拶起來！（丑应介，拶付介，付嚷。小生）叫你拶起犯人來，你怎么拶起老爺來了？（丑又拶自己介，自己嚷介。小生）叫你拶犯人，你怎么拶自己？拶犯人！（丑拶占介。占唱）

这是同僚輩，生妒衅。（滚）我老爺素怀忠义之心，豈肯背主投順金邦？分明是平地波濤，捕風捉影。老爺呵！（唱）这的是同僚輩，生妒衅，望求高台作明鏡。望求高台做明鏡。

（付〔拍案〕介。净从桌下出白）什么人驚醒我老爺的覺？（丑虛白介。净）那妇人，为什么事在此拷打你？（占）我是崔家之女。道我父親降了金邦，在此屈打成招。（净）你父親是那个？（占）我父親崔縱，官拜殿中侍御史，出使金邦。奴家是崔氏蓮姑。（净）怎么？你就是崔氏蓮姑小姐？（占）我便是。（净）原來是大恩人。恩人請上，受我一拜。（唱）

【前腔】向風雪夜，感提金。向風雪夜，感提金。存心怎敢忘大恩！

（丑付諢介。付净）。你这狗头！（唱）

她是忠良世第門，如何屈打成招認？（作繩縛丑、付介。唱）將麻繩捆狗弟們。教你吃大拳头，叫你酒兒醒。叫你酒兒醒。

（背旦介下。丑、付虛白介。小生松繩介。付虛白介。小生）世間有这等糊塗官府！不免避了他罢。正是：双手辟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付、丑虛白介，下。）

第十七出　仗义全嬌〔据乙本第十五出补〕(老旦上)

【番卜算】衰鬢久皤然，歷尽炎凉味。(生上)

親老家貧仕路迟，多少欷嘘意!

(老旦白)世情多反复，人情薄似云。(生)飄泊來千里，归計喜重新。(老旦)我兒，你千里求名到此，不想受此一番狼狽！幸喜得清廉官府，將你罪名一旦开豁，又保举你前程。我想世途如此，流离顚沛，那得安靜日子？不如收拾回鄉，守自己的窮苦罢！(生)母親之言，敢不敬从；只是孩兒官事，着保在外，專待發落，收拾回家。(凈背占上)有恩必报，有德不忘。(生)兄弟，你在何处領來这个女子？莫非你又做出歹事來了？(凈)难道我牛臯就沒有一樁好事么？(老白)你且說來。(凈)当日大哥在監中呵！(唱)

【桂枝香】衣無遮体，苦無奈〔粮〕窮途叫飢〔衣〕。遇天寒雪夜哀求，謝〔蒙〕娘行贈我朱提。今朝偶遇受刑时，感謝恩情救背归。

(老旦、生白)原來是大恩人，請上，容我母子一拜。(付上)春从天上至，恩向日边來。老娘大哥造化了。(生)甚么造化？(付)我方才在縣前行走，只見那些府官、縣官都去接旨，我也隨在后面打听。只听得那些人說：是宗老爺上本，保举大哥去征剿楊么。如今朝廷賜下官誥兵符，在留守府中开讀，快去接旨！(凈)妙！有兴！有兴！(生)且不要欢喜，我和你再去打听打听；是不是也未可知。(老旦)我兒說得有理。你三人同去打听的实，快來复我！(生)母親，权把崔小姐在我家居住了。我同兩个兄弟接旨就回。功思恢社稷，(付、凈)所念〔志〕在君親。(老旦)小姐权在我家居住了，等我兒接旨回來，再做道理。受得〔尽〕苦中苦，(占)方为人上人。(下)

第十八出　点将〔乙本第十六出，楊么点將〕（丑上唱）

【点絳唇】武庫家声，孙、吳兵动〔勁〕，威名振，海寇难寧，杖策〔方顯〕謀猷勝〔盛〕。（白）自家楊元帅麾下总巡中軍花卜方是也。今日元帅登壇議事，只得在此伺候。呀，水城中一棒鑼声，想是元帅登壇也！（浄上唱）

【混江龍】东山逸韵，指日間移星斗轉列成营，按着这周天太乙，甲、丙、辛、丁。統領的人中豹虎，穩坐着再世桓、文，披挂賜彝名甲冑，懸佩着盤郢奇琛。憑着俺貔貅万灶拥河中，一任他雄赳赳百万書圖陣，才顯得英雄气象，这便是龍虎交爭〔征〕。

（白）湖光灎灎蕩旌旗，草色青青映綠漪。鼉鼓一声魚鱉走，金鳴万將怒濤随。孤家，大聖天王楊么是也。昔年曾在鍾相部下为先鋒。因提师失利，主將被擒，是俺逃入洞庭湖中，聚集余党，自称为王，虎踞荆、襄一帶地方。自从建業以來，兵强將勇；不患天下大事不成矣。昔年宋朝王𤫊提兵到此，被俺殺得片甲無存；俺如今又得了王善雄师相合，三軍威名越加日盛了。这也不在話下。今又聞宋朝遣將發兵，到此征討，俺今日不免將各营將官親自点察一番。花卜方！吩咐四寨水营將官，各駕小舟前來听令！（丑）得令。呔！四寨水营將官听者，元帅有令：各駕小舟一只，向前听令！（末）傳过了？（丑）傳过了。（末唱）

【油葫蘆】动地那軍声似山岳傾。太白旗，耀日明。只待要猼猊鑌鎧賽过犀丈，又要那青霜、紫电可也如風动〔奔〕，更有那鉄胎雕羽穿楊迅。这攻城略地能。太行堅，三山鎮，管教他望旌旗魂先遁。今日个英雄隊里，要选个長纓。

（外扮將官上）楊欽打躬。（末）楊欽听令！（唱）

【天下乐】俺只为宋室分崩也那金國侵，因此上鎮湖山用計深，憑着俺善武〔文〕能文〔武〕千里群〔郡〕，安社稷非小可，夺江山不徇情，方顯得楊元帅掌握中軍。

(外)得令。(下。生扮將上)楊佐(王佐?)打躬。(末)楊佐听令！(唱)

【哪吒令】你看那黄云也那塞塵，滿眼的穢腥；征塵也那陣云，中兴的鼎新。撫楚兼〔的〕滅秦，擒飛虎〔無情和那〕孟賁，洞庭湖定霸基，英雄們延攬尽，共拥着坐貔貅小小的魔君。

(生下。小生上)刘横打躬。(末)刘横听令！(唱)

【鵲踏枝】俺这里左輔的巨灵神，右弼的是律令，一个个耀武揚威，一个个赤胆忠心。巨艨艟連环奋力安穩〔連环陣安穩〕，这便是九里山大会垓〔垓的〕排陣〔屯〕。

(小生)得令。(下。付上)陈濤打躬。(末)陈濤听令！(唱)

【寄生草】恁要隄防緊，巡視勤，整〔枕〕干戈好护定〔定着〕先鋒印，撫軍兵务〔务須〕着多安靜，案壘中輕舟須教定。有一日宴太平圖画列勛名，那时節祝無疆万載称名姓。

(付下。末白)花卜方，吩咐每將各賞金牌一面。把旗門开者，战船一字兒摆進水城听令！(丑)得令。呔！四寨將官听者，元帅有令：各賞金牌一面。把旗門开着，战船一字兒摆進水城听点！(四水手引四將上)众將打躬。(末)众將官！(唱)

【煞尾】从今甲胄要鮮明，刀槍时时整；三令与五申，休教是虛文。

(下。丑)众將官！元帅有令：各按汛地，准备來日交鋒！(众)得令。(唱)

【沽美酒】賞金牌，散各軍。賞金牌，散各軍。众〔水〕寨內，尽欢欣〔騰〕。棹槳揚帆如踏〔踹〕平，把門旗〔旗旛〕整頓，海鰍列万勇〔弩〕千軍。看：水营水軍强盛，施威武艨艟飛進〔迅〕，俺呵！那

怕他官兵、岳兵，怎敌俺奇兵、正兵，管教他望風逃遁！

【清江引】高輪大纛排营陣，画槳輕搖引，滚滚怒波濤，吳山竹一根〔隱隱山河振〕，指日里夺江山把边定〔边烽靖〕。（下）

第十九出 兴师〔乙本第十七出，奉命起兵〕（浄上）

【一剪梅】一日男兒劍气飃，执却戈矛，頂却兜鍪。（付上）

生平怀志覓封侯，撇却經鈎〔憂愁〕，整却謀猷〔脫却咨諏〕。

（浄白）王哥，你我尋訪岳大哥，不想有此一番际遇！多蒙宗留守推荐大哥为招討使，你我为左右先鋒。今日大哥領兵前往洞庭湖征剿楊么，只得在此伺候！（三旦扮小軍，小生將官，生上，唱）

【臨江梅】虎豹騰空威欲吼，那堪自老丹丘！錦衣捧轂拥貔貅，佩却吳鈎，整却謀猷〔奇謀〕。

（白）箕裘斂尽莫長嗟，須信春來物自華。太平事業將軍定，錦衣壯士欲〔要〕还家。俺，岳飛。初出茅廬，几登鬼籙。幸蒙宗留守推荐，聖上拜我为招討神策將軍，命我前往洞庭湖征剿楊么；又賜下空头官誥，許我招用有才能战之士。我想今番初次出兵，若不顯个斬將搴旗之勇，一則不顯我胸中大志，二則有辜負宗大人保举。手下現有牛皋、王貴，力足制敌，不必选將募兵。只是今番利在水战，不知战船完备否？（众白）战船完备多时。（生）众將听令：我三人幸蒙朝廷重用，宗留守保举，况今番初臨战地：須要努力制賊，臨陣生机。我聞楊么占据洞庭湖多年，官兵屡屡失利。你們勿得藐視草寇，輕自取敌；須遵閫外奇謀，必用心思制敌。兵随將轉，將听令行；聞金退，聞鼓進：兵家之常法。功者賞，罪者罰：軍令之規条。倘有少挫軍威，梟首示众！（付、浄、众）得令。（生）吩咐下船。（众作上船介。

生)众將官！(同唱)

【梁州新郎】你看：波濤洶涌，騰翻魚溜〔艨艟馳驟〕；桂棹〔杏綸〕牙旗列宿；碧空鼉鼓，烟波声振蜃楼。見得蝦鬚、鱷翅、龜穴、螺窩，疾走驚回溜。清波飛百尺，湿衣篝，一劍平分破怒彪。(合)蘭槳动，輕舟驟，滿江中皂旗分前后。軍沸也，虎牛吼。

(众白)啓元帅：湖中水草挤積，大船不能行动。(生)待我看來。众將官！(众)有。(生)我們大小船共有多少？(付)大船有三百。(凈)小船七千有余。(生)吩咐众將官，把大船弃了，俱下小船。俱要滿栽水草；如無者，斬！(众)得令。(生)牛皋、王貴听令！(付、凈)有。(生)楊么坐据洞庭湖多年，只靠水寨堅固。他四下筑起水城，城中大小船只連环，以头鎖尾，以尾鎖头，名曰海鰍：內中又有濠河，可容小船出入；船上兩旁，夾板平鋪，排陣走馬，犹如平地；四圍画槳，約有千只；后有四十輪水車，水車运动，行走如飛，——朝廷屢次征討，俱以失利。因此你二人待等臨陣之时，看他水城中大船行动，卽將水草滿湖撒开。水草絆住車輪，海鰍不能行动，那时擒拿楊么易如反掌耳！(付、凈)得令。(生唱众合)

【節節高】奇謀破海鰍，草盈收。清波浩渺如飛溜，輕相誘，出蓼洲，無容走。綠萍滿布三江口，饒他百槳难相扭。只恐流血繞清波〔染波紅〕，滄浪处处寒星斗。

(众白)离賊船不远。(生)众將官，离賊船不远，須要捨死忘生，努力向敌。如違者，斬！(同唱)

【尾声】赳赳武士齐叉手，擒王斬將仗吳鈎，初出茅廬第一籌。

第二十出　擒么〔乙本第十八出，洞庭大战〕

(丑上白)滿目湖光似錦屏，波心处处颭魚鱗。旌旗摩起三江动，

鼉鼓声催舟欲横。自家，楊元帅麾下总巡中軍花卜方是也。今有宋朝招討岳飛打下战書，俺元帅批回，約在今日交战。早上奉元帅將令，着俺傳与四寨水营將官知悉，不免趁早吩咐進营飽餐战飯，有何不可。四寨水营將官听者！元帅有令：今日与宋朝招討岳飛交战，尔等各駕小舟，齐進水营，在濠河駐扎。將大海鰍四面鉄錨齐起，四下輪起水車，車夫齐备，待岳飛的兵到，那时把海鰍划动，元帅親自臨敌。違令者，斬首示众！（內应介。淨上）一叶扁舟烟霧中，騰騰殺气貫長虹。兴王定霸男兒志，試看今朝立武功。嗜，牛皋。奉大哥將令，監督草船五百艘扎在东湖。王貴扎在西湖。但看他海鰍划动，即將水草滿湖撒开，恁着他水城中果然好营寨也！（內喊介）那壁厢俺大哥殺來也！（付、生上，殺介，下。淨）呀，你看海鰍果然行动如飛也！（唱）

【粉蝶兒】擁簇〔坐擁〕三江，摆〔排〕列着旗旛如嶂，建楼台千仞銅牆。繞青山，圍綠水，尽教他烟波飄蕩。帅纛旗蔽日光芒。呀！听咿啞水車兒輦來声响。

【醉春風】果然是踐驊騮摆列圍場〔排营陣的圍場〕，他那里三令五申也不尋常！俺大哥呵！休錯認做隊里兒郎，今日个立奇功煞教人亡〔万人之上〕。

（白）那壁厢王貴殺來也！（付、丑上，殺介，下。淨）那王貴今番好一場厮殺也！只見那員將官呵！（唱）

【上小楼】旗标着卜方花將，袍掩着护心鏡似过秋霜。只見他吞头魚鎧，丈八神槍，精神抖擻，气宇軒昂，脚踏着海鰍兒耀勇〔武〕在泓波得这大浪。

（生內白）众將官，將水草滿湖撒开！（末上）啊呀，你看这厮將水草滿湖撒开，海鰍难以行动。俺不免弃了海鰍，跳上小船擒他

便了，小船伺候！（下。生上）牛皋听令：楊么已上小船，不許放進水城；若放他進水城，斬首示众！（付、生殺介，付敗下。淨）且住。俺聞楊么久在水寨，难以輕敌，俺不免將身上衣甲脫了，先在水底等他便了！（唱）

【么篇】俺大哥將社稷扶匡，全憑着兵法精詳。因此上靖海边疆，跨海擒王，奏凱还鄉。衣不包、甲不裝、一味粗莽，遇着俺牛爺爺，霎时魂蕩。

（末上白）啊喲，这廝好生梟勇，战他不过！不免弃了小船，跳下水底藏身便了。（淨擒末下。前將官、四小軍引生上。众白）楊么已擒。（生）打入囚車。打得勝鼓回营！（唱）

【山花子】凱歌欢处三軍唱，升平乐迭奏无疆，喜雄师干戈戢揚，旌旗捷报朝堂。太平时激揚紀綱，烽烟靜息文教張，奸邪屏迹肇聖邦。看取奇謀，久誦甘棠。

第二十一出　議婚〔乙本第十九出，朱門議配〕（末、丑扮二中軍引外上）

【步蟾宮前】鷹揚奋武匡廊庙，魚龍混英雄墟表。

（白）烽火年來患，羽書日夜移。肱股怀社稷，將士臥沙堤。下官宗澤是也。前者在法場遇見岳飛，我見他相貌魁梧，言談闊略，又見他志存报國，因此免其死罪，保举他征剿楊么。且喜馬到成功，一战而捷。如今班师复旨，聖上大加獎諭，此亦不負下官举賢之能也。（小生扮下書人上）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此間已是，門上有人么？（中軍）那个？（小生）下書人要見。（中軍）站住。下書人要見。（外）着他進來。（中軍）着你進去。（小生）下書人叩头。（外）那里來的？（小生）是洪爺府中。（外）你是洪老爺府中人么？（小生）是。（外）你老爺在金邦，一向可有信息回來么？（小生）俺老爺自到金邦，并無音信回來。前日王綸老爺

回來，方知我家老爺發在冷山駐扎。有書达上。（外）接上來。起在一边！（外念介，唱）

【一封書】从出使到边，駡金人拘冷岩。崔廷直節全，喪遐荒，实可憐！为國亡家無別事，只有一女蓮姑弱息年，托台前，主姻联，擇配良人德怎言！

（白）咳！原來崔廷直尽節身亡，你老爺要將他小姐托在我身上与他招一佳婿。前者有奸人妄奏朝廷，說崔爺降了金國，將他小姐發在宜城縣審問，却被强徒劫去，至今沒有踪迹。此事又成画餅了！（小生）求爺回書。你老爺在北，不便回書。中軍，取五兩銀子，賞那來人去。（小生）謝老爺！領着宗爺命，回复俺王爺（下。下手引生上）

【步蟾宮后】一朝取法霍嫖姚，四海妖氛尽扫。

（手下）有人么？（中軍）甚么人？（手下）招討岳爺來拜 。（中軍）稟老爺：招討岳爺來拜。（外）有請。待我出迎。招討請！（生）不敢，恩相請！（外）老夫引道。（生）大人請上，容岳飛拜見。（外）豈敢，只是常礼！（生）微賤之末，幸蒙山斗之瞻；几死之徒，叨荷珠玉之重。有負吹嘘，实切惶愧！（外）豈敢！少年折挫，杰士之尋常；待时鴽鷟，英雄之际会——老夫何力之有！請坐。（各坐介。外）楊么生居洞庭多年，朝廷屢次遣將失利，招討用何奇計，却能电滅至此？（生）楊么一則依三江之險，二則靠海鰍为寨。其行船之法，用四十輪水車，运动疾走如飛，为此不能擒獲。前日臨战，末將令小船先將水草撒在湖內，絆住車輪，那海鰍不能行动，因此被副將牛臯擒之。（外）那副將牛臯，可是前日那黑臉的？（生）便是。（外）招討計策难量，牛將軍英雄无比：眞奇妙也！（生）不敢！岳飛一來拜謝恩相，二來有事相稟。（外）有何事？老夫領教。（生）岳飛呵！（唱）

【刮鼓令】遭颠沛在牢，慮飢寒为餓殍，喜得佳人贈金宝，今得重生荣聖朝。

(外白)招討旣在監中，那佳人何來卽有所贈？(生)是牛皋見岳飛飢寒难度，雪夜求乞，適蒙他贈金，以致重生。前者牛皋夜月醉后，撞入縣衙呵！(唱)

恰遇那多嬌，啣寃縲絏遭法敲。

(外白)你可問那女子姓名么？(生唱)

蓮姑小字，是崔嬌。

(外白)是崔蓮姑？这也奇怪！如今在那里？(生唱)

与他共登相府候呼召。

(外白)招討，这也妙得緊！这蓮姑小姐，是老夫同僚崔廷直之女，他父親出使金邦，在雁囘嶺死節。如今聖上在这里追究这一節事。快請他進來相見！(生)岳飛告辭了。(外)不是一番寒徹骨，(生)怎得梅花噴鼻香！(下。中軍)啓爺：理刑張爺求見。(外)前堂少坐片时。梅香，門外請崔小姐進來。吩咐掩門。(中軍应下。占、丑上)

【引】何处寄鷦鷯！思親啣命，誰布这嫌謠！〔家君去北番，何日重相見！〕

(白)大人万福！(外)小姐請坐。請問小姐，令尊大人降金这一節事，怎么样起的？(占)大人听稟。我父親呵！(唱)

【刮鼓令】离都下信杳。这降金，奴未曉。驀忽的一家星散，又逼奴信口招。

(外白)要小姐招些什么來？(占)那秦檜道我父親降了金邦必定有書囘來接取奴家，將我發到宜城縣，三推六問——(唱)

为此执法仗刑条。只道紅顏命沒下梢，急切間忽遇醉英豪。

(外白)小姐遇見的可就是牛皋么？(占)正是。(外)他便怎么？

(占唱)他負回岳宅报瓊瑤。

(外白)小姐,你令尊呵!(唱)

【前腔】怀忠义气豪,到燕京心愈皎。受跋涉風霜劳頓,更为君憂心自焦,病魔招。

(占白)家父有病,大人何所聞來?(外)前日聖上差杜时亮和書于燕京,昨日他回來,說曾見洪皓,故此知道。(占)若見洪大人,必知我爹爹的消息了。为何書也沒一封?(外)咳,說也伤心,那斡离不將洪大人与令尊呵!(唱)

發遣在冷山千里遙。誰知雁回嶺上兩分交!

(占白)大人,我父親与何人分交?(外)令尊怀病过雁回嶺,行至山頂,忽聞二帝崩于五國城,你令尊大哭一場——(唱)

竟自投崖,屍弃草茅荒郊!

(占白)这等說,我父親投崖而死了!兀的不痛殺我也!(跌介。外)快扶小姐進去!(占)伤心不敢高声哭,只恐猿聞也斷腸。(下。外)中軍,快請張爺在后堂相見。(中軍应,請介。小生上)

【引】欲覓英豪,求执斧,轅門候早。

(白)大人!蕩平巨寇,恢复荆、襄,皆賴大人荐賢之功,推官不勝欣幸!(外)此乃朝廷之福,賢司理贊襄出獄之功,老夫何力之有!(小生)推官有一事,濱聞老大人!(外)願聞。(小生唱)

【前腔】憐有女幼嬌,在閨中知命早。

(外白)原來令爱知星家之学,这也难得。令爱貴造如何?(小生唱)喜日主、專祿虽好,时上伤官煞重梟。若覓鸞鳳交,夫星强旺,兩有相靠。

(白)前日岳招討在难时節,推官曾將他八字与小女推算,道他是八陽之格,又說他过了午时三刻,轉禍为福——(唱)

果然今日似霍嫖姚。

(白)为此今日推官叩府呵！(唱)

敢煩执斧叩旌旄。

(外白)原來如此。賢司理可謂識人矣。(小生)不敢！(外)方才岳招討在此。賢司理早來一时，与他而講更妙。老夫謹領。(小生)告辞了。欲擇东床婿，先央执斧人。(下。外)我道那理刑有什么公务事來見我，原來特央我做伐，要將自己女兒許嫁岳飛为妻。我方才一見崔小姐，也有此意，不想又被他占去。怎么处？他便有眼力揀了一个英雄去，难道我就揀不得一个英雄么？那个該班的在此？(中軍)小人。(外)听我吩咐：你悄然到招討岳爺那里去，問那牛將軍可曾有夫人否。如有了，不必提起；若还沒有，你卽到理刑張爺那里去，說我要將崔小姐配与牛將軍，央張爺作伐。不可有誤！(中軍)曉得。(下。外)虽然如此，只是岳飛眼見得文武全才，但不知牛皋胸襟若何。过來，听我吩咐：你去吩咐該房，明日整备三桌酒在后堂。看我兩个帖，去請岳爺、牛將軍明日晚堂赴席。(中軍)曉得。(下。外)待我明日請他到來，看他胸襟眞伪若何。姻緣本無意，天遣偶相逢。來朝一席宴，試看那英雄。(下)

第二十二出　省親〔乙本第二十出，母子議飲〕(老旦上)

【鷓鴣天】孩兒立志聖明瞻，教子成名婦道傳〔兼〕。

(白)老身自为孩兒跋涉南都，母子难分，因此未归故里。今喜他斬將立功，名揚帝里，又蒙宗留守一力保举，官拜左軍招討使。今日本府理刑差人到此，請孩兒到府中去，不知为着何事，且待回來，便知端的。(凈上)正欲清談逢客至，偶思小飲报花开。老娘，大哥那里去了？(老旦)張理刑那里去了。你問他怎么？(凈)要同他去吃酒。(老旦)那个請你吃酒？(凈)是那

个宗老头兒，下兩个帖子，請大哥与我，为此要同他去。（老旦）我兒，你方才該回他去才是，怎么受他的帖！（淨）老娘，我想那留守的酒，也該去吃他的；我們与他干下这許多的功劳，不要說是一席，就是十席，也是該的。（老旦）这是为朝廷，与他什么相干？（淨）是。不过是，为朝廷他也应請我們吃酒。（老旦）等你大哥回來，再做道理！（二卒引生上）

【引】兵甲洗天河，待把中原安妥。〔【鷓鴣天】早是鵲桥天已定，不須金鼎再三占。〕

（淨）好，吃酒的伙計回來了！（老旦）我兒，今早本府理刑請你去議甚么事？（生）母親有一樁喜事（老旦）甚么喜事？（生）与牛兄弟說親。（老旦）是那一家？（生）就是那崔小姐——他的父親死在金邦——宗大人如今做主，央理刑張大人作伐，方才請孩兒去講这一節事。孩兒已允了。（老旦）我兒，你恭喜了！（淨）甚么喜？（老旦）宗大人將崔小姐与你做媳妇了。（淨）咳，你娘、兒們不要做弄我。宗老头兒請我們前去吃酒。（生）那家來請你吃酒？（淨）就是那宗老头兒。（生）兄弟，你今日去不得。（淨）为甚么去不得？（生）今日留守必定是看你人品。你一來粗鹵，二來耽酒誤事；你不要把这一節好事弄坏了，不去的是。（老旦）我兒，婚姻事大，吃酒事小，还是不去的是。（淨）甚么婚姻不婚姻！我牛皋一世沒有老婆也罢了，这酒是要去吃的。（生）你要去，依我三件事。（淨）那三件？（生）第一件不許你說話。（淨）难道我是啞叭？（生）有問卽对。第二件，看我一样行事。（淨）看你一样行事？这在我。（生）第三件，不許吃酒。（淨）又來了！为的是吃酒才去，不叫我吃酒？（生）我看你一眼，許你吃一杯。（淨）你若一日不看我，我就一日不吃？罢！（老旦）我兒，到那里多看他几眼就是了。（生）鵲桥自是可相通，

(老旦)須信朱、陈咫尺中。(生)有緣千里來相会,無緣对面不相逢。(浄)大哥,到那里多看我几眼。(笑,同下)

赴　宴(二中軍、外上)

【探春令前】杯蔬一席宴英賢,試看偕姻眷。

(白)下官为崔廷直之女姻事未偕,昨已差中軍去問牛皋尙無妻室,今日为此設下筵席,請他到此,看他人品如何。已差中軍前去催請,怎的不見到來?(二小軍、生、浄上。生)

【引】笙歌一曲〔派〕傳音奏。(浄)这也〔都〕是虛文串头。

(卒白)有人么?招討岳爺、牛將軍到。(外)道有請!(見介。生)有辱恩相見招,恐拂台命,敢不趋从;但只一件,無可报效感恩垂靑。(外)深慕招討忠义、牛將軍英名,荒蔬草酌聊屈叙議,万勿見哂。(生)好說!牛兄弟,宗大人与你講話。(浄)你說不叫我言語。(生)我說有問卽对。(浄)你叫我說什么?(生)你說"好說!"才是。(浄)宗大人,好說!(生)岳飛啓上大人:愚弟牛皋性最粗鹵,倘語言非礼,望大人恕罪!(外)不敢,粗直無伪,正是英雄之本色。老夫正喜这輩人也。(浄)宗大人,我牛皋原是个老实人,你可不要惱我!(外笑介,唱)

【八声甘州歌】英才壯顏。喜宴乐欢笑,綺席華〔开〕筵。

(中軍白)請老爺上酒。(浄)我这里沒有酒吓!(外)咳,中軍連酒也不斟,跪在那里!(生)这是怎么說?(浄)方才你看了我一眼,我就吃过了。(生)啓大人:愚弟牛皋吃过了。(浄)我吃过了。(外)起來!換大杯!(唱)

新醴〔篘〕佳釀,綠蟻小飲花边,謳歌玩入竹屏前〔宛如行經前〕。宝鼎香浮〔焚〕呈〔裊〕篆烟。駢塡〔喧闐〕,听笙歌象板綿綿。

(生白)告辭!(外)后堂有酒尙未飲,且慢。(浄)我也告辭!(外)

中軍，請你牛爺到前廳！（中軍）是。請牛爺到前廳！（凈）前廳可有酒？（中軍）有酒。（凈）有酒？好！（下）（外）招討，老夫有一事相告。（生）大人有何事見教？（外）前日招討別后，那張世麟卽到敝衙。他有一女，年方及笄，尙未適人，今見招討奇为〔偉〕，欲攀足下，央老夫为媒。我想此一段姻緣，实实相对，足下幸勿推辭！（生）大人在上，末將母子皆賴張大人之恩，未曾报答，豈敢重攀絲蘿？恐辱門楣！（外）眼見招討文可治國，武可安邦；他日之顯爵，豈在吾輩之下！今日一言已决，待老夫囘复他，擇定日期，送过成親便了。中軍，請牛爺上席！（中軍）是。請牛爺上席！（凈上）（外唱）

【前腔】絲弦重整調再选。乍見得〔那〕溶溶夜月天。庭槐鴉宿，沸声驚不成眠。

（白）請問招討，牛將軍这样海量，平常飲多少酒？（生）平常只吃得几杯酒。（外）豈有此理！牛將軍，果然如此？（凈）牛臯原不会吃酒，就是平常也不过吃三四罈子的光景。（生）胡說！（凈）咳，大哥，那出兵的所在管我罢了。吃酒的席前也來管我？宗大人，也不是怎么說。这酒要是有，拿來尽量兒吃；若是沒有，也就罢了。（外）妙！古來大將頓餐斗米，食肉数斤，酒为止渴之常，就是大杯也不足兴。中軍，將大罈抬來！（生）大杯足已够了。（外）非也，今日此宴，别無外客，原說与二兄尽欢。若不醉归，道老夫有慢。大罈抬过來！（凈喝酒介）吃的㗎家好快活也！（下）（生）牛臯放肆，下官明日轅門請罪。（外）豈敢，牛將軍非等閑人也！（唱）

粗豪直量無隱瞞，罈大还教一口乾。姻緣，这絲蘿定結鸞箋。

（白）今日此宴，原要观牛將軍本色。今見他勇而無伪，量如滄海，眞乃一員大將也！老夫將崔廷直之女配与牛將軍，明日是

个吉日，待老夫送过成親便了。（生）謹領尊命，告辞。正是：不將漁夫引，（外）怎得見波濤！（同下）

第二十四出　圓聚〔乙本第二十二出，二門团聚〕（老旦上唱）

【風入松】喜看游子志凌霄，喜捷奏凱还朝。洞庭一战功成早，又奉命淮西征討剿。（手下引生、淨上唱）

展奇謀〔勛〕立功这遭，聞奏凱喜上眉梢。

（老旦白）我兒，姻親之事，怎么样了？（生）宗大人双双送親到門。（丑扮儐相上。生）伺候了！（生、正旦，淨、占拜天地介。淨）原來是你老人家！与你磕个头兒。（生）咳，这是怎么說？（淨）这是你我的大德恩人，如何不与他叩头？（唱）

【川撥棹】加冠誥，感皇家恩非〔不〕小。喜一家〔門〕尽得封褒，（重），更团圓琴瑟永調。謝天恩，答聖朝，願無疆万寿考。

【尾声】封妻蔭子皇仁浩，青史垂名姓字标，齐祝嵩呼賀聖朝。（同下）（完）

畫 地 絕 交

（四川竹琴）

〔一字〕瞬息寒冬又一春，　　光陰荏苒事無成，
　　何日方把家声振？　　長使英雄泪满襟！

〔詩〕怀抱定國安邦謀，功名蹭蹬使人愁。一朝得遇風云凑，要把平生志願酧。（白）俺，姓岳名飛字鹏举，河南湯陰人氏。自幼慈父見背，門衰祚薄，終鮮兄弟，全賴老母义方，教誡成人；又蒙义父周同訓習詩書，操練弓馬。虽有凌云之志，却恨时运未通。自那年武場槍挑柴貴命喪之后，回在湯陰，自知功名無分，甘守田業，侍奉老母。不料天灾流行，河南干旱，米貴如珠。牛皋、湯怀、王貴等一班义弟，乘此荒旱，不务正業，在外做些不公、不法、違条、犯例之事。俺几番劝誡他們，竟执迷不悟。一朝破犯，豈不誤了一生！改日見面，当再苦苦相劝便了。昨日聞听金人渡河，汴京已失，二帝被擄，眞乃千古奇事，令人聞之不勝气忿！当日若留得俺岳某在朝，那金人焉敢正視汴京！这都是朝廷任用奸佞，致有此事，眼見大宋一座錦綉江山，將來定送在几个佞臣之手！俺岳某怀才莫用，时数限人，殊可嘆也！

〔一字〕俺非当世大英雄，　　兵机战策也粗通，
　　論文不敢称出众，　　武略願效古人風。
自古行兵呵！
　喜的是先軫、伍員称智勇，　　喜的是班超、馬援建奇功。

而今朝廷仍听讒言呵！

某有大志不能用，　　空生俺岳某在天地中！

〔詩〕手捧香茗進書房，見官人愁眉不放。(介)官人！一人在此嗟嘆何來？(介)娘子不知，想某今年已是二十三歲，犹恐日月蹉跎，老而無用，是以愁嘆耳！

为此思想悶悠悠，　　未知何日才出头！

我为比苏秦求官名不就，　　反惹时人笑敝裘。

說什么錦心并綉口！　　說什么投筆与封侯！

俺空有浩气冲牛斗，　　又怎奈时乖运蹇难强求！

(介)官人此言差矣。豈不聞孟子有云："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举于版筑之間，膠鬲举于魚鹽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方能成其大器。"古來聖君賢相尙且如此，何况相公乎？

虽然目下命运乖，　　好比那明珠土內埋。

天地万物有成敗，　　荣枯得失早安排。

若論你仪表出人外，　　胸怀韜略非庸才。

相公，你时机一到呵！

求取功名如拾芥，　　富貴自然逼人來。

多少英雄將时待，　　磨礪以須等云开。

(介)娘子所言甚是，只是我如何耐得！(介)官人，有道是："蛟龍豈是池中物，只待風云便上天"。(介)虽無荣封、誥命，且喜子孝、孙賢。(介)母親來了，孩兒跪接。(介)媳妇拜見婆婆。(介)罢了。鵬举！(介)孩兒伺候。(介)为娘在窗外听了半时，你怎么时运不至，埋怨媳妇！(介)孩兒怎敢因时运不至埋怨媳妇？想孩兒身有武藝，

不能与國家出力，恐老死牖下，辜負此身。正向媳妇言說，就被母親听見。(介)鵬举，娘聞古人有云："学而优則仕。"凡人只患自家無才；若果有济世之才，何患不能用于世耶！

古來多少知名士，　　要安心守分待天时。
孙叔敖志同窮百里，　　負薪、牧羊把身棲，
时來秦楚为丞相，　　匡君圖霸震華夷。
安貧乐道聖賢志，　　妄自强求总非宜。

（老夫人正在訓鵬举，　　岳云放学轉囘归，
將身來在內堂里，　　拜見祖母与嚴慈；
面見双親俯伏地，　　即忙下跪屈双膝。
老夫人一見心欢喜：　　"聖賢道理化庸愚。
孝順还生孝順子，　　忤逆定產忤逆裔。"）

(介)岳云起去！(介)孙兒要爹爹母親起身，方敢起來。(介)鵬举夫妇起去！(介)謝过母親！(介)岳云随为婆上房去者。(介)孙兒知道。

（太夫人手攜岳云上房去，　　岳鵬举低头自尋思。）

(介)且慢，適才母親講得明白，凡人只患無才，不患不得功名。某想那年武科場之时，蒙恩师宗澤向某言道："今科虽然不第，不可少一跌便灰了進取之心。回家也要講究些武略，不时操練弓馬，遇有机緣，我当力保賢契做一番事業。"这是恩师好意。今日悶坐無聊，不免备下鞍馬，整頓戎裝，去在寬闊之处，操練一番則个。

（言罢起身入內房，　　取出軍器与戎裝，
全身披挂把馬上，　　出庄加鞭走平陽。
郊外景致無心望，　　偶憶当年武科場：）

那廝行事不忖量，　　現是云南一藩王，
他叫俺將此秋魁讓，　　讓他去夺狀元郎；
他要夺秋魁为那样？　　却原來要夺宋家邦。
我取秋魁如反掌，　　豈可讓与小賊强！
头次比武比不上，　　二次要与我对刀槍。

恩师一見呵！

兩下立了軍令狀，　　槍挑柴貴在校場。
張邦昌要某把命償，　　众举子不服鬧科場，
恩师乘势把某放，　　弟兄黄夜出汴梁。
百姓日夜在吵嚷：　　金刀王善犯帝邦，
朝廷差官把旨降，　　命恩师挂帅剿賊强。
弟兄聞听喜心上，　　随侍恩师到沙場，
冲鋒陷陣誰抵擋，　　好似猛虎扑群羊，
殺賊敗軍入賊帳，　　槍挑王善一命亡。
恩师寫表奏皇上，　　凱歌一片返帝邦；
天子信讒無奬賞，　　只封俺为承信郎。
建此奇功难为將，　　怎不教人意感伤！
耳边急听串鈴响，　　勒馬停鞭看端詳。

（介）岳大哥請了。（介）我当何人，原來牛皋、王貴、湯怀一班义弟。你們这般打扮，向那里去來？（介）大哥，不瞞你說，小弟們又將那不要本錢的買賣做了兩樁來了。（介）呀，列位賢弟，愚兄那等相劝你們，为何执迷不悟？須知人生天地之間，务要正大光明，做那顯親耀祖的事業；只圖目前受用，为非作歹，干些殺人放火的事情，一旦破犯，被那官府拿獲，不但性命有虧，身家莫保，更把祖宗清白家声，都被这强盗二字污辱了。你們身死之后，有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乎？务望列位兄弟听兄良言，改邪归正，万不可再做此事。

(介)大哥所言是理，只是如今河南干旱，米貴如珠，我們湯陰縣貧窮人多，富戶稀少，难以借貸謀生。况小弟們生就穿衣的架子，吃飯的笸子，别的生活一些不会——虽說有点武藝，無奈奸臣当道，朝廷不用——难道叫我們餓死不成！(介)列位賢弟話休如此，豈不聞邵康節先生有云:“为人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如今虽說天旱；受苦人多，不止你們几人。只要耐得困苦，上天断無絕人之路，自然好事到來。(介)大哥你是讀書的人，說的乃是迂話。依小弟看來，如今之事，寧可邪而有余，不可正而不足；后來的事，更靠不住。(介)据賢弟們所說，是死心塌地要为强盗，不肯改悔的了？(介)小弟們听大哥相劝，再搶得几千兩銀子，不受飢餓，便不再干了。(介)也罢，旣不听愚兄相劝，就此画地絕交。前途有了好事，某也不眼紅；你們若有破犯，也不要連累于我。請了！請了！(介)大哥慢着！(介)你們若不回心，我断难回口。請了！請了！

有牛皋聞此言哈哈大笑， “岳大哥又何必画地絕交？
做强盗玷祖宗固然不好， 須知道綠林中也有英豪。
程咬金瓦崗寨做过强盗， 到后來归了唐身着紫袍；
刘知远偷雞人那个不曉？ 到后來为漢王駕坐龍朝。
弟兄們因荒旱才做强盗， 太平时又豈肯去犯律条！

大哥！

况如今汴梁城金人占了，乘此时去入伙免受煎熬”。

“呀，呀，呸！

叫匹夫你休得胡言乱道， 說的話沒道理胆比天高。
他二人年紀幼要你指教， 反引他走邪路犯法違条！
似你这寡廉耻去做强盗， 管教你到后來王法难逃。
我岳某清白体豈做强盗！ 从今后与你們画地絕交。”

“大哥請！”

（有牛皋怒轟轟揚長去了。　　岳鵬举轉囘家侍奉年高。
此一囘画地絕交存友道，　　下一囘刺背聘賢入聖朝。）

〔据傳抄本校訂〕

回府刺字（清代中叶流行在北京的秦腔所演剧本）

第一場

（正生上引）

为國尽忠保宋朝，兵扫北番占地豪；为人需要全忠孝，不負皇家爵祿高。

（白）本帅岳飛，扫北十二載，今乃回朝。人馬可齐？（众白）齐备多时。（生）人馬前行！（下）

第二場

（老旦、小生、院上。老旦引）

我兒征北塞，老身常挂怀。

（白）老身姚氏。吾兒岳飛身为宋室皇封大將，領兵征却金人，十二載未回；昨日有报到來，回家探望。哼！我自有道理。金安！（院）有。（老旦）將我拐杖速放到大門首！（院）正是。（正生、众上）接馬！（众）哦。（众下。生坐上場。院）金安与老爺叩头。（生）起去。金安，老夫人可在堂上？（院）現在二堂。（生）去稟老夫人，就說我回府。（院）是。（生）金安为何去而复返？（院）哎呀老爺！老夫人明知老爺回府，將拐杖立于門首了。（生）呀，娘哇！（唱）

听得金安一声稟，我心中好似滚油烹。我的娘將柺杖立于門首，不由一陣心不明。見柺回身这里双膝跪倒，起四拜亂如与娘相逢。拜罢門杈把金安叫，叫一声金安，听分明！

(生起拜完,坐白)金安往里稟报:太夫人容我見,我見我娘;不容我見,我就打馬而回。(院)是。(生)回來!太夫人性儆,你要小心了!(院)曉得了。(院拍手,正旦)婆母在上,今日我家老爺回府,母子見上一面,娘要恕过。(老旦)你妇道人家曉的什么!还不下站!(院拍手,小生跪)啓祖母:孙孙爹爹回家,十二載未曾見面,团圓片时才好。(老旦)哼,小孩子曉的什么!下站!(小生、正旦哭。院子跪)啓稟太夫人:今有我家老爺征剿十二載回府,望老夫人开恩,一家老少見上一面。老夫人开恩!(老旦)哦,你有主僕之义,我就沒有母子之情?喚他進來!(院)有請老爺入府!(正生唱)

哎呀娘啊!我的娘傳出信叫我相見,進大門不由人好不慘然!十二載我未曾見娘一面,我心中好似見了青天。叫金安帶路把二堂上,見老娘打坐二堂前。双膝跪在二堂上,与老娘九叩首兒問金安。

(老旦白)起去,那旁坐了!(小生、旦前見禮完,归坐。生坐)中軍,吩咐人馬扎在庄外,不可蹧害鄉里;蹧害鄉里,梟首來見!(中軍)人馬扎在庄外!(众)哦!(下。老旦)兒吓,宗將軍可好?(生)宗將軍死在营中。(老旦)可嘆我朝一員大將!宗將軍死,何人照管軍中大事?(生)軍中大事,命孩兒执掌。(老旦)哈哈!我兒执掌兵权,叫老身可喜可賀。老身謝天謝地!我且問你,二聖可曾請回?(生)沒有。(老旦气介)哈哈,罢了!二聖未曾請回,你回家做什么來了!(生哭唱)

娘啊!一見老娘怒气生,不由本帅掉泪痕。孩兒出兵十二載,聖上見喜把官封。为兒与娘見一面,难道說不叫把孝行?

(老旦白)哈哈,呔!(唱)

娘說的是軍情話,那个說的把孝行!常言說:“有忠必有孝,有孝之

中必有忠。”人生世上只要忠孝耿，才能天下揚大名。回兵去把二聖請，那才算兒有才能。今日听了娘的話，兒吓！落一个忠孝双全好美名。打开祖先堂娘还有話講。

(院白)是。(拜完祖先，坐。老旦)兒吓，坐了！(唱)

有輩古人娘講來你听。

(白)昔日有齐湣王，去赴龍虎大会。他有一臣，名叫王孙賈。这赴宴之中，燕、趙軍兵大乱；齐王一見，滚席而逃。王孙賈君臣冲散，君不能見臣，臣不能見君。王孙賈不見國主，找了三日，他竟回家見母。好一老夫人，一見說道：“好冤家！主公不知在那里被困？”那王孙賈言道：“是为兒來找齐王，三日三夜，誰知來在自己門首，老娘莫怪！”老夫人言道，說：“兒不能尽忠，其有孝乎！”(唱)

王孙賈乃是一忠臣，他母命授太夫人。我兒你把忠心穩，为娘要比田夫人。迎請二聖回朝轉，你才算的人上人。

(白)跪了！(唱)

祖先堂与兒背后刺上四字，“忠孝保國”忠孝心。將字刺在兒身后，

(白)起去！(唱)

免去为娘一重心！

(白)这是眉公賜与鉄弓一張，你在軍前一战而成。看酒來！

(生接酒，唱)

接过酒來辞老娘，不由一陣泪汪汪。出府門，回头望，老娘送我大門上。

(老旦白)快去罢！掩門！(下)(生唱)

府門以外忙跪倒，得勝回來再見娘。

(白)中軍帶馬前往！(同下，吹牌子，完。)

〔据清同治、光緒間北京东泰山刊本校訂〕

牛　頭　山（崑腔剧本）

（外一李綱，占一趙構上。占唱）

【□□□】金風頻頻下，秋月正光華，看長空云淡星稀；主臣潛行曠野，凄清寒露加。

（白）孤窮，高宗康王在位。被金人圍住牛头山二載有余，未知何日才有归國之期！今当中秋夜月，不免私自出营，看他动静。李卿，叫开营門，孤私行玩月。（外）領旨。开了营門！（二小軍上）住了！（念）

軍令如山靜悄悄，何人大胆把門敲？不論皇親并國戚，打死無論定不饒。

（外白）天子在此。（軍）慢講天子，就是皇帝老子也是不开营門的。（占）你們难道天子都不尊么？（軍）啓万歲爺：非是小卒不开营，元帅吩咐："一应文武大臣，不遵軍令，俱是斬首。"（占）旣知元帅將令，难道孤王斬你不得？（軍）好吓！万歲也要斬，元帅也要殺，小人們只有一个头，那里应得兩处殺！古言說得好："朝中天子三宣，閫外將軍一令。"小人們到底要遵將令，万歲还是請回去罷。（占）你們且开了营門。元帅知道，孤王与你担待。（軍）万歲爺料想也抵擋得起，只是賞賞月就要回來；倘若元帅知道，小人們吃飯的買賣就保不住了。（外）开了营門。（軍）开了营門，就要回來；倘若是被金人拿住，那时沒有你，还沒有我哩！（二軍下。外）主公，可知軍令如山，今日方見。（占）岳飛眞乃將帅也！（唱）

轉过玉虛殿，且向平川崖。層营緊鎖，劍戟森森架。

(白)又有营門。(外)开了营門。万歲在此。(二軍、末上)何人保駕?(外)老夫李綱。(末)李太师，此乃亡命之地，何等保駕私行玩月！元帅令嚴如山，万歲請回。(占)你旣知道元帅將令，难道不尊天子?(末)臣諸葛英見駕，願吾皇万歲。(占)平身。(末)万歲，非是小臣不开营門，元帅令嚴，臣只知軍令为重。(占)好沒意思！(外)且开了营門，万歲再不犯將令。(末)來，开了营門。(軍)吓。(末)李太师保駕，游玩一时，就要回來。惟恐元帅知道，末將吃罪不起。(外)自然。(軍)万歲請上馬。太师請上馬。(二軍、末下。占)元帅將令好威嚴也！(外)主公，有道："令不嚴則軍不威。"(占)好个赫赫威名岳飛也！(唱)

令行山搖动，天子亦彈压，赫赫威嚴心胆怕。乘此皓月皎、玉兎当空挂。蟾蜍慶佳節，是誰人隱此弄琵琶?(下。四軍、四旦引淨上。唱)

我是漢朝單于后代裔、后代裔，雄鎮北番立帝基，人称金邦四爵主，盖世英雄称第一。堪恨小子名岳飛、名岳飛，磐石山川阻了期。塞外秋叶全落地，正当八月十五日，打辣苏兒腰間攜，戎姑蛮婆吹篳篥，高唱一回征南曲，橫槊江心吟新詩，歌罢南風歌北曲。

(白)孤，四太子金兀朮的便是。俺國中擒了徽、欽二帝，監禁土牢。康王那小子，拜在孤家名下为兒，他今逃出幽州，南蛮立他为主；且喜被我圍困牛头山。这且不言。今当八月十五日，众蛮女歌舞一回，孤家賞月飲酒！(旦)領旨。(唱)

【哭皇天】暢飲打辣，傾盃倒，羽觴馳。斜倚高臥，鼻息轉呼吸。咕嚕嚕遞盞傳盃，打辣辣吹篳篥。陽春歌曲，俺蛮女音声嚦嚦，誦一

回𡁠新詩。

【雁兒落】慢斟高陽台。象枝移，尽欢娱。此良宵沉寂寂。桂殿今夜声声沸。呀！看人間欢娱褪罗衣。金風陣陣起，雁行对对飛，乐人在金城，

(淨白)好，賞他們的酒，大家同飲一回！(旦)謝千歲。(唱)

佳餚摆設在平川地。舞一回，歌一回。舞一回，歌一回。

(淨笑。占上)卿家，看番营連寨，怎生得退？(外)便是。(众)启千歲：山頂有人悲嘆。(淨)是誰？待我瞧來。哦，是了，一定是康王那小子。你們不必高声，待我前去拿來。帶馬！呔！康王那小子休走，你父王來也。(占)賊人來了！(赶下。四文堂、四將、生上)本帅岳飛。軍人來报：天子与李綱私自玩月。倘金人知道，身首不保。众將，速去救駕者！(淨追外、占上，生众攔殺，淨敗下。生)番賊那里走！万歲受驚了。(占)不是卿等救駕，險遭不測！(生)李太师，自古道："龍不离淖，虎不离穴。"何等保駕私行？(外)此乃万歲旨意，与老夫何过？(占)此乃寡人旨意，与李卿何干！(生)臣不敢，請駕回玉虛宮去者。(占、外下。生)众將，乘此月色，追赶兀术者！(众同下。金彈子起霸上，唱)

【醉花陰】大金風雷昊天縱，出宋界百万英雄。称猛士怯战非勇，方知咱塞北風。

(白)俺、金彈子完顏的便是。四太子在狼主面前請下百万精兵，夺取宋朝花花世界。仗着俺这兩柄鎚，誰人敢犯也！(唱)

智难用，武侯在、也力尽計窮，轉天心挽不來南北西东。(淨上唱)

好一場机会难逢，虎已擒平白的相縱！

(白)殺敗了吓，殺敗了！(金)吓？殿下为何这等狼狽？(淨)再也不要說起！只因康王那小子堪堪拿下，又被岳蛮子夺去，險

些性命不保！（金）吓，那岳飞若遇着俺金弹子，只叫他了命！（净）好，随俺生擒岳飛去者！（金）得令。呔！众小番，随俺出馬！（众一四小軍下手、四高照一应，金唱）

【画眉序】輕騎跨青鬃，鉄馬金戈宝雕弓。征南圖王，只在画閣丹封。匈奴圍漢求花容。塞北主山河一統，血战長江踹南宋，息兵停，整軍戎。（下。四文堂上手、四將引生上，唱）

【喜迁鶯】擎天手中兴梁柣，洪誓願报國精忠。英也波雄。請二帝南面相逢，起黃壤、九泉醒朦朧。

（白）俺：岳飛、何元慶、諸葛英、張憲、牛皋。（生）众位將軍，此番与兀朮交战，必接二帝还朝，殺尽金人。（四將同）元帅虎威，我等惟命是听。（生）齐心努力，殺下山去！（唱）

俺离高峯，按龍泉一战成功。羑里主頓出樊籠。（同下）

（众引淨上白）小番兒的，踹他营盤，一拥而上！（生众上会陣。滴溜子。淨白）呔！岳蛮子！你二帝已擒，天心归北，早早投降，还有王侯之位！（生）哇！胡騷羯狗，俺大朝乃天府之國，尔敢輕覷！（唱）

【刮地風】嘐呀！罵恁个犯天顏蠢愚蒙，領豺狼大胆縱橫！为什么統無名螻蟻集一叢！恰便似奴主相冲。

（淨白）呔！岳飛休动殺法，早早投降，免得生灵塗炭！（生）胡說！（唱）

恁金邦國富民足丰，挨身在灵霄天宮。尔有的冲天翅能向空，俺也知步云乘龍。岳飛也，保國家鉄石桶；請二帝回南朝，日午、天雄。

（白）蒼天吓，蒼天！俺岳飛若不得二帝还朝，誓不生还也！（唱）

今日里昊天鑒元戎，正乾坤醜虜潛踪，正乾坤醜虜潛踪。

（白）众將，压定陣角！

（众下。凈生对槍，凈下，生追下。金同四將上，殺下。四上下手上，打扱盤下。金同四將上，破四將下。凈、生上，生殺凈下。金上，生架，众上同架，同敗下。金笑下。小生上唱）

【滴滴金】听鼓角高揚軍声哄，旗幟裊裊映天空，牢騷心痒小英雄。

（白）俺，岳云。听战鼓齐鳴，正是俺爹爹与金人交战。俺欲向前助陣，奈無軍令。咳！好不悶煞人也！（唱）

且呑声做無用，亦难立功。暂饒他金人馬暂威風，岳云此时不与爭鋒。（下。四文堂、四將、生上。生唱）

【四門子】呀！殺得俺力尽筋酥鬢蓬松，殺的俺力尽筋酥鬢蓬松，这一囘，縱有翅难逞勇。恨野奴兵如山、戈戟重！

（生）俺岳飛自出兵以來，未挫一日銳气。不想金彈子如此利害！（付）咳！那个囚娘养的兩柄大鎚犹如泰山一般。元帅，这个忠臣只怕做不成了，大家逃命去罢。（生）胡說！俺岳飛除死方休。权且將免战牌懸挂营門三日。众軍不許囉唣！（付）吓，免战牌挂。（生）蒼天吓蒼天！难道金兵如此猖獗，我朝就沒勤王之师？（唱）

盼得个九霄上神錫护拥，豈容他胡犬羊跨馬持弓，臥榻旁那有得鼻息容、鼾睡重！蒼天！助岳飛全此功，大宋主華夷重。（小生上）

【鮑老催】远覷高峯，軍营層層叠路通。因甚靜悄旗不动，免战高懸緊緊封？

（白）为何挂了免战牌，沒了俺爹爹体面？待我打下來。（付）吓？是誰將免战牌打碎？（小生）叔父！（付）吓，兒吓！为何將免战牌打碎？（小生）侄兒呵！

一时烈火上九重。滅咱天朝，欺大宋？食皇家，当报效，滅賊众。

（付）吓，兒吓！你爹爹將令如山——連当今皇帝也不敢犯他的

軍令——这便怎处？（小生）待我回去。（付）你來得就回去不得了。（小生）望叔父解救！（付）不妨。你爹爹見下罪來，待俺把这个黑头就替了你罢。來，見过你爹爹。啓元帅：公子到。（小生）爹爹！（生）兒吓！（小生）孩兒拜見。（生）罢了。見过众位叔父！（小生）众位叔父！（众）公子！（生）兒吓，你不在家中侍奉祖母，为何到此？（小生）孩兒奉祖母嚴命，到聖駕台前叩恭，爹爹跟前問安。（生）罢了。（报子上）啓元帅：兀朮討战。（生）我已挂了免战牌，为何又來討战？（报）沒有免战牌。請元帅出馬。（生）再探！（报）得令。（下。生）來，是何人將免战牌拆除？（付）啓元帅：公子上山，誤碰落免战牌，望元帅恕罪！（生）啊呀！（唱）

【水仙子】呀、呀、呀，怒滿胸，呀、呀、呀，怒滿胸。可、可、可，可兀的包天胆量当吾鋒！

（白）岳云跪上來！（小生）爹爹！（生唱）

恁、恁、恁，恁違軍令胡行，把殘生送。

（白）兒吓！（吹打。生唱）

慘、慘、慘，慘岳家今朝絕代宗！

（白）來，推出斬首！（众邀前。生）众位將軍！敌兵在近，國家大权只在軍令施行。（众）公子年幼，望元帅恕罪！（生）俺岳飛之子擅敢輕犯，众軍亦犯；不能正己，焉能掌軍！定斬不饒！（众）元帅不准，这便怎么处？（付）不妨。你們好生保护着公子，待咱去請了天子前來。（众）好，速去！（付下。众）公子，还要前去哀告你爹爹。（小生）啊呀爹爹吓！要斬孩兒，可放孩兒回去見过祖母一面，再斬兒罢！（唱）

望、望、望，望爹行暫时容；哭、哭、哭，哭离咱祖母共。（众）拜、拜、拜，齐拜下叩元戎；恳、恳、恳，恳恕却無知乳兒童！（生）吓！俺、

俺、俺，俺絕后代宗枝气宇宏。

(白)你們苦苦哀求，想是不遵軍令，乱國家法度么？(众)我等不敢。望元帅开恩！(生)殺的俺岳飛之子，你等何得苦苦哀求？定斬不饒！(付引占上。付)聖駕到！(众)启元帅：聖駕到！(生)摆香案！臣等見駕，吾皇万歲！(占)平身。(付)來來來，把万歲一刀殺了，大家散了罢！(生)胡說！(占)卿家！小爱卿誤犯軍令，看孤王分上，饒恕他罢。(生)万歲，令乃軍中命脉。臣子可犯，众軍亦犯；不能正己，焉能掌軍！定斬不饒。(报子上)启元帅：金兀朮討战。(生)再探！(报)得令。(下。占)既是金人討战，就命岳云出馬，殺退金人，有功回朝，將功折罪。(生)他年幼無知，怎沮國家銳气！(付)这个娃娃武藝是好的，俺牛皋願做个保人。(生)好，立下軍令狀來！(付)吓，他明知俺牛皋不識字，要俺寫甚么軍令狀！有了，不免請皇帝老子与俺寫个軍令狀。使得使不得？(占)这个使得。看龍表过來！(付)領旨。(唱)

【双声子】倖王寵，倖王寵，邀天赦飛出彩鳳。賀君王，賀君王又添架海一梁栋。丹書保，鉄劵封，御筆親書保狀合同。

(白)來來，軍令狀有了，拿去。(生)來，將岳云恕回！(付照白。小生)有劳叔父搭救！(付)恭喜賀喜，恭喜賀喜，百歲長寿，長命富貴。过來，見过万歲！(小生)万歲！(占)謝过你爹爹！(小生)謝爹爹！(生)兒吓，你此番前去，若勝金人回來，聖上自有旌奬。牛皋略陣！(付、小生)得令。(下。占)孤王回玉虛宮去者！(众)臣等送駕。(唱)

【尾】感君恩喜得親臨用，表战馬功劳將帅渥寵。有一日麟圖画容，青史标，社稷共。

(生白)众將，同到营門，看金兵动静，一拥而上！(同下。小生、付

上唱）

【園林好】抖神威臨战場，催坐騎虎奋龍揚，扫尽他狐群狗党，免使他施强梁。免使他施强梁。

（付白）兒吓，不要走了，前面就是番营了。（小生）叔父前去罵营。（付）兒吓，拜將封侯，就在今日一战。（小生）叔父前去叫陣。（付）金兀朮，我的兒！岳小爺前來会陣！（淨內）小番的，將陣势摆开！（四下手，金彈子、淨上。淨）牛蛮子，岳飛往那里去了？为何帶了个小孩子前來送死？（付）呔！金兀朮，我的兒！俺元帅这几日不耐煩，懶得殺你这些狗头，叫他兒子前來代劳了。來來，試試岳小爺的家伙！（唱）

【叨叨令】异國各一方，年年馬蹄忙。南北息，干戈讓。一主生，一主亡。一主生，一主亡。

（淨白）俺們百万雄师，不殺無名小卒，快叫岳飛出馬！（小生）住了！諒你們这些狗头，怎当我爹爹威風！少爺这兩柄銀鎚，足尔等受用的了。（付）兒吓，不要閑話，殺这些狗头。（四上手、四下手打下。付、淨殺下。小生殺死金彈子，殺四下手下。生众同上，生）众將，同向营門略陣者！（众应。淨上与生殺。生）众將，押定陣角！（众下。生殺淨敗下。众上，付上笑）元帅，雄父虎子，咱牛臯这个保人做得成了。（生）好，兒吓！这一陣殺得好，金兵从此再不敢輕犯我朝也！（同唱）

【叨叨令】逞英雄，金奴魂胆喪。

（生白）此去黄天蕩有韓世忠夫妇把守，我修書札叫他除賊便了。岳云听令：命你向天長关埋伏，金兀朮到此，一鼓擒拿！（小生）得令。（下。生）众將，速保天子囘朝去者！（唱）

云开現出太平象。凱歌声，合营唱。凱歌声，合营唱。（同下。完）

〔据清道光戊申（一八四八）怀寧曹氏金玉堂抄本校訂〕

附　　錄（一）

十二金錢彈詞（摘錄）

十二金錢彈詞，今僅見有殘本，存开首八卷，从楊再兴誤走小商河說起。估計全書，可能有三四十卷之多；“十二金錢”故事，当在岳飛被害之后。

在戲曲中，有岳云以十二金錢聘定鞏氏的一段情節。这彈詞当然不是敍此故事；但可能也是与婚姻有关，或者用在岳雷、岳霖……中的某一人身上。

就彈詞殘存部分來看，其故事，甚至回目，都和錢彩的說岳全傳極近似。当然我們可以說彈詞是因襲着說岳；但是說岳的內容，大部分本來也是集自以前的戲曲、小說，而这部彈詞的年代也很早，那么是誰因襲誰，这也还有待于考証的。

在这殘本中，原板被剜去的字很多；各卷首及書口的書名是多被剜了；文中有些剜去的字，从文意上看去，多是“番”、“虜”等字样——可以說明这彈詞是曾被清統治者列为禁書的。从板式來看，似是乾隆間翻刻本；原作时代，当然更早于此。

此本殘缺破損太甚，只寫王佐断臂的一節，比較完整；連綴起來，附錄于此，作为一点参考材料。

第二回　送欽差湯怀自刎　断臂膀王佐降金

話說：湯怀与張九成出了〔番〕营，九成洒泪而別。湯怀回轉营來，見有無数〔番〕兵，如蜂褁蝶一般，团团圍繞，擋住他的归路，喝道“湯蛮子！俺家狼主有令。我們在此拿你。你若早早

投降，不但免死，还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兒咧。”“呔！休得胡言！俺湯老爺乃是宋朝名將，怎肯降虜！快快讓俺的归路，万事全休；若有倔强，俺就殺進营來了！”

雄赳赳舞动一条槍，　挑去挑來誰敢当！　一众〔番〕兵多吶喊，
犹如倒海与翻江。　声声“捉住湯蛮子！　不可將他性命伤！”
列位！　湯怀虎势多凶勇，　奈他本事却平常。
更兼这座营盘五十里路，　怎經得推潮涌浪众兒郎！　总只被他挑死人無数，
然而寡众难爭沒主張。　独馬單槍殺不出，　但听得
〔番〕兵吶喊叫“投降”！　圍古攏來如鉄桶，　不通水泄好心慌！
刀、槍、劍、戟層層密，　此刻湯怀急断腸，　架得槍开刀又逼，
撇开刀去又逢槍，　一双手臂酸麻木，　气喘吁吁告上蒼：
“湯怀不得全忠义，　难保江山接二王。　与其死在〔番奴〕手，
莫若今朝自刎亡。”　大叫一声：“休动手！”　勾开兵器气昂昂。
腰間拔下龍泉劍，　自刎〔番〕营好慘伤。　翻下了馬，
丢下了槍。　几員〔番〕將报金狠。
兀朮聞言点首嘆：　“这般忠烈世無双！”
吩咐：“把首級軍前來号令，　尸骸埋葬好平陽。”
少云兀朮营中事，　再表元帅心中自忖量：　“本帅
常思二聖蒙塵苦，　音信全無日久長。　張九成、苦差当，
就去望望徽欽二帝也無妨。　願他此去安無事，　本帅寬心放下了腸。”

报：“啓上元帅爺：湯將軍送了欽差出去，回轉金营，〔番〕兵逼降不肯，已經自刎。首級号令了。”“啊？有这等事么！再去打听。吓！”

帅爺聞报怒冲冠，　立起身來只叫“天！　可憐一位湯賢弟，
与我同窗在幼年，　聚首犹如親手足，　和諧一直到今天。
竭心劳力圖名節，　血战沙場那得安！　不曾受享平安福，

先为朝廷把身体捐。骨殖一根多不轉，伤哉勇將死含冤！”
旁边众將多号痛，那个心中不慘然！只得望空遥祭含冤鬼，
焚化黃錢且少言。元帅終朝心納悶，愁怀漸漸减三餐。
又說完顏金兀朮，安排打仗搶中原，正与軍师同計議，
忽聞小卒到軍前。

“报：启上狼主：殿下到了。”“呵呵呵，妙啊！傳進來。”吓，列位！你道这位殿下是誰？听我講个明白，免得看官們不解其人。

这一位　小英雄，取名叫做陸文龍；父是陸登为節度，
母親誥命受王封。金兵初進中原地，父母双双尽了忠，
公子多虧徐馬氏，乳娘怀抱小孩童。兀朮帶轉黃龍府，
赤心馬氏也到黃龍。撫养到今一十六，眉清目秀小英雄，
身長九尺腰圍大，背厚肩宽体似龍，善使双槍本事好，
力如項羽楚重瞳。年長不知年幼事，乳娘目下未通風。
兀朮認做親兒子，爱惜犹如宝貝同。

列位！若講陸文龍既已成丁，兀朮認为己子，为什么不姓完顏，原使他姓陸呢？只因兀朮为人最爱忠义，况且昔年有言說过，說道：陸先生，你且放心。待某家把令郎养成人，接你的香烟便了。”有了这句話，常記在心——

故尔使他原姓陸，待他長大好归宗。

那曉得陸文龍到了七歲，就有数百斤强力，气概剛强，死都不怕。兀朮四太子倒忌着文龍，故而吩咐乳娘：“不可將当年之事，說与殿下知道；倘漏机关，活活处死！”

所以公子至今还未曉，但知生長在黃龍。

那日文龍动身时，乳娘撇不得公子，公子离不得馬氏——

故而一同多進中原地，　乳母心焦苦万重。　"十有余年居此地，
常將老主挂胸中；　今朝得見中原土，　最苦亡灵泣曉風——
有兒反做無羹鬼，　不斬宗而自斬宗！"　故此乳娘心苦切，
愁怀那有一时松。

那日陸文龍已到大营之外，早有人报知兀朮。昌平王吩咐："傳見！"不一时，文龍進內，曲背呼腰，說："父王在上，臣兒参見。""王兒罢了。为何來得甚迟？""只为臣兒貪看中原景致，故尔來迟。望父王恕罪。""呵呵呵，誰來罪你？""敢問父王，为何不發兵馬前進，反在这里安营，是何緣故？""王兒有不知，那日秦檜書來，說岳飛中毒而死，那曉得这句話是假的！

岳飛不死仍然在，　統領兒郎众弟兄；　被他擋住了朱仙鎭，
欲往臨安路不通。"

"吓，不知父王与他打过几仗？""呵呵呵，不要說起！

前隊先行才到小商桥，　有一南蛮本事驍，　楊再兴三字为姓名，
薛里花南在他槍上挑。　連伤三將东、西、南，　殺得巴多們
死自死來逃自逃。"

"吓，楊蛮子如此利害？待臣兒前去会他。""呵呵呵，我的兒不消你去了！

小商河陷楊蛮子，　乱箭攢身命莫逃。　今朝正議交兵事，
难得王兒也到了。"

"既如此待臣兒出馬，拿几个南蛮來，与父王解悶便了。""王兒高兴，須要小心！""得令。"

这員小將象天神，　手內銀槍拿兩根，　帶領〔番〕兵三百个，
有所說：　"不在多而只在精。"　馬过小商桥一座，
宋营討战喊高声。　軍士报知元帅曉，　岳爺便問兩旁人：

"众位將軍誰出馬，　去同〔番〕將見輸贏？"

岳元帅問之未已，早有呼天慶、呼天保二人应声而出。"末將願往。""二位將軍各帶五百人馬，須要小心！""得令。"

呼家手足应同声，　貫甲頂盔帶了兵，　身跨坐騎拿軍器，
号炮轟天殺出营。　呼天保先看〔番〕邦將，　"呀，你看他
赫赫威風驚鬼神！　年紀約來十六七，　唇紅面白小將軍。
头戴紫金冠一頂，　飄飄雉尾兩边分，　身穿战袄猩猩紅，
綉就团龍簇簇新；　外披鎖子黄金甲，　閃閃毫光耀眼明；
左肋宝刀懸一口，　刀的名字叫乾坤；　右肋雕弓壺插箭，
紅沙宝馬象龍形；　使着六沉槍兩柄，　光華爍爍自然生一
南方少此英雄將，　北國新來第一人。"　呼天保暗暗來称贊，
駕住双槍通姓名。　拍馬搖刀來抵敌，　那知宋將却無能，
不消兩合难招架，　落下鋼刀槍刺心，　翻身跌下呼天保，
一旦沙場喪了身。　旁边大怒呼天慶，　日月双刀手內擎，
上得手來刀落地，　一槍頃刻送殘生。　宋軍飛报元戎曉，
唬坏驚天动地人，　便問兩旁"誰出馬"？　忽聞左右应同声，
乃是嚴成方与何元慶、　張憲相随小岳云。　"我等四人同出馬，
管教〔番〕將立时擒。"

元帅說："尔等四人出馬，不可同上。可一人与他交战，战了数合，再換一人；此为車輪战法。須要小心！""得令。"

四位英雄滚滚威，　各穿鎧甲戴头盔，　身乘坐騎拿軍器，
炮响轟天响过雷。　岳云小將冲头陣，　高擎兩柄爛銀鎚，
接住文龍三十合，　此番本事岳云虧。　成方交替双鎚打，
战得無多三十回，　呼呼气喘难招架，　原是文龍算頂魁。
这边殺出何元慶，　也舞双鎚拍馬催，　三十合中擋不住。

年輕張憲縱双眉， 一声大喝槍搖动， 四散光華人面輝，
騰蛟奔蟒渾無二， 吐霧噴云槍打堆。 四員虎將車輪战，
直殺到西方一点太陽归。 小卒报知金兀朮， 傳令鳴金且解圍。
收兵各自回营寨， 元帅愁煩沒处推， 先把呼家手足尸埋葬，
备祀殷勤祭一回。

岳元帅傳下号令："緊防陸文龍偸营劫寨，各营小心把守！"

各营將士应声同， 大家防备陸文龍； 文龍却不偸营寨，
众將劳心用了空。 次日文龍來討战， 帅爺仍令四英雄，
照依昨日車輪战。 閃出將軍余化龍， "願为押陣。"元戎准。
三震天庭号炮轟， 五人好象搜山虎， 威势犹如縱海龍。
小將岳云飛出馬， 仍如上日打头冲。 南北招軍胡哆哆，
东西战鼓擂咚咚， 傾江倒海渾無二， 复天翻地一样同。
仍旧車輪交替殺， 总之难敗陸文龍。 余化龍見了伸伸舌，
"这員〔番〕將果然凶！" 把馬一拎冲出陣， 五人大战比雌雄。
混殺一天無勝敗， 宋营悶倒岳元戎， 沒奈何傳令"鳴金墨！"
各自收兵归寨中。 完顏兀朮心花放， 擺起華筵慶大功。
称贊："王兒眞本事！ 英雄亘古却难逢。" 小將文龍叉手告：
"父王不必挂心胸， 只在三天五日內， 宋室江山一扫空。"
書中少表金营話， 話文又講岳营中。 元戎心焦長嘆气；
"未知何物陸文龍？ 这般驍勇無人敌， 二聖还朝非易容！
众將多言难取勝， 誰人敢去与交鋒？" 內有一人王統制，
無心夜膳悶重重。

"我王佐自从投宋以來，未有寸简之功。怎么想一个計策出來，上可报聖上之恩，下可分元帅之憂，博一个名兒留傳青史，方能遂我的本怀才好？"眉头一皺，計上心來。"吓，吓，有了！有了！我曾看过春秋列國，有个'要离断臂刺慶忌'一段故事。我

王佐何不学他，断了臂肘，潛進金营，倘能騙得兀朮，拚得捨了此身，將他刺死，可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劳？說得有理！”

主意定，心快哉，　一人独酌自家篩。　三分酒意方住盞，
便叫軍士“前來，把酒取开”　統制王爺忙卸甲，　左臂伸伸露出來，
龍泉出鞘鋒光射，　膊子登时砍下來，　一交跌倒昏沉暈。
軍士旁边多看呆。　一拥上前多叫喚，　还陽王佐歎声：“咳！

咳！蒼天呵，蒼天！自古‘父母遺体，不可毁伤。’孝之始也。

我王佐今朝断了臂，　毁伤遺体不应該；　只因报國心如火，
膀子今朝砍下來，　全了忠时全不得孝，　只得把
孝字拿來丟一丟开。

阿唷唷！好疼痛人也！”

一班軍士多來問：　“老爺何故这般獃！　今朝断臂因何事？
小人們难解又难猜。”

“啊，軍士們！我老爺有冤苦之事，尔等不知，休來問我。”

妙藥連忙把患处敷，　取方帕子就包头。　断臂也須包好。
等到更敲兩記鑼，　便教軍士看营寨，　踱出拚生大丈夫，
悄然元帅营前立，　只見周圍击柝与巡邏。

营門上的軍士便問：“王老爺夜靜更深，到此何干？”“有椿机密軍情，要見元帅。快些通报！”“是，王老爺請少待。”

守营兵士忙傳稟，　帅爺吩咐請王佐。　岳爺定目將他看，
“啊，賢弟！　你遍体鮮紅却为何？　面如土色神思薄，
为甚容顏憔瘦得多？”　王佐听，“告大哥：　我是
归宋多时功幷無。　金〔虜〕兀朮凶如虎，　怎得班师奏凱歌？
故此我　学学要离断臂事，　詐降兀朮見〔番虜〕。
見机而作來行刺，　請教哥哥意若何？”　帅爺听說心驚战，

"啊哟賢弟！　你因甚今宵主意无！　为兄自有平〔番〕智，
賢弟因何心太粗！　此事断然使不得，　今人不便比当初。
速即回营調治好。　咳，賢弟啊！　只恐你一世还为残疾徒！"

"啊唷，哥哥呀！小弟主意已决，臂已断下，縱使留在营中，也是个沒用的廢人了。

劝哥哥不必动心焦，　好歹金营去走一遭；　如若不容小弟去，
先將此命赴陰曹。"　帅爺長嘆称："难得！　果然賢弟是英豪。
但是此去金营須仔細，　休做了飛蛾扑火自身燒。"　赤心王佐言称："曉！"
別了元戎往外跑。　但見星光燦，　月兒高，
寒風颯颯遍荒郊，　聒耳胡笳声不断，　鑼声才断鼓兒敲。
行來已到金营寨，　少刻天明雞报曉。　守营軍士高声喝：
"你是何人在此瞧？"　断臂將軍聞喝問，　假裝低首便呼腰，

"我是宋將王佐，有事來見狼主的。相煩傳稟。""站着！"軍士去不多时，出來說道："狼主着你進去。須要小心些！""是，曉得。"

断臂將，走進來，　低头曲背跪塵埃，　叩見完顏金兀朮。
昌平王吩咐把头抬。

"你这蛮子叫王佐么？""小臣姓王名佐。""來見某家有何話說？""臣啓狼主：

臣向在　洞庭湖，　随附楊么数載多。　只为奸臣行暗算，
献了君山地理圖，　故被岳飛來殺敗，　家亡國破一些無。
小臣無奈來归宋，　也叫做'事急燃眉沒奈何。'"

"住了。你旣投了岳飛，到此何干？""今因狼主大兵到此，殿下英雄無敌，众將寒心。岳飛無計可勝，高懸'免战'。昨夜聚集众將商議，小臣進言：'目下中原殘破、二帝蒙塵、康王信任邪

奸、忠良退位，天意可知。金兵二百万，犹如泰山压卵，諒难对敌。不如差人講和，庶可保全。’”“哈哈，岳蛮子怎么講？”“啊喲狼主啊！不道岳飛不听好言，反說臣有二心。喏，將臣斷去左臂，着臣來降順金邦报信：

說他即日前來把狼主擒，　殺透黃龍將二聖迎。　臣是执意不來他着惱，

喝敎此臂也加刑。　微臣因此前來到，　狼主！喏，

斷臂拿來做証憑。”　完顏兀朮來观看，　“可惱！”連連說兩声。

“岳飛呵，岳飛！　你身为元帅把兵符掌，　爱賢重士極該应。

將他如此來磨滅，　恨你为人太狠心。　索性將他殺干干淨，

为什么弄得他死不成來活不成！　还要叫他來报信，　岳飛你好太無情！

啊，王佐！”“有。”“你且不要跪，站了起來。”“多謝狼主！”“你为某家受此痛苦，封你做个“苦人兒”，不要你做什么勾当，养你一生快活。你道如何？”“多謝狼主洪恩万代！”“小〔番〕！”“有。”“往各营中傳我号令：苦人兒到此为居，任他行走。違令者斬！吓，与他換了衣服。尋个好医生与他看治。”“曉得。”

小〔番〕各处去傳知，　此番大悅苦人兒。　“番〔虜〕中我的牢籠計，

这是你目下应該送命时。”　謝恩“千歲千千歲！”　完顏兀朮向軍师：

“殿下英雄無敌手，　殺得岳飛众將沒支持。　但能破得朱仙鎮，

殺到臨安也易如。　軍师听說言称：“是。　滅宋成功定有时。”

不說莽夫金兀朮；　話文原說苦人兒，　常思行刺無机会，

只为他　帳前不断有人伺。　只得各营頑要团团走，

暗里机关那个知？　这一天到了殿下营門首，　只見小〔番〕叫喚：“苦人兒！

啊，苦人兒！你到哪里去么？”“我到这里看看殿下的营寨。”“殿下到大营去了。你自進去便了。”

斷臂將軍進里边，　只見营盤一座甚威嚴，　几个小〔番〕盤膝坐，

嘻嘻笑笑話談言。　　那王佐到了帳前閑观看，　　只見一个老妇銀絲髮挽盤，
見了王佐开言問：　　“你是何人到此間？”

那王佐听他說話，却是中國口音，卽便上前，叫声：“老奶奶！我是苦人兒，到此頑耍的。”“吓？你就叫苦人兒么？我正要看看。苦人兒，这里來坐。”“有，在此。敢問老奶奶莫非是中國人么？”

此言触了这妇人心，　　不覺伤悲兩泪淋，　　咽喉塞住开言說：
“我是河間府內人。”　　“吓，老奶奶！　　旣然住在河間府，
随侍〔番〕家为甚因？”　　老妇揩揩眼泪說：　　“將軍不象外邦音。”
“老奶奶，听稟明：　　我住中原湖廣城。”　　“吓，
說來多是同鄉里，　　我將实事告將軍。　　断然莫与〔番〕人曉，
洩漏机关禍不輕！”

“这个自然，决不說出來的。”“我家老爺姓陸名登，官为河間節度。只生一位公子，雇喚老身做个乳媪。那年公子只得三歲，被狼主搶关，可憐主人尽忠而死。老身怀抱孤兒，沒处躲避，被狼主拿住，同轉〔番〕邦，把公子認做親生。老身一同在此，一十三年了。

追思故主尽忠亡，　　日日时时心慘伤，　　总只如今得到中原地，
孤兒未曉細端詳。”　　王佐正要开言問。

“殿下回营了！”

断臂將軍幷不慌，　　大着胆兒旁边跪。

“苦人兒跪迎殿下。”

文龍一見喜洋洋。

“啊，苦人兒，某家父王說你吃了岳南蛮的苦，为此十分憐恤，养你到老，乃是你的造化咧！”“苦人兒感不尽狼主洪恩，生死不忘也。”“阿，苦人兒，你在此做什么？”“苦人兒偶然閑

走到此，看看殿下的营寨；与这位老媽媽講講閑話，說儿个故事，与她听听。”“吓？你会講故事的么？”“苦人兒会講的。”

文龍听說笑音音，　“故事乃某家最喜听。　站起身來說儿个，
賞你一个馬蹄金。”

“多謝殿下！当初吳、越交兵，那越王把个西施美女献与吳王。

那西施帶得一个鸚鵡，教好詩、詞、歌、賦，

件件皆能好比人。　只因吳王好色最貪淫，　使他國政來荒廢，
越王就好夺乾坤，”

“哈哈哈，使得好計！以后便怎么样？”“那吳王把西施十分寵爱，誰知鸚鵡不肯說話。”“这却为何？”“后來吳王害了伍子胥，越王兴兵伐吳，無人抵敌，伯嚭逃遁，吳王身喪紫陽山，那西施仍归越國，鸚鵡仍然講話。此曰越鳥归南的故事。

苦人兒思想目今人，　怎及当初越國禽？　正是人而不如鳥，
看來乃是枉为人！”

“这个故事講得不好。”“再講个好听的殿下听來：

本朝天子是眞宗，　朝中出了大奸雄，　此人名喚王欽若，
暗里交情外國通，　一心要害楊家將，　巧語花言騙九重。”

“吓，这奸臣怎么講？”“那王欽若哄騙眞宗出獵行圍，在駕前謊奏中國坐騎不佳。惟有遼邦天慶梁王有一匹日月驌驦馬，乃是龍駒，只消万歲降旨一道，命楊元帅前往遼邦要此宝馬。”

“住了，那楊元帅去也不去？”

“那楊景，守雄关，　有一員孟良虎將勇非凡，　善能六國、三川話，
差往遼邦去一番。”

“啊啊啊，那馬兒來也不來？”“那孟良用尽千方百計，把这匹宝馬騙回本國。誰知这匹龍駒，自進中原，向北而嘶，一些草

料也不吃，餓了七天，就餓死了！”“呵，哈哈哈！好义馬也！”

“这就教驌騮向北的故事。

苦人兒思想这驌騮，　身在南方心北方。　嘆息今人难比馬？

今人不比獸心腸！”

“哈哈哈！人有几等人。或者有人象得此獸，也不可知。过來！”

“有。”“賞他一錠馬蹄金。”“謝殿下恩賞！”“啊，苦人兒，你得空之时，常來走走。”“是，曉得。”

苦人兒別了陸文龍，　回到自己房中暗想胸：　“我今朝說着他的事，

只恐他黑白难分在暗中。

吓，有了，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何不可？”

不言王佐存忠义。……（下略）

第三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上略）…………

且說將軍断膀人，　心存报國心無二，　画就丹青圖象形

來到殿下营門內，　文龍招手笑音音。

“啊，苦人兒來得正好。某家在此想你。”“多謝殿下！”“手中拿的什么东西？”“乃是一幅丹青。”“与某家看看。”“乞殿下屏退左右，方能观看。”“小〔番〕們，迴避了！”

一声吩咐应同声，　紛紛迴避小番們。　王佐丹青双手献，

文龍即便展丹青。　定睛細看心中想：　“此人好象父王形。”

又見一座大堂無別物，　中間自刎一將軍。　有一个，死妇人。

抱一嬰孩象哭形。　旁边多少〔番〕兵將。　此刻文龍疑惑生。

“呀，苦人兒，　这是什么先朝事？　說与某家听一听。”

“啊，殿下，这个所在乃是中原潞安州地方。喏，这位自刎的老爺，官居節度，姓陸名登。这个死的妇人，乃是陸爺的夫人。

这个是陸爺的公子，名喚陸文龍。”“住了。他也叫陸文龍么？呵呵呵，这又奇了！那个何人？”“乃是昌平王兀朮太子。兵搶潞安州，那陸文龍的父親尽忠，母親尽節，一同身死了。

四太子搶了这小孩童，命乳母怀抱轉黃龍，將他認做親生子，
可憐他十三年光景未归宗！父母之仇全不報，
反叫仇人为父翁。”文龍听，臉漲紅。“啊，苦人兒，我看你
指着西边說着东。分明說着某家了，难道我
生長中原陸府中？”断臂將軍开口說："难道殿下的名字一般同？"

“啊，苦人兒，你却來得刁了。”“苦人兒怎敢？”“你旣知某家的始末，何不講个明白！这般弄巧，把这丹青來戲弄某家么？”“苦人兒該死，望殿下恕罪！”“啊，苦人兒，你今日說得天花乱墜，某家不信。”“殿下不信苦人兒之言，但問乳母便知明白了。”“你且住着。某家去了就來。”“曉得。”

說罢將身立起來，袍袖一展步洒开，手中拿了丹青画，
后营啓口問年迈。

“啊乳母！

你把某家細底根由事，一一□□說出來。”乳母聞言心着急，
口中不語暗疑猜：

“这節事情必是苦人兒与他講的，

故此他來盤問我，我若說明恐怕惹非灾。”叉手向前称：“殿下！
沒有什么言語講出來。”

“啊喲，乳母啊！你且看画圖上几个形象，象是何人？你若說明，就是我的恩人了。

若还不把眞情說，我就死在你跟前不走开。”腰間拔下龍泉劍，
唬坏年高乳母來，双手上前忙夺住，登时屈膝跪塵埃。

"啊，殿下啊！

我是未曾开口心先痛，　怎把情由訴出來！"

"啊乳母！你且不用悲伤，快些說罢。"

双手來扶老白头。　乳娘兩眼泪交流，　犹如乱箭攢心孔，

宛象肝腸燒滚油。　"啊喲殿下啊！　若問起　这情由，

有一位　陸登節度潞安州，　單生公子才三歲，

一脉香烟有所留。　只为金兵初進中原地，　打破城池一旦休，

老爺自刎夫人死，　家將、梅香四散溜。　老身怀抱賢公子，

却被〔番〕兵一把揪，　狼主是　□然認做親生子，

連及老身　帶轉黃龍十几秋。　啊喲殿下啊！

我是苟活殘生非为别，　常把那　老爺苦处挂心头，

不辞万苦千辛处，　原指望　殿下成人报大仇。"

話未說完双脚跺，　一堆苦楚塞心头。　文龍听到伤心处，

咬緊牙关手足扭，　大叫"爹娘！"翻倒地。　乳娘急得肚腸抽，

高声"殿下！"連連叫，　冷汗犹如水潑头。　掐住人中忙□气，

悠悠甦醒恨無休。　"啊喲爹娘吓！　枉生不孝孩兒在，

未报深恩未报仇。　啊喲蒼天啊！　不該应

反把仇人叫做生身父，　好叫我　掬尽西江洗不尽羞！"

对乳母　乱叩头。　奶娘唬得色婁婁，　"啊喲！"連声沒主意，

連忙跪地苦哀求。

"啊喲殿下啊！

休悲泪，免痛伤，　这些說話我难当。　怨山仇海如何报？

殿下还須自主張。　今日里　說明十几年前事，

就死黄泉也不妨。"

那陸文龍收拾圖画，揩揩眼泪，对了王佐納头便拜。

連声只把"恩人！"叫，　断臂將軍心胆荒。　"殿下因何如此样，

苦人兒何福敢承当!”　急忙也跪塵埃地，　低着头兒自忖量:
“必定乳母明白講，　此人还有孝心腸。　文龍若得归于宋，
那怕金兵如虎狼!”　文龍哭把“恩人!”叫，　“难得你觸破我
十二年前事一庄。　断断难容金兀朮，　待我去
立刻將他賞一槍。”　王佐上前忙攔住，　叫声:“殿下，莫匆忙。
大营帳下人多少，　却不道　事不成功反受殃?
凡事三思休莽撞，　权將虎性暫时降。　十二年來挨过了，
报仇不在这时光，　莫如早晚先归宋，　見景生情再主張。”
……(中略)

次日昌平王升帳，正与众平章議論交兵之事，忽聞报說:“本邦元帅完木佗赤、完木佗澤帶領連环甲馬前來候令。”“哈哈哈!这也妙哉!”

完顏兀朮一声宣，　二將同行進里边。　帳前參見称“千歲!”
四太子添花帶笑言:　“連环甲馬非容易，　教練工夫有几年。
明日就煩卿等去，　用心拿捉岳南蛮。”　二人答应称言:“曉。”
那晚营中飲酒筵。　过一夜，又一天，　來朝紅日起东边。
兩个〔番〕官端正好，　領兵來到宋营前，　大叫:“南蛮休□避，
快來陣上共爭先。”　宋軍报入营中去，　元帅連忙問兩边:
“众位將軍誰出馬?　擒拿〔番〕國將双員。”

元帅道言未了，只見兩边閃出五員虎將，乃是董先、陶進、賈俊、王信、王义，同声說道:“末將等願往。”岳元帅分撥五千人馬，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战。“須要小心!”“得令。”

五員虎將应同声，　頂盔貫甲領雄兵，　轟天号炮驚神鬼，
吶喊搖旗金鼓鳴。

董將軍一馬当先，四員虎將紛紛在后。看那兩員〔番〕將，怎生

模样？这半边完木佗赤生得來——

賦曰：

眼大鼻高，豹头□額，膀闊腰圓，身長八尺，一部浪腮鬍子，滿臉渾如漆黑；若不是源水鎮上的王彥章，定是灞陵桥边的張翼德。

又見那完木佗澤，亦有賦為証。

賦曰：

头戴雉尾闊獅盔，身穿鑌鉄烏油甲。臉麻生殺气，怪睛如吊□。渾鉄鋭，手中提；狼牙箭，腰間插。战馬咆哮出陣前，分明天降凶神煞。

兩員〔番〕將呼："南蛮，　尔等何名來会俺？　本事平常非敌手，
不如帶馬轉回还。"　董先大喝："休猖獗，說出名來你胆寒。"
不知〔番〕將如何說，　下卷書中細細談，　設計破連环。

第四回　演鈎連大破連环馬　射箭書潛避鉄浮陀

講到完木佗赤問道："你这蛮子莫非就是岳飛么？""呀、呀、呀呸！我把你这瞎眼的〔番奴〕，你这样無名小卒，俺家元帅怎肯自來会你？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董先便是。你这兩个〔番奴〕也須报个名來。""蛮子听着：俺大金國元帅完木佗赤、完木佗澤的便是。""呀，哈哈哈！叫得累贅的名字！着爺爺的家伙罢！"

月牙鏟，打过來，　完木佗赤把槍架开，　分心就刺槍鋒狠，
逼去槍头鏟又來；　二將交鋒七八合，　忽听得旁边一將喊声："呔！

呀呔！南蛮休得無礼，俺完木佗澤帮助哥哥來也。"

渾鉄鋭　手內擎，　催开坐騎上前迎。　董先不懼双員將，
独虎沙場战兩猩。　四員宋將掄刀出，　一双將战五將軍，

七騎战馬团团轉，　　好象元宵走馬灯。　　劍、戟、槍、刀光耀目，
旗旛招展盖征云，　　地也黑，天也昏，　　紅日当空也不明，
声声喊殺驚神鬼，　　滚滚塵沙迷眼睛。　　一边是
耿耿忠心扶社稷，　　一边是　　昂昂气宇夺乾坤
直殺得　　草地磷磷堆白骨，　　澗澤溜溜流紅濱。
大殺一場〔番〕將敗，　　兜回馬匹叫連声：

“南蛮休赶，我有宝貝在此。”“呀呔！什么宝貝！宝你娘的貝！”

五人拍馬來追赶；　　兩員將誘五將軍，　　殺一陣时敗一陣，
看看引誘到营門。　　蓦地里，炮一声，　　〔番〕將登时左右分，
中間营內如潮浪，　　推出三千馬共人。

列位！这三千就是連环馬。怎見得？如何利害？听我講个明白：馬的身上披着生駝皮甲，馬的头上俱用鉄勾鉄环連鎖着，每三十四馬一排。馬上的軍兵，多穿着生牛皮甲；做成牛皮假臉，戴在臉上，單單露得兩只眼睛。一排弓弩、一排長槍，共是一百排，一齐冲將出來。好不利害！

人如虎，馬如龍，　　团团圍住五英雄。　　槍挑箭射难招架，
顧了西边顧不得东，　　可憐多喪連环陣，　　肉踹为泥气化風，
五千人馬难逃命，　　一齐死在陣圖中；　　幷無一个逃出去，
只落得怨鬼冤魂泣曉風。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喪，　　常使英雄泪滿胸！
〔番〕邦元帅洋洋喜，　　得勝回营去报功。　　宋朝主帅聞飛报，
气得人來臉漲紅　　連声“可慘！”忙傳令：“安排祭祀拜遙空。”
一众英雄多不服，　　同声來問大元戎：

“請問元帅，那〔番〕邦的連环甲馬这等利害，不知如何可破？”

“啊，众位將軍，当年呼延灼曾用連环甲馬，有徐寧的勾連槍可破。

如今若要破連环，　　須当上緊演勾連。”　　就差張顯相同孟邦杰，

“精兵各自帶三千，　　用心去把勾連演。”　　二人答应不迟延。

岳元帅又差張立、張用各人帶兵三千去練藤牌，二人同声“得令”而去。

少談元帅营中事，　　再把金邦兀朮言。　　帳中說与軍师道：
“我只道今次成功在指日間，　　那曉得岳飛挡住朱仙鎮，　　枉有那將廣兵多难上前。
連环甲馬虽然好，　　还要防备南蛮众將官，　　倘或坚守营盤不出战，
何时才得搶中原？”　　〔番〕國軍师摆手說，叫声：“狼主，放心寬！
臣今还有良謀計，　　管取中原唾手間。”

“軍师又有何計？你且說來。”“狼主可差一將暗渡夾江去取臨安，岳南蛮知道，必然回兵去救。我以大兵遏后，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岳南蛮可擒矣。”“呵呵呵！軍师之言有理！”

就差鶻眼郎君勇將官，　　健馬强兵帶五千，　　暗渡夾江抄路走，
滔滔一路望臨安。　　一口难分几处事，　　再談朝內一官員。

講到朝中有一奸臣，姓王名俊，乃是秦檜門下走狗，只因妄想求荣，把这秦檜十分趋奉。此时秦檜威权甚大，就把王俊升做了都統制之职；又奏过朝廷，差他帶領三千人馬押送粮草，往朱仙鎮來。不想这一天行至中途，恰恰碰着了鶻眼郎君，提刀勒馬，大声喝道：“來者何人？快把粮草留下，放你过去。若敢倔强，教你性命难保！”“呀呔，俺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統制王俊是也，你是何处〔番〕人，擅敢劫搶軍粮么？”“咦咦，哈哈哈！俺乃大金國昌平王四太子帳前元帅鶻眼郎君是也。

奉令提兵伐尔邦，　　踏平宋室捉康王，　　若是你今朝要活殘生命，
投順金邦送了粮；　　若有半声言不肯，　　俺就一刀砍死你見閻王。”
王俊听，气昂昂：　　喝声：“休得这般狂！”　　提鎗直向咽喉刺
大怒金邦鶻眼郎，　　舞动刀光來敌住。　　二人各要逞高强。

不上十几个回合——

宋朝王俊难招架，　带馬拖槍敗落荒。　鶻眼郎君追得緊，
赶得那　解粮王俊好慌張。　忽听得
一声大喊牛皋到，　总領催粮到这地方，　只見一員宋將拖槍敗，
后面〔番〕官胖又長，　掄刀拍馬追來急，　那牛皋
举鐧來迎鶻眼郎。　二十合中分勝敗，　此时〔番〕將力难当，
手內一松刀落地。　牛皋鉄鐧打肩膀，　喊声“啊唷！”人翻地。
取級懸腰喜气揚。　莽將軍乱把〔番〕兵殺，　一半逃生一半亡。
王俊旁边心大悦，　“謝天！謝地！謝三光！若無这位將軍到，
穩被〔番奴〕搶去粮。　呼腰便把“恩人！”叫，“不知尊姓威名住那方？”

“啊啊啊你要問我么？ 俺乃岳元帅麾下大將牛皋是也。 你叫什么名字？”“小將姓王名俊，官为統制。蒙秦太师差我解送粮草往朱仙鎮去的。”牛皋听說，暗暗思想：“早知秦檜差來的，我不救他也好。

既然救了姓王的，　俺家乐得占便宜”。　开言便把“將軍！”叫，
“俺今有事要重劳你。”

“將軍有甚事情？ 小將敢不效劳。”“我对你說： 俺是个总督催粮的。如今还要往別处催粮。現在的粮草，劳你順便帶到朱仙鎮上岳元帅帳前交割，肯也不肯？”“呵呀呀，將軍又來了，些須小事，当得效劳。但有一言，要求將軍一發做个人情，不知可肯？”“什么事情？ 你且說來。”“將軍的功劳很多，这一点功劳什么希罕？ 伏望將軍賜与小將，感恩不尽。”牛皋一想：“奸臣打發來的，也是奸詐的。我的功劳，怎么要我送他起來？也罢，待我耍他一耍便了。”

主見定， 笑呵呵，　“我的功劳立得多，　小小功劳希什么罕？
在元帅跟前　只言你自己殺〔番虜〕。”

"多謝將軍！""粮草、首級，一并交代于你，小心前去！""曉得。"

牛皋去，　不必言；　再談王俊喜心欢，　首級一顆收拾好，

押齐粮草到朱仙。　閑話丟开休細表，　数天早已到軍前，

稟明元帅來傳喚，　王俊忙忙上帳参。

"元帅在上，小將王俊奉秦太师之命，着令小將押送粮草前來元帅帳前交納。不想行至中途，遇着牛皋被一員〔番〕將追殺下來。小將殺了〔番奴〕，救了牛皋，帶了首級、粮草，俱在營門，候元帅号令。""你可知道是那里來的〔番〕將？""〔番〕將口称金兀朮差他暗渡夾江去搶臨安，却却碰着了牛將軍殺他不过，若非小將前來帮助，牛將軍性命休矣。"

元帅聞言暗忖量：　"我想牛皋本領甚高强，　如何殺敗〔番奴〕手？

早难道　番將本領又高强？

况且看王俊不象个有本事的，如何反把〔番奴〕殺死？并且王俊滿臉并無正气，內中必定有詐。我今权且記了他的功劳。

是非且等牛皋到，　"便曉其人恶与良。"　登时傳令收粮草，

查点全無虧缺粮。　首級营前來号令，　暫將王俊記功賞。

分付："下营安息去。"　此話書中且慢講。

到了次日，孟邦杰、張顯、張立、張用各人所練槍牌已熟，前來交令。元帅就命四位將軍去破〔番〕陣，又叮囑了几句，四將領命而去。"岳云、張憲、嚴成方、何元慶！""有。""尔等四將帶領五千人馬前去接应，不得有違！""得令。"

森森号令应同声，　滚滚威風驚鬼神，　各帶五千人馬去。

先講那前边四將領雄兵，　直抵陣前來討战，　金邦二將出营門。

"呔！南蛮通下名來。""俺岳元帅麾下統制張立、張顯、孟邦杰、張用是也。番奴叫甚名字？""南蛮听者：俺金國四太子麾下元帅完木佗赤、完木佗澤是也。""吓，原來正是你这兩个

'番奴'！不要走，正要來拿你，着俺的家伙罢！"

四員虎將舞槍刀，　　浩气冲冲貫九霄，　　"番"邦二將來招架，

战鼓咚咚不住敲；　　虎斗龍斗十几合，　　〔番〕人詐敗落荒郊。

后边四將追來緊，　　忽听得号炮轟天山也搖，　　頃刻間三千甲馬周圍裹，

总凭你蓋世英雄沒处逃。

宋將張立看得分明，吩咐三軍將藤牌四面周圍遮住，有箭射不着，有槍刺不進。四位將軍各用勾連槍，一連勾倒数騎連环馬，其余皆不能行动，俱已自相踐踏。又听得炮声响处，岳云等四位將軍左右殺來，如入無人之境，把这些連环甲馬尽行□□。兩員"番"將无心恋战，敗轉金营去了。

話文先說八英雄，　　大破連环本事凶，　　咚咚战鼓囘营轉，

元帅跟前去报功；　　各人上了功劳簿，　　大家將息在营中。

丢下西，又講东，　　再說完顏兀朮想心胸：　　"某家練得好連环馬，

未知今朝交战可成功？"　　兀朮正当思想处，　　兩員敗將轉营中，

稟明破陣情由事。　　"軍师怎么好？　　可憐我

数年辛苦一場空！"　　軍师滿面无光彩，　　只得立起身來叫："主公！

狼主且免心焦，連环馬虽破，尙有鉄浮陀未到；只等鉄浮陀一到，南蛮尽可滅矣。"

四太子　沒奈何，　　只得安心等候鉄浮陀。　　吩咐二將"后营將息去"，

好生煩悶在心窩。　　宋营大破連环馬，　　元帅心中喜气多。

烏飛兎走光陰快，　　一月光陰　　來了牛皋莽撞徒，

催齐粮草來交令。

"帅爺吩咐，查收明白。"

"照数分明缺少无。"

"牛將軍催粮辛苦，后营少息。""小將前日路逢王俊被一員

〔番〕將追殺下來，小將路見不平，殺了〔番〕將，救了王俊，就把首級、粮草一并交他到元帅帳前交令，不知來也不來？”“來是來的，但据他說起來，乃是〔番奴〕把你追殺，全虧王俊殺死〔番奴〕救你的性命，怎么將軍又是这等說？倒叫本帅理会不來！吩咐立傳王俊，与牛將軍对会！”“吓。”

去不多时王俊來，　見了牛皋頓覚呆。　帅爺冷笑呵呵說：
“啊，王俊，　你貪冒功劳理不該！”

“阿呀元帅，小將是有功报功，并不貪冒的嚏。”“牛皋現在，对会分明。”“呀呔！王俊，你被〔番奴〕追得屎屁直流，虧俺救你，怎么冒我的功劳？該当何罪！”

那王俊　好慌張，　奸詐之徒硬口光，　叫声：“將軍休得良心坏，
元帅跟前要老实講。　你被〔番奴〕追得緊，　几乎性命立时伤，
全虧小將把〔番奴〕殺，　救你的殘生保你的粮。　为何把我功劳夺？
瞞了元帅　瞞不得皇天日月光。”　牛皋听，气昂昂，
高声大罵：“狗戎囊！”　上前一把來揪住，　夾嘴連腮打耳光。

“帅爺吩咐：有話好說，不可胡鬧。”牛將軍剛剛放手，只听得外边喧嚷之声。帅爺吩咐：“查明何事？”少停报說：“数百兵丁要請退粮。”“好端端的为何要請退粮？吩咐喚他們進來！”“吓”。

喚進兵丁数十名，　一齐跪在地埃塵，　人人多把头來叩，
个个俱將“元帅！”称。

“啊，軍士們，本帅看待你們并无差处，怎么平白无端要退起粮來，是何緣故？”“元帅爺看待小的們恩如天大，小的們碎身难报。只是近日的粮米，只得八折，小的們吃不來，故此众心不服，要請退粮。”“啊，王俊，近來的粮米多是你經管散給，为何剋减他們而使軍心不服？該当何罪！”

王俊聞言魂也无，　面皮漲得紫烏罗，　一时頓口无言答。
帅爺拍案問奸徒。

"啊，王俊，到底是何緣故？快快講來！""啊，元帅，那錢粮总只小將經管，但多是吏員錢自明經手开發，有无剋减，小將不知道的。""呔，胡說！自古'典守者不得辞其責'，怎么推在他人身上？也罢，且傳錢自明來，本帅問他。""吓。"

应声去得無多久，　錢自明來見帅台。

"元帅爺在上，吏員錢自明叩头。""啊，錢自明，目下的軍粮是你經手开發的？""是吏員經手开發的。""为何剋减軍粮以致兵心不服？該当何罪！""啓稟帅爺：这是王老爺对吏員說，开發粮米，总拆折八折开發，以符正額，故而吏員如此的。"

帅爺听說怒冲霄，　"剋减軍粮不可饒！"　吩咐："速把吏員來斬首！"
登时綁得緊牢牢，　將他推出营門外，　頃刻之間砍一刀。
血淋淋首級來呈献，　号令营門風化消。

"啊，王俊，你把軍粮照数賠补，再行發落。""是，曉得。""軍士們！""有。""本帅賞罰嚴明，尔等勿生异念。速随王俊照額領粮便了。""是，多謝元帅爺！"

奸徒喏喏应連声，　就把减下的軍粮賠补清。　元帅跟前來繳令，
帅爺便叫姓王人，　"啊，王俊！　你剋减軍粮該死罪，
奈何你是奉朝廷。　从寬四十龍鬚棍。"　打得他
肉破皮开鮮血淋。　备了文書發往臨安去。　王俊心中恨恨声，
咬牙緊記把寃仇报，　此話書中且慢云。　牛皋上帳称："元帅！
王俊居心太不仁，　冒我功劳該有罪，　如何不究發回京？"

"啊，牛將軍有所未知，那王俊乃是秦檜差來的。

今朝且自做人情，　免得寃家結得深。　王俊功劳归与你，
須知本帅最公平。"　牛皋喏喏連声应，　辞出营門归本营。

一口难分几处事，　书來又要說金营。　完顏兀术終朝悶：
“可恨南蛮謀志深，　被他破了連环馬，　扫尽威風气死人！
等候鉄浮陀一到，　安排滅尽宋朝兵。”　兀术正当思想处，
忽來小卒报軍情，　稟說：“鉄浮陀已到。”　完顏兀术看分明。

“呵呵，哈哈哈！妙啊！鉄浮陀已到，憑那岳南蛮通天本事，管叫他一兵不剩、一馬不留，才見某家的利害也。傳令推过一边，等待天晚之时，推往宋营前打去，管取南蛮人馬尽成灰燼便了。”

金兀术　果然凶，　那知驚动陸文龍？　便与王佐來商議，
要到元帅营中把信通。　断臂將軍称：“極好！”　悄悄修成書一封。
文龍等到黃昏后，　一人一馬出营中，　將近宋营忙發箭，
忙归营內喜心胸。

且說宋营軍士拾得箭書，稟知元帅。元帅拆書細看，又驚又喜；驚的是完顏兀术暗用鉄浮陀之計，喜的是陸文龍箭書通信。“哈哈哈！此乃是聖天子洪福齐天也！”便叫岳云、張憲帶領人馬，如此如此的吩咐一番，兩位將軍答应而去。岳元帅暗傳号令，通知各位將軍，將各营虛設旗帳，懸羊打鼓；各將本部人馬退往鳳凰山去躲避。

元帅令　誰敢違？　各位將軍听指揮。　人馬一齐多退去，
帅营空設假施威。

到了二更时分，金营內推出鉄浮陀，轟天大炮，烟霧漫漫，直望宋营前打來。岳元帅与众將在鳳凰山上看得分明，仰天長嘆。再講岳云、張憲領了人馬，埋伏半路。听得大炮打过，金兵回去后，黑暗之中，身边取出鉄釘，把火炮的火門，尽行釘死。

吩咐三軍把这鉄浮陀，　尽行推入小商河，　鳳凰山上來交令，
元帅溶溶喜气多。　仍令軍兵归旧处，　营盤重整有規模。

再談兀朮心中乐，　成功全仗鉄浮陀。　与軍师兩下开怀飲，
直到更鼓五記鑼。

那里曉得陸文龍与王佐同了乳母，各人收什停当，等到四更时分，悄悄出營而去。

同归宋室投元帅，　此話書中且慢提。　原說完顏金兀朮，
已經吃得醉如泥；　醒來已是天明亮，　忽聞小卒报如飛。

"报！启上狼主：苦人兒同了殿下、乳娘，一同投奔宋营去了。"

"吓？有这等事么？咳，陸文龍啊，陸文龍！

我当初原与你父親言，　許他决不断香烟，　故而帶你回邦去，
恩养成人十几年。　到今日不別而行溜了去，　我也并无別事挂胸前，
只恐你不念好情归宋室，　不帮为父助中原。

啊喲，軍师，今日某家想起來，上了王佐的当了！

必是他巧言煽惑陸文龍，　故而兩个一同竄。"

"啊，狼主，如今岳飛等数十万人馬已經打成灰燼。王佐乃一殘廢，总讓陸文龍归了宋朝，我这里自有鉄浮陀的利害，怕他怎么？

管教指日中原得，　何用憂愁？把心放寬。"

"报！启上狼主：岳南蛮营内仍然如旧，旗旛分外鮮明，一發雄壯了。""吓？有这等事么？待某家親自看來。"

兀朮連忙往外边，　但見宋营威武照从前，　槍刀密布旗旛展。
四太子忙將令旨傳。

"莫非昨晚鉄浮陀打得不好？速整鉄浮陀，今晚再打！""吓。"

"报！启上狼主：鉄浮陀不見了！""速去查來！""得令。"

此时一众小巴多，　分头查取鉄浮陀，　查去查來无影迹，
看看查到小商河；　一齐多在淤泥内，　火門釘死待如何！

稟知兀朮冲霄怒，　　蹬足呼天兩手搓。

“啊喲！皇天啊，皇天！某家枉劳数載功夫，空費錢粮不少，造就鉄浮陀，那知今日一旦成空，豈不可恨！”軍师便叫：“狼主！必是王佐、陸文龍暗通消息，使他先行躲避了，故而鉄浮陀打來沒用。”“咳！岳飛呵，岳飛！你使得好断臂詐降的巧計也！

某家想，　那王佐　　乃是人間大丈夫，　　为國甘心能断臂，
这般豪杰世間無！”　　昌平王气得如呆漢，　　旁側軍师把心口挪：

“啊，狼主不必心焦，待臣明日擺一金龍攪尾陣，誘出岳飛打陣，擒他便了。”“旣然如此，速速准备！”“曉得。”

丢下西边再講东，　　書中又說陸文龍，　　同了断臂將軍、徐馬氏，
三人多到宋营中。　　帅爺聞报忙傳請，　　归宋將軍礼鞠躬。

“元帅在上，小將誤認仇人为父，实为不孝。若非王恩公說明其事，小將那里知道！伏望元帅恩寬收錄，待小將共滅金酋，同扶宋室，感恩不尽！”“哈哈哈！公子說那里話來，尊大人为國捐軀，公子年幼，那里知道！今得还朝，不但有益于國家，而且高堂香火不致無后也。”

文龍礼畢見諸人，　　断臂將軍礼就行，　　元帅欢然忙挽手，
“多能賢弟！”叫連声，“若非断臂降金國，　　怎得文龍归服心！
不是箭書來通信，　　滿营將士化灰塵。　　十大功劳虧着你，
为兄拜謝礼該应。”　　王佐連声称：“不敢！　　一般多是为朝廷。”
言講一回茶用畢，　　帅爺当下就差人。

点了二十名家將，“送公子后营安歇，小心伏侍！”一面差人“护送奶娘到陸公子的家鄉居住；賞他白銀五百，以为养老之費。”奶娘叩謝帅爺，又別文龍，叫道：“公子啊！

我为你　用心机，　　算來已有十年余。　　难得你离金归宋我心安放，
只望你志气凌云复祖基。　　我在家鄉專等你，　　早归鄉井正門閭。
我已年將花甲外，　　迟來只恐会無期。”　　………（下略）

附　　錄（二）

精忠傳彈詞（摘錄）

精忠傳彈詞，是清光緒間嚴周穎芳所編。故事基本上是根据錢彩的說岳全傳，但也略有發展。第五十回和第五十一回，寫張俊弃淮和岳飛收复淮西、兵救襄陽兩事，是其它書中所沒有的，今摘錄于此。

第五十回　无耻徒殃民誤國　精忠帅力疾勤王

却說：兀朮自葬湯（怀）將軍之后，日在营中与众平章、各番帅称揚湯怀的忠义和岳元帅的軍威。正在說得高兴，忽見軍师入內稟道："探得岳南蠻屯扎朱仙鎮上，尚未回兵。聞日在营中督令將兵操演水陸战法，并調集各路人馬；將來必有一場惡战，我軍須要嚴加戒备为是。"兀朮道："某家也曾慮及此举。因此想起秦檜夫妻二个，他們臨去的时候，对天立誓，必將宋室江山送与某家；今看他兩口兒在內，全不見照应，莫非忘了旧情？竟白养了这兩个娼盗了！"哈迷蚩道："吾主且免心焦。只要到得臨安，他必將金殿献出，請吾主登位的。"兀朮大怒道："軍师，你倒說得好！現有岳南蠻大隊屯扎在朱仙鎮的要口，叫某家何处進兵？夺取中原，恐成虛願了。"哈迷蚩道："臣有一計：不若請二王爺統領一万人馬去取淮西。張俊坐鎮其地，能力本弱，較易攻取；加以張俊系与秦檜同党，此去必能制勝。再請三王爺帶領重兵繞出朱仙鎮地界，直达至楚。如獲勝利，再作計議。"兀朮听了这番言語，望着淮西進發。

看看將近淮西界，　离城百里下番营。　咚咚鼉鼓敲來响，
嘟嘟胡笳振耳鳴。　二王喇罕傳軍令：　"埋鍋造飯飽餐吞。"
明知張俊無能物，　不加威势暂屯兵。　擇期吉日將城占，
奏凯归來可預矜。　慢說番王商議定，　提出狐群狗党人：
居然鎮守淮西郡，　酷民虐吏太横行，　欺压同僚文共武，
屬員下吏被他凌，　貪贓枉法人民累，　地皮刮去兩三層。
今逢賊檜登黄閣，　猖狂倚势更胡行，　窮奢極欲肥家室，
巍巍势若帝皇尊。　民間妇女憑他欲，　地產錢粮細細尋，
分半送呈秦恶賊，　余色余財屬自身。　怨言載道声名醜，
民不聊生議叩閽。　三番通稟难呈闕，　弄权鼠賊蔽天心，
暗將通稟來交下，　不容犯上再投呈。　高宗天子無知曉，
一任权臣乱國情。　气殺淮西諸父老，　同声合語罵昏君。

原來淮西父老不堪張俊虐政，曾三次上疏恳乞撤懲，誰知凡有各路文書奏章到京，須經賊檜閱过，方許入奏天子，故淮民三次疏請，皆不獲上达。群情憤激，頗怀异志；会合远近人民計議，定有"除張不叛"的口号。張俊耳朵里也听得些風声，只做不聞，也毫不改变为政的方針；見賊檜势焰熏天，他更肆無忌憚了。过了兩日，張俊正拥着十个擄搶來的有夫妇女开心作乐，忽見家丁入堂來稟道："不好了——金邦喇罕統領人馬來取淮西，离此不远了！"众姬人听到这一句"金賊离城不远"的話，就一哄大哭起來。張俊好不着惱，瞪圓了眼睛大罵道："賊奴才，好不知眼色！你老爺正在与姨太們尋欢取乐，你偏來报他媽的喇罕來了！就失了这淮西，也値不得甚么大事。且等四太子進了臨安，殺了那昏君，再报与老爺知道也还不迟。快些滚出去罢！叫那探事的人少乱道些！"家丁只得退去。且說張俊叱退下人，向众姬人道："我的众姣娘啊，不要嚇坏了！

你可曉得老爺是秦相門下第一个得意的人？秦相是私通金人的，兩下俱有关照。只要候喇罕二大王來至城下，你老爺自会开城迎接的。只怕他喜上了老爺，那时候众婈婈就享福不尽了。”

言时張俊笑呵呵，摆摆搖搖着了魔，勾肩搭背形容猥，
嬉皮笑脸对諸娥。外廂探子重重报，道：“快請張爺会干戈。”
聞言張俊高声喝：“奴才报事大囉唣！老爺願把降書献，
太平指日民頌歌。”說时換了金邦服，手捧降旗艷艷过，
当时出了迷魂陣，來順金邦喇罕阿。离衙忙把城楼上，
圓睁騷眼細梭梭，却怪金兵犹未至，轉恨重重报事訛。
正当扮做番臣去，忽聞四下响鳴鑼，一片喊声民叛了，
四城門閉奈他何！同声吶喊：“拿張俊！”动地人声尽罵訶：
“你不思报國將民护，降旗竪起順妖魔！你無能忍辱投金去，
不思拒賊整干戈！害得我們塗炭貧悽苦，你到安然去順他，
居然換了金邦服，我等大众良民死賊窩。不若开刀先把瘟官殺，
也叫你相陪我等見閻罗。人間少有貪贓貨，誤國誤民賊駱駝！”
言时同把槍刀举，四面圍來人愈多。張俊此时魂胆落，
狼心狗肺自猜摩，暗呼：“此事眞完了！若动凶时待怎么？
不若遁逃先出去，看他怎么奈吾何！”想得停当回身轉，
一縱城楼跳下坡，放开大步飛奔去，撞來冲去似流波。
一程逃至城垣下，見一通衢有暗河，那張俊是慌忙便把头鑽進，
帶水拖泥進犬窩。此时金兵却好至，倉皇遁身刀下过，
不見淮民追赶上，潛行暫且避刀戈。忙來不辨高低路，
急急匆匆踏淺涉，离却淮西城四里，招商客棧隔岩阿。
連扒帶滚行來快，初更时分月婆娑，深林見一民房屋，
愁中不覺笑呵呵。放开大步由前進，眼花头昏費婞娿，

脚踏空时身落坎—— 原是个过往行人溺便窩—— 今朝張俊眞該死，
糞蛆入耳溺滂沱。 几番跳躍無門路， 流來蕩去急如梭；
惡貫未盈淹不死， 救星來了众奴哥。

原來張俊鑽狗洞的时候，正值金兵進南門來，众百姓倉皇奔避，便散了多半，各去保护自家的家室去了。二王喇罕進城安民，到了鎮使大堂坐下，命召張俊進見。当有張俊手下家奴見張俊逝逃，他們想到上房撈些財帛；忽听二王傳張俊封官，众人慌慌張張，推一个年迈旧僕來到堂上，双膝跪下，口称："王爺饒命！若要財宝，衙中堆山積海，所有淮西精華，全在此中。只要王爺饒命，小人情願献呈。"喇罕便問道："你是張俊家奴么？"老僕答道："小人正是。"喇罕又問道："你不要慌。且問你的主人現向那里去了？"老奴道："因王爺到來，懼罪越城而逃，想去此不远。"喇罕听了，不覺仰面呵呵大笑，道："原來世上有这样怕死瘟官！难怪百姓要叛了。为何不学学那仁心保郡的張叔夜！也罢，咱家也不要你們來献金帛，且去尋他受封。还怕这城中輜重不是咱家的么！連你們这一班人俱是咱家名下的了！"老僕听了，就磕了一个头辞出，領着那些家奴同去找尋。互相商議道："不知他向那一門出去的？"內中有一个道："見他向北而去，我們就由北門尋去，看有什么形迹，便知去路。"說罢，一同來至北門城下。一个低首看去，不由一哄而笑，道："有了！有了！你看那土城脚下有个大大狗洞在那里，想他定由此洞鑽出去無疑。"

家奴一众笑难停， 当下齐齐出北門， 轉灣抹角多时久，
倘然不見影和形。 荒凉一片行人路， 官富民貧落莫村。
行來有一东坑厕， 一个家奴說事因： "众位少停权等我，
出恭我去片时辰。" 說时轉進东厕坑， 登坑当时大吃驚。

耳听扑咚声不絕，　宛然跳躍似人声，　家奴立起高声喊：

“快把灯來照一巡！”　众人聞喚忙來到，　道：“大驚小怪为何情？”

言时齐把灯籠举，　見那登坑之人战战兢，　立在牆根言不出，

手指厕坑向諸人。　大众家人齐掩鼻，　提灯近坑看分明，

只見坑內一人微露首，　手搖脚动要翻身。　众人也覺心生怕，

齐声高喝問原因。　坑中張俊回言道：　“老爺不是等閑人，

右軍都督張元帅，　掌管軍符千百兵，　現守淮西宣撫鎮，

統帶城中武共文。　只因金主將城犯，　老爺避劫出淮城，

不料暗中來失足，　翻身跌入屎坑存。　不知尔等何人氏？

快來救我感高恩！”　大众家奴齐暗笑，　口內惟將“不敢！”称，

道：“小人們是家丁輩，　不是他方別处人。”　其时張俊心明白：

原來多是我家丁。　快些設法來相救，　老爺尿糞实难存。”

一个家奴忙走上，　手抽坑板入厕津，　道：“老爺双手來拿着，

小人着力上边擎。”　众人齐道：“斯言是。”　同心救起坑中人。

齷齪情形言不尽，　有汚霜毫寫佞臣。　地中扒起奸張俊，

臭气熏天了不成，　渾身尿糞糊头面，　从何下手脫衣襟！

內中有个高年僕，　硬着头皮代洗清；　上下衣衫都脫下，

宛若猪羊待典刑。

众家奴只得一齐上前，同了張俊來到水溝边，与他从头到脚的洗刮了一番。那老奴把双眉皺一皺道：“只是臭气洗不去，如何是好？”張俊道：“臭气到随他去罢，秦相爺也有这股气味呢！”老奴道：“如此說來，老爺也要拜相了。”張俊道：“你老爺在这臭水中泡了这一次，还想什么好处！想起來，真真晦气！”众人同声的道：“却是运气來了哩。”張俊听了这句話，翻轉臉來怒喝道：“放你媽的狗屁！你这班奴才，敢如此取笑你老爺么？”老奴道：“老爺息怒，待小人講來。”当时众人將奉

命尋去封官的話說了一遍，張俊喜得拍手拍脚道："如此說來，果然运气到了。只是舍不得那些金銀、珠宝、美妾、嬌姬，皆付与金人，枉費了你老爺多年汗血！"老奴道："这些閑話暫且抛开罢，快請換了小的的衣服，去見了他再說。"

当时張俊換衣衫，一群主僕繞堤还，望着淮西城里去，
匆匆觅路想封官。自然喇罕加封重，不必重重集細端。
回文听表朝中事，这朝天子坐金鑾，景陽宮里朝参畢，
文武东西归了班。早有黃門官上殿，兩封边报献台前；
值日侍臣开赭袱，君王龍目細詳观。原來是："金邦剌罕提人馬，
陷了淮西大城垣，張俊生死無下落，合城文武尽伤殘。
猖狂賊勢眞凶勇，又愁大隊搗臨安，望王速發天兵剿，
扫尽妖氛國始安。""潭州節使徐仁本，伏乞天恩遣將材。"
高宗閱罢双眉皺，又看潭城奏折來：先說那："答罕三王將近楚，
胡兵百万勢雄哉，欲思重覩太平日，回兵請調岳侯來；
棠蔭長留民尽乐，蒼生渴望正思梅。一从元帅离潭地，
烽烟漸起时多灾，塗炭民愁遭浩劫，金兵陷郡怎安排？
虽逢節度廉明使，独乏安邦定國材。江山屏障都元帅，
到处旗开詠凱回，金兵潛迹無侵犯，方保潭城系馬台。
倒懸民苦求恩庇，嗷鴻載道不勝哀，恳乞天恩求允准，
名香万柱献龍台！"王皇三复潭民稟，沈吟良久發長唉。
当时下旨忙准奏，諭示諸臣龍口开："今观兩事非輕可，
得失須臾怎主裁？岳卿重任朱仙鎮，分身怎得轉高騋？
淮西地屬金人去，深愁彼意取臨安。可恨金人眞惹厭，
三番九次把人纏！恨他銳气偏难降，平寇誰如岳某先？
奈他抱病朱仙鎮，請纓誰敢去平番？朱仙一鼓平金寇，
朕怀喜慰杞憂安。社稷江山他独任，豈堪力疾唱刀环？

况且三处長征剿，
劳瘁勤王朕不安！”
賊眼圓睁三角起，
挺身直欲上金鑾。
“理該先达我知曉，
分明有意作讒言！
一边思想將班出，
召取三边岳某还，
力疾勤王無不可，
未必金人就犯关。
使他金國人欽羡，
豈非主上亦心殫？”
怎得分身法術來？
高宗能鑒賢臣苦；
面顏变色象猪肝，
痛恨黄門呈报者，
方許高宗知这端；
待我慢把黄門治，
弄舌君前奏一番：
命他去剿淮西郡，
武臣原合瀝忠肝。
楚江旨令儲君去，
吾王不弱將才賢。
賊言偏中君王听，
旗麾到处妖气靖，
班中惱殺大凶頑，
黄牙咬得吱吱叫，
恨他直达与君看。
如何先使他观本？
試試当朝宰相权。”
“望王休允潭民稟；
救护人民及众官；
世忠仍扎朱仙鎮，
御駕親征理所然，
天下軍符归岳某，
当时依奏散朝班。

且說賊檜当时回府，暗暗寫下一封密書，差了几个走狗，星夜向淮城去知会喇罕，說：“有宋王調岳某來征剿淮西；他应詔不应，事虽未可知，吾主須要留神防备”等語。又差兩个心腹走狗，火速至答罕三王处下書，特告：“奏請儲君親征楚江。請四王爺趁此机会進剿朱仙鎮，兩路進兵，何愁宋室江山不归你掌握里！更請三王爺布置人馬，候儲君到时，小心擒獲，以絕宋室宗祧。事关重大，万不可洩漏。”当时再三叮囑兩个走狗道：“只要兩樁事情成功，你二人重重有賞。”賊檜明知儲君庸懦；岳元帅現在病中，不能三处兼顧——这是复滅宋朝社稷的好机会。你想，君前有了这样奸臣，焉有不亡之理！可惜負了岳元帅一片忠君爱國的心腸啊！

佳言惡賊謀傾國，
父老欢騰享太平；
昕表無双第一人。
路不拾遺歌政美，
威名赫赫驚胡虜，
吏無饑送尽迁升。

循撫有方施德澤，
誓搗黃龍志破金。
鞠躬尽瘁耽王事，
感伤一病到而今，
進餐不使軍心乱，
同窗义重怎忘情！
此朝升座蓮花帳，
欽差宣讀聖明文。
“朱仙暫令韓卿任，
克复淮西要口津，
使臣讀罢皇王詔，
款待殷勤送起程。
大營見礼分宾坐，
令人切齒恨难平！
勤王只有元戎任，
貴恙加增怎理論？
重肩使弟难当受，
平淮别遣慣征軍：
長征星夜如何去？——
“大才休得过謙遜。
金人多詐君深識，
凡事留心察探明。
坐視君憂非弟意，
弟思來日即行兵，
欲思統率全师去，
統制施全守故營，
文全武备治乾坤；
丹心常把迎鑾念，
費尽玲瓏七竅心。
神倦屡形常倚榻，
强展龍韜演將兵，
因而外面难知道，
报說臨安賚旨臨，
前示淮西金寇占，
星夜馳驅莫憚辛；
救护生灵深慰朕，
岳爺遙拜九重尊，
世忠也奉君王旨，
說起淮西失陷情。
而今事迫無能挽，
东蕩西除歷尽辛，
况且此地軍情重，
尚乞三思安國民。
一因要口朱仙鎮；
兩事思量殊悶人！”
軍威何慮朱仙任？
帷幄軍符望小心。
休因弟疾縈怀抱，
勤王力疾轉安心。
只帶長征軍一万，
攀轅为慮众黎民。
聊安父老紳耆意，
屯兵养馬籌全策，
边塞頻屯百万兵；
一自鍾情悲故友，
病軀不樂尙安民。
軍政事煩犹独任，
誰識元戎抱病身？
当今令下排香案，
后令移兵進剿情，
無違聖旨兵行速，
卿承聖詔代天行。”
遂留欽使开佳宴，
特來相見岳軍門，
“張俊殃民眞誤國，
救援誰肯拒金人？
今朝力疾淮西去，
朱仙有失事非輕！
如何且达天顏曉，
二慮元戎体未寧，
岳爺良久回言道：
循撫安民保國臣。
帳前諸將留君用，
为國何辭跋涉辛！
深愁聖上遙相盼，
余皆留此守防營；
印符張憲暫相代，
諸事还須請命君。”

韓爺当下連称謝，“如此周詳慰弟深。”言論多时方别去。
晚堂少保集諸軍，安排進剿淮西寇，又展神謀定太平；
回天全仗孤忠力，方保天家基業存。欲知此去勝和敗，
下回書中听曉分。

第五十一回 保儲君三番臣力瘁 进讒言一夕帝心更

却說岳元帅准备親督所部進剿淮西；所有朱仙鎮防务，暂委施全、張憲护理。随征將士，尽留朱仙鎮，以資防守；僅帶岳眞、李保、余化龍、諸葛英、董芳、牛皋、伍尙志、云公子八將隨往。当下元帅傳上張憲吩咐道：“凡有軍情大事，必須知会韓帅，不可擅自为之。”又命：“制紅罗幟十杆，上書‘岳’字。若遇金兵犯界，只消如此如此，卽可退之。”張公子唯唯退去。元帅向着云公子道：“吾兒可約令三軍黎明起程，不須升炮奏金，悄悄而行。”公子稟問道：“此是何故？”“一來欲令金人不知我已离鎮，二來可免众百姓攀留。”公子听了，方知父親用意，当卽出外与七位將軍預备一切，以便起行。到了次晨，元帅率領諸將出發；行至界口，換船望着淮西前進。韓帅因得了岳公手書，故不出营远送；百姓見元帅征騎無多，只道去左近查哨，因此也不上前攀留——元帅得从容出境。且說淮西城里的番二王喇罕正在安享得高兴，忽然接到賊檜密書，不免吃了一驚，恐岳軍不日進剿，十分着急。暗想道：“兀朮四弟何等本領，尙不是岳南蛮的对手，咱家岂能抗衡！若一敗塗地，進退無門。不若走为上着。慌忙傳上張俊商議，道：“咱想秦檜在朝，怎不照应照应？”張俊道：“適才送來的書，岂不是照应主公嗎？若是不照应，就不預先知会咱們。”喇罕道：“如此說來，果然全仗他了。咱家并無别法，打算回兵，將淮城自行退出，免得那

时弃甲曳兵而走，空遺話柄。”張俊道：“主公且慢。臣想岳某未必分身來此，無非差几員战將，懼他作甚？”喇罕道：“不須他自來；只消他部下那几个小南蛮，就尽够了！”張俊道：“旣是如此說，小臣不敢强留主公了。事不宜迟，快請起駕。”喇罕道：“你便怎样？”張俊道：“小臣自有道理。”当时二人分手。張俊看他去了，也不敢回進城去，勒轉馬头，抄着臨安的便道而來。不一日，到了帝京，鑽了賊檜的狗洞；賊檜就在君前巧奏一番，將張俊的罪名洗得乾乾淨淨。高宗一味昏庸，也不察情由細底，卽时准奏，“命張俊速卽前往，随同都元帅征剿便了。”按下不表。且說那岳元帅到淮西地界，早有淮民聚集，頂香盤、具牛酒，出百余里外來迎迓。

喜殺淮西諸父老，香花載道迓行旌；迎得君侯臨境地，
万口欢呼見太平；金兵百万聞風避，風調雨順象更新。
攔輿遞狀人無数，投呈爭上岳軍門，張保、王横随左右，
打开一一看分明；万民一口無他告，單告貪贓誤國人。
岳爺分付权收下，大隊雄兵進了城，安民下寨清羽党，
号令如山不擾民。秋毫無犯軍威重，方之召杜勝三分，
体恤流离民意苦，廣加德澤庇生灵。一边清理城中事，
一边寫本奏朝廷，請旨速差文共武，重鎮淮西要口津。
旬日光陰諸事畢，城垣無患水澄清，欢声动地諸民吏，
戴德承恩衛护深。誰可及？儒雅孙、吳双冠絕，更赢得民呼生佛、吏呼神。
生灵百万逢时雨，只苦勤王元帅身，精神耗尽忘餐寢，
为國为民日不寧，腰圍漸减松金帶，清瘦英姿秋水神。
十分憂慮云公子，欲覓良医恐惱親；几番商議諸軍將，
人人不敢乱軍心。慢言細柳营中事；無限淮民沐大恩，
归耕旧業营商理，雞犬無驚乐順平。無恩可报英雄帅，

建祠塑象志敬忱，　香花果燭朝朝献，　上灯結彩几層亭；
三尺兒童知感德，　万民齐意祝長生。　此朝諸將營門集，
稟述淮民感德因，　岳爺不覚長吁嘆；　“何德如斯这等誠！”
深喜黎民皆可化，　奈他酷吏太無情！　窮奢極欲無休息，
不施德澤，虐于民。　安得蒼蒼垂下念，　普教时雨化甘霖！”
帳前諸將聞公語，　同声拜服主軍云。　正当將帅言談处，
报說臨安詔旨臨，　公爺接旨行臣禮，　欽差宣詔示功臣：
“前獎奇功加爵位，　相封樞密輔朝廷；　随征八將皆封獎，
重給軍前一万兵。　喜卿奏凱獲全勝，　不动干戈退妖氛，
事平早轉朱仙鎮，　卿才豈独画麒麟！　朕心慰甚忘宵旰，
屯兵保守要塞城。　淮西節度仍張俊，　更遣出总鎮諸僚武共文，
不日之間当到郡，　卿家有代即回兵。”　欽差讀罢君王詔，
岳爺承詔謝王恩，　留下使臣开大宴，　細柳营中斟玉樽。
坐中言及張節度，　英雄元帅系愁心，　双眉时蹙頻嗟嘆：
“辜負安民一片心！　仍令他來为節度，　苛虐黎民，玷官箴！”
沉思良久將言問：　“張俊何时入帝京？”　欽差一听連搖首，
道相公容稟这椿情。

遂將賊檜护庇張俊复职之事，从头至尾的細述了一遍。元帅嘆道：“既出自聖旨，怎敢有違！然憫淮民顛沛已極，使其重位此地，又必淪于金人之手。此事怎么周全，方免后患？”言罢，傳过左右將淮民所呈狀紙一一檢出，元帅親自遞去，道：“欽使大才，作何处置？”欽差躬身接了过來，一一展看，遂向元帅道：“此賊眞罪不容誅，且与淮民势不兩立。如相公一去，后患不堪設想！朱仙鎮軍情虽甚急迫，幸得貴部下張將軍扯起元帅尊姓的旗幟，击退金兵三万余人；足見威名远震，今古無双，令人欽服！聖上深为喜悅，欲使相公解救楚、襄之圍，被秦賊

阻止。下官起身前一日，聞御命遣儲君親征，只帶着万把人馬，入此重地。”元帅听了，不覚大驚道：“儲君年未弱冠，素未嫻習武藝，怎使統軍臨敌？內中必有陰謀，如之奈何！”

思量元帅生煩惱，“独木焉能支危倾？兩番秦賊施奸計，
竭尽微劳力保君；此番儲君親征楚，暗謀失陷宋乾坤。
余欲勤王臨楚省，淮西一郡托誰人？瘡痍遍地如何扫？
內逢权奸外妖氛！”岳公沉想开言道：“使君奉屈暫稍停。”
元帅当时書聖表，奏达高宗聖主聞：“淮西請調他臣任，
深愁張俊碍民情。楚、襄軍迫臣应去，勤王随駕慰龍心。
朱仙鎮有韓軍在，更兼張憲代臣行。扫清妖氛安楚郡，
回兵至鎮守防營。”岳爺筆洒風云色，情文宛轉上明君。
欽使旁观頻側目，拜服乾坤盖世英，“儒雅多文誰可并？
神威定勝武昌軍！”少保書成無片刻，親交欽使代呈君。
使臣奉表相辭去，岳爺令出起雄軍，只留尙志淮城候，
三千軍校护淮城；等待京中文武到，也教尙志撤回兵。
此时調度皆齐备，祭旗升炮奏金声。离轅未尙三余步，
馬前拥满尽淮民，耆老兒童皆伏道，哭声一片阻行旌，
香花百里遥相送，依依难割相公恩。元帅此时心不忍，
“何德斯民恋恋深！”須臾离了淮西省，人声稍靜覚心寧。
七千兵馬如流水，随行坐騎七將軍；令下不分風雨急，
勤王星夜赶征塵。先鋒差出云公子，統令健兒八百軍，
“火速進程臨楚境，更探儲君消息聞。”住説救援神武帅，
詞中要集楚江情。答罕三王兵入境，逢州遇縣尽遭兵，
哀鴻載道人心乱，將犯襄陽古郡城。急得刘錡無所措，
知会徐仁節度聞；潭州知报驚非小，防嚴遣將扎連營。
稟請岳侯君不許，时雨甘霖盼不臨，徐仁失望民心惱，

十分無奈这椿情；
聞得刘錡城緊閉，
太子年輕未慣征，
回言："刘帅城中困，
救兵不到怎开城？"
胡笳一片声繚乱，
退賊無能怎理論！
"岳"字旗开紅映日，

今聞楚省軍情迫，
別無良策退金兵。
急殺徐仁賢使節，
魂消胆落日憂心，
这朝正坐城楼上，
霎时圍了四城門。
正当难解难分处，
管教立洗甲兵清。

焦灼湘、潭官共民，
探知御駕親征楚，
上書求請岳軍門。
看看賊势多猖獗，
報說金兵大隊臨，
急了城中文共武，
到了神威定勝軍；

原來云公子是抄着小路而來；一路探听得皇太子尙未入境的消息，不覺大喜，慌忙催动三軍，赶至襄城。進了界牌，只見金兵如同螻蟻一般团团圍住四門，望去一座大营正对襄城屯扎，暗想道："若踏賊营而進，恐彼趁机陷城，豈不有誤大事！待我來叫他出营会战：一則可以解圍城之急，二來顯顯我的手段。"想罢，一馬冲將上來，直抵賊营門首，立住了馬，舞起这对八十二斤的爛銀鎚，大喝一声："岳小爺在此，有本領快來迎敌！"答罕在营坐待破城，只見众小番一群群横冲直撞赶將進來，口中只叫："不好，岳爺爺來了！"答罕一听此言，急得措手不及，同着并肩王完木孙商議道："不若咱家与你先向后营門逃出，速覓归路。"完木孙道："不妥！不妥！俺意先陪三王主出营会战；如果不能勝他，再回本國不迟。"答罕言道："善！"当时一同披挂跨馬。出了营門，只見一員小將，全身披挂，容光夺目，秀气逼人，手举双鎚，坐下赤兎馬，好不威風！又听他通名說："岳小爺。"答罕好生不懂。完木孙道："主公快尋归路！此是岳南蛮的長子，他有万夫無敌的本領，四王主屡次敗在他手下。"答罕大驚。完木孙道："待咱上前一战，且看勝負如何，再圖他計。"說罢，擎叉拍馬，大叫道："快來送死？"公子喝

道："賊將快通名姓，殺死你待小爺好去报捷。"

当时两下通名姓，各展威風决死生。將門公子通天藝，
爛銀鎚法妙無倫，神威定勝人間杰，陣前豈懼斗番人！
完木孙怎敌神仙子，到此时手中叉法乱紛紛，欲思遁迹無門路，
漸漸輸來力不禁。銀鎚舞动非常妙，直打完木孙面門，
腦漿裂出随駒倒，身为泥醬骨为塵。胡軍傾刻如潮退，
答罕魂消象死人，抛資弃馬回軍轉，潛形逃命几曾停！
一万胡兵存一半，班門弄斧枉劳人，妖氛相繼随風散，
危解襄陽古郡城。一片欢声通四野，刘錡大喜啓城門，
欢迎公子居鎮府，文武同声"拜服！"称。云爺不允忙推謝，
屯兵住扎外城門，須臾升炮安营寨，專候元戎大隊臨。
回文听表英雄帅，行旌將近楚、襄臨，探得儲君犹未至，
御林軍在半途停，当时元帅心思忖："聞得云兒早至城，
襄陽危解当無事，須保儲君御駕行。吾今不可乘虛入，
抄行小路探番情。"傳上化龍余統制，更点牛皋奋勇軍：
"領兵伏在三叉路，專候儲君御駕臨。小心听我軍声起，
方可前行取進程。"囑咐二將同受令，御前保駕护儲君；
牛、余二將齐声应，跨馬揚鞭各轉身。岳爺率領人和馬，
又繞羊腸路几程，宛若胡笳声宕漾，料因左右伏胡兵。
催动三軍登嶺表，憑高扎下七千軍。"遥观动靜查虛实，
一聞炮声上山林！"令旗展去三軍应，絕頂峯头探賊情。
不說元戎施妙計，伏下神謀定勝軍；听言金國完顏賊，
遣出番邦拒后兵：大帅名呼丁尔謂，二王帳下一能人，
全身本領無人及，鬼面獰猙勝几分；領着二王喇罕旨，
統領千余鉄甲兵，要拿御林皇太子，固石岩头暗扎营。
其山高聳無人迹，山腰有洞甚邃深，屯兵可伏十余万，

賊兵藏迹最难尋。粮草丰盈輜重廣，尔謂屯兵此內存，
并帶四員豪勇將，孙、曹、張、魏郡名称，在此專候儲君过，
个个爭先要建勛；留心探查南朝事，有心要絕宋乾坤。
望中过隊雄兵馬，旗書"岳"字大于盆，故而不敢輕追战，
深畏神威定勝軍；候他过境多时節，又遣胡兵暗探明。
看看已近申牌后，隱隱东南有炮声，不多一刻金鑼响，
滔滔征騎御林兵。对对旌旗龍鳳舞，金光耀目赭黄綾，
刀槍劍戟行行过，簇拥中心一俊英：紅袍錦綉拴龍帶，
金冠束髮夜光明，手执令符騎宝馬，腰横秋水系紅繩。
胡軍探看多明白，一哄离洞伏途迎。誰知元帅居高处，
山下情形了了明，当时率領随征將，發动金声下嶺行；
一声号炮驚神鬼，排成陣势象嶙峋。

那边賊人正探得御駕远远而來，正安排动手，忽听得号炮一响，有点着慌，不想面前早已立滿宋軍，扯起那"岳"字旗号，嚇得个个魂消胆落，措手無及。早見岳元帅立馬陣前，大喝一声："賊將看箭！"颼的一声，早將那"丁"字坐纛大旗，从中射断；連那执旗的人，跌落馬下，踏为泥醬。丁尔謂幸虧轉身的快，除下了头盔，跳下馬來，落荒而遁。所部三軍，如落花流水的一般，四处奔竄。四个番將——孙汝权、曹汝操、張汝嵩、魏汝賢——見此光景，十分驚恐，欲待退回洞去，但見洞門已被宋軍把住，前面又有宋兵阻路；料想無路逃生，只得硬着头皮一个个上前迎敌，分开四路，將岳元帅圍在中心。元帅見他四人耀武揚威，便將手中这杆槍一举。这四番將眼睛內只見銀光燦爛。

神威凜凜英雄帅，瀝泉槍法世無倫，一揮孙將翻身倒，
刺中心窩一命傾；槍杆轉处張軍沒，頂冒鮮紅腦水噴；

又战汝賢魏姓將，
槍穿背腹命归陰。
馬踏尸骸为塵土。
从容單騎扫妖氛。
且言尔謂逃生日，
后有王皇太子兵，
“秦檜來書知內事，
且看生机再理論。”
一馬冲來投網里，
一声高喝攝人魂，
驚弓之鳥無能甚，
跳下彫鞍舞鐧臨，
快些伸首來待死，
打來尔謂身首分。
舞來跳去無休息，
搜尋遍地覓番魂。

腰支挑断兩平分；
略約一个时辰候，
“無能番寇敢称能！”
三軍吶喊搖旗鼓，
潛形無路苦难禁，
左思右想無生理，
太子無能武藝平，
想得停当忙回馬，
御林軍在前面存。
唬殺番將丁尔謂，
跌下征鞍象死人。
笑言：“無用痴呆賊，
老爺鐧下不留情。”
牛皋此际多高兴，
那尔謂是身为肉醬骨为塵。
一馬冲來余統制，

元戎誅戮曹汝操，
誅却孙、曹、張、魏軍，
岳爺未展平生力，
搜山搜洞細追尋。
前边“岳”字旌旗在，
算來还是后边行。
仗咱双刀犹可勝，
加鞭催动豈留停，
当头見一英雄將，
悠悠頂上走原神；
牛皋仰面呼呼笑，
也來陣上論交爭！
左一揮來右一打，
双鐧揮來那住停！
可笑牛皋犹不厭，
一見其情大吃驚。

化龍远远望見这种情形，明知他在那里乱打乱嚷，必是拿了个番將，拍馬上前大喊道：“牛將軍住了手罢！可記得元帅囑咐的話嗎？”牛皋听了这句話，叫声：“啊呀！”將那对鐧插在腰下，道：“你为何不早來一步？如今害我出了这大拐！”化龍道：“你好糊塗！太子差你在前，令我押后，怎敢有違聖諭？”牛皋道：“这样說來，又是你有理了。只是元帅吩咐的話，俺与你一同受令的，并不重在俺一人身上。”化龍道：“事虽不在你一人身上，今日將这番將打死，滅了活口，豈不違了元帅軍令？”牛皋道：“打已打死了，要活口作甚？”化龍听了这般口气，轉覺失声而笑，只得同着他至儲君前繳令去了。原來岳元帅早經料

到檜賊請儲君親征，必有异謀，因此留心防备，故差牛皋、余化龍在御前保駕，“屯扎緩行，不可冲敌前進。但听岡石崖头炮响，請旨前來探看；若遇陣前脫逃番兵番將，切不可死拒，必要活捉來营繳令。”不料皇太子偏偏差了个猛牛皋上來，不問青紅皂白，一頓鉄鐗，送了番將性命。謀殺大案，不致敗露，也是賊檜的运气。

且言元帅屯崖脚，燒山搜洞事完成，探得答罕回兵遁，
危解襄陽定勝軍。岳爺聞报丹心慰，統軍來見小儲君，
大营参拜行臣礼，儲君御口叫：“平身！”当时賜坐英雄帅，
皇王太子喜言云：“若無元帅全师至，御軍失事怎回京！
咫尺平戎功第一，何幸江山得賴卿！智勇兼全文武备，
栋梁才干整乾坤。”岳爺盛頌朝廷德，“微臣何德受知恩！
將士效劳应分事，獎勛却使汗顏增。”言时展拜重啓奏：
“伏惟殿下至襄城，屯兵歇馬安民意，鐃歌早奏甲兵清。”
大喜英明皇太子，允准賢臣所奏情，当时起駕臨襄郡，
文武官僚伏道迎。御駕停留宣使府，刘錡率众叩儲君，
玉音一一皆称獎；慰劳公子俊才能，儲君注目非常喜，
道：“將門天賜玉麒麟。”十分獎贊英雄帅，岳爺展拜却天恩，
推功將士諸文武，“幼子軍前敢冒勛！”紀功不及諸人上，
各官欽服岳軍門。岳爺輔助儲君德，济貧筹餉慰蒼生。
岡石洞中粮草足，运至軍前平半分：一作王家軍餉用，
交割刘錡元帅身；一为父老諸民餉，一毫不受本营存一
更兼輜重金人業，一概充公富國民。請命儲君安調妥，
万民感德叩重生。御駕停留方匝月，鐃歌皆頌太平声。
臨安到了皇王詔，來詔儲君返帝京；奉詔欽差張俊賊，
手捧絲綸走上廳。一封詔賜皇太子，一封开讀示功臣：

“太子回京安帝念，　賢卿暫扎古襄城。　今差張俊随征剿，
軍前复职建功勛。　扫陵一事卿休議，　儴王他事暫稍停。
朱仙鎮有卿軍守，　高枕無憂慢進兵，　願卿遵照皇王旨，
屯兵养馬撫黎民。　金人頗有求和意，　生灵护惜体天行。”
岳爺当下承皇詔，　撤开香案始抬身，　随同張俊参儲主，
坐中太子令：“平身！”　錦椅賜坐都元帅，　玉音下問姓張人：
“淮西今遣誰臣守？　議和之意出何因？”　張俊叩首忙啓奏：
“儴王奉旨扫皇陵，　議同岳帅全师去，　暗探番邦袖里情。
早晨天子欢然应，　忽地龍心起变更，　此事看來成罢議。
淮西任重李怡民。　議和出自君王主，　朝內無人專奏君。”
儲君不省其中故，　奥妙奸情那得聞！　公爺听罢甚懊喪，
座中惟聞嘆惜声。　“深恨权奸能惑主，　肆無忌惮目無君。
聖明忽有通和議，　金人得志更横行！　此番太子親臨陣，
袖中未必少謀深，　幸得蒼蒼全宋室，　使余料到这樁情。
明知賊計难明奏，　更且憑据一無存；　欲思略奏儲君曉，
恐減皇家天性恩”——　委曲求全英雄帅，　費尽三番救主心。
君臣略集軍情政，　來朝送駕出襄城，　各官伏道遙相送，
香花夾道众民呈。　少时聖駕离城去，　望着臨安取進程，
夜宿朝行非一日，　御舟到处有逢迎。　慢說儲君朝帝闕，
听言蒼狗蔽紅輪。

原來賊檜自發出三处私書，終日暗暗探听金國消息。“可惱岳元帅軍行所至，皆获全勝，淮西、襄城相繼克复，朱仙鎮之警，亦已奠定，弄得金人喪师弃甲！”連得兀朮來書道：“現在岳某銳气甚盛，如何滅得宋室？議和一事，茫無端緒，奈何？必須先断送岳某，吾國始得生机！”从此賊檜屢思加害岳元帅，只是無从下手。聞得皇太子脫离虎口，也被岳元帅保全了，更加

切齒。奏請高宗，令太子早日回朝，隱居东宫——彼意恐儲君在外得志的意思。高宗一味庸懦，卽时准奏，逐遣張俊奉詔而至。賊檜看看天子近來頗信任他，思得一計，密奏高宗道："天下無敌者，惟岳某也。然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归，將置天子于何地？或效刘裕滅秦故智，天子焉得而制之？且金人得中原，必不能有，故始以封楚，繼以封齐；而不以逐归我國者，恐我得中原而逐令岳某得長驅也。若岳某戮則彼無所忌，必竭誠通好，而中原与旧臣俱归矣。就使中原終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为帝王，宗庙血食，綿延勿替；若使岳某得志，天子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

誤國权奸言一夕；頓滅君臣父子情。徽、欽二帝無归日，
孤忠元帅志难伸。乾坤日月何昏暗？玉鏡青天終染塵！
当时納下奸臣奏，議和为重國为輕。时值儲君來奏捷，
進宫朝聖賀升平，君王听信奸秦賊，奬功諸事假惺惺，
不提元帅勤王苦，只詢張俊近來情；儲君昏暗年且幼，
不敢君前辯一声。高宗昏昧何如处，盈庭宵小任縱横。
朝中無事何須表，回說襄陽楚省情。元帅旌旗留匝月，
万民重見太平春，馬到功成民賴德，烽烟頓息甲兵清。
廿棠政美都元帅，武鎮乾坤文撫民，載道欢声傳四野，
農、工、商、士尽營生。武昌昔日留遺爱，保全城郭救黎民，
感戴隆恩成再造，兒童也解識英名；今聞駕住襄陽郡，
望風父老尽來城，牽牛餽酒兼芹献，奉鼎焚香秉至誠。
不辞跋涉來程远，只求一覩故侯君，其时得把仁風仰，
个个欢騰恋旧情；雜沓旬余方散去，口碑到处众人欽。
襄陽文武皆全庇，德厚、威嚴兩服人；只有張俊居麾下，
宛如小鬼对天神，十分侷促难安意，藏头露尾畏軍門。

此日岳爺軍政畢，閑展平番六策文，报言張俊來趋謁，
元帅傳諭允見称。家將啓簾言“請!”字，走進殃民誤國人，
見礼完时分次序，就其側立坐安身。一巡茶罢收杯去，
張俊躬身稟事因，道:“有下情，專稟达:要求元帅玉言成。
因此間蹂躪遭金破，城垣窄小怎屯兵?目今远近兵戈息，
何如修造动工兴?劝捐富戶資財助，算來只用万余金;
城垛加高防守易，元戎少費几多心。”听言元帅心不悦，
正色开言示彼云:“吾曹豈作偸安計?南北紛紜未罢兵，
連年百姓遭荼毒，理宜撫恤廣加恩。富戶未能如鄧、石，
为官須要較風清，劝捐之諭休輕举，逼叛黎民卽此因。
兵燹之余宜賑恤，何堪徭役又重兴?惟期將士同心意，
何劳城郭費千金!窮奢極欲原無厭，当念蒙塵二聖君。”
言至此間增嘆息，英姿减色少欢心。当时張俊成呆面，
一团高兴化为塵，惱羞变怒私怀恨，入手錢財無一文，
欲思重把言詞進，又愁觸犯虎威軍，只得唯唯連应“是”!
起身告別轉回程。口中不住声声駡，痛恨多謀足智人;
小人賤性貪財色，求之不得反生嗔。衣冠禽獸無人道，
怎解仁人雅化深!書中慢叙閑文事，下卷重开軍政情。

〔据一九三一年商务印書館鉛印本摘錄校訂〕

調　精　忠〔一名詔班师〕清虬髯白眉子撰

（子弟書）

棲霞嶺畔草青青，　古樹深藏武穆陵，　讀史無人不抱恨，
題詩有客尽伤情！　朝中將相和戎日，　塞上編氓失福星。
宋沒，公祠今尚在，　酸風苦雨响檐鈴。

說一回：武穆兵駐郾城际，　燕地南，金人号令不能行。　臨行时上表請將中原复，
立志深防大廈傾。　这二日兵破朱仙鎮，　为敵兵正欲擇吉把敌征。
又遇着韓常以五万金兵來內附，　因此上金人动靜尽知情。　眞正是敌國君臣無斗志，
更加那兩河豪杰助軍声。　賊陷处民变也与官軍会，　暗約下以“岳”字旗为号系金鈴。
岳武穆心中大悅語諸將，　說：“这可該中外懽闐奏凱声！　破敵國，千万迎回二帝聖駕；
殺敌兵，千万莫留一点虛情。　急速的直抵黃龍府，　休待他流賊逃走三窟兒成。”
正論时朝廷忽降和戎旨，　詔班师，恐孤軍駐久致敌國疑生。　岳武穆一聞此詔長吁歎，
說：“不料功將成就事忽改更！　自古來和字千秋誤，　有几个和戎能与魏絳同！
我正欲酒飲黃龍賊尽破，　誰料想盟訂白馬議空成！　莫不是不知軍民皆用命？
莫不是不知豪杰尽从風？　莫不是不知官軍連日捷？　莫不是不知敌寇望風驚？
莫不是朝廷聖主怀別見？　莫不是边疆將軍少至誠？　既不然班师之詔因何下？
全不念交虎的皇帝、塗炭的生灵！　我不知是誰鑄此九州錯，　他竟肯甘願偏安半壁中，
致使那二帝零丁身羈北，　孤臣憤惋拜朝东！　料今朝难遂微臣的志，
何日得瞻二帝容？　縱然說金人他弃甲抛戈全朝北遁，　聞風喪胆不敢向南行；

我未得致他北面称臣子，他倘覺与我南朝若弟兄。細思量都是奸贼他誤國，

眞可惜不教众志你成城！众軍民同作同仇敌愾气，再想要斬將搴旗恐怕不能！

可歎他金牌十二連朝至，致使我血泪千行似雨傾！想昔时將臣召至寢閣內，

君致說："有臣如此可却愁容！設施之方，全由着你；中兴之事，一以委卿。"

到如今言犹在耳事竟違意，好叫我一度思量一慟情！咳！可惜十年之功，廢于一旦內，

枉辜負焚香饋餉百姓深情！虽然說：將在外君命不受，亦可以整頓軍旅把贼平；

然祇云：君召臣行不俟駕，我豈肯把那抗旨的心生！况背后高高刻字"精忠报國"，

教为官德与字文同；倘不还，背君命又違母訓，好教我左思右想难以为情！

罢了么！拚着一且失机功归逝水，十年征战志付春冰；但只是未得入庙献俘將兀朮头断，

空对这殘山剩水陣云紅！"岳武穆無可如何說声："反旗！"猛听得哭声振野，黎民遮道，不放登程。

好叫咱一言难尽岳武穆班师一段古事，喜的是忠孝節义万古留名。

〔据清末抄本校訂〕

岳武穆奉詔班師

（河南鼓子曲）

【鼓子头】蓋世英雄，万古留名，精忠报國遵母命。最可恨权臣当道，大事不成！

【陰陽句】宋室微弱，金人犯境，汴梁失守，徽、欽被擄在京城。岳武穆屡奉君命，帶人馬前去战爭；师出整嚴，秋毫不驚。

【打棗杆】岳少保，把帳升，叫三軍，听軍令，准备要殺金奴兵。

【罗江怨】三軍得令，奋不顧生，磨拳擦掌，秣馬厉兵，一个个爭先恐后行。兩軍对敌，旗幟鮮明，战鼓震野，甚是威風，人嘶馬喊大交鋒。

【坡兒下】拐子馬隊实难冲——三馬幷行、鉄鎖連成。众三軍个个心中無計生。岳武穆当时解开其中情。岳少保傳令："三軍細听！一个个提刀低头陣前行，砍断他、砍断他馬腿算头功。

【滿洲】緊遵本帅令，陣前去立功"。一馬腿断，二馬不能行，拐子馬一隊一隊倒陣中。金人敗了兵，兵敗如山傾。追奔逐北，殺气騰騰，眞來是將在智謀不在勇。

【銀紐絲】整軍經武，指揮兵丁；斬將搴旗，陣前立功——岳飛智謀高，韜略比人精，只殺得金兀朮弃甲曳兵。金兀朮在馬上自伤自慟："这一陣殺得我胆战心驚！自幼在北方，提刀任縱横，全仗拐子馬陣陣立功；

【漢江】岳少保果算得智謀出众，五百兵殺退我十万精兵。敗了陣必定要失南朝地界，大料得难守这汴京城！"叫："三軍！四营去，

收拾財宝；將金玉和財宝，帶回燕京。”金兀朮催三軍速速逃命。恨爹娘生腿少，难以兼程。

【潼关】金兀朮馬上暗忖度：“他朝秦檜是奸佞，現与我國暗結好，大將立功他不容。”金兀朮想罢心暗喜，傳令三軍且暫停。

【詩篇】岳少保馬上傳將令：“大小三軍你們听！此一陣殺得金人大敗，只殺得他胆寒又心驚。”叫：“三軍！披坚执銳，努力進攻，直打到黃龍府共飲刘伶。从今后歲幣可不貢，从今后可請回徽、欽二宗，从今后可雪割地深耻，从今后可免称臣辱名。”夜晚灯下修表章，一封报書到南京，宋天子一見心懽喜。秦檜一旁奸計生，他想道：“若是岳飛一战成功，十数年和議一場空！”金鑾殿上奏一本：“启奏我主龍耳听：岳飛孤軍不可久在外，怕的是事变禍又生。旣然是北方乱已定，可速請他暫且罢兵。”宋天子准了他的本，恰中秦檜計牢籠。假金牌一天十二道，岳飛一見吃一驚：“今若班师回朝轉，最可惜累年血战一場空！若执定：將在外不受君命，大將抗詔为不忠！”無奈大帳傳下令：“明日班师回朝中！”

【鼓子尾】國运將終出奸佞，得志在朝胡乱行；將軍正破敌，奸臣主和兵。至今中兴無可望，从此偏安局已成；失机原可惜，違旨不算忠。至今庙內松柏樹，不使南枝往北傾。武穆报國把命喪，最可嘆，宋室从此國运难兴！

〔据張長弓鼓子曲存校訂〕

風 波 亭

（石派書）

"石派書"是清代中叶时候北京著名民間藝人石玉崑所創造的一种說唱形式。石氏生平作品很多，其三俠五义一种，曾經俞曲園改編为平話。風波亭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今存的有百本張抄本、百本剛抄本和寒香居訂本(殘)。这里所根据的是百本張本，幷参照其他兩种本子加以校訂。

風波亭卷一

詩曰：莫向中原嘆黍离，　　英雄生死系安危。
　　　內庭不下班师詔，　　朔漠全归大將旗。
　　　父子一門廿仗節，　　山河万里竟分支！
　　　孤臣尙有埋身地，　　二帝游魂更可悲！

几句題綱念罢，書归正傳，接續前言，乃是：精忠大帅开國公岳少保威鎮朱仙鎮，伐金征北，义秉忠直，只想迎請徽、欽二帝；誰知朝出秦檜，通金和議，十二道假金牌調回岳家父子；万俟卨等結党为奸，冤審，神归風波亭。这些節目，俱在武穆精忠傳上言講明白，非是愚下敗筆不寫；就是据实寫出，众公听之也不爽力，替古人憤气难舒。岳夫子原是中兴南宋头一員大將，只因被奸秦所害，人人內心不服，才有：

宗親，安乐王諫言自刎；
文臣，有周三畏弃职归隱；
武將，有曲端保奏捐生；
將校，有施全暗中行刺；
民間，有刘允升鳴冤枉；
僧，有無能和尙謗泥神；
道，有一眞羽士告陰狀；
儒士，有胡迪毀詈閻君；
神，有伍子胥怒目顯聖；
佛，有地藏王警世臨凡。

只因：忠良被害，虎將含冤；上天震怒，百姓成仇，灾殃累侵，賊盜

四起，时令不正，五谷不收——此正君昏、臣佞、文貪、武惰之时。到后來陰瘡爛死秦檜，惡鬼活拿長舌妻——此是陰报；碎剮秦熹，箭攢張俊——这是陽报。循环之理，报应昭彰。書已表明，言归正傳。單說精忠父子在風波亭上升天，秦檜奏准高宗："岳某謀反是眞，应該全家問斬，禍及九族。首惡虽死，家屬尙在，我主降旨查拿逆臣的家屬，以正國法。"

秦丞相　俯伏金堦來奏主，　只把当今万歲称。
"岳家父子情謀反，　大宋律　造定'族誅滅滿門'。
虽然，首惡三賊死，　未除全家兩姓門；　若要是
施恩饒放不拿問，　只恐怕　武將功臣照样行：
滅門絕戶須殺淨，　恐生后患乱朝廷。"　奸賊奏罢將头叩，
宋高宗　帶笑开言把話云："卿家条陈我朕准，
先皇定律理当行。　岳某他　通金謀反親招認，
三賊自縊在監門，　尸骸不准人收殮，　理应該
暴露三光風雨淋，　鳥啄狗啃憑他去，　以警生心叛逆臣。
那个不循朕的旨，　定是三賊一党人，　鎖拿家口交刑部，
審訊明　斬、絞、充、發，按律行。先生就領朕的旨，
暴露三尸曉諭民。"　高宗言詞还未尽，　只听得
班部从中有人云。

宋高宗明知情屈，不肯認錯——一來岳帅已死，弄假成眞；二來恐人議論不明，將錯就錯——聞听奸賊所奏，昧着良心，傳出惡旨。言还未尽，只听班部中有人大叫，說："万歲！不可！臣等見駕啓奏。"天子往下观看，乃是祀部尙書何彥猷，都察院薛仁輔、太常寺李若朴，一齐在金堦拜倒，口呼："万歲！"

三官政　金堦拜倒呼"万歲！"　口內連連尊聖明，
"明皇聖主行仁政，　理國事　賞功罰罪要公平！"

何爺說：　“岳某江边救过駕，　忘生捨死整韁絃。”
薛爺說：　“父子勤劳征塞北，　夺旗斬將建功勛。”
李爺說：　“早知無故遭屈害，　何必当初苦尽心！”
彥猷說：　“扫北平金出过力，　其功非小可寬容！”
仁輔說：　“我主休听讒言語，　莫把忠良当奸臣！”
若朴說：　“陛下自知炎宋律，　不把賢愚忠佞分？”
尙書說：　“自古人死冤仇解，　何須荼毒暴尸灵？”
察院說：　“良將尸灵不埋葬，　以后誰肯报朝廷？”
正卿說：　“倘若金兵再犯境，　边將寒心誰守城？”
何爺說：　“只想北宋如何破，　二帝被擄主何情！”
薛爺說：　“伏乞聖上开恩赦，　饒放全家、葬尸灵！”
三賢奏罢將头叩，　失了政的朝廷無話云。　秦檜着忙說：“不好！”
这个賊　不好明言腹內云：　“必須我再上一本。”
急忙忙　出班進禮呼聖明。

三賢奏罢，高宗皇帝未及开言，秦檜着忙，暗說：“不好！”口呼“万歲！休听流言，有誤軍國大事。这如今南北結盟，已成和議。軍無刀兵之苦，民無塗炭之灾；干戈寧靜，省無限的國帑，免耗多少粮草。那金邦四太子应許：准在明春三月內，送二聖还國。何彥猷、薛仁輔、李若朴原系岳飛一党，意存叛逆，毁謗朝廷。新春元日，口出不利之言，說陛下昏憒無道；金兵入境，勢如破竹，國危身亡，家邦难守”——駕前冒犯，实屬欺君藐法。”秦檜的一夕話，把高宗說惱，不由龍心大怒，滿面生嗔。

宋皇帝　偏心專听秦檜話，　不由的忿怒面生嗔，
圓睜二目双眉皺，　在座上　手指三賢罵“佞臣！
岳某謀反該他死，　暴露尸骨按法行。　你三人
胆大欺君來保奏，　明是一党护奸雄。　大年初一元旦日，

不利之言信口云， 說‘朕江山如破竹，’ 分明賣國順金人！
按國法 以臣犯君应該斬， 有碍新春吉慶春。”
叫声“武士，搯出去！ 便宜这 三个奸賊，貶为民！”
左右武士往上走， 進前拿官綁將人。 众侍衛
揎拳捋袖迎上去， 圍住忠直胆烈人，打去烏紗揪玉帶，
剝了朝服袍大紅， 齐把三人推出朝去。唬坏了合朝武共文，
一个个 面帶嗔容不言語，人人心內各沉吟：
“功勛保奏都遭貶， 何況是 一派斯文三个人？
是非只为多开口， 禍福無門自己尋， 可嘆那
三位文臣不达时务， 不該出头把禍尋！”

那些在朝的文武不敢出头諫言——皆因懼怕秦檜当权，誰敢招灾惹禍！高宗往下傳旨，說：“万俟卨呢？”“臣在伺候，参拜吾皇万歲！”高宗說：“爱卿領朕的旨意，到監中，將三个反叛的尸首撂在監外牆下，任憑烏啄狗啃，不許埋葬收尸，以警后人那些不忠于君的佞党叛臣，叫他們以此自戒。”万俟卨磕头，領了聖旨出朝。

惡奸佞 手捧失政皇王旨， 謝恩出朝往外行，
奉旨办事且不表。 宋高宗 复又傳旨叫大臣，
御前宣近名王瓊， 俯伏金堦尊聖明。 宋天子
宝座之上傳御旨： “賢卿領旨走一程。 星夜速往鄂州去，
鎖拿逆党進京城。 岳某的 老幼举家逃一个，
罪归于卿法不容！” 王瓊叩头說“領旨！” 起身出朝且不云。
高宗傳旨宣王俊， 鎮殿將軍跪在塵。 昏君親口來吩咐：
“卿家你 帶領京兵一千名。 无論官兵与百姓，
不許收尸葬入坟； 有人要 不遵朕旨卽拿獲，
一党同群問罪名。” 傳旨已畢离宝殿， 回宮院
漫散合朝文武臣。

風波亭卷二

宋高宗傳旨已畢，朝袍一擺，駕轉囘宮。文武朝散。万俟卨領旨露暴三尸；錦衣衛指揮使王瓊，領大半兒鎖拿家口，星夜上鄂州；鎮殿右將軍王俊，領羽林軍來往巡尸，訪拿余党：三个贼分头行事，不在其言。單說張保清晨來到監門，用声高叫。監門里边答应，問道："是誰呀？"好漢說："是我張某。"里边說："張三哥，今日監內比不得往常。本官說道：稽查甚緊。你略等片时，且別進來。"好漢說："列位，我此一來，一則与家主磕头，二則与众位新春拜年。放我進去，这有何妨？"里面人又說："隗大哥不得閑兒，我不敢作主。你且在外略等片刻。"張保聞听，心中急燥。

聞听那　禁子里面說的話，　不由焦燥自沉吟：
"平常來往看親友，　走監牢　來往如同自家門；
今朝到此相阻擋，此事蹺蹊有別因。　莫非是
隗順好意全然假，外裝俠义內貪銀？　若不然
昨日礼節送得少，心中不悅把我嗔？　想來是
獄官姜明生醋意，吩咐手下緊閉門？　莫不是
老爺監中銀缺少，　伺候的　禁子牢头想金銀？
不知何事他等惱，把住監門不放行！"張保正自心思忖，
猛听得　喝道之声振耳鳴。　但只見：
执事摆开鑼响道，　大理寺　开放居中兩扇門；
四人大轎如飛跑，滴水簷前放在塵，下人栽杆拿扶手，
万俟卨　端帶毛腰出轎門。

奸賊端帶毛腰，出了大轎，升堂归坐；执事的人站立兩旁。只听上边的皂隸一声吆喝，說："大老爺吩咐，快傳獄官前來！""哦！"有人答应。不多时，只見獄官慌慌張張跑來，在階前双膝跪倒。張保在暗中观瞧，仔細留神，側耳聞听；只是离得甚远，听不明白。恍惚听見上面吩咐獄官："把三个尸首拉出牢去。差禁子看守，不許埋葬；有人多事，立刻鎖拿。禁牆边搭盖蘆棚，本司親自看守。你就去吧！""哦！"姜明答应，磕头站起，各自回獄去了。咯噹一声，虎头門緊閉。只听噹、噹、噹、点声响亮，万俟卨退了堂。好漢满心狐疑，心中焦燥。堪堪天色挂午，嘩啷啷禁門大开，只見牢头隗順領着許多禁卒走出監門，拉住好漢說："兄弟，你不必進去了，跟着我們來罢！"

那隗順 伸手拉住好漢名張保，迈步如飛往前行；
獄卒禁子跟在后，往前走 人多势众走如風。
順着獄牆往西走，牆根下 橫躺三个死尸灵。
隗順撒手呼"賢弟！快去看你主人公。"張保时下魂不在，
意乱心忙看分明，但則見 正是夫子人三个，
他們的 耳、眼、鼻、口血流紅。張保一見疼难忍，
心似油煎一般同，跑上前 双膝跪在塵埃地，
兩手抱定死尸灵，大放悲声嚎啕痛，不住的
呼天喚地手捶胸。"可憐你 血战功劳終何用？
朗朗蒼天少神灵！小人有意將仇报，怕的是
有碍东人忠义名。張保不把秦賊斬，叫我心中气不平！
这一回家报凶信，嘆坏公子与夫人。"張保哭的英雄心碎，
他的那 悲声兒慘慘血泪紅。霎时間
周圍观看人不少，都是那 拜賀新春的軍共民。

張保放声大哭。过往的人圍繞着观瞧，不知就里，一齐混談：这

个說:"不知三个人犯了何罪,被仇家所害,死的可憐!"那个說:"此人慟哭,一定是至親厚友。"众人一齐紛紛議論。猛見一家好漢,用手分开了众人,就闖進來,跺脚捶胸,嚎啕大哭,只叫:"仁兄,痛殺我也!"

众百姓　一齐举目瞧义士,　打量俠义美英雄:
將巾窄袖殺鸞帶,　薄底云靴足下登;　赤面虬髯如金綫,
豹头环眼貌驍雄;　凜凜的　七尺虎軀多雄壯,
腰圓膀乍兩头停。　分开了　众人,挤入,嚎啕痛,
眼望尸骸放悲声,　口中只把"仁兄"叫,"忠勇的仁兄!"那住声,
"这如今　奸賊害你死的苦,　閃下了
結义連心的一拜朋。　再不得　汗馬营中同患难,
商量妙策退敌兵;　休想那　談講韜略圖报效,
疆埸奋勇报朝廷;　枉拚下　汗馬功劳如山重,
难免被害赴幽冥;　可憐你　胸怀赤胆要斬子,
为宋室　不顧天倫父子情;　难为你
帶兵威鎮朱仙鎮,　哭喪計　捨死忘生請宋灵!
你只說　迎回兩聖兒心願,　扫滅金番社稷平;
誰知横遭奸賊害,　半途而廢喪殘生;　早知汗馬也如此,
又何必　捨死忘生苦尽忠!"

統制施全越哭越慟,訴說夫子的忠勇。此时圍着的人更多,就有听出这話來的。認得隗順的,开言就問,說:"隗大哥,这二位哭的这样悲痛,不知是誰?死鬼姓甚名誰?望乞指教。"隗順見問,点头嘆气,說:"三个死的不是平等之人,乃是:精忠大帅武昌开國公岳老爺,左边是金槍大將烈武伯張憲,右边是銀鎚大將英武伯武昌岳云;抱主哭尸的乃是家將張保——如今也作了統制官;这一位姓施名全——是岳元帅結义的朋友,也是統制官。只因

岳老爺奉調進京，他們放心不下，从边庭跟來打听吉凶。”众軍民聞听，說：“大哥，这話是眞么？”隗順說：“难道說我还哄你不成？”众人聞听，眞是不約而同，哭声震动。

众百姓　听說精忠岳帅故，　个个嚎啕泪兩行，

“今日倒了擎天柱，　恰好似　折了大宋的架海梁！

此言傳到金营去，　兀朮定要搶三江，　紹兴的

生灵要遭刀兵苦，　誰能冲鋒擋番王？　毛袄到处先放搶，

难保家破与人亡，　保不住　白头父母遭刀剁，

难顧那　爱女、姣妻臥胡床，　田園家產全难保，

買賣家私一扫光；　这如今　誤國的奸賊害良將，

分明是　要滅大宋錦家邦！”　众人大哭声震动，

登时間　众人不忿鬧嚷嚷。　隗順看着風不順，

好漢腹內暗着忙，　大喊道：　“遵奉万歲皇王旨，

兵卒嚴巡，閃开尸場！　不許一人來祭奠，　誰若是

抗旨不遵命必亡；　有人敢把此尸祭，　一律問罪斬殺場。

你等在此哭元帅，　倘若是　官府來查必受殃；

快些个　躲避散开回家轉，　少时間

官來拿住命必亡。”　軍民听罢这些話，　登时之間散了个光。

只剩下　張保、施全与隗順，　三人計議暗商量。

虽說大宋王法緊，　他們是　一定偸尸埋葬忠良。

風波亭卷三

众軍民百姓誰不知秦檜的勢大权高？誰肯惹禍？一听隗順之言，心驚胆怯，紛紛散去。只見施全、張保兩个人又想起夫子素日恩情，不由的复又大哭。隗順着忙，連呼"二位别哭了哇！死人不能复生，大約哭也无益。难道不知旨意利害么？有人哭尸祭灵，要問立斬；收葬其尸者，与謀反者同罪。大丈夫俠烈义勇，要留清名于后世，豈可作兒女之态！还不快走！本官若來时，豈不白送了性命？死也不值！"几句話把施全提醒，止住泪痕。又見隗順点着手兒說："二位，随我來。"三人一同轉灣磨角，登时之間來到隗牢头的下处以外。

三义士　來到隗順下处外，迈步一齐走進門，
叙礼已畢归坐位，伺候的　献茶已畢左右分。
隗順帶笑呼"列位！貴耳留神听我云：方才在
街市之上难說話，人多有碍叙其情。可嘆忠良遭屈害，
奸賊奏王暴尸灵，荼毒尸骸行暴虐，令人观瞧气怎平！
有心偸尸暗埋葬，就只是　單絲不綫事难行。
你二位　素日豪杰多仗义，有忠又烈是英雄，
若肯帮我來作事，今夜晚　盜了三尸葬入塋；
到后來　縱然事犯全有我，情願餐刀頂冒紅，
断不肯　怕死貪生胡扳扯，留一个
俠烈之名与后人。"隗順說罢一夕話，張保、施全長笑容，
齐說是："兄長果能行此事，眞正是

死生感佩領高情，　　赴湯投火願帮助，　　咱三人
合意同心事必成。”

施全說：“隗順大哥，我施全是一勇之夫，若論冲鋒打仗、臨陣殺賊、以死相拚，不肯退后；似这用計施謀，一概不懂。情願出力相帮，任从指撥；小弟遵奉而行，不至誤事。”隗順說：“今夜三更时分，你倆暗藏在監牆以外，若見灯火全滅，就是此計作成，只管向前。咱們三个人揹走尸首，繞过監牆去，揀那幽僻之处，抄到城根。打城垜口爬上城牆，拿長繩拴住尸首，系將下去。明日一早，你二人清早出城，揀塊低窪之地，暫且掩埋，暗暗用心留下記号，等待寧靜之时，再請公子夫人收尸。張兄弟事畢回家去报信，施賢弟权且隱避。但願平安，大家造化；倘若事犯，我隗順敢做敢当，断乎不肯連累了你二位老爺干系。”

隗义士　　嘆气开言呼“二位！仔細留神听我云：
今夜三更將尸盜，　　全仗着　　岳帅陰中暗顯灵；
倘或事犯吾承認，　　無非一死报忠臣。”　　張保他
聞听此言双膝跪，　　尊一声　　“賢弟！仁兄！請听云：
多蒙二位眞俠烈，　　眞算是　　济困扶危大英雄。
但能够　　家主三人尸入土，　　張保知恩深感情，
今生无可將恩报，　　轉世在　　背上搭鞍把鞁合。
縱然犯了这件事，　　情願出头自应承；　　我若是
連累仁兄与賢弟，　　一定要　　雷打天誅尸化塵。”
隗順、施全遂还礼，　　說道是：　　“丈夫何須把誓盟？
但願意　　作成这件俠豪事，　　咱三人
斧剁鎚顚豈懼疼？　　遺留下　　忠义之名傳后世，
視死如归样样同。”語罢言絕分了手，　　隗牢头
惦記官差，怕誤了事情。

三个人把事言妥，彼此分手。隗順恐誤官差，竟扑了衙門而來。心中有事，低着头只管往前走，忽听迎面有人高声叫道：“隗順！你往哪里去了？”隗順举目观睄，認得是禁子汪老，說：“兄長，你往哪里去？”汪老說：我正來找你。棚已搭完，本官就要升堂，还不快去？仔細誤了点卯！”兩个人說着，穿街越巷，奔走如飛，走的渾身是汗。來到棚前，只見本官坐在棚內；衙役三班，列在兩旁。又有二三十匹馬，押着六架食盒，飛奔前來。不多一会，到了跟前，扑、扑、扑，众家將跳下馬來，举着鞭子，唰，唰，唰，乱抽乱打。

众家將　手举鞭子抽又打，　不住的
怪叫吆喝口內云：　“功臣老爺虎駕到，　尔等閃开往那边行！”
看尸的　衙役着忙东西跑，　有人去
稟报本官進蘆棚，　跪倒磕头回了遍。　万俟卨
無話低头腹內沉吟：　“这些人　倚仗功高結成党，
縱性狂为任意行。　武功侯　曲端前日把朝鬧，
秦丞相　打破現在帶伤痕。　众功臣
今朝上本諫奏主，　一个个　口出不遜謗朝廷；
当今皇帝尙不懼，　何況我刑部大理丞？　我若是
仗着聖旨來阻擋，　恐他們　不肯凜遵任胡行。
头一个　韓世忠就难說話，　虽然遭貶横犹存，
倚仗功高曾駕救，　欽賜的　上方宝劍管諸臣，
統理天下人共馬，　先斬后奏有权衡；　他若是
心中一怒动粗魯，　殺了我　豈不白饒枉把命坑！

再者武烈侯王德这个賊最惡，是不是就揎拳捋袖，眞叫他搗頓拳头，打个鼻青臉腫，也是白打，难道为我还殺了他不成？罢呀，“忍是防身宝，过后得便宜，”不如做个响情，憑他們祭奠去罢。省

的磨牙招气。家將，少时众大臣來到，任他等祭奠。”“哦！”众青衣答应一声，退將下去，远远站立——皆因本官胆怯，誰敢惹事？不多时众功臣來到，下馬，叫家將“拉馬回去！”“着。”十三節度迈开虎步，同到尸前，睁眼望下一看，实在可憐！三位爺尸骸暴露、七竅流血、鬢髮蓬松、灰塵滿面，直挺挺的虎軀躺在地下。众功臣瞧見了，一个个心如刀攪，泪似涌泉。

齐來到　監牆以外留神看，　瞄見那
被害遭屈的賢士英豪，　心如醉，　慟泪抛。
嘆忠良：　志气高；　扶社稷
把江山保，　使碎了心　把賊剿；
被奸臣　用計調，　誰料你
屈死臨头无有下梢！　想当初：　逞英豪；
在軍中　把兵教；　捨性命，
不避槍刀，　使机謀，　心計巧，
只殺得　兀术聞名胆裂魂消；　帶兵將
把心劳，　如骨肉，　似同胞，
冲鋒仗　把兵交，　无一个不尽心竭力共保皇朝。
可嘆你：　志气高；　收良將，
殺毛袄，　把心机　使碎了；
战陣贏，　把兵將調，　殺得那毛襖番兵望影而逃。
似你这：　苦把心劳，　費尽了
七孔毛；　心使碎，　不負勤劳，
好容易　殺的那兀术无路天現銅桥。”　众功臣
泪滔滔。　“誰想你　到今朝？
只落得　把尸骨抛！　汗馬的功

用不着！　　我与你　　是意合情投的一同僚。"

众英雄　　哭訴多时如痴似醉，　　众家將

跪劝功勛把酒來澆。

風波亭卷四

众家功臣眼看三尸，心如刀攪，肺似油煎；似醉如痴，泪往下流。家將向前一齐跪倒，口尊："老爺！祭奠摆齐，請老爺們上香行礼。众虎將聞言，把泪止住，各按尊次，拈香插在爐內，一齐跪倒，奠酒三盃。

拳膝跪、　世忠韓帅三奠酒，　一齐哀慟吐悲声，
呼兄喚弟悲声慘，　大慟嚎啕哭的更凶。　口中只叫"精忠帅！
負屈含冤嘆死人！　可嘆你：　忠孝双全無好报，
文武奇才少后程；　痴心只想兴南宋，　秉忠心
执意常怀滅北金；　壯志未遂身先喪，　千古人人恨不平！
只落得　有功無过遭人害，　夹打嚴追动非刑，
干國良將为囚犯，　可憐你　披枷帶鎖入監門。
眞可嘆；　百战功劳成画餅，　臨危只落一条繩；
父子三人死得苦，　血口污言洗不清！　可憐你
身臥監牆情最慘，　暴露三光風雨淋！　我等替你將言辯，
宋高宗　逆耳忠言不肯昕。　只怨朝廷心太狠，
不許收葬死尸灵。　最可嘆　英雄身喪輕如土，
不若平常一小民！　嘆惜忠良心伤透，　裂碎肝腸陣陣疼！"
公、侯哭的如泥塑，　節度、侯、伯似啞人；　只哭得
气敗神虛兩眼閉，　哽噎难抬面皮青；　哭的那
家將伤心流痛泪，　手下仆人兩眼紅。　節度、公、侯还犹可，
哭坏了　义重情深的韓总戎。

众功臣哭够多时，把泪痕止住。惟有韓世忠与岳夫子最厚，越哭越痛，甚实悲哀。口中只叫："岳賢弟！我与你同甘共苦，智勇相投。再有刀兵國难，还有何人协助？"說着，腹內濁痰往上一涌，心內發迷，虎軀往后一仰。賽夜叉王德緊挨着大帅，慌忙扶抱怀中，連声大叫："兄長醒來！"

王節度　　双手扶住紅袍帅，　　連忙抱住在怀中。
公、侯、節度唬一跳，　　一个个　　团团圍住叫"仁兄！"
众將上前盤上腿，　　扶肩靠背叫國公。　　福國公
半晌"哎呀！"心明亮，甦醒回來把眼睜，　　一口濁痰往外吐，
兩泪千行大放声：　　"岳鵬举　　賢弟你死得眞苦！
公与子　　三位陰灵你是听：　　非是愚兄打撒手，
只怨高宗負你功。　　無道的　　昏君安心不認錯，
捕風捉影假作眞，　　硬把忠良汚反叛，　　这样的
不白之寃嘆死人！　　尸骸不許入埋葬，　　想是朝廷昧血心！"
福國公　　越哭越痛劝不住，　　只听得
喊道之声振耳鳴，　　大喝："尔等快退閃，　　阻攔住
奉旨欽差問罪名。"

福國公正然痛哭，众功臣劝解不住，忽听青衣吆喝："閑人閃开，欽差來了！若不迴避，鎖拿問罪！"韓老爺聞听，止住悲声。众公、侯、節度掌首观瞧，只見無数的官兵，簇拥着一將：头帶金幞头，身穿綉蟒袍，腰橫玉帶，手执絲鞭，生的权骨臉、兎头、蛇眼、鼠耳、鷹腮，坐跨駿馬，帶領許多家將，揚威作势，蜂拥而來，甚实的威武。大家認得，是王俊。

众節度　　瞧見惡賊名王俊，　　个个心中气不平。
夜叉王德性子暴，　　一时間　　圓睜虎目动无名，
一声怪叫驚人胆，　　不亞虎嘯与龍吟。　　"什么是

青差、綠差來乍刺？　却是那　負义忘恩惡奸雄！
鬼使神差循环至，　定要追取惡賊魂。”　王俊聞听言語惡，
連忙的　摟駒閃目看分明。　瞄見那：
節度、公、侯俱在此，　把一个　奸党着忙心不寧，
弃鐙离鞍忙下馬，　緊走几步口中云：　“我下官
尊奉当今朝廷旨，　前來查守死尸灵，　不許軍民來弔祭；
有人要　哭啼拜祭罪难容。　列位快些去迴避，
違背皇宣了不成。”　奸党的　口中之言还未尽，
王德时間眼气紅，　緊皺双眉睁怪眼，　嘵吱吱
銼碎鋼牙咬下唇，　用手一指开言罵：　“負义奸賊敢胡云！
汝本山中一草寇，　蒙岳帅　施恩收用在軍中，
又与你　結拜为友圖患难，　义重情深勝他人；
誰知惡賊恩成怨，　串通了　奸党秦檜害忠臣，
刁詞謊狀來抵賴，　信从奸佞奏朝廷。　恨只恨
群賊为惡結一党，　將無作有任胡行，　人死还要結仇恨，
倚仗着　昏君聖旨暴尸灵。

自古常言：“人死不結仇”；誰知道群賊更狠，啓奏昏君，还不准收尸埋葬。別人犹可，你这忘恩負义的賊，竟敢領人前來巡查，要拿弔祭的功臣！狠心狗肺，令人可惱！吾今若不將你除却，也难解心头之恨！”

王德將　越說越惱双眉皺，　冲冠髮乍动無名，
揎拳捋袖往前奔，　把一个　佞党奸賊唬冒魂，
骨軟筋酥往后退，　战战兢兢眼似鈴。　福國公
站起相攔來解劝：　“賢弟息怒請听云！　王俊現奉昏君旨，
欽差王命守尸灵。　这如今　殺却小輩如草芥，
只恐怕　人造蜚言玷忠名；　擅打欽差違聖旨，

尤如反叛逆朝廷。　　賢弟你　　殺殺雷霆息息怒，

看着昏君面上情。”　福國公提醒王醜鬼，　　只急得他

搥胸跺脚喊連声，　口中大駡:“賊王倹！今朝暫且我容情。

佞党須要加仔細，　久后相逢定追魂。　我把尸灵交給你，

　　小心着　　　　赶狗哄鴉要留神。　明朝一早上保本，

必要收葬死尸灵；　三个尸首伤一个，　　定把賊

剜眼摘心不能善容。

風波亭卷五

且說王俊这个贼，一团的奸詐，慣会見景生情——他先見武烈侯王德口出不遜之言、怒髮冲冠、揎拳捋袖、要动粗魯，一來是自己的情虛理愧，不敢爭論；二來众功臣一齐变臉，倘若相持，沒有他的便宜。后來听到福國公韓世忠說他是奉旨的欽差，伤損卽是欺君；又見王德止步停拳，大約着不能动他，奸贼把胆子壯將起來。看了看：官兵、衙役、家丁人等不少，还有那些軍民百姓圍着似千佛头一般。他受了王德的辱駡，自覺顏面無光；仗着口巧舌辯，也要分爭分爭——微微冷笑，說道：“武烈侯！你且听我言講。”

惡奸佞　微微冷笑开言道：　“武烈侯爵你是听！
若論責备虽有理，　皆因你　大义綱常不甚明。
自古君臣如父子，　朋友無非是弟兄；　縱然那
結拜交情深又重，　怎比朝廷雨露恩？　岳飛謀反吾出首，
不顧私情为尽忠。　周公执法誅管、蔡，　弟兄成仇只为君；
所以才　姬旦千古称賢聖　傳流万載落忠名。
古时骨肉尙如此，　何况是　同盟結拜异姓人？
公、侯、節度不明理，　反說王俊負賓朋，　这件事
列位上裁仔細想，　我不仁來？是你不通？”　王德聞听气破胆，
大駡“狠心狗肺人！　仗你舌巧來分辯，　昧却良心誣好人。
岳鵬举　若是叛逆眞謀反，　首告于他情理通；
將無作有誣忠良，　你这廝　以假为眞弟害兄。
無情無理眞禽獸！　翻臉絕交狗畜生！　从古來

只有龐涓奸賊狠，　你比龐涓加万分。　侯爺平生忠义烈，
専与人間报不平，　有心拔劍將賊斬，　又恐欺君被罪名；
欲待要　寬恩饒恕你的命，　情理难容惱人心!”
餓虎扑食拿王俊，　一伸手　抓住不忠不义人。

武烈侯心中大怒，气往上撞，一声喊叫“哎呀！好惡賊！你行奸狡，陷害忠良朋友，还敢出言無狀？甚屬可惡！待吾先將你这奸賊痛打一頓，以洩心中怨气。”說着，使了个箭步，噗！躥到面前，一伸虎爪抓住王俊，底下使个扫脚，只听“咕咚!”一声，將惡賊摔倒塵埃。騎馬式一屁股坐在胸膛之上，一揚虎爪，照着奸賊打去。只听“吧叹!”一声，打在臉上；只打得鮮血直流，疼痛难禁。

这奸佞　臉中虎爪疼难忍，　順着腮边淌鮮紅，
一叠連声喚“左右！　御林軍！　快些擒拿万惡人。
王德行凶身背反，　擅打朝廷使命臣。　休胆怯，
尔等只管用繩綁，　解送到　聖上駕前審訊明。”
护衛軍兵遵將令，　一齐的　吶喊揚威往上行。
众功臣　当下俱个心中惱，　一个个叱咤似雷鳴，
“我等都是國家將，　各鎮的　節度、公、侯汗馬臣。
只为搭救岳元帅，　特來諫主進都城。　那一个
大胆向前來动手，　叫尔等　劍下無情作鬼魂!”
众軍校　誰人不知功臣勇？　听罢时
往后倒退閃身形。　忠良王德心中恨，　双眉緊皺气难平，
圓睜二目將牙咬，　高声叱咤罵賊人：　“倚仗犬羊欺虎豹，
你这賊　致使魚蝦困蛟龍。　若不將賊人來打死，
滿腔忿怒怎得平！　說着把　單臂一揚加勁打，
皮开肉綻血流紅。　王俊哎呀說：“罢了我！”　只疼得

头暈眼花冒金星。　一連又是十数下，　鼻青臉腫尽皆平。
恶賊难挨輸了嘴，　口內哀憐“望留情！”　福國公一見賊伤重，
急忙的　走上前來把話云。

福國公韓世忠見王德按倒王俊痛打，鼻臉皆平，昏倒在地，恐有疏虞——奸賊現是奉旨的欽差，天子聞知，一定要归罪。心內着忙，搶步向前，双手把武烈侯的肐膊抱住，說是：“賢弟放手。”王德焦燥，喊叫如雷，說道：“兄長休劝我，今日定要打死这个奸賊。情願替他偿命！”福國公說：“賢弟暫請息怒，听我道來。”

韓元帅　手拉王德不肯放，　攀住臂膀把話云：
“打死王俊何足論？　有碍着　奉旨欽差是使臣。
你我既來求恩赦，　如何得罪与朝廷？　賢弟要
性执不依劣兄劝，　只恐怕　暴露三尸葬不成。”
夜叉聞声長吁气，　他只得　挺身起來立彪形。
一松手　王俊甦醒忙爬起，　这賊人
不顧渾身遍体痛，　連忙的　抱头鼠竄脫逃去，
兎見了黄鷹走似云；　御林軍校隨將主，　上坐騎
展眼之間影無踪。　福國公扭头叫“左右！　尔等速將紙錢焚。”
手下家將忙答应，　登时燒着杠天紅，　烟云一般遮旭日，
滴溜溜　旋風攪起透凌云。　众功臣
一見不由將头点，　齐說是：　“鵬举忠魂却有灵！
旋風想是收錢紙，　來領宾朋一点情。”　众將嗟嘆腮流泪；
忽見那　旋風刮的令人驚，　呼！呼！呼！
紙灰飄揚犹帶火，　騰騰热气似蒸籠，　黑烟滾滾瞧不見，
乱竄金蛇看不清。　伺候的　衙役弓兵朝后躲，
一縷紅光進蘆棚，　奸党臉上灰攪火，　万俟卨
“哎呀！”了一声倒在塵。

旋風攪着火焰，竟自飛進了蘆棚。奸賊万俟卨正在公案上端坐，忽的一縷紅光扑在他的臉上，只燒得鬚髻焦卷，滿臉上都是燎漿大泡。奸党驚慌，"哎呀！"了一声，栽倒在地上。跟隨的家丁着忙，一齐上前攙扶。賊人疼的叫苦哀哉。众功臣看的明白，尽都称願。武烈侯拍手大叫說："燒的好！好！好！岳兄有灵有聖，把这奸党燒死，才顯得循环报应！"福國公便說："賢弟，天色已晚，你我在此無益。权且回去，明日清晨俱在午門以外会齐，好一同啓奏聖上，收葬三尸。"众人齐說："有理！"一齐上馬，各自回府去了。不表。且說这賊万俟卨。

万俟卨　爬起坐在蘆棚內，　緊皺双眉只是哼，
咬牙暗罵众汗馬："匹夫們　結党成群胆包身！
不遵聖旨來哭祭，　毁打欽差惡又凶。　一个个
欺心放火燒錢紙，　偏遇着　就地無故起狂風，
竟自刮進蘆棚內，　把我的　臉上燒得糊圖村。
明日里　早朝見駕上参本，　不殺这
万惡群賊气难伸。"　这奸佞　咬牙切齒頻發恨，
皆因是　滿臉疼痛甚难禁。　眼看着
紅輪西墜天色晚，　蘆棚內外挂明灯。　那些个
禁子獄卒看尸首，　四角上　栽杆拉繩加小心，
火球灯籠都点起，　就如白晝一般同。　猛听得
噹噹一陣鑼声响，　吶喊揚威定了更，　步营兵丁將箭送，
手敲着　梆鈴不断往來巡，　都只为
奉旨看尸欽命緊，　更加仔細并留神。　奸賊悶坐蘆棚內，
头昏眼花不安寧，　吩咐獄官來看守，　"本部堂
暂回府第养精神。"

風波亭卷六

奸賊万俟卨被火燎了髫鬚眉毛，滿臉起泡，疼痛难忍，只覺得头迷眼昏，肉顫心驚，毛髮悚然，暗說："不好！我虽奉旨監守尸骸，大料也無人敢來偸盗。莫若且囘府去安歇，把这件事委派獄官姜明看守，有何不可？"奸党想罢，便叫獄官。那姜明連忙走進棚來，公案以前，双膝跪倒，口尊："大老爺在上，呼喚卑职，有何吩咐？"奸賊說："本部堂身体劳乏，要囘府去歇息，委你看守三尸。須要小心在意！"獄官說道："不劳大老爺吩咐，卑职知道。"奸賊說："既是同獄应承，本部堂暫且囘府。"卽命搭轎伺候。青衣答应一声，將轎搭在棚前。万俟卨出棚上轎，打道囘府。

万俟卨　心中不爽囘家去，看尸大事委姜明。
獄官坐在蘆棚內，那些个　禁子、牢头坐在塵，
猫鼠同眠，又說又笑，不知不覺二鼓臨。四面上
梆鈴來往声不断，尽是傳籌查夜人，隗順一看巡邏緊，
义士着忙帶憂容。"馬步兵　兩营当差人不少，
來往的　穿梭一般緊又勤，虽然我
胸中有智，难施展，如何能　誆哄多人入牢籠？
痴心妄想成何用，大料三尸盗不成！少时節
張保、施全來到此，必然耻笑我無能。"英雄着急渾身汗，
不住的　爬起坐倒把眉擰，短嘆長吁只搓手，
嗐声不止叫"蒼穹"！看看就敲三更鼓，漸漸的
四面巡邏缺少人。

常言道的好："官無三日緊。"这些京营武弁，奉差該班。前半夜恐怕上司來查，說他誤差懶惰——輕者罰俸，重則革职——关系着自己的前程，誰肯偷閑睡覺？熬到三更以后，估量着沒有人來巡查，放心大胆，解衣就寢。那些当兵的人，見主將睡熟，也就偷安打盹，因此來往的人稀少，巡更的漸漸全無。义士一見，不由的心中欢喜，迈步走進棚來，帶笑开言，眼看着獄官，說是："老爺！夜靜大寒，凉風透体，小人备得一盃水酒，特請恩官与众位伙計們盪寒。"列公！但凡小官兒，合衙役三班都是猫鼠同眠；当差各为官吏，背地里就如宾朋一般。獄官姜明与那些牢头禁卒聞听隗順相請，一个个滿心欢喜，都說："今日擾了掌事的，改日还席奉請。"獄官便說："众位伙計言之有理。快些取來，大家受用。"

姜司獄　聞声請他吃酒肉，　滿面堆欢長笑容，
一执手　把"隗头兒！"称，　"多謝你
賜盃茗。　無故的叨擾　感盛情！"
义士吩咐众弟兄：　"快把那　美酒佳肴端進蘆棚。"
但只見：　猪羊肉　用大盤盛，
燒黃酒　十数瓶，　獄官一見
似饞虫。　呼禁卒，　喚营兵，
"不必看尸　都進棚。　咱們且吃个团圓会，
大料着　黑夜有誰來偷死人！"　众禁卒
齐答应，　乱哄哄　走進棚，
一个个　笑盈盈，　尊"司主！"
把"老爺！"称，　"托賴洪福眞僥倖。"　姜明說：
"只管吃喝不必斯文，　我姜某　是直性人。
授微职，　管你們；　如兄弟，

似宾朋——　　那个若拘束說套話，　　定然要
燒酒先罰他十大盅。”　　雁排翅，　　左右分，
团团坐　　地埃塵。　　隗义士
不稍停，　　連忙斟上一盃酒　　桌案前
遞与那官卑职小人。　　姜明接过　　面含春，
也不謙讓　　一气吞。　　喝干了，
說:“不爽神，　　必須要　　把令行。
滿滿的斟上一大碗，　　吃他个　　流星赶月月赶星。”
众人說:　　“願把命从。　　这个喝法
倒也通。　　使大碗，　　勝小盅。”
把抓口唵吃个不住，　　犹如那　　餓鬼爭食的一般同。
不用讓，　　尽量吞——　　一霎时，
醉酩酊——　　閉二目，　　晃身形——
东西倒，　　酣睡沉。　　隗順一見心暗喜，
說道是:　　“盜取三尸的事穩成。”

隗順見獄官伙計們酒够八分，滿心欢喜，对众开言，說道:“列位！我昨日治办年菜，買了一樁宝貝。”众人便問:“但不知什么宝貝?”隗順說:“新春佳節，親友們都來拜年，少不得要款待酒飯。黄酒又不对葷菜，燒酒又俗气。如今新兴有一宗神仙藥酒，一兩藥只要三錢銀，管泡二斤酒，顏色好看，味道受吃，能解燒酒之毒，寬胸順气。我就買了他四兩，灵与不灵，总沒試过。”獄官說:“旣然如此，你且拿出來大家尝尝，吃个稀罕物兒。”隗順聞听，心中暗喜，伸手向兜肚內把紙包兒掏將出來，用手打开。大家观看，綠蓁蓁的顏色。众人說道:“这个藥怎么漆黑的?”隗順說:“这叫做葡萄藥酒，怎么不黑?”說着，把藥抖在瓶中，用筷子攪了一回。滿滿的斟了一盃，双手高擎，說道:“恩官！小人大

胆，以此为令，吃一个長流水。”獄官接將过來，喝了一口，順流而行遞下去。

姜司獄　食杯接过喝了一口，　遞与挨肩順領人；
隗順旁边催的緊，　这正是　酒令如飛往下行。
登时間　人人沾唇飲在肚，　俱中了
蒙汗妙藥善迷魂，　一个个　头昏腦悶心撩乱，
天旋地轉晃身形，　兩眼發黑坐不住，　不由的
东倒西歪躺在塵，　順着那　口角俱各漾白沫，
嘴眼歪斜似啞人。　隗义士　一見不由心欢喜，
連忙的　迈步翻身出蘆棚，　來到尸場不怠慢，
鞘內拔刀割断繩。　只听得　吱嗒吧噠連声响，
乱墜天星一般同，　上挂灯籠落在地，　㤀！㤀！㤀！
燃火燒着遍地紅。

三俠盗尸，商量就以灯滅为号。尸場四面拴着兩道長繩，繩上挂着几百盞明灯，一时間那里能够吹得滅？隗順性急，拔出解手刀來將繩割断。他指望灯球落地，一跌就滅；誰知道灯見火，燃着就燒！霎时間灯球乱滚，滿地通紅，好漢着忙，赶上前去，用脚乱踩。

隗义士　一見灯籠落在地，　燃火就着遍地紅，
心里着忙說“不好！”　跑上去　用脚乱踩那稍停。
一时之間焉能滅，　又恐驚动兩营人，　只急得
面貌失色心中跳，　登时热汗似蒸籠。　忽然就地旋風起，
走石飛沙滚灰塵，　灯球火亮都刮滅，　星斗迷漫黑霧濛。
尸場內　义士嘆气將头点，　暗說：“忠魂有聖灵！”
閃目留神四下看，　專等那　合意同心作事人。
耳边厢　只听梆声不住的响，　远远的

來了巡更查夜人。
常言"好事多魔障"，
　　偷尸骸
屈死三忠葬不成。"
　　抱怨那
一味的躭延誤大事？
思忖之間梆鈴近，
天黑难辨容与貌，
　　不住的
來往巡邏要留神！"
夜靜更深分外明。

英雄焦燥心冒火，
　　今夜晚
偏遇巡兵查的緊，
　　隗义士
張保、施全欠聰明。
　　想必是
恍恍惚惚兩个人，
影影綽綽看不明。
口內吆喝把話云：
　　他的那
隗順听出熟人話，

仰面長吁叫"蒼穹"！
委然不錯实且眞。
　　大料着
又是心驚又是急燥，
　　"为什么
害怕不敢盜尸灵！"
　　仔細看
只听脚步看看近，
"坐冷支更須仔細，
声音洪亮嗓子大，
　　不由的
撇却憂容換笑容。

風波亭卷七

隗順听見是施全的声音，心中暗喜，往前迎了兩步，說道：“巡風的是誰？”那兩个人答应：“是我。”义士說道：“二位來的正好，劣兄在此久等。”施全、張保走上跟前，隗順說：“施賢弟，你如何扮作当差軍校的模样？”施全說道：“兄長有所不知，小弟自到京都，住在一座庙內，与外营一个吃粮当軍的相住一处，甚是投机。他今日派着看尸首的差使，偏偏的身体不爽，煩小弟頂替，故此趁势前來。”隗順說：“如此甚好。趁着獄官禁卒人等都被我用麻藥醉倒，快些偸尸，不可迟誤。”二人說道：“兄長，我三人每人揹負一个，趁早快走。”

三义士　說罢一齐蹲在地，　月暗天黑看不明。
隗順揹起精忠帅，　張保他　肩头扛定勇岳云，
施全馱着金槍將：　三俠仗义盗三忠。　暗暗的
蹑足潛踪朝后走，　不由胆怯又揪心，　惟恐逢着兵与將，
露出形藏了不成！　但則見　陰云一片遮星斗，
四下里　灯火全無墨染成。　深一脚來淺一脚，
磕磕絆絆路不平，　一气兒　走了約有二里地，
迎头只見閃灯籠；　馬蹄乱响灰塵滚，　來了那
巡夜兵將許多人。　三义不敢向西走，　慌慌張張竟扑东。
街道不平脚步乱，　驚动了　巡夜將弁与軍兵，
一齐的　喊叫如雷說：“那里走！　黄夜間
私行不知是什么人？”　三俠胆怯無言对，　張口結舌不能云；

都只为　身上揹負三尸首，　怕的是
睄見追踪横禍侵。

三家好漢揹定死尸，指望抄过小巷，無人知覚，不料顶头撞見查夜的官兵。三位爺的心虛，不敢前進，折轉囘來，往东就走。怎奈街道不平，脚步散乱，守汛的兵丁听見，高声吆喝："呀！什么人这时候在街上閑走？"三位爺心忙意乱，答应不來。营兵見不敢囘答，就知必有緣故，齐声發喊："快來拿賊！"傳將下去，夜靜声多，听的眞切，那些堆撥栅欄該班的將弁、当差的营兵虽是偸安盹睡，到底驚醒。从夢中驚覚，順口答应："哦！來了！來了！拿呀！拿呀！"吵吵嚷嚷，喊声四起，一似海沸山崩。三位义士只唬得胆裂魂飛。頃刻間守汛的將弁各执器械，帶領馬步官兵，四面一抄，圍裹上來，犹如鉄桶。

四面上　一齐發喊往里裹，　三俠圍在正当中。
油松亮子如白晝，　守汛的　將領軍兵势派凶：
有几个　手內持弓弦搭箭，　有几个
腕上懸刀把利刃擎，　有几个　抖索提繩雄似虎，
有几个　撓鈎高举猛如熊；　齐声大叫："拿賊盗！
休放走欺心大胆人！"　隗順、張保黄了臉，　施全嘆气口中云：
"你我只为惜良將，　全憑着　一腔俠烈盗尸灵；
誰知道　蒼天偏不从人願，　驚动了
查夜巡風守汛人。　啃若动手來拒捕，　尸骸須当撂在塵；
束手若被他拿住，　罪犯餐刀頂冒紅。　殺身全义死無怨，
落一个　匹夫無謀少智名！"　隗順、張保說："正是。
蒼天不佑怨何人！　我三人　生前不得埋良將，
死后厉鬼斬奸臣！"　三俠正在心中恨，　起了股
怨气冲空透凌云。

三俠士的怨气冲空，把一位尊神的云头阻住。你道是誰？原來是春秋战國时，臨潼会上斗宝的明輔伍老爺——只因忠心輔保吳國，被西施女陷害，死后成神，上帝勑封为“威鎮錢塘江大元帅，水府正神”——这一夜出巡，打从臨安經过，正走之間，只見一股怨气冲空，把云头擋住。江神聖眼一观，早知其意。

伍神聖　慧眼一观知就里，　触景嘆气自伤情：
“岳家父子風波死，　他的那　寃屈恰似楚伍員！
忠臣实有匡扶志，　昏君無道枉尽誠，　細想來
生不遇时遭殘害，　一場忠勇化浮云！　可羡三俠把尸盜，
难得凡夫义烈情！　世人尚能惜良將，　神明豈可負功臣！
現如今　三人被困誰搭救？　我不慈悲命难存。”
江神想罢用手指，　忽然間　平地陣陣起風云，
冷气颼颼扑人面，　黑霧迷漫看不清，　傾刻將
火把灯球都刮滅，　走石飛砂杠烟塵。　征駒乱竄“咴咴”叫，
东西混路各奔騰，　步下的　軍兵乱晃站不住，
一个个　竪倒横歪躺在塵。　水卒齐把神通使，
抬起豪俠三个人，　唿！唿！唿！　越刮越大好几陣，
漸漸的　風定塵息星斗明。　守汛的
將弁聚集众手下，　眼望兵丁把話云：　“此風刮的眞邪怪，
三个人　莫非怨鬼与精灵？　尔等不可來声嚷，
怕的是　兵部聞知又要想銀。”

众將官囑咐兵丁等：“不可声張此事。怕的是言官上本，說是疏放賊盜，才力不佳。兵部交議，又要想賬；無銀打点，难免处分——輕者罰俸，重則革职。”不表营伍中的軍將私下筹議。且說錢塘江的水神令水族們把三个义士抬起——張保、施全、隗順如醉如痴，恰似夢中一般——催云趲霧，來到九曲巷，放在塵埃。

三忠的尸灵，葬在螺螄壳底。明輔顯出聖相，手指三人，开言講話。

三俠士　忽听有人來呼喚，　高声叱咤似雷轟，
迷迷忽忽睁二目，　一翻身　坐在塵埃看分明：
半云半霧顯法体，　堂堂聖相甚驚人！　头戴着
鑲珠嵌宝三山帽，　素纓罩頂戲双龍；　魚鱗密砌連环甲，
層層鎖子現玲瓏；　蜀錦白袍金綫蟒，　玉帶羊脂腰內橫；
护心鏡　閃閃光華如明月，　勒甲絲縧九股擰；
弓穹画角無窮力，　攢竹箭　百步穿楊敢指名；
銀鞭倒挂如豹尾，　太阿宝劍鞘中盛；　素纓槍
梅花纏杆擎手內，　金鞍玉轡馬白龍；　鳳目蚕眉天庭滿；
耳大鼻高地閣丰；　唇似塗硃面如玉；　五綹長髯墨攙銀；
八尺軀　祥光罩定旋紫霧：　凜凜神威相貌雄。
口中大叫："三俠士！　吾乃是　威鎮錢塘江水神。
只因为　你等义烈多英勇，　憐忠良
忘身捨命盗尸灵，　偏遇官兵圍裹着，　危險难逃要遭擒；
因此上　吾神暗里將你护，　使神風
退去官兵搭救出城。　此处名为九曲巷，　螺螄壳內葬尸灵。"
江神說罢云磨响，　登时不見影和形。　三俠士
一齐進礼將头叩，　拜謝神的指引明。

風波亭卷八

話說三俠士謝过神明，一齐立起身形。猛然心中十分詫异，只見迎面三堆螺螄壳，黑夜观看，犹如坟墓一般——当中的高，兩边的略矮。張保、隗順、施全三个人欽服江神灵应，一齐撩衣向坟前跪倒。施全叩首大叫："元帅！小弟与你自幼結交，同甘共苦。仁兄父子三人一旦被奸賊所害，我若不与你报仇雪恨，愧見九泉；一定要刀剁秦檜，以洩胸中之忿！"隗順聞听，不由的泪流滿面，說："賢弟且住。仗义誅賊，自有神明护佑。只是一件，奸賊行动，势大人多，倘然不能得便，他那里人众，如何敌撓？"施全冷笑說："兄長，大丈夫'殺身取义，捨命全交'，但能遂吾之願，虽死何妨！"

隗义士　聞听施全一夕話，　緊皺双眉把話云，
口內連將"統制！"叫，　說道是：　"賢弟仔細听分明：
古來多少人行刺，　虽然成功命不存。　豈不聞
趙府报仇亡豫讓，　荊軻仗义喪秦庭？　將軍要去誅秦檜，
权臣护衛許多人，　惟恐怕　彼众我寡难抵擋，
那时節　画虎不成类犬形。"　义士說罢長吁气；
俠烈聞听心不平，　微冷笑　帶怒含嗔呼"兄長！
你的言辭欠聪明。　施全自幼身落草，　我也曾
聚众称王作綠林，　倖僥結拜岳鵬举，　弃邪归正保朝廷。
滅寇征賊剿金北，　誰不知　大宋精忠众武臣？
汗馬營　布衣起首为統制，　腰金衣紫鎮边庭。

只为奸党害岳帅，　我与他　结拜同盟甚惨情，
安心要殺賊秦檜，　雪恨伸寃尽朋情；　但能够
遂了血誠英雄志，　就把我　碎剮凌迟無怨心！”
越說越怒將牙咬，　一腔怂气貫天庭。　張保、隗順忙相劝，
說道是：　“賢弟三思看事行。”

隗順、張保一齐解劝，說道：“賢弟息怒，不必生气。殺賊行刺，須要小心仔細。”施全回言說：“二位不必过慮，小弟知道。”隗順說：天已大明，事不宜迟。張賢弟回家去报喪；施賢弟遇便誅賊；愚兄依旧当差，見机而作。”張保、施全一齐答应，說道：“隗兄之言有理。事不宜迟，我三人就此分手。”

三义士　語罢言絕一执手，　各自分头把事行。
不言施全与張保，　單表那　身在公門应役人。
隗順出了九曲巷，　只听金雞报曉鳴，　一壁里
走着心中暗思想，　腹內顛夺暗沉吟：　“皆因仗义將尸盗，
違背皇宣有罪名。　若要是　神人保佑机不洩，
就犹如　再造重生复降塵；　倘然事犯难瞞昧，
拚着一命受非刑，　任憑他　嚴加苦拷吾承認，
断不肯　扳扯施、張兩个人。”　好一位
輕生重义勇隗順，　可称俠烈一英雄。　眼看蘆棚离不远，
举目留神看分明：　棚前跪滿人無数，　都是牢卒禁子們。
好漢他　明知昨夜事情犯，　不肯抽身害好人，
往前緊走三五步，　鑽進了　叢人之中跪在塵；
細听那　众人口詞怎么样，　賴不过
他好承認此事情。

隗順挨身鑽入人叢中，双膝跪下，側耳留神細听众人的口詞，賴的过去便罢；若是賴不过去，他就一口应承。“作好漢的不肯連累

别人。”——这是隗順心里的話，并不曾說出口來。只見万俟卨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怒髮冲冠，高声斷喝：“哇！好狗官，为何巡守不嚴，把三尸被人盜去？藐視王法，該当何罪？”獄官叩头，口稱：“大老爺！卑职焉敢藐法欺公？虽然失去三尸，大料無人敢來偷盜。”万俟卨聞听，心中大怒，說道：“大胆的狗官，还敢强辯？無人偷盜，三尸因何不見？你且說來！”姜明見奸賊發怒，只唬得篩糠抖战，向上咕咚、咕咚的只磕响头，口內說道：“求大老爺的天恩明鑒。卑职奉委看守三尸，小心了又小心，一睡不睡，連眼也不敢閉。不料三更以后，忽然陡起狂風，灯籠火把尽都刮滅，塵砂迷眼，二目难睜，众人昏昏栽倒在地。天交五鼓，幸虧营中的將官帶領兵丁前來，將卑职与众禁卒等喚醒。同去观看三尸，不想被風俱已刮去。”

姜司獄　明知昨夜人弄鬼，　不敢实說酒醉情，
借着將佐兵丁的話，　只說是：　“昨夜狂風刮倒人。”
磕头如同雞啄米，　連称：“恩官老大人！　念卑职
奉命委派看尸首，　着意仔細更留神。　帶領禁卒尸旁坐，
周圍四面挂灯籠，　明晃晃　火光照耀如白晝。
京营的　將校督兵往來巡，　巷口堵截多嚴密，
坐冷观風無数人，　不斷的　打梆搖鈴將籌遞。
大人想，　誰人敢盜死尸灵？　此乃是
千眞万眞風刮去，　天降非灾害众人。　恳求司馬行方便，
超卹草命感大恩！　老爺若不發慈憫，　文武軍兵都活不成。”
姜司獄　說着向上連叩首，　他的那
慟泪如梭不住的淋。　万俟卨　坐上聞听全不信，
这奸賊　帶怒含嗔把話云。

万俟卨聞听獄官之言，全然不信，微微冷笑，說道：“你这狗官好

一張利口，善于巧辯！分明是貪贓賣法、私通反叛、將尸盜去，还敢妄造非言，欺哄本部堂？大胆的賊徒，你眞身該万死！”獄官着忙，連声說道：“大老爺冤枉了小官。量姜明就是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盜賣三尸。現有將校兵丁可証。只求大老爺开恩，超生草命。”說罢，連連的叩头。奸賊聞言，低头暗想：“細观姜明的詞色，竟象是实情。大風刮去三尸，眞乃奇聞异事。我且問問众將校，便知眞假。”奸賊一臉的怒气，开言說道：“众將官！”兩旁齐声答应：“伺候大人。”奸賊問道：“姜明所供大風刮去三尸，是眞是假？尔等据实說來。如敢朋比为奸，欺瞞本部堂，倘然發覺，一定嚴加治罪。”列公！万俟卨現兼兵部正堂大司馬，乃是武官之祖。众將見奸党發怒，只唬得胆战心驚，一齐跪倒，向上磕头說道：“大人容稟！”

众將校　一齐跪倒將头叩，口内連把“大人”尊，
“我等当差守汛地，督率着　馬步三軍在京營。
干系重大非小可，支更巡夜往來行，惟恐怕
三尸被人偷盜去，天子的　聖旨皇宣不同尋。
疏防覺察应該斬，末將等　焉敢偷私自獲罪名？
誰知道　三更以后狂風起，走石飛砂滾灰塵，
黑霧迷漫星斗暗，只刮的　二目难睁看不明；
越刮越大人栽倒，足足的刮了一个时辰，五更后
風定塵息天待亮，小將等　率領兵丁看分明，
獄官牢卒并禁子，一个个　昏迷不醒躺在塵；
令軍校　攙扶撅喚方甦醒，獃獃發怔似啞人。
小將等尸場去查看，誰知道　被風刮去影無形！
这件事　千眞万眞原不假，求大人
施恩搭救众生灵，聖駕前　上本免究赦重罪；
願大人　公侯万代子貴孙荣！”

風波亭卷九

万俟卨見众將异口同声，幷無差言，奸賊信以为实。心中思想：“古人云‘察言观色’，听他們幷非謊話；三尸被風刮去，大料竟是眞情。”說：“众將、獄官、兵丁、衙役，旣是尔等众口同音說三尸被風刮去，本部若是执法用刑拷問，你們在背后一定怨恨，說我無德。本部施恩，行个方便，啓奏朝廷，若是天子开恩，免究不問，这是你們的造化；倘或龍顏大怒，追問其情，只要你等咬定牙根，不可改口乱道。”官、將、兵、役一齐磕头，說：“这是大老爺的天恩，我等感激不尽！”奸賊說：“旣是如此，尔等專听綸音。人來。搭轎！”“哦！”一声答应，將轎搭來。奸賊出棚，立刻上朝。

万俟卨　惟恐事犯干連己，　情急無奈哄朝廷。
奸賊出棚上了轎，　手下人　前呼后拥有威風。
獄官众將担驚怕，　人人口內念观音，　“但只願
神佛暗中加保佑，　万歲皇爺开聖恩！　只求天子不究問，
文武官兵有救星；　怕的是　朝廷忿怒嚴追訊，
我等的　性命殘生一定坑。”　按下众人心恐怕；
再表欺君作弊人，　坐下的　暖轎人抬來的快，
到了朝前午禁門。　鐘鳴鼓响忙升殿，　宋高宗
駕坐龍楼殿九重，　三下淨鞭傳王敕，　文武行参左右分。
殿上吆喝傳聖旨：　“有事出班啓奏明，”　言还未尽人答应，
金堦下　跪倒文武二奸臣；　万俟卨与賊王俊，
一齐磕头呼聖明。　坐上的　皇爺閃目朝下看，

認得是　　　　鎮殿將軍、司馬臣。

紹兴皇帝往下开言:“來見朕者可是大司馬、右將軍?”“臣:万俟卨、王俊。”“二卿何事奏聞?”“吾主哦!昨日欽命微臣看守逆叛岳某之尸,誰知众功臣不遵聖旨,哭祭三尸。燒錢紙火滚烟飛,把微臣的鬚眉燎尽,燒的肉爛皮焦。微臣的不敢惹他,只求皇帝爺作主。”高宗聞听,把头点了几点,說:“大司馬,常言道:‘物伤其类。’众功臣憐念岳某,皆因是同僚一气;燒紙錢哭祭,乃是人之常情:不必苛求,何須議論?”万俟卨碰了个釘子,复又跪爬半步,口尊:“万歲!臣还有异事奇聞,奏明陛下。”“卿有何事?只管奏來。”“主哦!微臣奉旨看守三尸,嚴查官弁,防守經心。不料三更以后,陡起狂風,把三个尸灵刮得無影無踪。臣不敢不奏啓,我主龍意天裁。”高宗聞奏,在宝座上默默無言。

宋皇帝　　聞奏不由心展轉，　　沉吟不語自思参:
“奇聞异事从來有，　　从古时　　傳到如今总一般。
想当初　　大唐高宗怠汗馬，　　屈殺了
大將功勛薛丁山，　　薛蛟曾被風刮去，　　后來兴兵大报冤;
我朝太祖先皇帝，　　因酒后　　汝南王鄭恩把刀餐，
一陣風　　也曾刮去鄭英子，　　蒼天不肯滅忠賢。
只因我朕失仁政，　　風波亭　　岳某自縊死的寃，
昨夜間　　刮去三尸無踪影，　　这也是
蒼天有意向忠賢。　　我寡人　　只因听信秦丞相，
作事不明用奸讒，　　后世难免軍民議，　　定然說
無道昏君朕不賢!”　　宋高宗　　腹內懊悔良心現，
眼望着　　誤國奸雄把話言。

宋高宗自己知过,不肯深究,說:“大司馬!”“臣在。”“岳某三人既然犯法伏誅,尸首被風刮去,何足为奇!免論勿究。爱卿归

班。”“謝主的龍恩。”万俟卨磕头退將下來。紹兴皇帝看着王俊，开言說：“右將軍！”“臣在。”“你的鼻青臉破，必有情由。”刁賊肘膝半步，往上磕头，說：“万歲，这是武烈侯打的。”天子問道：“王德因何打你？”“主哦！不但毀打为臣，他还訕謗我主。”高宗聞听，微微冷哂，說：“右將軍王德他竟敢伤辱我朕？不必隱瞞，从实啓奏。”刁賊見問，复又磕头，口尊“万歲！”

万惡的　刁賊王俊爬兩步，　向前磕头尊聖明：
“微臣奉旨去查詢，　尸場內　遇見功勛汗馬臣。
四公八侯众節度，　不遵皇宣聖諭文，　焚錢紙
祭奠三尸哭反叛。　夜叉王德把凶行，　破口出言將我罵，
脚踢拳打下絕情。　他惱恨　为臣断义害朋友，
說我主：　‘昏庸無道斬功臣，　信寵奸相成和議，
胆小偷安欠豪雄。　不念那　父兄深仇陷塞北，
缺少德仁孝悌情；　捕風捉影誅良將，　分明是
移花接木沒賢能。’　‘既是昏君忘赤胆，　非我不忠乃他不仁；
王某今打賊王俊，　安心是　羞辱中兴昏憒龍。
明日早　会齐功臣把朝進，　大家鼓噪問朝廷。
他若回心認了錯，　埋葬了　三忠尸骸斬佞臣，
押下我等心头气，　讓他依旧掌疆紘；　倘或是
牙蹦半个說“不”字，　另換位　有德明君管万民。’
痛打一頓將臣放，　他說是：　‘傳言报与宋朝廷，
众边鎮　公、侯、節度齐心反。’为臣实奏与君聞。
王俊若敢說瞎話，　殺尽举家問罪名。”　謊話刁詞說的狠，
把一位　耳軟皇爺怒气生。

王俊的刁詞，戳着朝廷的心病，不由龍顏大怒，望着左右开言說：“在朝的文武公卿！我朕自从繼位以來，惜軍爱民，修文演武，存

心救还二聖。累歲征殺，不能得勝，事急無奈，方与北金和盟。只因岳某謀反，众功臣物伤其类，哭祭可恕。王德竟敢毁謗朝廷，說我朕信寵奸相、誅貶功臣、願成和議、不肯中兴、忘父兄之仇、不仁不孝！………"

宋皇帝　說着不由龍心怒，　大叫合朝众武文：
"可恨王德眞胆大，　倚仗着　勛重功高任胡行！
对朕尚且言不遜，　背后行凶是実情。　逞凶强
毆辱欽差犹自可，　抗旨哭尸朕也容；　狂言說我忘君父，
不孝之言朕怎禁！　公、侯、節度同一气，　举意安心臣要廢君！
合朝的　九卿、四相从公議，侯、伯、王、公評一評，
君的是來？臣的是？　这还是　他不忠來？朕不明？"
兩班群臣無可对，　文武低头不敢云。　大位上
越說越惱趙皇帝，　緊皺龍眉冒火云，　喝叫："駕上官領旨！
快拿欺君反叛們，　暫且刑部收監內，　过了新年問口供。"
护衛的　將校侍尉領聖旨，　一个个
抖擻威風出了午禁門。

風波亭卷十

駕上的官帶領武士侍尉急出朝門，高声大叫："公、侯、節度，快來接旨！" 众家功臣清晨一早，齐集午門，指望要在駕前討赦，埋葬三尸，忽听喊叫旨下，众家功臣一齐跪倒。駕上官把龍牌一举，用声吆喝："众公、侯、節度抗旨不遵，毆辱欽差，謀为不軌，國法难容。着武士拿下！"

众护衛　口内喧嚷天子旨。　武士發威震天庭，
抖擻缇繩朝上涌，　裹住了　南宋中兴众功臣；
四公、六侯身受綁，　節度时間背剪繩。　跟随的
家將一見魂不在，　个个伤心嘆主人。　兩个武士駕一个，
把一个福國公兩眼都气紅。　韓爺仰面長吁气，　吳璘、吳玠气难平。
夜叉王德心不忿，　气的他　叱咤如雷震天庭，
口中大叫："宋皇帝！　昏庸無道害功臣。　就使是
我等一死忠名在，　再有了　國难刀兵誰去迎？
大料江山不長久，　可惜这　半壁華夷早晚傾！"
福國公　微微冷笑叫："賢弟！　不必多言怨恨人；
我等披麻來救火，　皆因是　禍福無門自己尋。
安心要救岳元帅，　立意來参奸相秦，　这正是
忠言逆進昏君耳，　佞話偏投庸主情。　盤古至今从头論，
歷朝代代斬功臣：　漢光武　中兴方定誅交况，
吳姬光　定楚回兵害伍員，　未央宮中亡韓信，
敬德碰死在禁門。　俗言道：　'太平本是將軍定，

不許將軍享太平！' 你我痴心輔大宋， 战边庭
妄想只要把金平； 蒼天不遂忠良志， 昏君無故害功臣。
英雄屈死何足怨？ 留取英名与后人！" 福國公几句剛直話，
众虎將 無語低头默無云。

公、侯、節度聞听韓元帅之言，俱各無言低头，口中長嘆，一个个身受大綁，押着离了朝門，竟扑刑部而來。就驚动了京城的那些軍民百姓，一齐議論紛紛，都說是："众家功臣不知身犯了何罪，被朝廷綁將出來？押赴刑部，未曉作何發落？"

臨安的 軍民百姓私議論， 你言我語口中云。
一齐怨恨当今主， "为什么 偏心耳軟信奸臣？
自从秦檜为丞相， 惑乱朝綱不太平。 樞密使
首相李綱因他貶， 趙鼎含冤死不明， 追夯拔黃鎮張所，
貶了刘韐与胡寅， 屈殺節度毛叔度， 誣害言官張九成，
風波亭 殺却精忠岳元帅， 今天又綁众功臣；
乾坤有道王無道， 这就是 日月常明帝王不明！
朝廷專信奸雄話， 坑尽文修武备臣； 边庭上
節鎮良將遭誅貶， 滿朝中 都是秦賊一党人。
大約不久金兵到， 四兀朮 帅众又要往南侵，
那些个 战士遭屈心寒透， 誰还肯
捨命厮殺擋夷人？ 一齐要 不管退步打撒手，
國破家亡早晚傾。 紹兴百姓逢劫数， 苦死了
沿路边关老幼民， 一定是 夫逃、子散、妻被擄，
那时節 國难臨头才想功臣！" 黎民贊嘆跟着走，
到了出生入死門。 不表功勛交刑部， 且說那
大宋中兴失政龍。

朝廷一怒貶了众家功臣，复又下旨封王俊为唐、鄧二州的总鎮。

奸党謝恩出朝，挑选兵將前往。宋天子朝袍一擺，聖駕还宮。文武皆散。且說秦檜出朝上轎，家丁圍随，十分英耀。不多时來到格天府門內，栽杆，去扶手；奸賊出轎，迈了步，進了仪門。早有丫环稟报王氏長舌妇，往外迎接。夫妻見面，行禮，走入臥房。奸賊更換衣巾。

秦奸相　進屋摘冠解宝帶，脫去朝服蟒大紅。
更換便衣披鶴氅，戴一頂　忠靖青巾嵌珠明。
夫妻归坐將茶飲，王氏含春帶笑云：“今日个
老爺回府有喜色，不知何事称心情？”奸賊帶笑呼誥命，
“夫人洗耳納吾云：皆因是　当今聖主降重我，
專國政　諸事条陈尽依从。岳家父子三人死，
朝廷不許葬尸灵，可恨那　公侯節度众汗馬，
擅違聖旨祭三人。王德忿怒打王俊。化錢紙
燒燎司馬帶伤痕。二人今早同上本，参倒功勛众武臣。
四公、六侯、众節度，現如今　掐在南牢監禁門；
只等着　过了年節开印后，差派那
有司刑官問罪名。滿朝中　都是羽翼結一党，
令他等　嚴刑拷打众仇人，群賊虽是英雄將，
肉拌乾柴豈不痛？当堂上　謀反情由叫招認，
朦朧啓奏与朝廷；当今聖主龍顏怒，众惡党
料想殘生活不成。只因趁了吾心願，故此回家帶欢容。”
長舌妇　聞听諂佞一夕話，不由的
短嘆長吁帶憂容。

秦檜見王氏面帶憂容，沉吟不語，說：“夫人，多虧你妙計良謀，指教与我害死岳家父子。如今和議已成，有喜無憂，何須过慮？”長舌妇聞听奸相之言，把手一擺，众使女俱各退將出去。王氏低

言口呼:"夫主！岳某虽死，和議已成，全不想:'斬草不除根，萌芽复又生。'那些革职遭贬的众文武，还都現在；岳某虽死，他的部屬犹存:倘或聞得主帅身亡，兴师造反，來犯紹兴；众功臣齐心接应，里外夾攻，文武共同上本——

倘或是　边庭众將生心反，　來犯京都紹兴城，
遭贬革职文臣在，　那些人　一定修本奏朝廷。
豈不知?　李綱性拗多强暴，　胡寅的
舌能口快慣条陈，　足智多謀名張所，　張浚、傅亮有才能:
保举忠心众汗馬，　一定要　連名上本奏朝廷。
他参你:　私通北金成和議，　欺君誤國賣疆紘，
位大权高専朝政，　結党同謀害大臣，　假旨誅殺名趙鼎，
暗害言官張九成，　擅斬大將毛叔度；　發金牌
私調精忠岳元戎，　風波亭中縊三將，　父子含冤罪不明。
件件据实参劾你，　耳軟高宗豈不从?　那时節
兵臨城下専用武，　烟塵犯境廢斯文，　若要追究从前事，
只恐怕　嚴加審問动官刑。　相公你
要想推托胡厮賴，　除非是　二聖还朝大事平；
若無徽、欽回宋室，　賣國求荣是实情。　夫主呵!
按到实情有殺身禍，　保不住　妻子全家刀下傾!"
長舌妇說着說着長吁气，　止不住　杏眼秋波滚泪痕。
奸秦檜　聞听此言無主意，　不由的
面帶憂容叫:"夫人!"

風波亭卷十一

秦檜聞听長舌妇之言，竟無了主意，呆獃獃發楞，半晌开言，說："夫人！你我欺瞞宋主，誘哄高宗，只說和議是眞，包管二聖还朝——这不过是哄朝廷的話，好报四太子的私恩。岳某已死，大金心無畏懼，一定要兴师侵夺宋室，成其一統，他怎肯罢息刀兵，送还二聖？"狗妇說："却又來。既知二聖不能还朝，四太子必來吞宋，你就該明哲保身，早尋平安之計。""哎！夫人，我如今到想躲静求安，怎得能够？"狗妇說："不受險中險，难成人上人。咱如今賣宋通金，身帶迷天大罪。一不作，二不休，爽的把寃家殺尽，独霸朝綱，任用一党，制住了高宗；叫朝廷敢怒而不敢言，無可奈何于你。然后着人暗送蠟丸書去，催着四太子兴兵，里应外合，幷吞南宋；輔保大金一統，你我長享富貴。"

好一个　万惡欺天長舌妇，　心奸意狠更陰毒。
望着秦檜尊"夫主"！　說道是：　"相公不必再躊躇。
主意圖謀宋社稷，　一心归順四儿朮。　常言道：
'不入虎穴难拴虎，　怕進龍潭龍怎誅？'　既要殺人須見血，
安心斬草把根除，常言：'恨小非君子'，自古：'無毒不丈夫'。
夫主你　如今已是騎上虎，　凡事須当依着奴；
將無作有参一本，　把你那　对头寃家一概除。
滿朝都是咱家党，　那时昏君势派孤，　然后好
把这半壁江山賣，　差人密送蠟丸書，　勾引金兵來犯宋，
席卷長驅似破竹，　包管那　大金皇帝成一統，

我的夫　　功大如山盖世無。” 秦檜聞听長舌話，
这个賊　　仰面不住長气出。

奸賊長嘆了一声，說：“夫人，你劝我殺尽仇人，免貽后患；这些人有功無过，却叫我如何下手？” 狗妇口尊“夫主！要害仇人，少不得將無作有。現今信王御弟十千歲趙榛，他部下有一員大將姓馬名擴，此人勇猛非常，身雄力大，騎一匹青鬃馬，使一口飛廉刀，無人敢擋；統領三万精兵，現在河陽威鎮。咱如今無賴不成詞。只說：“革职的文武怨恨朝廷、勾連馬擴、里外夾攻、兵取臨安、爭夺天下，安心要廢我主，另立信王为君。他們都只圖功高封賞；为臣深受龍恩，豈坐視机密？上本私奏我主，望祈万歲早除反叛，以安社稷。” 相公，話要对景，不怕他不听。当今的天子原吃过此虧——昔年苗傅、刘正彥作反，廢了朝廷，囚在后宮；若不虧張浚、韓世忠勤王救駕，宋高宗准死無挪。你將此事为題，戳着朝廷眞病，天子必然动怒，一定殺尽群賊。这是妾身的拙見，相公斟酌而行。”

賊奸佞　　聞听長舌王氏話，　低言悄語叫：“夫人！
今夜灯下修成本，　到明日　　清晨一早奏朝廷，
哄过高宗准了本，　殺尽汗馬众功臣。　倘若是
天子生疑不憑信，　五十三人害不成，　文武齐心也參奏，
亂正情眞話怎云？　拙夫难免尸灵卸，　妻子、举家項冒紅！
我的这　　禍福吉凶拿不住，　也只是
听命由天闖着行。”　夫妻倆　　說話之間天色晚，
侍女燃灯照耀明，　擦桌調椅放小菜，　委然是
煎、炒、烹、炸味美馨。心中有事难用飯，　酒可消愁飲几巡。
奸賊吩咐把殘席撤，　相府內　　巡查更夫二鼓鳴。
手下的　　使女丫环安床鋪，　錦被鴛衾香气濃。

夫人摆手仆妇散，　　一个个　　迈步出房帶上門。

那些个使女丫环散出內房，把門帶上，都在外廂歇宿上夜。不表。且說是長舌王氏与奸賊秦檜夫妻兩个在灯前对坐，狗妇研得墨濃，取了一張花箋，放在桌上。惡賊添得筆飽，先打草稿，要害那文武群臣。

好一个　　心毒意狠奸秦檜，　　灯前寫本害忠臣。
長舌玉手研香墨，　　惡賊人　　未从下筆先沉吟：
"成敗全憑这張紙，　　不得殺人就害自身！"　　鋪花箋
想一句來寫一句，　　打了草稿再謄眞。　　上寫："首相臣秦檜，
竭忠一本奏明君。　　荷蒙聖主隆恩重，　　削除奸佞尽孤忠。
只因为　　遭貶革职众文武，　　五十三人起异心，
抱怨天子輕文武，　　众汗馬　　惱恨朝廷負武功。
只說：'信王賢千歲，　　仁德堪可立为君，'　　勾串那
河陽总鎮名馬擴，　　不久兴兵犯帝京；　　'里应外合夺天下，
廢了庸王立明君。'　　同謀一党众文武，　　微臣細細說花名：
头一个　　宰相李綱他为首，　　吏部天官叫胡寅，
戶部司農名□□，　　何彥猷　　作过祠部大司空，
大理寺卿周三畏，　　御史監察喚尹焞，　　大司馬
兵部尙書是張浚，　　翰林学士叫曹勛，　　京营軍門刘光世，
福國公爵韓世忠，　　輔國公爵是吳玠，　　鄂國公是將吳璘，
定國公　　名喚刘錡鎮河北，　　武定侯封揚沂中，
武安侯乃刘子羽，　　武政侯　　威鎮青、徐在山东，
武靑侯爵呂頤浩，　　武烈王德撑兵权、　　还有那
各处節度整十鎮，　　都是同謀一党人；　　举意生心廢我主。
微臣的　　暗訪其中就里情。

文武叛臣共是五十三名，結为一党，商議廢立之事。微臣暗中查

訪，果是实情，故此竭尽愚忠，冒死上本啓奏吾主。伏祈聖意天裁，早除群逆为幸；倘或躭延，禍不远矣！"下署年、月、日、时，"誠恐誠惶樞密使秦檜奏聞聖上。"秦檜把底稿寫完，拿起來遞与長舌妇。狗賤伸玉腕接將过去，閃秋波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由点头，腹中思想。

長舌妇　至尾从头看一遍，　心中犯想自沉吟：
暗暗只叫："四太子！　义重情深御儲君。　都只为
待我夫妻恩德重，　为你的　江山叫奴使碎心。
但只願　人意天从神保佑，　殺尽了
武烈、文忠众禍根，　那时節　扫滅大宋，金一統，
兀朮繼位掌乾坤。　一定从重來相待，　必与奴
重續旧爱沐新恩；　終日宴乐皇宮院，　方遂平生一片心。"
想到此間如酒醉，　不覺的　口中長吁嘆兩声，
遂把那　本章底稿遞过去，　悄語低言叫："相公！
筆力如刀繕的好，　莫宜迟　細細謄寫要清明。
明晨五鼓王登殿，　駕前啓奏宋高宗；　聖天子
一見此本定动怒，　管把那　結党群贼一并坑。"
奸贼回言："謝芳口，　惟願夫人話有灵。　賢妻弱体劳碌过，
你如何　能够坐待我謄清？　夫人只管先安寢，
夫妇何須礼太恭！"　惡狗賤　粉面含春腮帶笑，
"相公痛妾深感情。　既是夫君憐惜妾，　你的那
金石良言敢不遵？　和衣而眠打个盹，　暫且失陪我的相公。"
甜言蜜語哄秦檜，　好色权贼面帶春。　狗妇上床刚然睡，
只听得　房外凛凛起陰風，　渺渺冥冥將屋進，
顯露出　負屈含冤三聖人。

風波亭卷十二

長舌妇几句甜言，哄的賊满心欢喜，說："夫人請自安歇罢，恕我失陪。"狗賤帶笑，斟了一杯香茶，玉手高擎，遞与秦檜，說："丞相恕罪，奴暫且失陪。"奸賊笑說："夫人，你忒也多礼。"狗妇輕搖玉体，慢款金蓮，走到床前，掀起錦帳，脫下三寸宮鞋，和衣而睡。奸賊把茶吃完，將盃放下，剔亮銀灯，展开素紙，研得濃墨，添的筆飽，端端正正，把那参本謄清；明早五鼓，好上殿参奏。正然寫本，忽然从窗外刮進一陣凉風來，颯颯有声，吹的毛骨悚然，心中害怕。耳內只听脚步乱响，奸賊着忙抬头观看，只見一个人，影影綽綽，打面前走將过去。

这奸相　安心要害忠良將，　在灯前
端然坐定，寫本提参。　桌兒上　鋪下龍边花文紙，
提筆才書十数言，　猛然間　灯兒暗。
忙停筆　細詳参：　陰風起
扑人面，　花文紙　落下案，
冷颼颼　透骨寒，　只覺的寒光对面冷噤难言。
步履声　似進前——　渺茫茫
似人面——　恍惚惚　露容顏——
影綽綽　走向前。　把一个佞党奸賊唬了一蹿，
战兢兢　把头探，　使声兒
乍着胆，　移灯燭　满屋里看，
細細的　找一遍，　"却原來望風扑影是我心懸！"

这奸賊　　心疑悸，　　“我相府
甚是嚴，　　有何人　　敢向前？”
正然在　　疑思之間似有人啓簾。　　眼看着
一人近前：　　鳳翅盔　　光燦爛，
連环甲　　玲瓏嵌，　　紅蟒袍
搯金綫，　　护心鏡　　光閃閃，
还有那　　嵌美玉的鸞帶系在腰間，　　虎头靴
皮云护面，　　肋下懸　　青鋒劍，
五綹髯　　似墨染，　　臥蚕眉，
双鳳眼，　　鼻端正，　　耳垂肩——
这便是　　在世全忠的，都称为聖賢。　　惡奸雄
認得乃是岳元帅，　　胆裂魂飛似軟癱。

奸賊一見，認得是岳元帅，心中害怕，只唬得胆裂魂飛。只听对面那人罵道：“万惡的奸賊！当今寵用于你，当作心腹之人待你，你却为何不尽忠心报效？反倒賣國通金、暗使奸謀、阻擋中兴、使二聖不能还朝！你这奸賊，朝中的功臣，你害了有多少？

指秦檜　　罵声：“奸賊眞可恨！万惡的奸雄听我言：
当今待你降恩寵，　　当作心腹骨肉看；　　却为何
不把赤胆忠心尽，　　反倒通金暗使奸？　　阻擋中兴坑二聖，
自主和議賣江山！　　奸相自从为宰相，　　無端起意害忠賢：
用藥酒　　鴆死樞密賢趙鼎，　　貶了李綱你間的言，
追夯拔黃鎮張所，　　参忠正　　革职为民害死王淵，
胡寅、張浚流嶺海，　　傅亮充軍上嶺南，　　屈殺了
節度勇將毛叔度，　　逼死曲端、安乐賢。　　將無作有誣害我，
父子三人身受寃，　　風波亭內逼屈死，　　不平怨气恨权奸。

今夜晚　　听信狗賤王氏話，　还要起事又生端。
殺身之仇深似海，　你这賊　　欺君賣國罪如山！”
岳夫子　　說着說着翻了臉，　咬牙切齒皺眉尖，
揎拳捋袖扑面打；怕死奸賊便开言，大叫：“岳爺！”求饒命；
岳帅聞听眼瞪圓，　气忿忿　　拳打奸賊脊梁上；
“哎喲！”一声眼往上翻，　咕咚栽倒塵埃地，　賊人的
鼻子口內血直躥。　夢中驚醒長舌妇，　狗賤床上把身翻，
战战兢兢掀起帳，　但則見　　夫主躺在地平川。

狗妇声見喊叫，睡夢之中驚醒，一咕嚕爬將起來，楞里楞怔，唬的她胆战心驚，手撩帳幔，睜杏眼往外观瞄。只見那：桌上的殘灯，半明半暗；奸賊橫扒在地上，不見声音。狗妇一見，意乱心忙，連說：“不好！”

長舌妇　　意乱心忙說：“不好！”　高声大叫众丫环。
使女答应將房進，　跑上前　　抽起奸賊把脚盤。
狗妇連忙伸玉腕，　拉住佞党問其原。　只見那：
奸賊無言双目合，　渾身冰冷咬牙关，　面如金紙唇如靛，
鼻子口內血直躥。　長舌妇嘴对奸賊臉，　口中不住叫“恩天！
丞相你　　若有不測好共歹，　撇下奴家好孤單！”
一边哭着一边叫，　由不得　　滔滔珠泪滚腮边。
丫环使女齐声喚，　“老爺速醒！”叫囘还。　惡奸賊
陽寿未尽不該死，　秦檜气轉吐涎痰，“哎喲！”一声“痛死我！
姓岳的爺爺饒恕咱！”　这佞党　　迷迷忽忽睜开眼，
望着那　　惡妇長舌心慟酸。

秦檜甦醒多时，睜开二目，瞄見王氏香腮偎着他的狗臉，宛轉悲啼，止不住心內發酸，扑簌簌泪流滿面。長舌妇口吐悲声，姣动問，說：“夫啊！你好好的修本，为何跌倒發迷？必有原故，可

細細說与奴家知道。”“哎，夫人，不好啊——咱倆人在东窗下那件事情犯了！”

賊奸佞　口內長吁心酸痛，眼中揮泪叫：“夫人！
我若說出昏倒事，　只恐怕　賢妻吃驚也不定神。
我不該：　可南可北依你講，不义不忠順北金；
求榮賣主成和議，坑邦喪國阻中兴。　我不該：
全憑势大欺良善，倚仗权高压武文，讒言陷害安邦將，
毒計坑殺治國臣！　我不該：　激怒朝廷貶首相，
李綱罢职去为民；藥酒鴆死名趙鼎，貶了張浚与胡寅！
我不該：　追券拔黃鎮張所，革职为民虞允文，
海南流楚胡安國，嶺西充發晏敦复！　我不該：
屈殺大將毛叔度，誣害言官張九成！別的事件还犹可，
决不該　陷害精忠父子三人！

風波亭卷十三

奸賊秦檜追悔从前的过惡，口中長吁，不住的嘆气，說："夫人！只因信你之言，蠟丸書私通金北，十二道金牌召取精忠的岳帅——

只因为　兩國和議成隙怨，　皆因忿气怒难平。
惱恨岳某上参本，　故此才　施謀用計害忠臣。
我不該　調唆張俊告謊狀，　誣害那
父子三人有反情！　不該那：　逼走大理周三畏；
屈殺良民刘允升；　主使問官万俟卨，　夾打精忠开國公；
听信汝楫罗察院，　套寫招詞假口供！　我不該：
讒言惑主曲端死；　安乐王爺一命傾；　东窗定下縛虎計，
用黃柑　內藏"密"字害三人！　我不該：
斬草除根拿家口，　心毒意狠暴尸灵！　你說是
一網打尽絕戶本，　信从你　参奏之言害众人。
只說是　勢大权高沒人惹，　逆者傾生順者存；
誰知报应循环快，　岳元帅　黑夜索命顯威灵！
拳打背后伤痕重，　透骨鑽心陣陣疼，　大料我
無常不久陽寿尽，　獲罪难逃入幽冥！　夫妻眼下生离散，
路阻陰陽难再逢，　空撇下　金玉滿堂荣華富貴，
到臨期　一場大夢化浮云！"　奸賊說着流下泪，
旁边里　慟坏長舌狗妇人。

長舌妇見奸賊怕死，追悔从前的过惡，也竟心下驚慌，秋波杏眼，

紛紛落泪，帶慟含悲，尊了一声："丞相！事已过去了，追思也是枉然。常言道：'苦海無边，回头是岸。'依妾身的愚拙之見，倒是叩佛礼拜，懺悔前非，祈求轉禍成福为上策。久聞杭州灵隱寺，如來十分感应——"

長舌妇	口内連連呼"夫主！	丞相在上請听明：
久聞杭州灵隱寺，	納福的	佛祖如來顯应灵，
若依妾身愚拙見，	快去祈福叩神灵。	到那里
揚旛挂榜虔誠拜，	跪唪那	法華佛經救苦文，
施餐三坛放焰口，	超度那	亡灵屈死众冤魂；
全仗着	佛法無边冤孽解，	我的夫
免禍消灾保安寧。	豈不聞：	僧、道兩門通玄妙，
神、佛奥妙甚高明？"	奸賊無奈將头点，	口中說：
"夫人此話乱通情。	明日親到灵隱寺，	拜佛拈香济僧人，
若得冤魂饒放我，	从此后	改过前非把善行。"
長舌妇	点头含泪呼"夫主！	你且將养少劳神。"
呼喚那	使女攙起奸秦檜，	这个賊
只覺背脊陣陣疼。		

長舌狗妇和使女將秦檜攙起來，扶上牙床，將衣服解开，拿灯來照。只見奸賊的背后有碗大的一塊，不好着比，竟象發面包子——明溜溜的高起有三寸，酥酥酥的乱跳。犹如剮肉剜心，疼的奸賊咬牙切齒，只是哼哼。狗賤打發奸賊躺下，連忙取出銀子。这才是俗言說道：

閑时不燒香，　　忙來抱佛腿。

当下王氏將銀子交付与得用的丫环，差他送出与掌事的家丁何立，着他連夜出府到灵隱寺修齋——五百名僧众，每人僧帽、僧鞋各一件，佛施銀一兩；搭棚挂彩，摆設法器經文。不必細訴。

單表倒运的賊，哼哼了半夜，盼到天明，扎挣着起來，梳洗冠戴。使女攙出仪門，奸賊上轎，扒伏着扶手，只是嚷疼。

倒运漢　奸賊人攙上暖轎，　八夫人抬穩又輕，
执事排开前喝道，　对子馬　护衛家丁十数名。
秦檜惟恐人行刺，　只为寃仇結的深，　一个个
满壺弓箭腰間挂，　利刀純鋼鞘里盛；　左右前后人保护，
犹如鉄壁似銅城。　順着那　大街一直朝前走，
登时間　出了錢塘水旱門，　远远只見山一座，
望見飛來峻嶺峯。　不覚的　到了禪院灵隱寺，
山道旁　跪下緇衣五百僧，　一群和尚接丞相，
八抬大轎至山門。　栽杆落轎去扶手，　出來了
供佛齋僧宰相秦，　奸雄他　一边迈步往里走，
留神閃目看分明。　但則見：　高挑長幡懸宝盖，
一对对　金鎖提爐(把紫)降焚，　左右兩溜站和尚，
笙、管、笛、簫入耳鳴，　有一名　知客僧人前引路，
談經棚上挂花紅，　金剛四位多英耀。　越过了
掌教弥勒殿一層，　(脚路)甬路把月台上，　大殿内
站住通金賣宋臣。　淨手拈香插爐內，　暗暗祝告秉虔誠：
"我弟子　意秉虔心來叩拜，　望我佛
大發慈悲顯聖灵！　头炷香、　保佑兀朮四太子，
早滅南朝兴大金；　二炷香、　保佑弟子与王氏，
長享荣華不受驚；　三炷香、　保佑岳家三父子，
解了寃孽早托生。"　祝贊已畢拳膝跪，　参拜如來三世尊；
拜罢平身下大殿，　往后走　進了禪堂方丈中。
居中坐下秦丞相，　惡奴分班站身形，　有一名
沙弥上前將茶献，　奸相擎杯放在唇。　大众和尚來叩謝，

一齐說：　　“深感鴻慈布施情！”

众家僧人謝过布施，退將下去，各归經棚，宣揚佛事。不提。且說秦檜悶坐無聊，往下叫：“住持呢？”“有！小僧伺候。”奸相說：“引路本閣到冷泉亭游嬉游嬉！”

住持和尚　口中答应前引路，　倒运奸雄在后跟，
众多仆从随家主，　出了禪院却向东；　順着那
崗曲小徑朝南拐，　不覺得　來到一座冷泉亭。
但則見：　怪石嵯峨如臥虎，　蒼松古柏似蟠龍，
僻陰之处犹存雪，　向陽高地草發青。　此时間
正逢二月初春景，　一陣陣　暖風吹來和气溫，
桃紅柳綠眞堪賞，　粉蝶飛舞在長空。　奸賊坐在亭子內，
不由的　憂悶追思自沉吟，　想想前情与后事，
双眉緊皺好灰心。　“我老夫　只为爭名与夺利，
結下冤仇似海深。　昨夜晚　灯下遇見岳元帅，
他的那　口口声声要把冤伸，　雄赳赳
一拳打在我背后，　搶發起　陣陣疼如刀攪心。
大料着　我的殘生不長久，　既然是
怨鬼來纏豈放松？　情急無奈求佛祖，　保护消灾免禍星。
这是我　权高势大將人害，　才有那
冤冤相报不非輕。　早知为官招罪孽，　只該削髮去为僧，
無荣無辱多淸淨！　算將來　富貴荣華尽皆空！”
正在懊悔从前过，　猛抬头　睛見了詩詞面改容。

風波亭卷十四

秦檜这个賊，被冤魂要命，無計奈何，求佛护佑，追悔从前的罪惡。正然洗滌塵心，猛然抬头瞄見了粉壁牆上，墨迹犹新，是一首詩詞——七言絕句。奸賊留神仔細观瞄，上面寫着：

無言終日倚欄杆，　　縛虎容易縱虎难。

男兒兩眼悽惶泪，　　流入胸襟透胆

奸賊瞄罢，暗暗驚慌，說："此詩乃是我与夫人在东窗所作，外人何以能知？詩句不全，少个'寒'字。墨迹未乾，料此人去也不远，待吾喚來問他，一問便知明白。"遂往下开言說："住持呢？""有，小僧伺候。""壁上詩句何人所作？""啓上相爺，是个游方和尙信筆寫成。""这个和尙今在那里？""稟爺：現在寺內。""叫他來見本閣。""啓相爺：这个和尙素有瘋病，身上腌髒。""不妨，只管把他叫來。""是。"住持答应，去够多时，把个瘋僧帶到亭上來。秦檜閃目观瞄。这个和尙是怎生的打扮。

西江月：

奸相睜睛細看，　　留神座上瞄观，

瘋僧迈步到堂前，　　顚狂形容罕見。

渾身衣衫藍褸，　　头拖短髮披肩，

眼斜目瞪口流涎，　　手拿笤帚乱顫。

敞怀身披短袄　　赤脚兩足精光，

布袋一个挂胸前，　　火筒裝盛里面。

行动哈哈大笑，　　时間点破机关，

偈言几句透心寒，　　皆因东窗事犯。

但只見：　　面黃飢瘦身軟弱，　　口眼歪斜在半边，
半節絲縧攔腰系，　　披一件　　破衲僧衣黃配藍，
兩手乱顫身不穩，　　行哭行笑瘋又顛。　　眼望着
秦檜只是微冷哂，　　皺双眉　　咬牙切齒怒冲冠，
口中大叫："秦丞相！　　樞密使　　前來何劳呼喚咱？
你的那　　虎符难調瘋和尙，　　金牌只好召'丘山'。
汝今請吾因何故？　　莫非是　　又要东窗制蠟丸？
寺內僧多眼目廣，　　千万別叫用黃柑！"　　瘋僧言詞还未尽，
把一个　　誤國奸賊心胆寒。

秦檜被瘋僧說着眞病，不由的心內發毛，暗暗說："奇怪！金牌与虎符、蠟丸、黃柑，这都是老夫的私事，他如何件件皆知？况且口提'丘山'，明明是个岳字，莫非是仇人的刺客？倒要小心仔細。"奸賊想罢，微微冷笑，帶怒开言，說："和尙，你叫什么名字？"和尙拍手笑道，說"丞相，我叫也十一和尙。""也十一三字忒俗，不象是出家人的法号。本閣呼喚，为何來迟？""丞相，我在那油鍋內洗澡，飯甑上乘凉，不得閑兒，故此來迟。"众惡奴聞言，俱各掩口而笑。秦檜拍手大笑不止，說："和尙，滾油鍋內如何洗澡？飯甑上如何乘凉？""丞相，滾油鍋洗不得澡，風波亭就殺不得人；飯甑上乘不得凉，黃柑也藏不得計。"秦檜聞听，心中大怒，說："唗！果然是个瘋顛和尙！""丞相原來是个万惡奸雄！""和尙，此病从何得來？因何不治？""东窗下得來的，沒岳，难治。""要什么藥？只管說來。""丞相，五岳俱全，單少父子。""和尙，既沒附子，本閣賞你。""丞相，不是那个附子，只要岳家父子。""唗！胡說！我且問你，这詞可是你寫的？""丞相，是你作的，是我寫

的。”“和尚为何胆字寫的甚小？”“丞相，和尚的胆小，只会念經；不似你奸臣胆大，專好殺人。”“住口！此詩为何不全？”“丞相，你見不的詩全；見了施全，就該死了。”左右的惡奴一齐發威吆喝：“瘋僧少要胡言，仔細討死！”瘋僧聞听，哈哈大笑，把头搖了兩搖，將手顫了儿顫，說：“我和你主人說話，誰許奴才們多嘴！”

大叫：“奴才别多嘴！” 霎时間 恶奴个个似痴人，
站在左右如釘定， 把一个 万恶奸贼唬冒魂。
“莫非是我时运背， 靑天白日遇妖人？ 有心要把瘋僧害，
本閣的 牙爪全無事怎行？ 手下仆人如泥塑，
和尚要行凶了不成！” 恶奸雄 座上着急心胆怯，
無語低头不敢云。 瘋僧拍手哈哈笑， 叫了声：
“万恶陰毒宰相秦。 倚仗威权势力大， 無端陷害众功臣，
今朝运敗不改悔， 还敢欺心害我僧人！ 你瞞我世外瘋和尚，
我說你 朝內專权一奸雄； 你說我
滚油鍋內难洗澡， 我說你 風波亭上怎么殺人？
你說我 飯甑乘凉全是假， 我說你
黃柑密計是实情； 你說我 瘋病如何不医治？
我說你 岳家父子那边存？ 你說我
和尚胆小看經卷， 我說你 奸雄胆大害忠臣；
你說我 詩句不全落了字， 我說你
遇見施全活不成。”

………………………………………………

………………………………………………

笑哈哈 便开言， 罵了声：
“万恶陰毒的蓋世奸！ 佞奸党， 你占先。
决不該 听妻言， 殺功臣

結下冤。　岳家父子　死的可憐！
留下恶名　后人傳，　我劝你
及早回头免用机关。　使机关，　把心瞞，
害大宋，　通北番，　招的各处
起狠烟，　不忠孝，　于后傳。
你不听　苦良言，　你眞是
歷代的奸臣你占了先。”　叫“奸賊！　你听言：
你的那　罪如山，　結下了
天大的冤，　奇冤报　在眼前。
若不听　良言劝，　到臨头
墮落輪迴留下千秋的罵言。　你若回头向善跟我去，　削髮出家上灵山。”

奸賊坐在上面，就象鰾膠粘的一般，睄了睄左右的家丁，犹如木雕泥塑，一个个啞口無言。“吾党总有势力，不能施展，”無奈冷笑开言說：“和尙，你言之差矣！本閣官居一品、位列三台、权重如山、威顯盖世、錦衣玉食、翠繞珠圍、享不尽的荣華、受不尽的富貴，焉肯削髮出家，跟你去做和尙？我看你身上腌臢、貧窮徹骨、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飢，作这样的窮和尙，与乞丐相同！瘋僧聞听，不由哈哈大笑。

这瘋僧　聞听拍手哈哈笑，　大叫：“痴賊听我言：
自誇为官眞富貴，　全不想　結下深仇天大冤。
可嘆众生貪欲重，　痴迷不悟性愚頑。　說什么
錦衣玉食？花間露！　翠繞珠圍？草上霜！　官高位顯？歇人店！
美妾姣妻？送客船！　你就有　勢力、威权，不長久，
臨死如同夢一場。　反倒笑我窮和尚，　那知富貴非無边！

随身形　　现有三宗無价宝，　　你就有

万兩黃金買也难。”秦檜不解玄机意，　　这个賊

帶怒含嗔把話言。

秦檜聞听，微微冷笑，帶怒开言，說：“和尙，你有什么宝貝，千金不換？”瘋僧手拿笤帚，指定奸賊，說：“秦檜，这是什么东西？”奸賊冷笑說：“和尙，那是一把笤帚，有何希奇之处？”瘋僧大怒，一声断喝：“哇！你这誤國的奸賊，滿口胡說！此乃佛門至宝，有無窮的奥妙，料你这貪痴之徒，那里知道！有四句偈言，待吾念來。

一扫，風調雨順年；　　二扫，國泰与民安。

三扫良將忠臣怨，　　四扫求榮賣主奸。”

說着又把火筒拿將起來，眼望着秦檜大叫：“痴賊！你可認得这件宝貝么？”“瘋僧，那不过是个火筒，何足为奇？”“秦檜，这虽是一个火筒，能通兩國的狼烟；这头兒通金，那头兒通宋。也有四句断章，待我道來。

火筒本是鉄打，　　特來手內擎拿，

这头吹火那头發，　　兩國何曾干罢。”

說罢，哈哈大笑。“秦檜，你猜吾袋內盛的是什么？”“瘋和尙，你裝的东西，本閣如何能够知道？”“孽障！出家人的袋內裝得是：

为善的因果，　　作惡的循环。

若还不信，給你瞧。”說着伸手掏出一張紙來，瘋瘋顛顛遞与秦檜。奸賊接在手內，仔細观瞧，却是鳥文番字，認不明白。說：“和尙，这紙如何有許多皺紋？字迹甚是糊塗，本閣难認，拿將去罢。”瘋僧点头笑着說：“奸賊！蠟丸里裝的如何不皺？你看着糊塗，我看着倒也明白。

这瘋僧　　帶怒含嗔双眉皺，　叫声：“秦檜你听知：

笤帚本是佛門宝，　　这物件　　善惡稽查那有私！

一扫，雨順風調日； 二扫，民安國泰时。 三扫那
良將忠臣心中忿， 四扫求榮賣主痴。 火筒就是奸秦檜，
無端節外要生枝， 一头通金一通宋， 兩國狼烟由你嘘。
我的这 布袋裝滿不平气， 今日'丘山'怨深时。
这張皺紙机关妙， 上边寫 报应循环不差毫厘：
長脚奸臣長舌妻， 可南可北把心虧，
不忠不孝憑人作， 無仁無义任你为。
黄柑用計三忠恨， 青衣行酒兩君悲。
再若痴迷不省悟， 禍到臨头命危垂！"

瘋僧点化秦檜，惡奸雄全然不理，他反倒手指着瘋僧微微冷哂說："瘋僧，你好胆大！倚仗着妖術邪法，治住我手下奴仆不能动轉；口出狂言，任性施为，欺凌当朝宰相。王法难逃，真該万死！"

奸秦相 心中全無悔过意， 用手一指罵瘋僧：
"秃驢倚仗奸邪術， 敢施展 障眼法兒治住人？
胆大狂言罵宰相， 不拘王法任横行。 你未从
作耗兴妖想一想， 自古來 邪难侵正是俗云。
大晋时 出一妖人黄宗道， 兴妖作怪保王敦，
倚仗邪術夺天下， 拿住了 太子儲君馬潛龍；
倒运臨敌逢五鳳， 妖道难逃劍下傾。 大唐荊州兴邪教，
毘陵賊王沈法兴， 玉天仙是胡娘娘， 善祭那
飛刀百步取人魂， 秦維、良弥二和尚， 禪仗騰空变飛龍；
弥勒佛 下界臨凡救敬德， 乾坤布袋把妖擒，
灵官鞭打妖妃死， 沈法兴 却被黑氏用刀傾。
我朝貝州王則反， 山寇部下有妖人， 聖母姑姑多妖術，
胡永兒、 蛋子和尚会駕云， 在河北

殘州破府無人擋；　宋仁宗　差遣丞相滅妖人，
文彥博　挂印提兵平邪寇，　一陣成功把妖平。
自古至今誅魔乱，　誰知你　更又胆大任胡行！
本閣乃是当朝相，　命大福洪胆量雄，　从來不信妖邪道，
最惱游僧与玄門。　和尚道士千千万，　作祖成仙有儿人？
你要叫我为和尚，　除非你　喚雨呼風能請神。”

風波亭卷十五

瘋僧說："我若呼風喚雨請下神來，你可跟我出家，不許改口。"秦檜說："和尙，你若能呼得風來，喚得雨來，那时一定情願拜你为师，去作和尙。"瘋僧說："善哉！善哉！"眼望西天大叫："如來佛！賜奸臣一陣大風！"

这瘋僧	口中言語还未尽，	忽然就地起狂風，
卷土揚塵忽忽响，	登时間	遮天蓋日霧沈昏。
風搖大樹如波涌，	攪海翻江滚响凶，	霎时間
塵沙迷目使人冷，	恰似虎嘯与龍吟。	不是片时法定住，
惡奴个个倒埃塵。	大風刮过剛然迷，	瘋僧复又顯神通，
大叫道：	"如來快賜一陣雨！"	但則見
西北乾天長陰云，	咕嚕嚕	只听一陣雷声响，
霧滿長空不見明；	北海神龍來降雨，	就犹如
瓮倒盆傾一样同。	秦檜衣袍俱湿透，	惡奴个个水淋淋。
这正是	狂風暴雨剛过去，	漸漸的
霧散云开天复明。		

瓢潑大雨，下得澗滿溝平。秦檜与众惡奴淋的渾身湿透——不好着比，竟象水雞一般——瘋僧的身上，半点全無。奸賊着忙，心中詫异，說："这个瘋僧甚是利害，他若是个刺客，只怕今日我秦檜准死無挪。"奸賊無奈，座上开言說："和尙，雨暴風急，怎么來的甚快？"瘋僧笑說："秦檜，这是十二道金牌取了來的，如何不快？"說着，拍手大笑。

这瘋僧　拍手端肩哈哈笑，　懞懂痴人听我云：
"風雨不是眞風雨，　其中的　奥妙玄机你不明。
只因屈殺岳元帅，　上聖神佛不安寧，　天宮的
慟泪滔滔变成雨，　群生怨气化为風。　秦檜造下無窮孽，
只怕天、人兩不容，　爱子姣妻难替死，　積玉堆金怎買生！
此乃是　善果惡报憑你揀，　苦李甜桃任你尋。
吾今点化为和尚，　可肯出家去为僧？　肯与不肯别撒謊，
只管实語当面云。"　惡奸賊　座上聞听微冷哂，
"瘋僧枉費这場心！　呼風喚雨虽灵应，　似你这
妖法只好哄别人！　本閣素日观青史，　三教皆通見得明，
自古來　信佛求仙無好处，　我把今人比古人。
五胡乱華梁武帝，　尊依佛教敬禪門，　他也曾
捨身三進同泰寺，　不动葷　口吃長齋心志誠；
他也曾　修寺建塔翻盖庙，　跪請禪师叫室荣，
講法說的天花墜，　高僧法力果然灵。　只为好佛廢國政，
侯景兴兵侵犯城，　那时節　佛祖不肯來搭救，
把一位　皇帝餓死在台城。

梁武帝只因好佛，后來侯景兵霸京都，無人搭救，可嘆活活餓死在台城。还有本朝先皇徽宗天子，燒丹煉汞，一心向道，只恐長生無術。信寵妖道林灵素，踏罡步斗，参禪打坐，夜上天椅，盤求甘露——

只因为　天子参禪身向道，　荒廢國政用奸臣，
蔡京、楊戩同作弊，　童貫子　高俅玩德爱金銀。
天下荒荒民含怨，　四时不正欠收成，　誰知道
金兵乘虛來犯境，　徽、欽二帝被塵蒙，　好道求仙成何济？
急难之中竟不灵。　此乃是　耳聞目睹兩件事，

本閣的　　　心中参詳尽浮云。　任憑瘋僧說破口，
想我出家万不能。”　　这个賊　　　妙藥难医該死命，
俗言說：　　　“良詞不入孽深人。”咬呀切齒罵秦檜，
說道是：　　　“孽重奸賊要听云：　　出家人
这一摔袖归山去，　　我叫你　　　明月蘆花無处尋。”
語罢言絕往外走，　一溜歪斜去似云，　轉眼之間無踪影，
冷泉亭　　　唬坏时衰运敗人。

秦檜見瘋僧走去，其快如飛，轉眼之間，竟無踪影。奸賊心內吃驚，唬了一身冷汗，暗暗說：“奇怪，这个瘋僧妖法刺人，說話点着眞病，一定必是个劍客俠士之流。自此以后，倒要小心，謹防刺客要緊。”奸賊坐着，只覺身子活动；瞄了瞄手下的家丁和那住持僧人，一个个犹如酒醉方醒，揉眼伸膀，回轉过來。奸賊心中思想：“我是一个当朝的宰相，赫赫揚名，滿朝的文武，天下的軍民，要殺就殺，要貶就貶，誰敢多言說个不字？今日运敗时衰，遇着这个瘋顚和尙，用定身法把我定住，被他辱罵不堪，叫这些家人和尙观之不雅；抬头鏘臉，怎好为人！怎么得殺了这瘋僧出出我胸中惡气？”想罢，帶怒开言說：“住持！”“有！小僧伺候。”“你可傳知合寺的僧人，不許放走瘋顚和尙。”“是。小僧遵命。”奸相吩咐已畢，出寺上轎。

秦奸相　　　無精打彩將身欠，　少魄失魂面帶憂，
下了山亭上暖轎，　　离禪林　　　皂役喝道喝声高。
前呼后拥多威势，　执事排开把鑼敲，　　惡奸雄
八人轎抬輕又穩，　家將跟随保护着。　奸党轎內沉吟想，
腹內覺乎越發毛，　“瘋僧和尙眞作怪，　句句言詞把我敲，
竟被他　　　参透已往从前事，　犹如眼前事蹊蹺；
說出心病不由怕，　　他的那　　　喚雨呼風法力高！”

恶奸雄　正然思想抬头看，　堪堪來到众安桥，

耳内只听人叱咤，　奸贼留神仔細瞄！　对面一人如驍虎，

雄威猛烈手提刀，　大叫："奸贼那里去？今日一定不輕饒！"

蹿到跟前揮利刃，　照着那　大轎跟前砍一刀。

風波亭卷十六

奸賊秦檜出了灵隱寺，上轎回程，一路上思想瘋僧点化之言，不由心中懼怕。正往前走，堪堪來至众安轎不远，忽見一人彪形虎体，直仆向前，照着大轎唰就是一刀，“吭叹！”將轎杆子砍断。轎夫害怕，一齐栽倒，咕喙喙滿地乱滚。大轎一歪，倒在塵埃，把一个奸賊就摔出轎外；只跌得头破臉腫，鮮血直流。众家將驚慌，一个个催馬向前救护。

众家將，　护衛、家丁說：“不好！　一齐撒馬縱能行，
喊呐連声往上裹，　拔利刃　倚多为勝奔英雄。
施全一見心不忿，　双眉直立把刀掄，　睜虎目
高声大叫如雷震，　喊罵：“仗势惡賊人！　烏鴉斗胆欺鸞鳳，
癩狗欺心惹大虫？　施爺不得殺秦檜，　殺了賊奴把气平！”
虎將他　躍走斜行威風抖，　左右掄刀乱砍人，
家丁着伤栽下馬，　护衛的　豪奴紛紛走如風。
霎时間　尸倒桥边横滿地，　但則見
血染白石一片紅。　众奴难敌刺客勇，　唬坏总管叫秦能，
慌忙上前扶秦檜，　扶起了　賣國求荣狗佞臣；
乱紛紛　一群惡奴为家主，　驚慌逃命走如風。
往前正走人發喊，　迎面上　一枝軍隊把路横，
为首將佐多威武！　双刀大馬甚驍雄，　綠扎巾
紅纓罩頂紅抹額，　掩心甲　連环密鎖透玲瓏，
箭插壺中弓插袋，　宝劍純鋼鞘內盛，　翠藍征袍团花綉，

絲鸞帶　　护心宝鏡顯光明，　白面無鬚方海口，
雄眉虎目有精神。　秦能一見摟坐騎，　這个賊
作势揚威把話云。

总管秦能一見，就知是京营的將弁領兵來拿刺客來了。这賊手挽絲繮，用声招呼："呱！何汛的官兵？少往前進！太师爺在此，快叫將官前去参見！"惡賊之言未尽，早有一匹馬飛至奸賊的跟前，弃鐙离鞍，撩袍跪倒，口尊："太师爺在上，末將京营巡捕使文汴护駕來迟，乞相爺恕罪！"奸賊說："文將官！""有"。"汛地有了强賊行刺，本閣的性命几乎不保了！还不快去拿賊？倘或走脫凶犯，本閣一定不饒！""是。"

这文汴　　口中答应連說："是。"　磕头退步把身平。
認鐙扳鞍忙上馬，　挎着双刀催走龍。　帶着那
京营軍卒齐縱馬，　扑桥口　　人人威勇逞其能。
堪堪切近离不远，　文汴闪目看分明，　只見相府众家將，
一个个　　奔逃四下跑迷門。　顯露出
一家豪杰多英勇，　手掄鋼鋒赶着殺人：　綠緞扎巾絨纓繞，
身穿着　　紫色罗袍綉花叢，　腰束絲絲双垂穗，
薄底快靴足下登，　面似那　　紫玉一般生光彩，
眉稀目朗似明星，　眉直口方天庭满，　唇边髯鬚墨染成，
凜凜身才高七尺，　腰圓膀乍甚驍雄。　文巡捕
看罢英雄心中怕，　腹內思忖暗暗云：　"此人健壯多英勇，
他一定　　力大身强有武能，　他若拒捕來动手，
取勝爭先万不能；　輕則間　　帶伤，重則喪了命，
走脫了　　刺客难免有罪名。"　心驚思想生异見，
吩咐那：　　"馬步軍兵听我行：　务須要
奋勇施威拿刺客，　被他脫逃了不成！　太师一怒身究問，

倒只怕　将与兵丁頂冒紅。　不可以力來爭斗，
尔等与我放鵰翎！”　众兒郎　一齐遵命迎面射，
驟雨飛蝗一样同。　施全时下撒冷笑，　俠义士
喊叫如雷把話云。

施全見官兵放箭，恰似飛蝗驟雨，迎面射來，遂即殺住脚步，用声招呼："吼！尔等住手！仔細听真，吾有話講。"施爺的声音洪亮，將官听得明白，把刀一擺，众兵把箭止住不放了。文沐口中大叫："吼！那个壯士，旣來行刺，就是不怕死的英雄，豈不知秦太师的威势？鈞諭傳出，不許放出刺客，誰敢叫你逃生？若是束手受綁，倒落一个囫圇尸首。再要逞强，一頓箭攢你一个稀爛！"义士聞言，微微冷笑。

施統制　聞听此言双眉皺，　雄心不忿眼睛圓，
用刀一指声叱咤，　說道是：　"將佐兵丁听我言：
老爺本是無敌將，　統制官居二品銜，　我在那
精忠营內剿北虜，　只殺的　兀朮聞听心胆寒。
皆因奸賊害忠良，　某与那　岳帅父子报奇寃，
也是那　秦檜不該刀下死，　被他逃走轉家園。
赶殺賊奴为解恨，　你領着　官兵前來把路攔，
某若一怒动了手，　殺个血海与尸山，　要出这
重圍重地如兒戲，　远走高飛不費难。　惟恐連累众百姓，
家家戶戶定不安——秦檜执意拿刺客，　迈步挨門都去翻。
相府中　豪奴个个凶又惡，　倚仗强梁不怕天，
軍民受害心含怨，　难免那　人人遭屈吐駡咱。
旣作英雄为义士，　豈肯遺臭被人言！　大丈夫
死后还要人欽敬，　施某敢做敢称然；　我把腦袋交給你，
人头捎去見权奸。"就說"刺客留姓名！""精忠营統制叫施全。

生前时　　虽然走脫贼秦檜，　　死后追魂把冤完。”
刺客說着揮利刃，　　只听得　　吭哎一声血直躥，
血染衣袍咽喉断，　　死尸不倒眼睜圓；　　豪杰英魂不散去，
把那些　　將佐兵丁唬軟癱。

巡捕使文汴心下吃驚，眼望隊長开言說："头領，你看世上竟有这等惡人，抹了脖子，尸首还不倒！" 隊長說："老爺，这个刺客施全，他与岳元帅同盟，在精忠营內为將，殺的金北四兀朮亡魂喪胆。那些有名的韃子，在他的刀下也不知死了有多少了！似乎相他的鋼刀，相府的护衛至少也有二三百，虽沒本領，那至于叫一頓刀砍的星飛云散？若要不虧將爺使軟局子局他，他如何就肯回刀自刎咧！要是方才一动手，只怕咱們还有些虧吃呢。托將爺的福，他已經是死了，少不得割了他的首級，到相府呈献不咧！秦太师巧了还可以將功折罪。

这文汴　　聞听此言說："正是。" 弃鐙离鞍下走龍。
众兵役　　誰还敢跨能行馬，　　乱紛紛
跳下坐騎步前行。　　这巡捕　　往前迎，
撩起袍　　跪当中，　　三叩首
把礼行，　　他的那　　口中禱告把"义烈"称。
"勇將軍　　你是听：　　在生时
称英勇，　　为統制　　在精忠营，
扫狼烟　　把金北平，　　怀俠义
有威名，　　你的那　　灵魂一定把閬苑登。
你死的　　甚慘情，　　大丈夫，
美英雄，　　为結义　　把性命傾，
我文汴　　沒世不忘，我知义知情。　　吾奉那
秦相命，　　敢不遵　　鈞諭命？

实無奈，　　乞魂灵，　　若無有

將軍首級我怎交呈？　　义士神，　　望寬容！”

祝告畢，　　把身平，　　义烈的尸

顯威灵，　　倒在了　　地流平，

文汴使观睄复把祇行。　　众兵役　　往前行，

取首級，　　包裹定。　　文汴使

帅領众，　　攀鞍轎，　　認上鐙，

領着那　　手下兵卒一齐行。　　催馬直扑格天府，

要回稟　　奸雄秦檜望恕寬容。

風波亭卷十七

巡捕使馬至相府，弃鐙离鞍，把首級遞給了隊長，連忙趱步向堦台閃目观看，只見总管秦能坐在板凳上面。文汴搶步上前，躬身控背，口尊："大太爺在上，末將有話來稟。"惡奴眉头一皺，帶怒开言，說："將官，你拿着了刺客沒有？"文汴說："啓上太爺：这刺客实在是利害。他把刀掄开，只听風声索响。末將着忙，叫馬兵把他圍住，一齐放箭，逼得他無奈，回刀自刎了。末將把他的首級割來，听太师爺的發放。"秦能冷笑說："將官你呢？你吃了灯草灰了不成？說这个輕巧話兒！打你的汛地鑽出賊來、提溜着明晃晃的腰刀、來刺当朝的宰相、把府里的親兵一頓刀殺了七八十个，你就該拿个活的才是——太师爺好審問他的口供：誰是作主、誰是窩家，惡賊共有多少。怎么你竟擅自作主，割了头來？啊！是咧，想必这件事情之內一定有你，惟恐賊人脫不过刑法，說出实話來，你才把他殺了，好沒对証。好个將官的胆子，晒乾了比巴斗还大！"文汴聞听，只唬的面目更色，就知道他是勒揹金銀。

这文汴	聞听秦能口气緊，	就知总管詐金銀。
事到急危無其奈，	他只得	忍气吞声把話云，
悅色和容腮帶笑，	控背躬身把禮行，	說道是：
"太爺吩咐眞有理，	小將無知望寬容。	虽然素日失親近，
皆因是	不敢高攀表敬情。	諸事包涵担待我，
只看寒親我表兄。"	秦总管	聞听冷笑將头点，

未領教　　令親貴姓是何人？”　　文汴說：
“舍親居官大司馬，　大理寺兼轄掌刑名。”　惡奴听聞心內惱，
帶怒含嗔把話云：　　“怪不得　　武官自專胆子大，
全仗着　　高親貴友任胡行。”　文汴一見風不順，
帶笑含春把禮行，　　說道是：　　“末將不才明世务，
从來不肯賴乾情。　‘管山燒柴，管河吃水’；　‘在其位，
必謀其政’：是俗云。　願奉敬　　一撇之数为薄意，
望乞慨允表微情。”　秦能見　　文汴許他送銀兩，
這个賊　　惡气全消换喜容。

众公！世間中惟有豪奴，衙役最难相与，是一付吊打臉尔——沒錢的是寃家，有錢的是朋友。秦能見文汴提他表兄是財主，只当他是要賴乾情兒呢，急忙咬文咂字，拿話戳心。文汴着忙，親口許他一千兩銀子。惡奴聞听見賄賂，滿心欢喜，把那滿臉的寒霜，变成一团的春色，欠身站起，帶笑开言：“原來是万侯兄的親眷，多有得罪。請坐，請坐！”文汴說：“不敢，一撇之数，少刻送來。”惡奴說：“將爺坐下，咱倆商議。”巡捕拱手，挨肩而坐。秦能帶笑說：“將爺，你不曉得，我与令親是掰不开的交情，托妻、現子的朋友。你既提他，諸事就完了，何必你又費心？既承厚爱，小弟竟不推辞。將爺只管放心，这件事情在我身上，若有一点磕碰，抹了紅嘴唇兒見你。”文汴道：“諸事仰仗老兄，小弟領情。”

忙离坐　　說着站起一执手，　帶笑开言把話云：
“將爺少待等一等，　　小弟去　　回稟相爺鈞諭行。”
說着轉身往外走，　迈步登台上仪門，　　击云牌
回事丫头問緣故，　　細把那　　已往情由訴說明。
且說奸賊名秦檜，　　惡賊人　　害怕犹驚入府門，
進臥室　　將身躺在牙床上，　　对王氏

談談瘋僧点化情。　　忽見那　　丫环迈步往里走，
床前双膝跪在塵，　口尊："相爺！奴婢稟：　　咱家的
总管回話講其情，　　說道是：　　京营巡捕官文汴，
武藝高强智略能，　　众安桥　　拿住刺客身被斬，
献首級　　請示太师鈞諭行。"　秦檜聞听心欢喜，
眼望着　　回事丫头把話云。

秦檜聞使女之言，心中甚喜，"速去傳与巡捕官，把刺客的首級号令，懸挂桥边，曉諭軍民！""是。"丫环答应，才然要走，王氏說："住了，你去問他，刺客姓甚名誰？好拿家口問罪。""稟夫人知道，奴才已經問过了他的名姓，他名喚施全。"秦檜聞听，一声喊叫，說："哎呀，唬死吾也！"

这奸相　口內"哎呀！"說："不好！"　着忙胆怯眼如鈴。
王氏一边連忙問：　　"相公你　　为何驚慌心不寧？
妾身不曉其中故，　可把情由对我云。"　　秦檜他
見問仰面長吁气，　叫声："夫人，了不成！合該我的大数到，
运敗时衰鬼弄人。　　只說是　　今日持齋求懺悔，
实指望　　超度風波屈死魂；　誰知反倒招灾禍，
瘋僧說話不同群，　　再三的　　劝我回头出家去，
若要是　　遇見施全失落魂。　　这如今
果然应了瘋僧話，　眼下只恐命难存！"　奸賊怕死双流泪；
王氏慌忙帶勸云，　手拉手兒呼："夫主！丞相寬心請听云。
这件事　　妾身猜透其中意，　　老爺你
何必焦急不安寧？"　　惡奸雄　　聞听此言揮眼泪，
不由的　　慘切悲哀把話云。

秦檜点头口中嘆气，說："夫人，我如今意乱心迷、神魂不定、背后伤痕疼痛难忍，有何高見？"長舌妇說："相公，想瘋僧、刺客，大

有可疑。咱的私事，他如何知道？若据妾身愚見，和尚与施全，都是岳家一党。快些差人把瘋僧拿住，非刑拷打，責問口供，必有主使差他前來行刺。”秦檜聞听，摆手摇头，說：“那和尚拿不得！他的神通廣大，法力無边，呼風喚雨，善会定身妖術。憑咱有多少人馬，格不住他一定。”王氏說：“相公，我听說是妖人最怕髒物，何不差遣何立到灵隱寺誆哄瘋僧入府？咱再用狗血、尿、屎乱澆；憑他有什么法力，一定不灵，然后殺他，比宰雞还容易呢！”奸賊聞听，点了点头。

賊奸相　床上聞听將头点，“夫人妙計果然通。
如今就差何立去，　灵隱寺　誆哄瘋僧到府中。
尿、屎能破妖邪法，殺他犹如抹臭虫，　那时節
除去大患心痛病，長享安然不受驚。”王氏开言喚侍女，
“快去吩咐与秦能：　可把那　刺客首級桥边挂，
曉諭　城內軍共兵。差遣何立急速去，
誆哄瘋僧領進城；　他若是　粗心放走賊和尚，
定然归罪不寬容。”丫环答应說：“知道！”　連忙的
出离內室至仪門。鈞諭傳出与总管，惡奴遵命那稍停，
打發將官回汛地；說与何立謹遵行，府外上馬連屯轡，
不多时　出了錢塘水旱門。馬上思想連嗟嘆：
“主人作事欠公平！　倚仗着　势大权高欺文武，
屈誅良將与忠臣。昨夜修本害忠將；今朝懺悔遇僧人，
白白說透心中病，如影隨身見的明。恩主就該自省悟，
为什么　不改前非作好人？依然还信夫人話，
差我前去哄禪門！　丞相你　愚蒙还要身作孽，
倒只怕　报应冤愆禍患臨！”

風波亭卷十八

何立思前想后，意懶心灰，不知不覺來到山門。看門的老道站起身來，說："何大爺來了？快去通报。接过坐騎。不多时知客來接，把何立讓到了禪堂，到方丈屋中归座。沙弥献茶。何立說："在下奉家主之命，請也十一师父相府用齋，与相爺参禪講話。"知客聞言，心中害怕，說："何大爺，也十一是个游方的和尚，冲撞了相爺，与小僧無干，求大爺方便一二。何立笑道，說："师父，一人作事一人当，大略無涉，何必驚怯。快去請來，相爺立等。""是。"知客答应一声，往下开言道："沙弥""有。弟子伺候。""快請也十一师父，何大爺立等。""是。"沙弥去够多时，轉來回話："啓大爺：也十一师父正要洗澡，請到沐浴堂相見。"何立聞言，欠身离座。知客僧說："小僧引路，大爺請行。"

僧知客　　說着迈步前引路，　　何立相随在后行，
轉灣抹角來的快，　　不多时　　來到沐浴澡堂前。
瘋僧里面睁眼看，　　慧眼观瞧好善人，　　但見他：
头戴靑巾穿直袖，　　鸞帶花紋腰內横，　　粉底快靴登足下，
安然穩步似鶴行，　　眉高目朗髭鬚善，　　仙風道骨貌出群。
瘋僧一見何立到，　　"善哉!"連連念兩声。　　何管家
走進門來忙稽首，　　只把"师父!"口內称，"弟子尊奉堂命至，
特來請　　禪駕随我到府門。"　　瘋僧合掌哈哈笑，
叫声："何立，你听云!　　奸秦檜　　听信妻子長舌話，
执意安心要害人，　　等我更衣身沐浴，　　同着你

去見欺君賣國臣。

何立，你的來意，我早知道了。出家人身上腌臜，如何出去？等我沐浴更衣，好与你主人相見。”何立聞听，只唬得驚疑不止，暗說：“眞是一位聖僧，果有先見之明。他要房內洗澡，我在房外等着，憑有什么法術，料想插翅难飛。”想罢，带笑秉手开言，說：“旣是禪师要沐浴更衣，弟子等候，事畢好一同前去。”瘋僧笑說：“何立，去与不去，还你一个明白。”說罢，站起走進房內，“嘩啷！”一声，把門插上。何立坐在禪房，与知客僧閑談，等候聖僧。

何管事　外房等候閑叙話，　知客相陪把話云，
言講佛門玄妙法，　不过是　行善積德奉灵文。
只听洗水連声响，　半日不見走出門，　看看的
紅日西斜交未正，　只等的　心中急燥不安寧。
連忙站起將門叫，　“拍、拍、拍！”　不住敲打內房門。
說：“禪师！　快些洗完咱好走，　去迟了
丞相生嗔法难容。”　連叫了　几声，并無人答应，
何立着忙心內驚。　知客撥开門兩扇，　走進房
大家齐說：“怪事情！”但見澡盆当地放，　四下观瞧不見人。
滿屋尋找無踪影，　“难道說　使遁騰空会駕云？”
这何立　急的跺脚只叫苦，　“瘋僧活活坑死人！
叫我如何去回話？　太师爺　一怒嗔心命难存。
我死一身不大緊，　母老妻單靠何人？　这是我
运敗时衰陽寿尽，　大料無福横禍臨！”　着急胆怯心害怕，
伤悲嘆气泪珠淋，　忽然見　方桌上边一張紙，
走進前　仔細观瞧看分明。

何立的意乱心忙，滿屋里乱串，不見瘋僧的踪迹。猛然回头，瞧

見方桌上面一張字帖。走至跟前，拿起观看，字迹未乾，上面寫四句詩詞：

脫却袈裟自了禪，　　我今与你却無緣，

閑云野鶴归何处？　　只在东南第一山。

何立看畢，不解其意。知客僧在旁边开言說："大爺，瘋僧旣已脫逃，大料無处尋找。不如就將此詩拿去回話。太师爺目睹眼見，也知道他的神通，焉能問罪与你？"何立把头点了兩点，無奈出寺上馬，扑旧路而回。不多一时，來到相府門前。弃騎，馬夫接去牲口。何立迈步來到仪門，击点。丫环進內回話。少刻傳出鈞諭，說："太师爺与夫人聞听大怒，說是何立買放瘋僧。盤費五十兩，路引一張，給快驴一头，限三个月到东南山，务必把瘋僧拿住。立刻起身，不許違誤！且將你母親妻子鎖梏監房，拿了人來，方許释放；如若限滿拿不來时，定要处死！"何立聞听此言，只唬得抖衣而战。

这何立　聞听監禁他的母，　魂飛魄散胆战心驚，
懼怕宰相家法重，　縱有那　滿腹屈寃不敢明。
連忙轉身往外走，　來見都管是秦能，　不由的
帶泪忿悲呼："賢弟！　仔細留神听我云！　灵隱寺內瘋和尙，
法力無边廣神通，　太师爺　尙且被他來凌辱，
定身術　手下誰能把僧擒？　何况劣兄人一个，
焉能拿住他禪門？　东南山　路远途長無去过，
叫我那里找僧人？　妻母收監掐牢獄，　却令我
吊胆懸心路怎行？　望乞賢弟行方便，　哀告相爺与夫人，
若能寬免这差使，　何立难忘大恩情！"　說着說着双流泪，
眼望着　秦能双膝跪在塵。　惡奴冷笑連摆手，
"兄長說話欠聰明！　此乃是　相爺动怒差遣你，

誰敢駁回去講情？
太师哀求还可以，
夫人的
平日行为你还不知聞？
又陰又毒外帶狠，
一怒生嗔活不成！
兄長若依小弟劝，
不必扯难急速行。
东南山去逛一趟。
見机而作。
或有或無，回來再云。
隔上一年共半載，
事体冷落可求容。
監中的
伯母、嫂嫂我照管，
不能受罪保安寧。
快些走罢！休誤事，
怕的是
相爺聞知定罪名。”
副管家
何立聞听無其奈，
他只得
出府上驢去訪僧人。

風波亭卷十九

何立見秦能如此言講，大約事不能挽回，無奈接过了路引、銀子，出了相府，跨上黑驢，加鞭頓轡，赶出城來。天色已晚，下店投宿。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清晨，把驢备上，出离旅店，复又登程。心中憂悶，想母思妻，只雇低头催驢前行。不防面前跌倒一个人，牲口眼岔，往旁边一閃，險些掉下驢來。連忙勒住牲口，举目往对面观瞧。

这何立　閃目留神观对面，　迎头跌倒一秀才：
面黃飢瘦腮帶怒，　歪戴着　一頂儒巾敞着怀，
气喘呼呼跑的緊，　指手画脚把胸拍。　又見那
兩个書童跟后赶，　喊叫連天說："快回來！"　秀才洋洋只不理，
口中大罵："蠢奴才！　胡相公　一定要去参秦檜，
我問他　屈殺忠良該不該？　大宋現有賢文士，
豈肯容他暗安排！　九重殿　上本参革賊狗侫，
定把牛皮剝下來；　朝廷不准吾的本，　碰死在
御路金堦品級台。"　何立聞言將头点，　不敢多言只打"嗜！"
暗暗只叫："我的主！　是你奸心行事歪，　只因屈殺岳元帅，
天下的　文武軍民恨滿怀。　親耳聞听人罵你，
如何叫我折証來？"　何立他　还怕后有言不遜，
一帶黑驢远走开。　胡迪难按心中气，　嗔地呼天怒滿怀。
汗病才好身子弱，　一交跌倒地塵埃，　慌慌張張爬不起，
左脚上　吊了一支福履鞋。

胡迪跑的緊，絆了一跤，摔掉了左脚上的鞋。一古碌爬起，弯着腰拾鞋，兩个童兒赶上，拉住衣衫，一齐高叫："相公！相公！病体才好，將养將养才是。沒什么要緊，瞎生这宗余气！"胡迪聞听，心中大怒，說："唗！好奴才！奸臣作弊，殺害忠良——齐天的冤枉，这你还說是閑气？你这兩个奴才，与秦檜实是一党。該死！該殺！还不撒手，等到多咱？"書童說："相公，我們合奸賊一党？啊！相公必是同謀。""唗！好奴才！我是正人君子，他是誤國的奸賊，我与他怎会是同謀？放你娘的狗屁！""别鬧咧！他是当朝的宰相，你是黌門的秀士。你要参他，比登天还要难呢！有他的坐处，只怕沒有你的！回去罢！""偏不回去！"胡迪挣着要走，童兒不放，主仆三个揪成一处。

主仆三个 拉拉扯扯攪在一处， 彼此紛爭口内云。
从西走过人一个， 則見他 帶笑含春叫："相公！
你乃黌門一秀士， 素日之間甚斯文， 豈不聞
'聖賢溼衣不乱步，' 为什么 有失規模乱胡行？"
胡迪聞听抬头看， 这來者 乃是玄門一道人，
則見他： 七星冠上簪别頂， 穿一件
道袍寬袖翠藍綾， 腰間系 水火絲縧垂双穗，
水袜云鞋足下登， 白面無鬚年幼小， 重眉毛
一双慧眼有精神。 胡迪認得是叶道， 叫声："小淵你是听：
难道你 不知秦檜惡奸佞， 通金誤國害忠臣？
岳家父子死的苦， 風波亭 廢命傾生甚慘情。
如今要去参奸党， 駕前啓奏正当行， 这兩个
奴才拉着不撒手， 他說我 秀士难以見朝廷。
这話說的眞可惱， 分明是 小視胡迪理难容！"
这叶道 聞听此言哈哈笑， 尊了声：

“相公，留神听我云。”

叶道聞听，不由哈哈大笑，說：“相公，这兩个尊价，年幼無知，不明事务。这样奸臣，令人可恨，該参！該参！”胡迪拍手說：“着哇！还是小淵知理。”道人笑道：“相公，参是可参；就只一件，今日天色已晚，聖駕回宮，况且修本不及，难以口奏。依小道的主意，相公把气略消一消，請到庙中坐坐。不必回家，就在庙里安歇，等到明晨，好去見駕上本。”众公！“知性者，可以同居。”叶道明知胡迪是个順毛驴兒——等他消消气兒，慢慢的再劝，無有不依之理。胡迪見叶道說話投机，点头依允，說：“是。今日天晚，难以進朝。等我連夜修本，明晨見駕参他。咳！便宜奸贼多活一夜。”叶道說：“相公，小道引路，相公請走。”

这正是：　　一日賣了三担假，　　虛言只好哄書獃。

跟着叶道往前走，　　不住的　　搓手搖头口打“咳”！

“偏偏晚上难上本，　　只得等　　天明五鼓步金堦。

定要参倒奸秦檜，　　方把那　　岳帅奇寃洗出來；

明日个　　天子若是不准本，　　我一定

死在金堦不回來，　　捨着我　　区区一命拚了罢，

定与那　　万恶奸贼見明白。自言自語說：“有理！”

咕咕噥噥喜又哀。

胡迪跟着叶道來至山門以外，說：“小淵，学生久未瞻仰，可喜你的这庙都盖得齐整了。”叶道說：“多虧施主們施捨，大动工程，重新翻盖。”胡迪說：“学生竟不知道，少賀，少賀。”叶道說：“不敢相啓！前年小道生辰，多蒙众位相公灵意，賜了一份厚禮，乃是一把詩扇，兩付斗方——也有七八位相公呢！凑起來每位也該十数个銅錢——倒擾了一頓素面。”胡迪笑道，說：“仙师，似乎我輩窮儒秀才，人情也不过如此而已。豈不聞：

千里送鵝毛，　　祇輕人意重。”

叶道說：“相公，小道見尊顏憂悶，不过玩笑而已。休得見怪。”說着，把胡迪讓進山門，丹房坐下。道童献茶。茶畢，叶道帶笑說道：“相公为什么惱那秦檜？”胡迪咳了一声，說：“小淵，你明知故問。你猜我为什么惱他？咳！你猜我为什么惱他？”

胡秀士　未从說話先嘆气，　叫声：“师父你听言！
可恨万惡奸秦檜，　佞党贼　無端起意害大官。
那日鎖拿岳元帅，　小生一气染伤寒，　病在那
床上正正一个月，　今日个　出汗八天是实言。
睡夢只听人說話，　醒來时　却是書童閑叙談，
他說大理周三畏，　只为忠良弃了官。　新任的
刑官名叫万俟卨，　乃是秦贼一党奸。　允升仗义喊寃枉，
誰知他　被害遭屈死在監。　奸党夾打精忠帅，
肉爛皮开眞可憐；　又將那　岳云、張憲都誆到，
父子三人掐在監。　武功侯爵上保本，　他把奸贼搗頓拳。
誰知道　朝廷偏心屈汗馬！　曲端碰死品級山，
安乐王　一怒自刎金鑾殿。　秦檜用計使黄柑，
去年臘月三十日，　風波亭　可憐勒死那三賢。
小生听見心难忍，　叫我心中怎不酸！”　胡迪他
說着不由嚎啕痛，　悲哀落泪叫：“蒼天！　人人只說天公道，
据我观瞧竟不然；　日月东西沒有眼，　全無报应与循环！
奸秦檜　賣國求荣眞佞党，　夫妻富貴倒安然；
精忠赤胆岳元帅，　三父子　被害遭屈甚可憐：
奸贼得志忠良死，　不会为天强作天！”　哭着只把双眉皺，
不由的　咬牙切齒怒髮冲冠。

風波亭卷二十

叶道士說:“相公消消气兒,听我言講。俗話說:‘飽子这么大,饀子那么長,說着容易做着难。’相公,你要参他,也該想想:那首相李老爺、宰輔趙老爺、察院張老爺、御史于老爺、大將軍毛老爺、軍門王老爺,多少大老先兒,俱参他不动?你要想参倒他,不好着比,就象驅羊向虎,以卵击石!”

叶道士　眼望着胡迪將头点,連說帶劝把話言:
“相公要去参秦檜,　也該当　想想从前文武官:
李綱直諫遭謫貶,　趙鼎条陈死的寃,　虞允文
得罪权臣發海外,　張所充軍在嶺南,　屈殺大將毛叔度,
白綾絞死老王淵,　張浚、胡寅因他貶,　逼死了安乐王爺和曲端。
岳少保　精忠之名傳天下,　却被奸雄殺的寃。
相公今去將他惹,　必須要　想想他为人平素間:
势大权重多万惡,　欺君誤國胆包天。　滿朝中
都是格天府的奸党,　相公你　难到当今聖駕前;
从古至今多少朝代,　那有个　秀才能將宰相参?
他若是　一怒嗔心誣害你,　就象殺雞一样般。
若依小道良言劝,　还需要　見机而作才算高賢;
且將冷眼睄螃蟹,　看你横行到那边!　豈不聞
‘善惡到头終有报’?　只叫他　‘等待迟早寃报寃’!”
胡迪聞听复冷笑,叫一声:“糊塗叶小淵!自古人生終須死,
大丈夫　只要名留在世間。　吉凶兩字难預定;

謀事在人，成事由天。我胡迪倘然参倒賊秦檜，治國安民除众奸，虽然天子殺了我，也算是取义成仁笑九泉；人人称贊小生烈，留下芳名万古傳。吾师不必多言劝，又忠又賢可对天！”語罢言絕長吁气，叶老道微微談笑把話言。

叶老道見胡迪一味的傲性，执意要行，也不好再劝。說道：“相公，参与不参在你，不必动气。且請游戲游戲，散散悶倦，回來再講不迟。”胡迪說：“也罢，我的鬱悶难消，且去游玩一番。”二人說着，欠身离了座位，逕出丹房，往后便走。

他兩个說着一齐离了座，叶小淵、胡迪出丹房。轉过角門上大殿，胡秀才举目抬头仔細观：七間大殿一条脊，碧瓦雕簷吻獸安，迎面是硃紅槅扇刻花草，白玉石台堦鋪地細磨磚。進了殿門留神看：神將猙獰塑兩边；居中宝座裝金象，大紅袍五爪金龍瑞靄旋，玉帶紅鞋腰中束，冕旒垂珠平頂冠，手秉着七星玉圭端然坐，長鬚白面貌威嚴，兩道蚕眉弯又細，明朗朗一双鳳目令人寒。胡迪看罢天齐相，不由的动怒眼睜圓，手指金身高声叫，說道是：“东嶽天齐听我言！人說你执掌幽冥查善惡，正直無私报应全。一年四季起聖会，按朔望張旛挂彩受香烟，天下的文武軍民供奉你，实指望千灵万应掌循环。岳公今被奸臣害，緣何不报这奇寃？‘褒忠奬善’虛言語！据我瞧‘罰惡誅奸’竟謊言！既然是称神作聖無灵应，枉为东嶽号天齐，木雕泥塑眞無用，待等我胡迪焚表把你参；

从今不許兴大会，砸碎泥胎断香烟！”　　叶老道
見他出言多不遜，拉住書生青絹衫，　說：“相公何必多生气？
且到丹房閑叙談。”胡迪帶怒出了殿，　口內还說：“你听参！”
　　轉身形　　下了台堦朝东走，　抬头見到五殿閻，
怒气昂昂止住步，　　他这里　　面对神象仔細观。

胡迪出了天齐爺的神堂，來到森罗殿前，止住脚步，默默的观看。但見神象塑的甚好，亞賽活人一般——冕旈冠、黑蟒袍、白玉帶、皂朝靴，环眼双暴，鉄面鋼鬚。胡迪看罢，用手一指，說道：“好一个閻罗天子！玉帝勅封你执掌陰司，賞善罰惡，报应無差。那岳元帅忠孝双全，功高蓋世，倒不能封妻蔭子，反被奸贼秦檜所害，你为何不报？你、你、你为何不报？

　　胡秀士　　手指神象高声叫：“五殿閻君你是听！
生在本朝为丞相，　　掌民詞　　忠心赤胆最公平。
初任定远作知縣，　正直清廉爱黎民。　　你也曾
訪拿惡霸除光棍，　　殺趙大　　召請鍾馗断烏盆。
科道言官上一本，　　他道你　　七品郎官擅殺民，
　　宋天子　　一时不明將他准，　罢职削官为庶民。
多虧王苞將你保，　　济貧民　　陈州放賑秉忠心，
路过瘋人來告狀，　鎖拿國舅葛登云。　　全不怕
权臣國戚从公断，　天子見喜受恩荣，　升坐南衙开封府，
善判無头案件明，　仁宗爱你多忠正，　加封龍圖爵位尊，
　　樞密使　　如魚得水拜了相，　大展奇才断鬼神。
專保忠臣共良將，　　掌朝綱　　單参佞党与奸臣，
直言不怕君王怒，　犯法違条不容情——　　普天下
軍民黎庶沾恩惠，　威鎮文武众群臣。　天齐庙內逢李后，
三審郭槐把寃洗明，　唬死奸詐刘太后，　仁宗母子喜相逢。

欽賜你
鉄面無私神鬼懼，
天下的
朝夕礼拜把香焚。
鉄案虛名無报应，
因什么
想是閻君迷了心！
善惡忠奸全不分？
不明，封你作閻君。
管把那
銅鍘三口除惡霸，
清似水
司刑衙門將你供，
生前正直多忠烈，
業鏡高懸照不明！
賣國秦檜身受榮？
你为何
枉作地府陰司主，
下來吧！
善惡昭彰办理分明。
讒臣匪棍尽消魂，
正气照來比鏡明，
立祠堂
死后封神为何不灵？
精忠大帅遭屈死，
顚倒是非全不管，
糊里糊塗裝聾啞？
昊天帝
不若讓我胡迪作，

風波亭卷二十一

胡迪越說越惱，越講越气，忙喚：“書香！快去把筆硯取來，你相公气他不过。”書香說：“相公气不过便怎么样呢？”胡迪道：“你相公要做詩罵他。”琴韵便說：“使不得！花花世界，一个閻王爺也是罵得的么？”胡迪大怒，說道：“唗！少打的狗才！这黑炭头旣無灵应，罵他几句何妨？还不快去把筆硯拿來！”書香無奈，答应一声，如飛而去。不多一时，將筆硯拿來，說：“相公，筆硯來了，請做詩罷！”胡迪說道：“快些研墨！”琴韵連忙挽起袖來，把墨研濃。胡迪伸手提筆，添了几添，把筆添飽，心內尋思：“閻王的‘王’字在‘七陽’的韵內，就作‘陽’字韵吧！”

胡秀士　手中擎定瀟湘管，　叫声：“老包你听知！
因你糊塗無报应，　待区区　揮毫标題一首詩。
你若有灵知羞愧，　应該此位讓胡迪。　可恨那
誤國欺君賊奸佞，　最狠長舌惡毒妻，　通金賣宋該万死，
陷害忠良是罪渠，　擅用那　一棵黃柑殺三將，
風波亭　父子含冤死的屈；　大宋倒了擎天柱，
社稷良臣一旦誅。　可笑你　旣作閻君察善惡，
何故不殺賊夫妻？　莫非也怕奸秦檜，　所以才
袖手旁观妝啞痴？　这正是　乾坤默默無报应，
地府冥冥却有私！　五閻王　若得讓我胡迪作，
定把那　万惡奸賊剝了皮！”　叶老道一旁微冷笑；
書香、琴韵笑嘻嘻：　“相公你　若是作了閻老五，

不用說　　　　判官小鬼是我倆的。”

書香、琴韵兩个書童嘻嘻帶笑說：“相公，你要作了閻老五，不用說咧，我們兩个就是判官、小鬼。”胡迪道：“哇！滿口胡言！快把灰塵撣去，你相公好在壁上題詩。”叶老道着忙說：“是。相公，这个断断的使不得。五殿閻王是最灵的，依我說別惹他罢。”胡迪聞听微微冷笑說：“小淵，慢道說是木雕泥塑的神象，就讓是活跳跳的閻君，我也不怕。你好胆小！”琴韵說道：“相公，壁上的灰塵撣的乾乾淨淨的了，請相公寫罢。”胡迪聞言，急忙提筆捋袖，举手向那粉壁牆上，帶草連眞，一揮而就。寫完，停住丹毫，朗朗高吟：

霜打胡天二帝伤，　　英雄血汗战沙場。
黄柑有計能梟首，　　金牌無意痛慘伤！
憤怒人間空側耳，　　徇私地府有貪腸。
果应不彰森罗案，　　愧尔巍然尙称王！

上風波亭，全書一共是四十卷，現在只从卷一起收到第二十一卷的中間。后面所叙演的是：胡迪游地獄，何立东南山見地藏菩薩、看因果、速报司求情，何立回話，張保报信，鞏氏、銀瓶等拟起兵，一眞道人說因果……等等关目，內容旣过于迷信，文筆也不如前半精彩，所以也就不讓它來占篇幅了。

胡迪駡閻

（子弟書）

头回、二回。

宋室洪福与天齐，　天蓬元帅降瑶池，　生在河南彰德府，
湯陰縣内有祖居，　姓岳名飛字鹏举，　文武全才数第一。
牛皋、姚亨、王貴勇，　張顯英名天下知，　兄弟們大战云霞嶺，
只殺得三歲番兒不敢啼；　牛头山前又一陣，　槍挑金环兀朮啼。
多虧了杭州太守將他荐，　吏部申文把本題，　只因無边功劳大，
加封武昌國公职；　奉旨威守朱仙鎮，　屡展奇才定華夷。
朝出了奸臣名秦檜，　外压群臣内把君欺；　奸党同謀勾外國，
宋朝的江山平半劈。　惟独懼怕岳元帅。　东窗定計人不知，
假傳聖旨十二道，　金牌調虎把山离；　風波亭上來審問，
岳家父子死得屈！　合朝文、武齐贊嘆，　軍、民、百姓尽悲啼，
士、農、工、商皆落泪，　气坏了生員叫胡迪。　揎拳擄袖說：“反！反！反！
这样事情了不的！”　前走三步后退兩步，　街东一头撞在街西。
一溜歪斜進了庙，　巍峨殿宇甚威仪，　但只見：明三暗九琉璃瓦，
海馬朝云滚龍脊，　水磨方磚砌甬路，　玉石欄杆靠着蓮池，
翠柏蒼松栽滿院，　歷代碑碣立丹墀，　朱紅亮槅画龍虎，
方磚漫地上油漆；　明柱上挂一联对，　筆走龍蛇上好詞，
左边是“忠心映日傳千載”，　右边是：“浩气冲霄万古題”；　宝鼎金爐焚紫降，
幢旛宝盖配龍旗，　銅絲勒就螺螄結，　斗大金錢遮面皮。
胡迪抬头朝上看，　正面坐着一位神祇。　十二垂珠头上戴，

身穿一件滚龍衣。 大男小女將香降， 挨挨挤挤似螻蟻。

大把抓錢朝上打， 聚少成多有三尺余； 打不着金錢乾生气，

打着金錢念“阿弥！” 胡迪一見哈哈笑， “眞乃是：哄不尽的愚人，網不尽的魚！

神佛护佑全都假， 便宜看庙的老住持。” 看罢回头問老道：

“上面坐的甚么神祇？” 老道說：“这是东嶽帝。” 胡迪說：“原來是仁聖大天齐。

你本是兴周滅紂的黄飛虎， 万花山前贈了你的职。 寿誕是三月廿八日，

享受人間大祭祀。 你既在此处受香火， 就該查人間冤共屈，

那岳家父子死的苦， 为何你袖手旁观妝不知？ 三日你降了秦檜的禍，

一筆勾消沒話提； 三日不降秦檜的禍， 怒惱了区区定不依。

狠一狠大火燒了天齐庙， 打碎金身化为泥。” 說着說着怒从心上起，

走上前，扔了簽筒摔木魚。 嘡嘟嘟、击碎神前磬， 搬倒香爐着脚踢，

碟子碗盞一齐打， 湯飯饅首撂在丹墀。 “天大的事情都無报应，

可惜东西与他吃！” 一翻身跳上供桌上， “捨着我胡迪拚了天齐！

世上多少眞君子， 誰似我胡迪心性直？ ‘人間私語’是混賬話，

‘天聞若雷’信不及， ‘暗使虧心’天下曉， ‘神目如电’总不知！”

指定塑象高声罵： “你誆哄銀錢廢土泥！ 五色庄嚴將人哄，

世上愚人尽着迷； 大男小女將香降， 叩头祇拜总愚痴；

求籤打卦是瞎賬， 人人都信哄弄局。” 吩咐老道：“看筆硯！

吾今高兴要題詩。” 上寫的：“長脚奸臣長舌妻， 苦將忠臣受凌逼。

黄柑助謀千載恨， 青衣泪洒兩君凄。 乾坤默默終無报，

地府森森果有私。 胡迪若把閻君作， 拿住奸相定剝皮。”

寫完將筆扔在地， 不覺一陣短神思， 張牙欠口站不住，

上眼皮合下眼皮。 老道服侍去睡覺， 空中來了众神祇。

閻王奉旨朝玉帝， 跟随众师上丹墀， 香烟繚繞進了庙，

一抬头看見了墙上的詩； 从头至尾念了一遍， 墨水未乾是新詩。

“牆上詩句何人寫？
大胆狂徒把我欺！”
香烟童兒跪倒忙回話：
“是个生員叫胡迪。”
閻王聞听心好惱，
“快拿狂生到陰司。”
兩个小鬼不怠慢，
禪堂之內叫胡迪，
“我奉旨意來拿你，
即速快來莫延迟。”
胡迪夢中哈哈笑，
“我正要見他問端的。”
兩个小鬼头里走，
相公随后到丹墀，
微微冷笑执手問：
“黑臉的你一向在那里？”
閻王說：“牆上的詩句可是你寫？”
胡迪說：“不敢，就是我区区。”
閻王說：“你見孤王不下跪？”
胡迪說：“不認的尊駕在那里。”
閻王說：“孤王执掌森罗殿，
專查人間寃共屈。”
胡迪抬头啐了一口，
“你这样言詞休向我提！
你奉我佛牒文，玉皇的旨，
欽命叫你掌陰司。
‘既在其位，必謀其政，’
你就該稽查人間的寃共屈。
岳家父子死的苦，
为甚么你妝啞推聾总不知？
天大的事情無报应，
这样閻罗作不的！
下來罢么，你下來罢！
我替你断断曲共直。”
閻王听說心好惱，
双眉緊皺罵胡迪：
“空讀詩書不知礼，
狂徒大胆太無知。”
吩咐兩边：“拿下去！
碓搗磨研滾油沏。”
胡迪聞听微冷笑，
“黑臉的息怒莫着急。
我若有罪甘心受，
我若無罪定不依。
今日晚上寫了表，
我和你灵霄殿上見高低。
檢查不明你該何罪？
玉皇一怒革你的职，
將你打在陰山后，
管教你永世千年不能离！”
閻王大怒說：“拉下去！”
猛似懸崖把脚失。
“哎哟一声睜开眼，
原來是在茶堂睏臥才頓飯时。

〔据清中叶百本張抄本校訂〕

謗　閻

（快書）

【詩篇】秦檜専权宋运終，东窗定計害英雄，岳云、張憲双双死，在風波亭上喪精忠。天地含悲軍民怨，山川震怒鬼神驚，日月無光星斗慘，惟有我秀士胡迪把鉄胆横。

【春云板】这胡迪閑游聞听忠良死，不由得鬚眉乱乍眼圓睁，心头火起高千丈，把銀牙咬碎瞪双睛，大叫狂歌如酒醉，行哭就笑似顚瘋，方巾倒戴把藍衫敞，歪嘴搖头口內哼，用手拍胸双足跺，歎气咳声不住停。一步步、迷迷糊糊朝前走，歪歪咧咧过了街东，見整齐齐殿宇巍峨一座庙，信步行來進了庙中；轉过云堂扑大殿，老道躬身把施主來迎。

【春云板】先生迈步朝里走，見金碧輝煌殿一層，琉璃瓦砌安吻獸，硃紅亮槅襯金釘；滿堂陈設是金銀器，玲瓏龕供正居中，一尊神象端然坐，白面長鬚帝王容；燭焰光輝結瑞彩，香烟繚繞透虛空，兩旁多塑众鬼判，一个个异相奇形猛又凶；还有那男男女女將香降，恭恭敬敬秉虔誠。这先生挺方巾、搖双袖、面含嗔、眉緊皺、后仰前合、扭項回头呼老道：“我問你上面供着是何神灵？”

（話白）“老道，上面供着是何神聖？”“上面供的是东嶽天齐仁聖大帝。”

【流水板】好，好，好，好一位东嶽天齐仁聖帝，必然是执掌幽冥秉至公。你可曉“精忠报國”的岳少保，还有那岳云、張憲二位英雄？他們：忙忙碌碌在刀槍林里为事業；鉄錚錚，旌旗影里度平生；热

扑扑，满怀壯志把綱常正；血淋淋，一片丹心把二聖迎；顫巍巍，金槍冷斬匈奴血；咔滴滴，战馬横冲塞北的营。为只为，凌烟筆画功臣的影；为只为，麟閣人标忠烈的名。他怎么不該蔭子封妻貴？他怎么只落得臨死不得善終？我想你"旣在其位，必謀其政"，你本是陰間天子不非輕。似这等大丈夫、奇男子、秉忠心、怀大义、壯志未伸、雄圖未就、不白之寃、終天之恨，可憐他被害遭屈死，我問你袖手旁观主的都是何情！

【流水板】拉拉扯扯离了大殿，丹墀越过繞碑亭，見翠滴滴、青松遮掩三間殿，端正正、玲瓏匾挂正居中，金碧輝煌四个大字；"森罗宝殿"甚分明。相公帶怒把礓礤上，見殿內神象令人驚。光閃閃、金翅御帽紅頂戴，黑漫漫、皂罗袍上綉飛龍，冷森森、劍眉环眼鋼鬚乍，黑漆漆、鉄面銀牙相貌凶，恭恭敬敬、判官手掌生死簿，威凜凜、拘魂小鬼把鉄牌擎。那一边，乍青鬃、張巨口、面如白紙、腰系虎皮、馬面手举狠牙棒；这一边，挺双角、睁怪眼，面如藍靛、腿長飛毛、牛头鋼叉滚皂纓。相公細看是森罗殿，不由得無名火起怒气冲冲，怪叫一声說："好！好一位閻君我是久矣聞名！"

（話白）"俺想岳家父子，在朱仙鎮上东蕩西除，到后來只落得在風波亭上被奸臣所害，你为何不报？你为何不报？"

【联珠調】你、你、你、执掌幽冥查善惡，报应循环那一件清？我常見：奉公守法無結果，胡作非为身受荣；有錢便把高官作，無錢金榜不題名。秦檜專权为宰相，岳帅精忠把命傾，似这等复地翻天不平事，你、你、你、穩坐神龕总不哼！我今給你三天限，速拿秦檜赴幽冥。三天若降秦檜罪，区区信你有神明；三天不降秦檜罪，我和你、一往从前把賬清。放火燒了你三間殿，黑炭头！叫你閻君做不成。說着說着双眉皺，一腔怒气把心攻。噗通通、往前緊跑三兩步，嗆啷啷、先給你砸碎淨水瓶，噹一錘、击碎佛前磬，

噗！吹滅銀燭蠟千兒横。霧騰騰、灰塵滿殿难睁眼，乱紛紛、梆子木魚往外扔，哧、哧、哧、經卷撕的紛紛碎，唴哎哎、揪断金鎖掉了海灯。翻身跳在供桌上，擦拳磨掌擄袖挺身形，指头指定閻君臉，哈哈狂笑兩三声。唴哎哎、上前撇下王帽翅，哧哧哧、鋼鬚揪的乱蓬松，呸！呸！呸！吐沫粘痰臉上啐；咕咚咚、跺的供桌似过雷鳴。弯腰脫下朱紅履，"我叫你舞弊徇私試試我的刑！"吧！吧！吧！閻王臉上着了重；只打得閻君臉上冒了鮮紅。

〔据流行演出詞口錄〕

如是觀 傳奇

如是观，一名倒精忠，又名翻精忠。据高奕新傳奇品說是張心其所作，据傳奇彙考标目又說是明末吳玉虹所作。

这傳奇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尤其突出的是交印（8）、刺字（9）、草地(23)、敗金(26)各出，不但在崑班里是盛演剧目；在很多种地方戲里也一直被保存着，为僅有的崑腔剧目之一。

这里所根据的是一个演員作掌記的抄本，題："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孟秋江寧署中馬子元錄。"原本錯譌、脫落很多，但因为除了常演的几出之外，还沒有別的本子可作校勘，所以僅僅把明顯易見的訛誤略加訂正，其余只好暫仍其旧。

第 一 出（末上）

【滿江紅】宋室凌夷，兵戈动，衣冠倒着。同授首，文臣、武將受他欺虐。李綱定有守城謀，徽、欽难免巡沙漠。其間殉难亦堪悲，傷飄泊！中兴功，精忠岳：悲中断，远和約。不平千古，吁嗟寥落。二聖南还酬素志，群臣戮力除姦惡。假眞当作"如是观"，开怀酌。

（白）來者，靖康是也。（下）

第 二 出（生付—太監—二旦—宮女引小生上）

【女冠子】主宗立庙，傳來武勇文豪。風和日皎。太平天子，珠歌翠舞，月夜花朝。山河何足宝！喜來聖寿無疆，塤箎合調。好光陰难討；秉燭夜游，金樽頻倒。

（白）錦帳春風堆絳雪，春殿嫦娥魚貫列，鳳簫吹断水云烟，重按霓裳歌遍徹。寡人趙桓，乃徽宗之長子；年号靖康，乃太祖九世之主也。我父太上道君皇帝在位二十六年，边庭虽有羽書之警，海內幸多升平之乐，因此留情木石，蹤意花鳥：奇珍宝玩，無不搜集內苑；起造艮嶽万寿山，以为游賞之地；高俅、童貫，为戲弄之臣。近又得羽士林灵素，道術高妙，我父皇遂立志焚修，以求長生之術；自号道君皇帝，禪位于朕，靜养于灵寿宮。自朕卽位以來，且喜風調雨順，武偃文修，正可及时行乐。

方才內宴初罢，懶于視朝。內侍！（生、付）有。（小生）今乃臘月初旬，傳旨京城大放花灯，謂之"預借元宵"；我与太上皇設宴于万寿山，同乐太平之景。（付）領旨。（生）啓万歲爺：兵部侍郎李若水、樞密李綱有边庭事啓奏。（小生）这些文臣，一个个小事大言、小題大做，偏有这許多絮聒！傳旨宣李綱、李若水便殿奏事。（生）領旨。聖上有旨：宣李綱、李若水便殿朝見。（付、生下。內）領旨！（外上）

【引】燕雀处堂，積薪伺火何时了？（末上）

危亡难道，拚此丹心表！

（外）臣李綱見駕，（末）臣李若水見駕，（合）願吾皇万歲、万万歲！（二旦）平身。（外、末）万歲！（小生）二卿有何文表？明白奏來！（外）臣李綱奏聞陛下：今女眞兵势强暴；破遼以來，日肆猖獗，大有進窺中原之心。乞陛下早調良將，把守关津要道，方保無虞。（小生）若水卿何奏？（末）臣李若水謹奏：古人云："女眞兵不滿万，可無敵于天下"；今已聚众数万，若率尔長驅，何以御之？乞陛下修聖德以化夷，罢土木以資餉。（小生）朕已知道了。自古道："天生德于予。"金人其如予何！二卿平身。（外、末）万歲！（小生）撤宴过來，二卿把盞，为朕开怀。（外、末）領旨！（合唱）

【画眉序犯】慶賞好良宵。百歲光陰水中泡，且开怀暢飲，莫負花朝。笑杞人漫自憂天，明日里陰晴难料。

（內吹打介。小生）何处笙歌匝地？（外、末）今日文、武狀元連轡游街，旧例游宮三日。（小生）文、武狀元連轡游宮，亦是盛事。傳旨駕幸翠華楼观之。二卿同往。（外、末）領旨！（合唱）

笙歌繞。楸枰一局成湯、武，杯酒千年起舜、堯。（上楼介。老旦、小軍引付上，唱）

【滴溜神仗】笙歌拥，笙歌拥，綠袍映飄。欢声徹，欢声徹，玉鞭裊裊。花里紅裙欢笑，爭羡看狀元豪，狀元豪。

（下。小生）此是何人？（外）是文狀元秦檜，系江寧人也。（小生）若水卿！（末）臣有。（小生）你精通九流之術，看此人可为太平人物否？（末）臣不敢道。（小生）明白奏來。（末）臣啓陛下：此人獐头鼠目、行动徘徊，利于北不利于南。（小生）旣利于北，朕当以北地任之。（末）万歲！（丑、老引生上，唱）

【神仗滴溜】軍民吵鬧，旌旗拥導，把英雄圍繞。念此君恩难报。十年磨劍功，一朝光耀；問朝野不平，为君除扫。

（下。小生）此又是何人？（外）是武狀元岳飛，乃相州湯陰人也。（小生）李卿，此人才識若何？可做干城推轂之任否？（末）臣据相法观之，此人利于南不利于北。（小生）如此你傳旨："选秦檜为河北行人使司，岳飛为江南游击將軍。"二人各分南北之任，以試李卿之術。（外末）万歲！（小生）就此囘宮。（二旦）領旨！（合唱）

【僥僥令】武臣功战討，文士重才略，只有报國丹心懸一道。文武合、年歲丰、金遼扫，河清、海宴、边烽少，君明、臣直、民安乐；万万歲皇圖浩。

【尾】君臣共乐風光好。內苑笙歌重又攪。

（二旦）退班！（唱）

秉燭莫辭醉潦倒。（外、末先下。小生、二旦后下）

第三出

（丑扮夜不收上白）天分南、北与華、夷，虎斗龍爭眞是痴，試看千村几家在，誰憐百战一身归！咱乃大金粘沒喝元帅麾下一个精細小番是也。俺家四太子破遼之后，兵势日增。俺元帅奉

四太子將令，与斡离不丞相分道南侵，因未知宋室虚实，着俺扮作南朝夜不收模样，打听他的河、津、关、隘有無把守，如何防御。俺已打听明白，不免回复元帅去也！（唱）

【斗鵪鶉】只为着虎斗龍爭，致令得神嚎鬼哭。因甚的妇北夫南？怎禁得天翻地复！貴的呵！他也保不定烏紗；富的呵！捨不下金珠万斛。把一个澤國江山入战圖。端的是一將功成万骨枯。好花枝拂着旌旗，閑酒杯伴着弓弩。

（白）俺奉元帅將令，直入宋家，却見关津無备、將怠兵殘；俺四太子大兵一出，眼見得宋室江山可也不保也！（唱）

【紫花兒序】却为着花魔、酒債，子幼、妻嬌，弄得个武怠文疏；怎禁得靴尖踢倒这城都，投鞭兒断了这江滸。

（白）那宋官終日沉迷酒色，怎知俺四太子的英雄也！（唱）

雄圖，分明是虎入群羊、泰山压卵。

（內喊介。白）呀，你看那壁廂烟塵蔽日、殺气瀰天，想必四太子的大兵來也！（唱）

我遙望見旗閃似烏云，馬隊蛟龍，人威猛虎。（下。淨、外、付、三旦、小生上唱）

【回回曲】大金武藝甚高能，直入中原夺帝京，驟馬城池一踹平。子女金珠打伙分，打伙分。眞洒銀！打辣酥，吞了吞；嬌嬌馬上做成親。

（淨）俺，金邦四太子兀朮完顏亮是也。（外）嗜，丞相斡离不是也。（付）嗜，元帅粘沒喝是也。（淨）俺自起兵破遼之后，兵势日增。聞得宋朝徽宗皇帝大兴土木、不理朝政，禪位于其子趙桓——年号靖康；又聞他躭于酒色。我欲乘其初立，統兵直入潼关，夺他的花花世界，有何不可！（付）嗜已差精細小番，到南朝去打听关津險隘去处。（外）待他回來，便知分曉。

(淨)小番，扎住营盤！(众应。丑上)身輕如过鳥，足健赶飛龍。小番叩膝。(淨)看你：短甲随身結束齐。(外)趙家國政事何如？(付)兩脚犹如千里騎。(淨)你細把机关說与知。喘息定了，慢慢說來！(丑)千歲爺，那宋官家卽位之后，終日躭迷酒色、信任奸邪。朝政荒疏，怨嗟塞道，將老兵殘，城虛粮尽；俺太子起兵，只管長驅直入也。(淨)起來講。(丑)太子听稟！(唱)

【小桃紅】那汴京花酒古來多，昏迷了趙家哥：万寿山徹夜听笙歌，嵌金珠不知野外有飢寒苦。滿道上短歎長吁，儿多价流离痛楚，端只为蔡京、童貫坐朝都。

(淨)他那里关津險要若何？(丑)爺！(唱)

【天淨沙】我見儿处关、隘、津、河，不曾有寨迹、营圖。都只是些偸安乐逸利名徒，甘受用皇家俸祿，肯存心社稷憂慮？

(淨)旣如此，俺就起兵攻打便了。(丑)千歲爺！(唱)

【調笑令】憑着俺鉄騎驟、浮屠閫、拐子馬到处成功奏凱多，恰便似疾風扫得殘紅墮。一望里投戈納款是良謨。投鞭断了汴京河，管取那趙官家扶櫬出皇都。

(淨)且到后营吃些打辣酥，再去打听。(丑)謝爺！(下。众)好酒銀吓！(淨)吩咐粘沒喝为先鋒，斡离不合后，俺督中軍便了。(外、付)得令。(淨)小番，与我准备人馬前去攻打。就此起兵前去！(众应，合唱)

【禿厮兒】呀！只听得一声笳鼓，却早躍馬揮戈。一片价殺气騰騰貫牛斗，眞个是神嚎鬼哭遍山河。

(众)啓太子：已到黄河了。(淨)站开。啊呀，哈哈哈哈！好个宋官家，憑若得一二千人馬守住河口，俺这里豈能渡哉！吓，丞相，元帅！(外、付)太子！(合唱)

【聖樂王】啊哈！却，却怎生兵也無、將也無，俺可也長驅直搗汴京都；眼見得君也孤、臣也孤，把一座錦江山双手奉与某——方顯得天意屬金胡。

（众）啓太子：已是汴京城下了。（淨）把都兒！与我把汴京城团团圍住，八面攻打。要道君皇帝親到軍前議和，方許退兵。（众）得令。（淨）吓，丞相，元帅！（唱）

【煞尾】这一回趙官家驚得來死也么活，众文武降也么躲。管教他一个个到軍前齐頓首，方顯得大金邦俠少主。（众下。淨、外、付二跑馬下。）

第四出（末冠帶上）

【引】一座孤城累卵危，知此身死葬何方！殺气偏徽，彼軍何壯，問天、天意兒怎向？

（白）万戸伤心絕炊烟，中原黎庶受迍邅。可惜黃河东去水，变作胡兒飲馬泉。下官李若水，官拜兵部侍郎。不意聖上怡情酒色，不理朝政，因此边烽不絕。豈料金酋猖獗，突入長城，圍住汴京。無人与他对敌；勤王之师虽集，尽皆袖手旁观。城中百姓倉忙慌乱，战守無謀。金兵攻城愈急，眼見危如累卵。我亦無計可施；倘有不幸，惟有一死以报君恩便了！（內喊介）呀，你听殺声震天，莫非金兵入城來了？咳！正是：鼓無声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啊呀，教我如何是好？（外、小生、旦、丑、付、生扮文武臣上）走吓！（同唱）

【六么令】吾家师長——不用干戈，只用文章；驀然兵到好心慌，呼妻子，叫爹娘！

（末白）啊呀，列位要往那里去？（众）啊呀，李大人，不好了——那金兵势焰滔天，攻破宣化門入城來了！我每三十六着，走为

上着。(末)城既已破，必須保駕出城逃难才是。(众)呸！我們自己也顧不來，那里顧得皇帝，走吓！(唱)

(合)一时樹倒猢猻散。一时樹倒猢猻散。

(末扯丑介白)啊呀，將軍且住，在此保駕出城。(丑)他每都去了，扯我一个做嗜？(末)你是武將——养軍千日，用在一朝。(丑)你可曉得："养軍千日，用在一跑"；倘若扯我，我就一刀。逃命吓！(下。末)吓？啊呀！你看这些公侯，一个个都抱头鼠竄而去，國家大恩置之何地？呀呸！(唱)

【前腔】那些文臣武將，閪論高談，閑坐朝堂；今國家有事，在何方？

(占上白)不好了！(末)來的好似康王殿下。飛馬何往？(占唱)

君父难，万民殃。(合)此身社稷誰依仗？此身社稷誰依仗？

(末白)殿下！君父有难，飛馬何往？(占)原來是李卿！时遭不幸，聖上与太上皇都在万寿宮，遍召群臣，無一至者。那金人宣言："必要太上皇親赴軍前議和，方許退兵。"奈太上皇年老成疾，不能命駕，我怎忍見君父憂怀！(唱)

【前腔】只得孤身前往，親到軍前，与彼端詳。

(白)李卿，你平日忠心大义，孤所仰慕。今日我去議和，若議得成，乃万幸也；倘議不成，太上皇与皇兄全仗于你。(末)那金人反复狡詐，殿下須当斟量。(占)咳！(唱)

我身拚死葬沙場。

(末白)如今聖上在那里？(占)俱在万寿宮。你快進去，把美言寬慰，勿驚聖躬。我自去也。(末)殿下不可造次，还須商議而行。(占)李卿，孤此去呵！(唱)

生和死，枉商量。(合)天，天忍把吾家喪？天，天忍把吾家喪！

(下。末白)呀，那康王殿下素称慷慨，此去必定成功——但不知聖上与太上皇果在何处？(内)好苦吓！(末)呀！你听宮中

哭声震天，好悽惨人也！（外上）皇兒走吓！（小生上，老旦、旦随上。小生）父皇請！（同唱）

【前腔】数遭乾亢，地复天翻，血战玄黄。未知何日再安康！欢未了，哭声揚。（合）天，天忍把吾家喪？天，天忍把吾家喪！

（末白）臣李若水見駕，願吾皇万歲！（外、小生）吓，李爱卿，你可知金兵声势如何了？（末）聖上还不知？金兵攻破宣化門，進城擄掠。康王殿下飛馬到軍前議和去了。（外、小生）有这等事！但願此去退得金兵便好！（淨上）啲，宋官家听者！（末）什么人？（淨）奉四太子將令，道："康王年幼，不准議和；須要太上皇親到軍前一議，方准退兵。如若迟延，大兵進宮，寸草不留哩！"（末）知道了。（淨）快快出城，不必迟延吓！（下。外、小生）吓，李卿，何处喧嚷？（末）聖上吓！那金酋宣令，道："康王年幼，不准議和；須要太上皇出城一議，方准退兵。如若迟延，大兵進宮，寸草不留。"（外）吓？有这等事——兀的不痛殺我也！（倒地介。小生）呀啊，父皇甦醒！（末）太上皇甦醒吓！（外唱）

【紅衫兒】听声震宮牆，唬得人魂魄飛揚。看我眼前骨肉，死生怎傍？事到此也，無計商量！（內喊介）恨金酋不良！（合）豈知道國破家亡，奈身經这殃！

（丑、淨上白）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下傳宣。啲，趙官家好不达理！（末）又是什么？（淨、丑）四太子鈞旨不是当耍的。太上皇再不出城，大兵進宮，就不与你講理哩！（末）知道了，候着！（淨、丑）煞，□□蛙布罗拉海赤！（外、小生）又有何事？（末）啊呀陛下！那金人又宣言："必須太上皇親至軍前，方可退兵。"（小生）啊呀！太上皇年老病篤；为人子者，于心何忍！也罢，待寡人親往軍前一議便了。（外）啊呀皇兒吓！不可如此。我老迈余生，死不足惜；你春秋正富，豈可受那犬羊之辱？（末）啊呀

陛下！（唱）

【前腔】虽然是龍遭綱，也做不得隨風飄蕩。陛下呵，你若是屈膝羶羊，也难免后世談量。

（外白）啊呀皇兒吓！（唱）

我無妨猛拚死，兼沙場，和他每面講。（合）說到此，痛斷肝腸！这吉凶未詳。

（淨、丑白）煞，不必多講，快些那步吓！（外）啊呀皇兒吓！我就出城与他講理，料不怠慢孤家——我就去不妨。（小生）啊呀，这是孩兒不孝，有累父皇屈万乘之尊，受犬羊之辱——孩兒死有余辜矣！（合唱）

【獅子序】只为兵戈乱、宗庙亡，死和生憑誰主張？顧不得屈身倒着冠裳。惟願取从今以往，保全我家和國、父和兒、夫与妻团圓無恙！

（丑、淨白）扯了他那步！（外、小生合唱）

（合）但願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外、淨、丑下。老白）皇兒甦醒！（旦）陛下甦醒！（小生唱）

【前腔】听哀声起，滿庙廊。慘悽悽天昏地荒，忍將我趙家兒照一点恩光！

（末白）李若水見駕。（小生）我想为人子者，怎忍見君父陷身虜穴？此乃天亡我也！梓童，取佩劍，待我自刎。（旦）啊呀，陛下不可如此！（同唱）

虽则是危亡一晌，或者是天不弃、國不亡、民不变，那时中兴可望。（合）万般皆是命，果然半点不須忙。（淨、丑上唱）

【东甌令】將軍令，豈尋常——疾似風雷凛似霜！

（白）四太子鈞旨，粘沒喝元帅將令，道："太上皇年老成疾，难以議和。必要趙官家親往軍前一議，方准退兵哩。"（末）太上

皇讓了是一般的。(凈)煞！(唱)

你要全家國多無恙，須是親身往。(老旦、末、小生同唱)算將來此事費商量，难保去無妨。

(小生白)我想金人必欲邀我出城；孤若不去，百姓必遭荼毒。我只得命駕一往。(末)陛下不可去。金人狡詐，再三邀陛下出城，恐生不測。(小生)李爱卿，今我是釜中之魚、几上之肉，料难違他了。(末)陛下旣欲出城，臣当随駕。(小生)若得爱卿协助，我父子兄弟之万幸也！我國家养士二百余年，并無一人前來赴难；能存忠义者，今惟爱卿一人耳！(凈、丑)嗆，羞吓！(唱)

【前腔】你空悽切，枉悲伤，禍到臨头灼好香。(內喊介。小生众唱)听一声声喊殺連天响，唬得人魂飄蕩！

(丑白)快些那步！(小生众唱)

怒轟轟催促似豺狼，凶吉怎隄防？

(凈、丑推小生介。末攔介，白)住了！(凈、丑)啞，啞。(外、小生、二旦)啊呀苦吓！(唱)

【哭引】家亡國破苦难支，何时再整旧官仪？(下)

第五出(付上)

【引】世人尽把君親重，偏我老秦不用；我欲飄东轉西，只落得眼下通融。

(白)自古道："落花有意随流水"，哪怕他："流水無心恋落花"。我今日："不恋故鄉生处好"，只落得："受恩深处便为家"。下官秦檜，本系江寧人也，别号会之，忝中宋朝狀元。平生見利忘义，一味妬賢嫉能。用几分脅肩諂笑，沒一些礼义廉耻；奉上人小心謹愼，与同列大言不慚。奸詐盜伪，不識的多道我希聖希賢；那知殘忍刻薄，遭着的多道我活罗活刹。不惟百俐千

伶，又喜我夫人巧言舌辯。他原出自名門，乃王莽、王敦之后；欺君誤國，家教相傳。区区多賴他指教。前日金兵渡河，我夫妻被擄，一时沒了主意，我就与夫人商議；他就說："啐！如今时势，圖了虛名，就失了实利，难道金邦不吃飯？不穿衣？"我一时被他說的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因此我就一懞懞轉身來虛心下气，降了金邦。今早聞得汴京已破、二帝出城、六宮嬪妃已囚禁在营，我想大事已屬金邦。方才又聞得斡离不丞相与二聖在四太子軍前議和已成，大兵即日班师。我今想來：还是去护駕还宮好呢？还是从四太子大兵北去的好呢？心下狐疑，且待夫人出來，与他商議便了。（占內嗽介。付）呀，言之未已，夫人出來了！（占上）

【引】妬春光几陣狂風，有誰人伤落紅！

（付白）夫人拜揖！（占）相公万福！（付）咳！（占）吓，相公为何眉头不展、面帶憂容，莫非有难决之事么？（付）夫人有所不知，如今大兵破了汴京，百官星散。勤王之师虽然云集，不敢向前。二聖已邀至金营兩日，議定納幣。聞得要送二聖回宮，金兵即日班师。我如今还是护駕入城，依旧做宋家的官兒好呢？还是从金人北去，做金邦的官兒好？心下狐疑，特与夫人商議。（占）咳！可惜你睡夢中中一个狀元，風云气色一些也看不出！为了一个人，要識天时、明地理、辨人心。如今金邦兵不血刃、破城如破竹、宋兵望風而逃，天时屬之大金了；他破了汴京、內藏一空、他那里兵精粮足，这分明扼喉地利大金已得。如今只有人心未附。你若向了南朝，背了天意；向了北朝，被人唾罵。你如今只得做个身在南朝心在北——上合天时，下合人意——我包你一生的富貴了。（付）吓？包我一生富貴？啊呀妙吓！我的賢德夫人，如何叫"身在南朝心在北？"愚夫

一时昏瞶，望夫人指教！（占）你道二聖即日还宮么？（付）是即日还宮了吓。（占）正好休想。此乃四太子之計。（付）何以見得四太子之計？（占）他若肯放二聖还宮，如何把宮中太后、妃、嬪、綵女尽邀出城？（付）这个——連下官也不理会。（占）他恐怕人心有变，故此揚言：議幣，送还二聖。依我看來，那二聖决不能够还宮了。（付）若如此，和你一心随順金邦；倘二聖有还宮之日，我原保駕入城。此計如何？（占）啐！你又痴了。万一二聖还宮，誰不知你我降順金邦？被人談議，取禍不小！（付）夫人高見。我今不管二聖还宮不还宮，一心降順金邦便了。（占）你又差了。（付）何差呢？（占）你若一心降順金邦，少不得从他北去。和你皆为夷狄，不能見故鄉。（付）这又难了！去又不好，住又不好，把一个身子弄得东又不东，西又不西，这就难了！（占）有甚难处？（付）还說不难？（占）我們且随他北去，慢慢結好了金人；等他信了我每是个好人，那时再尋机会，用些奸巧詐術，使宋朝也信我每是个好人——却与兩下暗通消息，那时再看时势随風倒舵，这叫做“身在南朝心在北”，就保得長久富貴了。（付）妙！夫人这篇議論，就是重生諸葛，再世張良。教我怎不依你行事！（占）你若果依我行事，不管在南在北，包你做个数一数二的臣子。（付）妙吓！只是还有一說，那四太子为人剛直，不比南人，怎生使他信服吓？（占）这个何难。只要随机应变，鑒貌辨色，一时也說不尽哩！（唱）

【四边静】其中妙訣人难識，圈套瞞天織。随你勇力战千人，否柔料难敌。（合）随曲随直，可南可北——兩下做人情，一心看風色。

（付白）夫人！（唱）

【前腔】平生自謂能得失，全賴妻賢德。膝下久無毛，心中有眞墨。

(合)随曲随直，可南可北——兩下做人情，一心看風色。

(付白)机关做就兩玲瓏。(占)随北随南西复东。(付)算定机关人不識，(占)那知奸狡在心胸。(付)吓，夫人，是便是了，畢竟怎样一个法兒弄得他信服才好？(占)我一向教你奉承人的法兒。(付)虽已知六七，还未全曉，望夫人一一明示！(占)那个也不消說了。只是一件，那四太子不比别人，万一被他識破你我是个奸詐之人，反为不美。(付)便是呢。要想一个万全之策，一心貼服我每才好。(占)只可惜吓！若是我……(付)若是夫人便怎么样？(占)我是为你而說吓。(付)自然为我了么。(占)若使我去見他，莫說是四太子，就是銅鑄的太歲，鉄打的魔王，教他就如順手牽羊，随我轉动。(付)唔，好便好，只有一節不停当。(占)那一節？(付)那四太子虽則英雄豪杰，也是个酒色留恋之人，万一見了夫人就要不三不四起來，那时教我就难为情了。(占)啐，走來！你若惜了这小費，則大事不成矣吓！(付)是吓！这叫做：搖得自己，赢得他人。(占)說便这等說，我迟了些还要商量。(付)商量什么！商量也如此，不商量也如此。我只是一心靠着夫人，但憑夫人如此便了。(占)啐！(同下)

第六出

(丑上白)陰陽分内外，人物重華夷。崑崙俱失火，玉石尽皆灰。自家，大金粘沒喝元帅麾下一个精細小番是也。奉四太子將令，將徽、欽二帝押解出城，着我羈留在营，已經三日。城内金珠掠尽，后妃俱都出城。着我將二聖解至軍前，不知如何發落。呀，言之未已，兩个皇帝出來了！(外上)

【引】戈戟如麻，旌旗似霧，馬嘶人語嘈雜。(小生上)龍逢淺水，威武

不如蝦！（末上）國破家亡，身死留心，一念休差。

（見介。丑白）啲，南朝皇帝听者！（末）为什么？（丑）奉四太子鈞旨，請二位皇帝到营講話哩。（末）知道了。备車駕伺候！（丑）□□的車駕！还是这等大模大样！罢也，有兩匹驢兒，騎了去罢。（末）这等無禮！（外、小生）李卿，今日此去如何？（末）此去凶多吉少，臣不能料。（外、小生）啊呀皇天吓！不料我父子遭此閔凶，可愧吓，可嘆！（丑）不必迟延，快些耶步！（外、小生、末合唱）

【園林好】掩罗袍偷將泪洒，怕人瞧羞顏帶霞，犹道中朝官駕。遭不幸，受波查，南囚、羑里不爭差。

（丑白）住了！此是大营了。四太子鈞旨，須要下馬進見。（末）住了！豈不知宋朝与金邦旧有叔侄之称！今虽在流离困苦之际，亦須存天子之禮。（丑）呔！你这蛮子官兒，你曉得个什么的！不知俺四太子的利害哩！（末）有何利害？（丑）那大遼也是一國之主，尚且扭械囚服相見，希罕你这兩个皇帝么！你下驢不下驢？（末）不下驢便怎么样？（丑）不下驢我就一頓皮鞭，問你下驢不下驢！（末）咳！罢了罢了！（外、小生）不必囉唣，下來便了。（丑）□□□蛙布罗拉海赤！（末）唗！騷羯狗胡講！（丑）也不怕你不下來。呸，这蛮子官兒淘死着咧。（小生）待孩兒同李卿扶了父皇，慢慢而行。（末）有理。（丑）快些耶步！（外、小生、末唱）

【尹令】步履离披高下。那里是称孤道寡！几曾受恁般驚唬？

（内唱介。丑白）哪，此是大营了。（外、小生、末同唱）

看劍樹、刀林，退后趋前心如麻。

（丑白）吓，大將軍來了。站着，小心吓！（付、生随口唱小曲上。丑見介。付）來的蛮子是誰？（丑）是宋朝皇帝，要見四太子的。（付）

吓！就是皇帝么？（丑）者。四太子可曾升帳？（付）还沒有。我每來看皇帝。（生）者。瞧皇帝。（丑）煞，站好！（付）呸、这是老皇帝？（丑）者。（生）那是个小皇帝？（丑）者。（付指末）这是个？（末）唗！（付、生）吓，吓，阿媽易撅撅。（末）这等放肆！（付）來吓！这是？（丑）老皇帝。（生）那是？（丑）小皇帝吓。（付指末）那也是个皇帝么？（生）是中皇帝吓？（丑）爺，那是个蛮子官兒。（付）吓？是个蛮子官么？（丑）者。（付）□□□蛙布罗。望着俺發嘐？狠打！（末）唗！騷羯狗你來！（生、丑劝付）爺不必动气。（付随口罵下。丑）你也囉酥。在营門下伺候，我去打听就來。（下。末）啊呀，罢了吓！罢了吓！（小生）事已如此，草地上权坐一坐罢。（外）啊呀天吓，濛濛的下起雨來了！（合唱）

【品令】想昔日清歌妙舞，秋月共春花；珠圍翠繞，內苑撥筝琶：何期撇下！來此兵戈罅，鳴刀、桴鼓，多則是雷轟星馬——草地上含愁，比上苑絲綸不甚差。

（丑、凈上白）令行山岳动，言出鬼神驚。啲，南朝皇帝听者，四太子有令——（唱）

【豆叶黄】道："趙官家，今日有甚良法？大金朝恩德褒容，天兵到壘塹征伐。"

（末白）有什么講？（丑、凈唱）

"免伊洗蕩，免伊哈喇。今日旣扶櫬輳門，今日旣扶櫬輳門，哪，特賜青衣一襲，恩寵遇加。"

（末白）吓？这样衣服豈是吾主穿的！（丑）啊呀，怎么的？怎么的；（凈）你換不換吓？（末）不換便怎么？（丑）不換又要打哩。（外、小生）不要打，就換便了。（末）咳，陛下不可吓！（丑）也不怕你不換。（末）咳！罢了，罢了！（外、小生唱）

【三月海棠】迅令發，一声未絕魂灵怕。把趙官家父子这等折罰！

（末唱）車駕，虽然顚沛遭困苦，也把中朝帝王來尊架。

（丑白）什么希罕！（凈）者。（末）也罢！（唱）

我事到头來，騰騰怒發。为人臣，不死难干罢。

（凈白）啲！（唱）

【五韵美】你不怕殺？

（末白）哇，不怕殺。（凈、丑唱）

你不怕剮？

（末白）我也不怕剮。（丑、凈唱）

輒敢把軍令当耍？

（末白）这些騷羯狗！（外、小生）啊呀李卿吓！（唱）

論死生一刹，还有甚祇法！我父子随地禁押。

（末白）自古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时正当臣死之时也！（唱）

怎忍見君王國主遭困下！教我鉄胆銅肝，泪珠如麻。

（丑、凈白）啲，蛮子！（唱）

【二犯六么令】有你縈縈土苴？枉自伤悲，徒然嗟呀。

（末白）閑說！（唱）

縱流离患难，須存綱紀法。怎做出天翻地塌！

（凈、丑白）啲，蛮子，你那兩个皇帝尙且釜魚几肉哩！（唱）

諒你这蝦蟆，做什么乖張口巴！

（末白）陛下，臣李若水不忍見陛下遭此慘毒，臣只得辞駕去矣。（外、小生）啊呀，今日患难之际，你若去了，身畔就無人了。

（末）啊呀陛下，臣李若水呵！（唱）

【玉交枝】不能随駕。

（白）今生不能报陛下洪恩了！（唱）

待來生把君恩报答。

(泪介。净、丑白)喒，羞吓！堂堂男子，哭起來！敢是怕死么？

(末)唗，騷羯狗！我李老爺豈是怕死的！(唱)

我咬牙切齒把胡囚罵。

(丑白)好罵吓！(末唱)

頓教人倒竪毛髮。

(净、丑白)煞，你若再罵，我就砍了你！(末)啲，騷羯狗！你止殺得我一身，此心还未泯滅。我今生不能殺尽你每这班胡賊了！(唱)

我死为厉鬼还奋發。

(丑白)你若再罵，我就敲你的牙。(末)你要敲我的牙？(净)还要断你的舌。(末)你要断我的舌？(外、小生)忍耐些罢。(末)騷羯狗！(丑、净)好罵吓！(末)我口不能言，眼能怒賊。(丑)砍吓！(末)手能指賊。(净)咻！(末)呀呸！(唱)

我無非是死，何足怕！

(下。丑、净白)咻咻咻，好个嘴巴巴的官兒吓！(唱)

霎时間剐为肉鮓。霎时間剐为肉鮓。

(外、小生白)啊呀，唬殺人也！啊呀李卿吓！(唱)

【江兒水】我死知目下，不甚差。

(丑)好个官兒吓！(净)鉄錚錚不怕死的好官兒！(外、小生唱)

吞声掩面难干罢。父、子、夫、妻生抛下，君王、臣宰难招架！呀呸！做了一場虛話！这錦綉江山，一霎时烟消物化！

(净、丑白)那边皇帝老婆來了。(付、老旦、正旦上。付)耶步吓！(二旦唱)

【嘉慶子】把龍楼鳳閣生撇下，受地黑天昏胡地沙，骨肉分离誰訝！人乱乱，眼难霎；嬌怯怯，力难加。

(小生白)來的好象母后、梓童！(付)皇帝老婆。(丑)賽，賽。

（外、小生唱）

【川撥棹】啊呀，驚的怕，走將來誰信他！父和子受尽波查，婆和媳受尽波查，但相看泪珠似麻！你如何輕离家？你如何輕离家？

（老）自你父子駕幸金营，三日不返，金兵至城擄掠。我婆媳正在驚惶，見一隊胡兵拥入宮來，將我等驅逐出城；正欲一死，因未得你父子消息，为此苟延殘喘——李卿随駕，为何不見？（外、小生）駡賊而死了。（二旦）在那里？（外、小生指地介）这不是么？（二旦）啊呀李卿吓！（唱）

【前腔】不道你身遭这样痛殺，親骨肉逐浪花！（內喊介）呀！听声声忽奏胡笳，听声声忽奏胡笳，知我死在那一答！要生全，料是差；料团圓，总是差。

（丑）四太子升帳，快些進营罢，快些耶步罢也！（外众唱）

【尾声】生生的把人辱抹殺！怎禁得風吹雨打！下場头中朝官駕！

（下。丑）快些耶步！快些耶步！（下）

第七出（占上唱）

【綿搭絮】欲圖富貴，怎顧得一时羞；因此假扮乔裝，布就牢籠香釣鈎。那怕他有机謀、猿馬牢收，相公呵！拚取出妻献子，欲圖拜相封侯。若得我夫妇荣華，方顯得我温香第一籌。

（白）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里捉金烏。奴家王氏。我丈夫欲圖四太子欢心，無計可施，与我設个香粉鴛鴦之計。聞得四太子每日在北山游獵，我今扮作采桑妇人，等他到來，將机就計，哄他上手，有何不可。呀，你看那边一簇人馬，想是太子來了。我且閃过一边，只做采桑，看他如何。正是：欲圖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下。末、小生、二旦—小番—、淨—兀朮—上唱）

【窣地錦襠】閑游獵馬射双獐，日暖風和草正芳。已知逐鹿走秦邦，

何处蟠溪老钓姜？

(浄)前隊为何不行？(众)桑陰之下有个俊哈嘟当路。(浄)与我輕輕地抓过來。(众)吓，妇人，四太子喚你。(占)啊呀，大王饒命吓！(浄)抬起头來。(占)是。(浄笑)妙吓，果然好个俊哈嘟！吓，妇人，你那里人氏？不要慌張，細細講來。(占)大王听稟！(唱)

【醉扶归】妾家祖貫江寧胄。

(浄)江寧人——在此何干？(占唱)

随夫逐宦帝京游。

(浄)你丈夫姓甚名誰？(占)姓秦名檜。(浄)是秦哈喇娘嗎？(丑)者。(占唱)

御苑爭先占鰲头。

(浄)旣是狀元的老婆，为何在此采桑？(占唱)

采桑井臼奴甘受。

(浄向丑)对他講，俺要与他成親哩。(丑)者。妇人，俺太子要与你成親哩。(占)啐！(唱)

罗敷錯被使君留，休認作牆边柳。

(丑)太子，他肯吓！(众唱)

【金字經】休認作牆边柳，喜今朝得遇咱。在毳帳生春，醉打辣，醉打辣；称風流，欢爱殺。□□□，□□□，□□□，□□□。

(付暗上)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你看四太子上了我夫人的鈎了，不免膝行而進。(浄)帳前跪的何人？(丑)是什么人？(付)小臣秦檜，聞知太子游獵至此，特备斗酒助情的。(丑)是秦檜，特备斗酒助情的。(占)就是我丈夫，平昔最老誠的。(浄)好个知趣的官兒。(付)小臣叩見，太子千歲！(浄)吓，秦檜，我与你老婆成親，吃个合卺盃，你意下如何？(付)但

恐拙妻不堪侍奉太子。倘蒙不弃，臣之幸也。待小臣把盏。

(净)妙吓！(付唱)

【醉扶归】阶前頓首为君寿，願皇圖永固万年留。

(占)待奴也奉一盃。(唱)

翠袖殷勤半含羞，脂香雜处胡羶臭。

(净)好洒銀吓！(付唱)

生罗刹鑽入在粉香兜，管取死俘囚抬上个云霄走。

(净)秦檜营前听。吩咐回营！(众唱)

【金字經】抬上个云霄走，把佳人怀内抓。拍手哈哈，眼目花花，眼目花花；这風流，直恁佳。□□□，□□□，□□□，□□□。

(众下。付)啊呀完了，竟把我夫人抱上馬去了！我秦老爺今番有些想头了！(唱)

【皂罗袍】他此去必然有望，这其間难为了我那卽世親娘！

(白)且不要欢喜，还有一說：只怕他水性楊花，受用好了，竟忘了親丈夫怎么处？(唱)

况他風情嫋娜，料不是尋常；楊花性格，随風飄蕩。

(白)这又是我多心了。我的夫人足智多謀，料不如此薄情！(唱)

□□□□□，□□□□。□□□□，□□□□。

(白)只怕此計不就，做了"其計不成，反輸一貼。"罢，这也說不得了！(唱)

我眼前折本，指望他时長。(下)

第八出(老、正引生上)

【引】一生落魄，忠孝平生乐。問丹心几时归着？为國深憂，思親愁索；兩事恨來飄泊。

(白)伏櫪悲鳴意不窮，相逢伯乐馬嘶空，人生莫恨無知己，英雄自古識英雄。下官姓岳名飛字鵬举，乃相州湯陰人也。忝中武科狀元，除授江南游击。向在張招討麾下，今归宗留守轅門。聞得元帅有恙，不免前去問安。过來，到轅門上去！(老、正)吓，已是轅門了。(生)看那一位將爺在。(老)是。吓，那一位將爺在？(末上)巍巍元帅府，团团將士营。是那个？(老)是岳爺在此。(末)吓，岳將軍請了。(生)請問元帅起身了么？(末)还未起身。(生)相煩通报。手本在此，說岳飛問安。(末)旣如此，且在馬台少坐，待元帅升帳，与你通报便了。(生)是。請便。(末下。生)过來，你每回去；若有緊要之事，卽來报知。(老、正应下。生)英雄自恨英名事，心病难將心藥医！(下。丑扶外上)

【引】心事將誰托？这几日愁心越覚。白髮冲冠，丹心如昨，未審孤臣怎生着落！

(白)主闇臣庸天地陰，羽書烽火动人心。胡酋未滅身先死，長使英雄泪滿襟！下官宗澤，官拜东京留守。只因朝中奸雄跋扈，盜賊蠭起，蒙聖恩，命我出鎮荆、湖——虽授節鉞之隆，实为疏远之計。幸喜提兵到此，軍民有幸，烽烟無警。前日在張招討麾下新得一將，姓岳名飛——有罪將刑；我見他一表非俗，免其一死，赦他帶罪立功，要彼撫順招逆。我看他实有大將之才。吓，我想朝廷得此一二輩也呵，何患金人跋扈哉！咳，只是当今主上勤于土木，信任奸邪！不料杞人之憂，積劳成疾，連日謝事臥帳。咳，不知可有痊可的日子么？过來！(丑)有。(外)喚中軍。(丑)是。中軍，老爺喚。(末上)是。(外)我有病臥帳，一应事情不許進見。(末)吓。(外)來！(丑)來！(末)有。(外)若有緊急軍情，才許通报。(末)是。啓元帅：岳飛問安轅門，候久了。(外)吓？岳飛在外么？快令進來！(末)吓。

（外）我正在想他來談談。來得好！（末）岳將軍那里？（生上）欲顯医國手，須識病根源。（末）元帅令將軍進見。（生）是。（末）岳飛傳到。（外）你在外廂伺候。（末应下。生）元帅在上，岳飛参見。（外）鵬举少礼。（生）問安！（外）請。（丑）請。（外）看座。（丑）吓。（生）元帅在上，小將不敢坐。（外）我來有几句話兒談談，坐了好講。（生）如此告坐了。（外）把椅兒往上些（丑）吓。（生）不敢！（外）再上些。（生）够了！（外）啞，啞，这里來！（丑）吓。（外）快去烹茶來。（丑应下。生）聞得元帅有恙，岳飛特來稟候。（外）多承！（生）元帅貴恙，幸得痊可了些么？（外）咳！怎能痊可吓！（生）請問元帅貴恙，从何而起？（外）吓，鵬举，我这个病吓！（唱）

【高陽台】只为恩重身輕，愁眞神失，丹心晝夜热極。

（生白）緣何就得此症？（外唱）

積怨邪風，怕乘虛早晚徹入。悲憶！

（生白）不日自然痊可。（外唱）

目前恨無医國手，

（生白）还請太医調治。（外唱）

病膏肓料非藥石。

（生白）不用医怎得痊可？（外唱）

則除是民安國泰，便是九还一粒。（生唱）

【前腔】得失事在于天，数皆前定，可見决非人力。一木难支，大廈可憐顏危！攻击；但能保全神气也，賊風邪自然难入。劝君侯此身倚重，甚勿輕擲！

（淨上白）报！万騎胡兒入帝京，羽書飛报進軍营。將軍縱有回天力，此际应难定太平！來此已是帅府，轅門上有人么？（末上）喲，什么人？（淨）吓，爺！边上夜不收报緊急軍情的。（末）住

着。(淨)吓,加,加……,啊呀!跑得渾身是汗,跑乏了!跑乏了!(外)鹏举吓!(生)元帅!(外)这几日不知边庭事如何了?(生)便是。(末)啓元帅:夜不收报緊急軍情事要見。(外)吓?夜不收报軍情事!速速令進來!(末)吓。(淨)如何还不出來?(外)才在此講,就有軍报來了!(生)是。(末)吓,夜不收呢?(淨)在。(末)元帅令你進見。(淨)吓,夜……(末)住了。元帅有恙,(淨)吓。(末)报事緩緩而講!(淨)我曉得。(末)随我來。(淨)夜不收進見。夜不收叩头。(外)吓,夜不收!(淨)有。(外)我着你打听金酋消息,如何了?(淨)啊呀爺爺……(生、末)吓,元帅有恙,悄悄的講!(淨)吓,爺爺!不好了——那金兀朮打破汴京、飛渡黄河,事在危迫了吓!(外)吓?怎么講?(淨)啊呀爺爺吓!(外)吓?(淨)兀朮打破潼关、飛渡黄河、直抵汴京,將勇兵强;事在危迫,一言难尽呢!(外)住,住了!那兀朮打破潼关?(淨)打破潼关。(外)飛渡黄河?(淨)飛渡黄河。(外)直抵汴京、事在危迫了么?(淨)事在危迫了。(外)你,你且起來講吓!(末、生)起來講。(淨)吓,爺听稟!(唱)

【前腔】卽日胡馬長驅,看花洛苑,一片鬼号神泣。

(外白)可有人与他交战么?(淨)誰敢与他交战!(唱)

他就靴踢城崩,不費半矢人力。

(外白)那文武百官如何下落?(淨)那些百官呵!(唱)

安逸!或降或走文共武,止留得趙官家孤立。

(外白)城内百姓怎么样了?(淨)那兀朮在城擄掠,把百姓灼殺、砍殺也,慘不可言吓!(唱)

那汴京城、三宮六院,尽成空壁。

(外白)住了,城破之后那兀朮如何定夺?(淨)爺,那兀朮破城之后,他就——(唱)

【前腔】飛檄，

(白)要邀二聖出城議和。(外)可曾出城？(淨)怎么不去！(唱)

只得親詣軍前，偸安宗庙。

(外白)可曾还宮？(淨唱)

羈留至今不出。

(外白)后妃宮僚呢？(淨唱)

那些后妃、宮僚，俘囚百不存一。

(外白)二聖在虜营如何相待？(淨)小的一路打听，說二聖在虜营好不苦哩！(唱)

絕食，

(外白)吓，絕了食！(淨唱)

青衣侍酒为异服。滿道上軍民号泣。

(外白)住了，可有勤王之师么？(淨)啊呀爺吓！(唱)

沒勤王；人人袖手，旁观無策。

(外白)住，住了，那兀朮恁般猖獗！汴京破了？(淨)汴京破了。(外)沒有人勤王？(淨)沒有人勤王。(外)二聖在虜营受苦？(淨)虜营受苦。(外)呀，吓！(暈介，生)外廂伺候。(末)外边去。(淨)吓。(下。生、末)元帅甦醒！元帅甦醒！(外醒介，唱)

【紅衲袄】我驟聞言，

(白)啊呀！啊呀！(唱)

日月昏，天地翻！

(生白)快看热湯水來！(末应介下。外唱)

不由人不箭攢心，魂魄散。

(生白)元帅保重吓！(外)啊呀，我好恨吓！(生)敢是恨小將不能够为國分憂么？(外)非也！(唱)

我恨金酋恁猖獗，肆禍殘，把中原人看得來不在眼。

(生)其实可恨！(外)啊，鹏举，你道此事从何而起？(生)这个，小將不知。(外)多是朝中蔡京、童貫、楊戩、高俅那班的賊吓！(唱)

他逞奸雄、弄朝权、蒙蔽了天，致令得宋江山宗庙迁、君父散。

(生白)原來如此！(外)鹏举，取我令箭，傳諸將進营議事。(生)曉得。吓，那一位在？(末上)怎么？(生)元帅有令，速傳諸將進营議事。(末应下。外)啊呀二聖吓！(生)元帅，傳令出去了。(外)唔，鹏举來！(生)有何吩咐？(外)扶我起來。(生)做什么？(外)階下去。(生)何干？(外)我要遙拜二聖。(生)元帅，聖上是該拜的；貴体有恙，恐劳动不得。(外)咳！你怎說得个劳动不得？我就死，一定也要、拜一拜的！(生)如此，看仔細。(外)不妨。(生)啊呀元帅！(外)你扶好了。(生)是。(外)咳，不想聖上遭此大变！(生)元帅，已是階下了。(外)是階下了么？(生)正是。(外)二聖行宫在那里？(生)望北一帶就是。(外)吓？望北一帶就是？(生)是。(外)二聖在虏营受苦？(生)正是。受苦！(外)受苦吓！(生)受苦！(外)啊呀，我那二聖吓！(唱)

不道須臾变乱如斯也！

(生白)啊呀元帅！(外)我宗澤老迈病篤，不能够瞻天仰聖，为國报仇了！(唱)

我除非做厉鬼，我殺——殺賊还！

(生白)啊呀元帅吓！(外跌介。生)元帅吓！(末引付、丑、淨、小生上)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末)随我來——众將到——交令。(众)一同進見元帅——諸將打躬，問安。(外)諸將齐了么？(生)俱齐了。(外)吓，列位將軍！(众)元帅！(外)我宗澤老迈病篤，不能与諸公欢呼殺賊了吓！(众)元帅，吉人自有天相，何出此言！(外)我死何足惜；但恨君父受此慘禍——

臣子聞之，五内迸裂。我死之后，公等当思忠义，为國报仇，我縱死在九泉，一灵兒只在諸公馬前旗下矣吓！（众）元帅何出此不利之言，請自保重！（外）吓，鵬举！（生）有。（外）你一生忠孝自許，智勇兼全。我意欲同你少建功業，吓，不料皇天不佑，中道捐生，恰当此國破家亡之日！中軍，取印信兵符过來——我今日就將兵符印信交付与你。我死之后，須要为國报仇，扫尽金酋，迎还二聖；此一節大事，全仗于你，还望你無負我意！送过去！（生）且慢。元帅在上，岳飛有一言告禀。（跪介。外）起來講！（生）岳飛一介武夫，蒙聖恩首拔，承元帅提携，何惜一死，上报朝廷，下答元帅；只是家中有老母在堂，不能輕許一死，有負元帅重托，岳飛不敢奉命。（外）咳，鵬举你差了！为人臣者，怎能忠、孝兩全？汝当細思，勿負我意。送过去！（众）岳將軍，元帅执意如此，請收了！（生）既如此，小將只得权且拜領。多謝元帅！（跪介。外）請起。諸將都在么？（众）都在。（外）我今日將印信兵符交付与岳將軍了。（众）是。（外）我死之后，汝等当与岳將軍同心戮力，为國报仇。（众）元帅遺令，悉听岳將軍指揮。（外）好！公等报效朝廷，名垂竹帛，我宗澤含笑九泉矣吓！（倒介。众）啊呀，元帅甦醒！元帅甦醒！（生）吓！（唱）

【前腔】我見他剖丹心似濺萇弘血一盤，狠号呼把忠心苦問天！

（外白）渡河殺賊吓！（生）列位吓！（唱）

他就死、不忘渡河殺賊还，可見忠心鉄石样堅。

（白）皇天！我岳飛出自草茅，蒙聖恩首拔，今承元帅重托，況君父受此慘禍，若不能为國报仇，何顏立于人世！（唱）

我怎忍見君王受困殘！为人臣，眞汗顏！

（外白）快快渡河殺賊吓！（生）吓，元帅！（唱）

你还須保重尊軀也，留取丹心为國全。

(外白)鹏举，众將还在么？(生)还在。(外)我死之后，切不可把我尸首埋葬。(众)却是为何？(外)你每不知：二聖陷身虜穴；为人臣者，怎忍安然就土！直待諸公扫滅金酋，迎回二聖，那时才与我薄治棺殮——只要諸公在我灵前高叫一声，說："宗留守！宗澤！……"(众)元帅！(外)"今日二聖还朝了！"那时我就……啊喲！啊喲！(嘔介。生扶介。众)快扶進去！(扶外下。生)啊呀列位！元帅嘔血不止，料不济事了吓！(众)便是。(末上)啊呀岳將軍，不好了——元帅進帳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下。众)啊呀元帅吓！(揮泪介。生)啊呀，列位不必悲伤，恐乱軍心。元帅新喪，我自承理；今后有事，大家商議而行。(众)这也有理。(生)吓！元帅吓，元帅！你赤胆忠心：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無常万事休！(众)將軍战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满地愁！(同下)

第九出(旦上)

【引】侍姑余力守蚕桑；夫志忠良，妾志貞良。

(白)既受蘋蘩托，須承菽水欢；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妾身張氏，乃岳狀元之妻。我丈夫少孤、貧窘，虧我婆婆三迁之教，稍成头角。我父張世远，为本郡太守，見我丈夫文武全才，將奴侍奉巾櫛。不幸我父物故。喜得兒夫得中武狀元，除授江南游击。虽則用武之秋，爭奈他时乖运蹇。初在張招討麾下，有罪当刑，虧得宗留守救拔，置之幕下。因出鎮荆、湖，我丈夫亦常得告假省親。今已兩月不回，想有戎事羈身也。正是：公而忘私事，为國敢辞劳！(四將引生上)

【引】堂親年迈景斜陽；欲报君王，难捨高堂。

(众白)老爺回府！(外〔院子〕上，接印)迴避。(四將下。生)夫人！

(旦)相公回來了。(生)母親康泰否?(旦)且喜平安。(生)如今在那里?(旦)在南楼拜佛。(生)同上楼去。(旦)是。(老旦上)阿弥陀佛!(生)呀,母親出來了。(旦)呀,婆婆出來了!(老旦唱)

【引】和丸教子喜飛黃,惟願流芳,不望門牆。

(生白)母親在上,孩兒拜見。(老)罢了。(生)只为邦家多是非,久違膝下戲斑衣。(老)我做娘的:不圖鼎食三牲奉,惟願芳名万古知。吓,你又回來怎么?(生)孩兒在軍中因放母親不下,为此匹馬省候。喜得母親康泰,孩兒始得放心。(老)你此言差矣!做娘的呵!(唱)

【粉孩兒】煢煢的守孤灯,惟望你:报君恩立志,揚名于世。(旦唱)豈因小節失大机?論君、親要識高、低。(老唱)古人云:"为國忘家。"那曾有公后先私!

(生白)母親,孩兒只为这个呀!(唱)

【福馬郎】我几度欲言仍自止,怕說着又添親怨憶。我偸將泪滴。

(旦白)相公!(唱)

为甚沉吟無語,几多歎息?

(老旦白)岳飛!(唱)

你心戚戚,为何的?把衷腸事說与吾知。

(生跪介,白)告母親知道。(老)起來講。(生)孩兒非为別事。只因近日边报到來,道:金人入寇、攻破汴京、二聖陷身虜营、朝廷尽被腥羶,因此孩兒太息。(老)你待要怎么?(生)孩兒欲奋志勤王;恐違孝道,故尔回家稟知。(老)咳,罢了罢了!我家門不幸,养你这不肖之子!(生)啊呀,母親請息怒!(老)自古道:"君親本是一体。"父母有疾,为人子者不親侍湯藥,可为孝乎?君父有难,为人臣者不鞠躬尽瘁,可为忠乎?今君父

陷身虜庭，当此國破家亡，正是你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日，你怎么反把我來借口？你事君不能尽忠，事親焉能尽孝：不忠不孝，非吾子也，还來見我怎么！（生）啊呀母親！非是孩兒不能为國报仇雪耻；正要稟明母親：今日宗留守一聞二聖陷虜，呼痛不已，卽將印信兵符交付与孩兒，要孩兒为國报仇；孩兒再三以親老为辞；不想宗留守連呼"渡河殺賊！"嘔血而亡了。（老）吓？那宗留守憂國而亡了？（生）是。（老）好！这才是个忠臣！（生）孩兒今欲养親行孝，犹恐有負于朝廷；欲尽忠报國，又恐贻憂于母親：因此孩兒進退兩难，望母親教訓。（老）好胡說！你不曾出仕，乃父母之身，今旣受职，乃朝廷之身也。吓，自你父親亡后，我做娘的孤苦伶仃，教养你成人，指望你立節揚名，以顯我平日訓子之功；你今反以我衰朽之年，累你为不忠之士——咳，我何以生为！（生）啊呀母親！还有一節：自古壯士臨陣，不死卽伤；孩兒此去，存亡未卜。媳妇又是女流，孙兒岳云尚在怀抱——教孩兒如何放心得下！（旦）相公！妾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婆婆以節义自持，相公当忠良为重。婆婆在堂，奴家自能奉养；孩兒岳云，是我养育。你可放心前去，不必挂怀。（生）若得夫人如此，愚夫感激不淺也！（唱）

【紅芍藥】蒙美意，侍奉親闈，須替我問寢晨雞。（老唱）男子漢不流別离泪，你遠行吾心方喜。（旦唱）君知家庭事且休提，但前去莫思迴退。你親老我自扶持，你子幼我当訓誨。

（生白）下官此去呵！（唱）

【耍孩兒】拚取此身全忠义，馬革裹尸还。夫人吓！也再、再休想望我生回！（老唱）吓，多言！大丈夫一死何足懼！对妻兒絮聒成何济！吓！你甘犯着逆親罪？

（生白）孩兒此去，侍奉無期，母親可有什么言語？早晚以为憶

記。(老)你要我憶記么,(生)是。(老)你且跪着!(生)吓。(老)朝上跪!(生)是。(老)解下衣服來!(生)曉得。(老)媳妇,取金針筆硯过來!(旦)是。(取介)婆婆,金針筆硯有了。(老)啊呀兒吓!(唱)

【会河陽】我二十載諄諄何言教你?食君之祿怎無为?我將“报國精忠”,刺入血皮。

(白)起來!我將“精忠报國”四字刺入你皮膚了!(唱)

你当日夜牢牢記!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親及早把捷書寄!

(丑、小生、末、付上,唱)

【縷縷金】齐隊伍,列旌旗。轅門宣將令,馬頻嘶。

(白)有人么?(外上)什么人?(众)各营兵將請爺議事。(外)住着。啓爺:各营兵將請爺議事。(生)在外廂伺候。(外)吓。外廂伺候!(众)吓。(生)夫人,下官此去呵!(唱)

親老垂星鬢,孤兒年稚:衰親、弱子好扶持,全仗你干系!(旦唱)

都在我干系。

(老白)岳飛过來!我聞王陵之母,成子之功;陶侃之母,全子之孝——你今留恋不捨,皆因为我,也罢!我当先自刎以絕汝念。(走介。生、旦)啊呀!(旦)婆婆吓!(生)啊呀!母親不必發怒,孩兒就此拜别!(拜介,唱)

【越恁好】只得階前頓首,頓首百拜别慈闈。啊呀母親吓!你休將孩兒念;加餐飯,乐桑榆!

(白)夫人請上,下官有一拜!(合唱)

鸞凰从此兩分离!叮嚀寄語。

(老白)过來!(生跪介)有。(老)你此去雪不得國家之耻,迎不得二聖还朝,你再、再休想來見我!(唱)

君父仇,不共天,須牢記!慈親語,不可忘,須常佩!

（生白）帶馬！（众应介。合唱）

【紅綉鞋】揚鞭一拥如飛，如飛。轟天炮响如雷，如雷。安社稷，定綱紀；迎二聖，雪臣耻；敲金鐙，凱歌回。（下）

（老旦）啊呀兒吓！（唱）

【尾声】我明知此去無归理。（旦唱）背地偸將珠泪垂。

（老旦）啊，媳妇！（旦）婆婆！（老）我教你丈夫一心为國、休念家鄉，你可怨我么？（旦）正該如此，怎敢怨婆婆！（老）吓，你不怨我？（旦）怎敢！（老）好，这才是我岳門的好媳妇！吓，媳妇！（旦）婆婆！（老唱）

我豈不念骨肉团圓也，只怕臣道虧！

（白）眞个不怪我？（旦）怎敢怪婆婆！（老）难得！賢哉媳妇！随我進來！（旦）是。（同下）

第十出（末、丑引淨上）

【引】定霸圖王，宇宙易如反掌。

（白）破籠飛彩鳳，頓鎖走蛟龍；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俺，兀朮。自領兵以來，破了汴京，將二帝囚在金营，我只道天下已定；不料康王泥馬渡江，定鼎臨安：李綱、趙鼎等重頒政令，張俊、刘錡番复整軍容。連日打听：他朝中政治，文武同心，比宣和之时大不相同；即日渡河，有恢复江山之志。我正在憂疑，又有边报到來，說宗澤已死，他手下有一將姓岳名飛，提兵前來，連复数郡，所向無敌。我聞之大驚，意願班师北去；不想秦檜夫人献上一計，說我兵一动，势难再整，不如行一反間之計。只少一心腹之人前去。我想，若得他夫妻二人前去，做个細作，必能成事。只是我与秦夫人正在情濃之际，怎忍与他分离！咳，俺为天下大事，也說不得了！小番！（丑）有。（淨）后

帳請秦夫人出來。(丑)吓。秦夫人有請!(占上)

【引】平生志,枕上、衾里,百無一放。

(白)辱爱王氏見。(淨)秦夫人少禮,請坐。(占)千歲!(淨)吓,秦夫人!俺想起你夜來之計,十分有理。只少一心腹之人前去。我意欲着你夫妻同去做个細作,你意若何?(占)多蒙殿下重托。但一來我丈夫既受职于金;二來奴家辱爱,不思远离麾下。(淨笑介)多蒙你的美意。但天下事大。和你后会有期,不須留恋。我有金念珠一串贈你,要你念念不忘始終为金之意。(占)多謝殿下。賤妾朝夕佩帶,如見太子金面。(兀朮授珠,占接介。占)奴也有金鳳釵一股,献与殿下,以見賤妾不久还金、双鳳和鳴之兆。(授釵介。淨)俺亦系之襟帶。(丑)啓太子:二聖皇帝要告請还宮,專候發落。(淨)这兩个酒囊飯袋的膿包,要他何用,放他們去罷!(丑)吓。(占)住了。(淨)吓,住了。(丑)是。(占)太子差矣!你若放他回宮,不惟長他人之威,我夫妇死無葬身之地矣!焉能成其大事乎?(淨)吓,我几乎錯了!傳令着精細小番,連夜將二人驅至五國城安置,不許放縱。(丑)吓。(淨)令秦檜狀元進营議事。(末)吓。秦狀元耶步,太子有宣!(付上)

【引】賴我妻房,所用必然有望。

(白)秦檜叩見。(淨)把酥,把酥。(付)太子呼喚,有何鈞旨?(淨)秦狀元!(付)太子!(淨)我待你情如骨肉、視同心腹,今有一事托你,不可忘情。(付)太子若有所托,万死不辞。(淨)俺要你夫妇到南朝去做个細作。記俺十二个字——(付)那十二个字?(淨)主和議、收甲兵、逐李綱、殺岳飛:此四件事你須牢記着。(付)秦檜夫妇受太子洪恩,誓死圖报;只恐菲材不堪重托。(淨)我知你夫妻忠义,不必固辞。事成之后,富貴不小。

取打辣酥过来。(末)吓。(净)吓，秦狀元！此盃酒虽不是金符鉄券——(唱)

【降黄龍】只要你滴在心头；和議留机，醉迷君王。怕时易变迁，虽受恩深，故土难忘。(付唱)

我是忠良。一心为主，休錯認随波逐浪。

(净白)你不可遺忘。(付)太子若疑我夫妻忘恩，情願立誓。

(净)肯立誓？妙吓！(付)蒼天在上，我秦檜此去，若不主和議、殺岳飛者，死于刀劍之下。(净)吓，吓，够了够了！(唱)

願你立功勛，名垂竹帛，万古称揚。

(付白)多謝太子。(净)过來，与我点一百名小番，送秦爺夫妇过河。(众应。付、占)我夫妇就此拜别。(净)罢了，罢了！(占、付唱)

【黄龍滚】辞君归故鄉，辞君归故鄉，携妇离氈帳。地北天南，朝夕空懸望。

(末白)小番多齐了。(付、占唱)

此身为國，敢將輕喪！

(净白)所言不可忘了。(占)四太子吓！(唱)

臨别去，轉馬头，重稽顙。(哭介。付先下)

(净白)去罢！啊呀秦夫人吓！也罢！(唱)

【尾声】天时已屬金邦向，趙康王已归吾掌，

(白)岳飛吓，岳飛！(唱)

笑你奋臂螳螂把車轍擋！(下)

第十一出 (小生上)

【引】夫妻父子羈囚，回首教人流泪。(旦上)

鳳閣与龍楼，今生怎得重游！(見介)

(小生白)陰霾風慘烈,何日布春光?(旦)受此苦中苦,誰憐君与王!(小生)梓童!(旦)陛下!(小生)寡人夫妻自从駕至金营,指望議成即返;誰知羈留在此,已經旬月。食、坐、帳具,一無所有;平常飯食,多是羶肉、酪漿,聞之嘔吐。我与你勉强掙挫;只是父皇、母后春秋高迈,積憂成疾。連日又飛雪成山,朔風刺体,如何是好?(旦)今日太上皇和太后要口粥湯蜜充飢。(小生)这个所在,那得有此?(旦)如今把我們拘于山窩之內,外有兵丁看守。只得与他討些囚粮清水,待賤妾支下地爐,煮口粥湯,進上公婆,少申孝道。(小生)言之有理。待寡人与他取討。(旦)陛下,我想此一时、彼一时,还当屈下些罢。(小生)我自理会。(旦暗下。小生)吓,軍士那里?(丑上)來了。得志狐狸强似虎,敗翎鳳凰不如雞。做什么?(小生)太上皇爺貴体有恙。有白粮蜜水,進些來。(丑)咳,皇帝,你死活不知哩!俺营中只有牛肉耙子、燒干棋子,不知什么叫白粮、黑粮;咱們喝的多是血水,有甚蜜水。你还記得在宮中吃的是白粮、黑粮,咱这里不能够吓!(小生)可有什么可口的东西?(丑)只有生炙肥羊肉、鹽燒牛子蹄;咱們喝的無非是打辣酥、燒刀子、麩面飯:这才有哩。(小生)这样东西,怎生吃得?(丑)别的休想。(小生)毋!这些东西多用不着。(丑)用不着?將就些罢!(小生)使不得。(丑)你就要吃,咱还沒有得把你吃哩!(小生)旣沒有,去罢。(旦上)陛下,怎么样了?(丑)咦,好个俊哈嘚!腹腹搠搠。(小生)还不走!这等放肆!(丑)若不是要緊俘囚的老婆,咱就扯他去□□□哩。(下。小生)咳,梓童吓!寡人不幸,遭累梓童受此苦楚,我有何顏立于人世!(旦)陛下善保聖躬,以待天时。他旣無米,待奴拾些枯枝蘆葦,籠些火來,請公婆出來煖一煖也好。(小生)有理。待寡人去与他們討火。梓童

拾些枯枝，卽來便了！（小生暗下。旦唱）

【二郎神】呵纖手，剖瓊花向籬边壁首，看断竹枯枝何处有。沾泥帶水，湘裙罗袂來兜。啊喲！又被狂風吹倒走。鳳头鞋难分帮扣。怎遮羞也！莫料殘生，浪里虛舟。

(小生上白)好了，有火在此了！籠起火來，待寡人去請父皇母后。父皇、母后有請！（老旦、外內白）寒顫立身不起。（小生）孩兒、媳妇籠得些火在此，請出來大家向火。（外）既有火，且扶我出來！（小生）是。（老扶外上。四人同唱）

【集賢宾】生來未知飢餒憂，正虛度春秋也！討不出个龍床，

(小生白)席地坐下。（合唱）

就在地下踩；比氍毹、綉褥还浮。夫、妻、父、子，且圖个团圓聚首。休眉皺，且受他孱僽。

(淨上白)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吓，南朝皇帝听者：四太子有令，將你父子發到建州五國城安置。連夜起身，不得迟滯！（外、小生)吓？要我們到五國城去！有多少路？（淨）不多路。（外）这也还好。（淨）只有八九千里。（外、小生）多少路吓？（淨）八九千里。（外众）吓，啊呀苦吓！（同唱）

【攤破簇御林】想生無望，死卽休；死和生，去与留。料今生返國無期，化啼鵑蜀帝魂游！

(淨白)这兩个妇人，文書上沒有名字的，留下罢。（外、小生）啊呀，这个那里使得！（合唱）

想离宮、去國、还要相分手！号天痛地，泪作長江溜。

(旦白)陛下，事既如此，也說不得了。妾身前日出宮之时，帶得金珠一囊，藏于臥榻之下。待我去取來。（小生）若有，快去取來。（旦）啊呀，我想为人在世，难免一死。也罢！（唱）

我在心头；殘花風驟，知道几誰留！（下）

(外、小生白)解官，今日这等風雪，如何上道，乞权歇半日如何？

(凈)咳，俺四太子的軍令，非同兒戲哩！(唱)

【前腔】他时和刻，立地逐；敢誰將，風雪留！

(外、小生白)此去，車駕在于何处？(凈)有車駕？(唱)

止有兩个搭脚驢兒，对你苦伶仃一对俘囚。

(外、小生白)只是我夫、妻、母、子，那有分离之理？望乞方便！

(凈)咳，軍令一出，誰敢不从？况此去有千山万水，看他兩个嬌怯怯的，那里受得这般苦楚，不如留下罢。(外、小生、老)吓，若如此說，畢竟不成了？(凈)使不得；若是去得，我也巴不能够行个方便。(外、小生、老)啊呀苦吓！(唱)

要分离，不若同授首，免相思兩地情难扣。

(老白)陛下善保聖躬，勿以老妾为念，我也不願去了。(外、小生)如此怎么好？(老)哧！(唱)

我恨胡囚；一家拆散，能有几人留！

(白)媳婦來了。(外、小生)在那里？(老触階下。凈)皇帝，这婆子触階而死了。(外、小生)不信。(凈)这不是？(外)啊呀妻吓！(小生)啊呀母后吓！(同唱)

【猫兒墜】你衰年白首，露死在荒邱，便是鉄石人心也泪流。一霎天昏地慘是何由？啾啾，眼見得棺槨衣衾，何处搜求？

(小生白)梓童進去半日，不見出來，待我進去一看。吓，梓童！梓童！(向內复出介)啊呀，父皇，不好了——梓童縊死在樹上了！(外)有这等事——啊呀苦吓！(小生)啊，梓童吓！(唱)苦吓！

【前腔】哀苦未了，苦事又重头。教我如何怎措手？未知吾骨倩誰收！

(白)父皇吓！(外)千思万想，总是一死，不如死在一处罢！

（淨）你兩个文書上有名，死不得的。（外、小生）兩个屍骸暴露，敎我如何放心得下！（淨）吓？你捨不得他么？我到有个落地在此。（外、小生）有什么落地？（淨）你瞧吓，哪——（指介。唱）

撇向清流；流到南朝，再起塋邱。

（外、小生白）啊呀苦吓！（同唱）

【尾声】說什么中華帝主江山后！葬清流湘君作偶。

（淨白）不要哭，耶步罢。（小生）吓，父皇！（外）皇兒！（同唱）

还不知何处消除咱兩口！

（淨白）耶步！耶步！（同下）

第十二出（丑車夫推付、占上）

（付白）車夫趲行！（丑）是哉。（付唱）

【一江風】故鄉心，兩日情怀甚。鞍馬風塵浸。

（白）夫人，我每一路行來，風景幽凄，大非昔日，未知此去若何。（占）啊，相公！（唱）

你免憂深。应变隨机，巧語花言，管取人皆听。（內吶喊介）

（付白）为何喊殺連天，陰霾日惨？且下了車，草房权躲。車夫，快去打听的实，就來回話。（丑）曉得。（下。又吶喊介。付）吓！（唱）

听悲声滿樹林，听悲声滿樹林。

（丑上白）啊呀，不好了——小的打听，却是岳將軍領兵殺來了。（付）夫人，这便怎么处？（占）相公不必着忙，竟去見他。他若問时，只說殺了金酋看守之人，逃遁回來；再把二聖消息报与他知道：定然不疑你了。（付）夫人高見不差。且上了車，往樹林躲避便了！（唱）

天愁日也昏，來討个平安信。（下）

第十三出（生、末——王貴——、老、正、外、小生上）

【一江風】战袍花，血濺無襟衩，尽染胭脂馬。笑胡兒槍至、刀臨、箭射、鞭敲，一个个無招架。殺他手也麻，罵他口也啞，人兒何事將他怕？

（末上白）报！啓元帅：小將四下巡哨，有个漢子、一騎馬，一个妇人、一輛車，在樹林窺探，反說要見元帅，（生）綁过來。（末）吓，綁見元帅——奸細当面。（付）啊呀，將軍饒命吓！（生）咦，这厮敢是奸細打探俺軍情么？（付）啊呀鵬举，救秦檜之命吓！（生）秦檜么？放了綁。（末）吓。（生）原來是会之先生，請起。（付）多謝元帅！（生）多多得罪！（付）軍令正該如此。（生）吓，車內是何人？（付）是賤內。（生）吩咐秦夫人車兒暫駐。（末）吓。（生）請問先生何事到此？（付）一言难尽！（生）請道其詳。（付唱）

【大聖乐】自那日國破家亡，夫妇君臣苦断腸。

（生白）先生旣遭俘虜，必知二聖消息。聖躬安泰否？（付）說也可憐！（唱）

遭囚被辱言难尽：無衾枕，少衣粮……。（泣介）

（生白）为何掉泪？（付唱）

可憐北狩鑾輿去，羞殺南來旅雁行。

（生白）如此何不保駕，却轉南还？（付）下官立意保駕，爭奈金酋不許一人随去。把我夫妇監守，不容疏放；我就乘夜殺了看守之人，同賤內在路途行了一晝夜，來到此間——遇着元帅，我夫妇就得生了。（唱）

（合）如重睹天和日也，死中重活，否極呈祥。（生唱）咳！

【前腔】恨金酋劫我君王，戴天仇不可忘。喜君家立節全忠藎，須急去面君王。

(白)先生可去臨安見君。若天不亡宋，待我領兵直殺至黄龍府，迎請二聖还朝，那时与君西湖痛飲。(付)那金酋十分驍勇，元帅須要見机而行。(生)咳，我岳飛呵！

拚微軀一死沙場葬，迎二聖还宮將夙志償。

(付白)自古有志者事竟成，下官專望捷音也。告辞了。(生)請。(付唱)

(合)如重睹天和日也，死中求活，否極呈祥。

(生白)請了。(付)啊喲，拾了一条性命！(下)(末)啓元帅：方才这人言詞顚倒；他旣在金營出來，又道殺了看守之人，焉能保得家小無事？必是奸細。何不殺之以絕后患？(生)他道返金归南。我若殺之，非忠义之本也。他曾讀詩書作狀头，豈無忠义与良謀？來朝更有新条在，惱乱东風卒未休。吩咐安營！(众应下)

第十四出(浄上)

(白)啊喲，好冷吓！飛雪漫空天气寒，朔風吹老太行山，居家莫道丰年瑞，今日方知行路难。俺奉四太子鈞旨，押解徽、欽二帝到五國城去。在路行了数日，不想天气嚴寒，雪深三尺，难以行走。但軍令嚴緊，又迟延不得日子；他兩个又是皇帝性兒，耐不得飢寒——这几日弄得不象个人了——我想若是死了，可不是老大的干系，只得又緩着他。且喜今日雪兒稍可，不免趁早趲路。吓，皇帝走动！(末上)耶步吓！(外上)

【引】悶悄悄，甚孤悽！(小生上)死和生今朝难料！

(浄白)吓，皇帝老官！今日雪兒稍可，趁早趲路。(末)快些耶

步罢也！（外、小生）吓，長官！你看我父子二人身上單寒，口中乏食，这等風雪，也求緩寬几日。（凈）你好自在性兒！俺四太子的軍令，不似你那皇帝的性子。若迟了几日，我那吃飯的家伙可是生根的？若不走，打哩！（末）罢也，讓他走罢也。（外、小生）如此帶驢过來。（凈）你还在那里做夢哩！前日兩个驢兒又沒料吃、路又滑、天又冷，前晚冻死了。走！（小生、外）只是雪深泥濘，如何行走？（末）这也顧不得你每。（外、小生）啊呀，你看又下雪了，把什么遮一遮便好？（末）也罢，來吓，把那破傘与他每撑一撑罢。（凈）咳，咱要撑的吓。（末）咱有一張破氈条在此，大伙兒遮着些罢。（外、小生）啊呀皇天吓！不想我父子遭此慘毒也！（唱）

【荷叶鋪水面】看云霾慘、風雪飄，伶仃骨肉愁路遙。受餒与冲寒，可知道死和生只这遭！不知溪与道，不分晚共早。步步低高，水裹泥包。（跌介）滑喇煞，路旁边齐跌倒。

（凈白）吓，跌死了，扶起來。（外、小生）啊呀好苦吓！（凈）不好了，滿身多湿了！（付上）

【吳小四】踏瓊瑤，过小桥。明知酒价高，只为前村酒味好。

（众白）啊呀冷吓！（付唱）呀！

为甚悲哀雪地号？渾身上水泥澆！

（白）什么人倒在雪中？（凈）这狗头要砍了，砍了！（付）啊呀，都督爺吓！（末）为什么？（凈）这狗戴小帽，該砍不該砍？（付）我戴的是睡帽吓！（末）吓，他戴的是睡帽，不是小帽，饒他罢。（凈）造化了他。（付）我好意來看看为何倒在雪中，倒要砍要殺！（凈）吓，你是个好意？得罪你了。（末）我对你說了罢，这兩个是南朝皇帝。（付）吓？是南朝皇帝！（凈）奉四太子軍令，押到五國城安置，不想跌倒在此。（付）咳，可憐！論起來，我

也是他的百姓。(净)吓？你不信么？(末)他説也是他的百姓吓。(净)吓，你旣是他的百姓，可憐他凍倒雪中。(末)可有避風的所在？煖一煖也好。(付)吓，前道有所古庙。在那里权住一宵，明日再走罢。(净、末)如此極好的了。來來，打伙兒扶他起來。有多少路？(付)就在前面。随我來。(众)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長安有貧困，此瑞不宜多。(走介。付)这里是了。請進去。(外、小生)好了！(净、末)妙吓，煖了好些！(付)待我去弄些飯食，与皇帝充飢。(净)吓，蛮子，取个火來。(付)做什么？(末)取个火來，嘖嘖。(付)吓，要个火吃烟吓？(净)者。(付)要个火沒，火哉，匆知介个奢拉咀里，喲喲！(下。净)行了一日，有些倦了。把庙門撑了，睡覺吓。(末)找一塊石头來。(净)是了，睡罢。(小生)父皇权且安息罢。(外)你也睡罢。(小生)吓，你看这：頹窗、敗壁、墮榱、空椽，石爐烟断，鳥鵲为巢，神座堆塵，狐狸留迹，風号雪猛，地惨天昏——在这古庙之中，好不悽惨人也！咳！皇天吓，皇天！不想我趙桓父子，死于此地也！(唱)

【錦纏道】命乖劣，不匡道如斯痛切。今在不如絕，又何須返今引古，誰正誰邪！身做了囚石室越王志竭，那里討苦从軍万里謀設，不想道是天滅！痛骨肉離缺，遭俘虜何年返金闕？受飢寒淒凉影子，嘆黄昏古庙受風雪！(付上唱)

【普天乐】草头霜，西山月，石中火，風中燁。

(白)这里是了。好困吓！开門，开門！(净)啊呀不好了！皇帝走了！(末)吓？走了？不相干，門兒关在此。(付)开門！(净)吓，方才那蛮子來了，待我端开了石头。(末)吓，蛮子，進來罢。(净)火呢？(付)拿去。皇帝在那里？(末)那不是么？來，打伙兒吃烟。(付)吓，陛下，小老送些村醪野菜在此，不知可

用否？（小生）謝你美意，后当圖报。（付）我哀皇帝，故而進食，豈望报乎！（小生）如此待我請父皇共享。（付）說得有理。（小生）吓，父皇起來。（外）做什么？（小生）方才那野老送些酒食在此，請父皇共享。（外）既有酒食，快取來。（付）只是粗糲之物，不是皇帝吃的。（外）咳，还說此話！（唱）

我在窮途，命若懸絲耳，粗和糲怎地分別！

（小生）咳，这村醪野菜，如此之美！我想昔日食前方丈，怎比得它也！（吃完介。付）着都督爺也拿去吃子。（凈、末）好吓，这老头兒倒是个好的。好东西吓！好东西吓！（外、小生唱）

珍饈罗列，怎如得村醪野菜精絕！

（付）此乃野人献芹，死罪。（外）野老叫甚名字？何方人氏？日后我父子南还之日，必当厚报。（付）小人原是陛下子民，流落至此；自小鬻身于人，从來無姓名，人皆呼为野老而已。（小生）父皇，孩兒謹記在怀。咳！我國家高官厚祿养士二百余年，到今不見一人；今在風雪古庙之中，得一野老進食——咳，我趙桓知罪也！（唱）

【古輪台】悔不迭，窮奢極欲向时節！

（白）咻！蔡京、童貫，你这班奸賊吓！（唱）

我一时信任奸謀設，無明無夜，致令得四海兵荒，累得个腥羶郊野。

（付白）陛下再用些罢。（小生）够了，把与差头吃罢。（付）亦造化俚罢。（凈）拿來，拿來。正不自在这里。（外）吓，林灵素先生，你此时也該來救我一救！（唱）

秘授符章，罗天醮設，飛升鸞鶴杳然絕。（付）陛下！（唱）你偶遭磨折，有日駕六龍飛上瑤闕。（外、小生唱）百僚潰散，妻孥不保，蒼生流血：江东父老見紅頰。

(淨白)來，把他的东西藏了，嘔他一嘔，耍笑耍笑。(末)作耍？來吓。(小生)野老过來。(付)有。(小生)我聞御弟康王定鼎臨安，你可到彼奏知。(付)只是沒有对証。(小生)我有龍犀玉佩一枚，你可收下來！(付)是。(小生唱)

教他須尝胆，千秋遺恨誓圖雪。

(付白)領旨。(淨、末)天明了，趲路罢。(付)就此拜别！(唱)

【尾声】沿沿古戍声不絕，鬼火熒熒明又滅。

(淨、末)那步！(付)野老送陛下。(外、小生唱)

來日不知何处歇！(下)

(付白)啊呀，勿好哉！都督爺轉來轉來。(淨)怎么怎么？(付)还子我个酒壺。(淨)沒有吓。(付)一个店里只得你們兩个，沒拿我物事？(末)罢也，还了他罢。(淨)造化这老兒。拿去罢。耶步耶步！(同下)

第十五出

(末上)虎豹提兵自古無，威風凜凜震金胡，功名奏凱班师日，管取凌烟閣上圖。(丑上)殺气横空透碧霄，为將寧辞汗馬劳，劍戟光芒磨日月，管教醜虜望風逃。吾乃岳元帅麾下副將牛皋是也。(末)吾乃岳元帅麾下王貴是也。請了。(丑)請了。哥吓，俺元帅自提兵以來，所向無敌，那金酋望風逃遁，聞声喪胆。(末)正是：威名振四海，胡虜尽皆驚。(丑)伺候元帅升帳，吾等一同進見。(末)有理。(內喝介。丑)吓，言之未已，元帅升帳了！(三旦、小生、生上)

【引】冲冠怒髮忠心壯，誓圖恢复皇恩蕩。

(末、丑白)王貴、牛皋参見。(生)起过一边。(末、丑)吓。(生)万里風沙咽鼓鼙，三軍殺气傍旌旗，丈夫立志当如此，肯放胡兒

匹馬归！我岳飛。自提兵以來，身經百战，連复州郡，金酋望風而逃，眼見得兩京可复，二聖可还也。(外內白)聖旨下。(众)啓元帅，聖旨下了。(生)排香案伺候！(外上)

【引】春色动龍顏，恩詔天边至。

(白)聖旨已到。(生等跪介。外)詔曰："朕躬不德，遭此閔凶。茲尔岳飛吐忠义之气、施智勇之才、屡复州郡、捷書連轡，特賜綉旗一面，以壯軍威；銀牌十二面，以劳有功。尔其銳志精忠，迎还二聖，滅尽金酋以雪國耻。朕以此委卿，毋負朕！"望闕謝恩。(生拜介、起介)看酒过來！(众)有酒。(生)蒼天在上，我岳飛若不以肝腦塗地，仰答聖恩者，有如此酒！(潑酒介。外)請过聖旨。(生)香案供着！(众应。生)天使大人！(外)元帅請了。(生)請坐。(外)請。韓元帅、李尙書多多致意。(生)我岳飛一介武夫，蒙聖恩寵顧，敢劳諸位大臣如此过譽！(外)好說！(生)还有一事：前日秦狀元自北归南，不知可曾面聖否？(外)元帅还不知么？秦狀元見駕，龍顏大悅，卽拜禮部尙書，不日要領平章事哩。(生)好也，見他一番去逆效順。天使囘朝，为我多多拜上。(外)領教。告辞了。(生)前营稍息。(外)复命要緊。(生)有慢。(外)皇華天子使，复命到宸京。請了。(下，生)众將官，聖上念尔等在边劳苦，特賜綉旗一面以壯軍威；銀牌十二面以賞有功。吩咐軍中扯起綉旗，殺猪宰羊，下教場祭旗發令！(众)吓。(末)下教場去者！(走介。付上)禮生見。(生)請。(付)請爺拈香。鞠躬！禮献！亞献！三献！進香！躬拜！献爵！禮生退！(下。生)众將，望闕謝恩！(下。众拜介)吓，願吾皇万歲、万歲、万万歲！(生上)呀，你听山呼之声聞于数里，莫說金酋，就是天神下降，也覚胆寒。大小三軍，与我摆齐隊伍，揚旗而出，以示金人。(众)得令。(吶喊介。生)我岳飛呵！(唱)

【馱还着】感皇恩浩蕩，感皇恩浩蕩，念及封疆。銳气加增，軍容添壯，报恩精忠佇想。鳳旗龍旌，爭呼万歲声，望空稽顙。罪有罰，有功重賞，博得个麟閣名上。弓弯月，刀挺霜，看扫尽金酋，易如反掌。

(末白)启元帅，前面有粘沒喝帶拐子馬数千，欲劫御賜綉旗。

(生)叫大小三軍，与我摆开陣势，生擒此賊，瀝血祭旗！(众)得令。(唱)

【乔合生】仗平生胆量，仗平生胆量，武藝高强，吞胡扫虜忠心壯，怒髮冲冠直上，驟馬親身往。

(付上白)來將何名？(生)我乃都統制岳。(付)吓，原來是岳飛！咳，岳飛岳飛！我大金兵不血刃，平定兩京；那趙康王乃逃亡之徒，偷安一隅，危在旦夕：你敢率螻蟻之众，來探虎狼之穴？咳，你好痴也！(唱)

你当知趋向，識时务俊杰从來講。枉將身喪！看風扫秋云胆气揚。

(生白)哇！騷羯狗！我岳飛奉天子之命：恢复兩京，迎回二聖。我誓必殺尽你每这班胡酋。(付)啊喲啊喲！(生)我也不問你甚么姓名，只要借你这顆首級來祭我御賜的綉旗。(合唱)

我借你羶狗，当我犧羊。敢將蟻隊來攔擋？殺你不算高强，活捉鞍桥上，方顯英雄將。(殺介，生刺付倒介)

(生白)众將官！(众)有。(生)与我踹進他的营盤者！(众)得令。(付暗下。众圍上)启元帅：殺得金酋片甲不存。金銀数十車，擄來妇女数百，盔甲驢馬不計其数：請元帅將令定夺。(生)听吾号令：擄來妇女尽行釋放，金宝解送朝廷，驢馬驅入后营，就此摆隊回兵！(众)得令。(生)众將！(众)有。(生唱)

【越恁好】与我鞭敲金鐙响，(众唱)鞭敲金鐙响，奏凱乱嚷嚷。肩挑

賊首，淋漓血染沙場。一呼奋勇，六軍气壯，問誰敢当？長繩系得生擒將，倚干戈醉臥胡人帳。

【尾声】扫平虜穴心才放，怒气冲冠千丈。

(生白)大小三軍！(唱)

我直待二聖回鑾將素志偿。(同下)

第十六出(占上)

【引】夢見虽多相見稀，淹煎病、藥实难医。事在心头，泪含眼內，盟誓兩心知。

(白)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無二三。奴家，王氏。自别四太子之后，不覺又經数月。且喜我相公已到臨安，入覲天子，卽拜为平章軍國大事——富貴無比。只是四太子实难抛捨；若不为天下大事，怎忍分离！臨別之时，金珠遺念、双鳳分飛、誓海盟山：这些眞誠之意，朝夕在念。怎奈和議未成、岳飛未死，朝暮憂怀，染成一病，今喜稍可。吓，四太子吓，我想你又沒有潘安貌，子建才，不知我秦夫人为何如此想念你！(旦上)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夫人，粥湯在此，請用些。(占)放下。老爺可曾回來？(旦)入朝未回。(占)咳，我想他終日忙忙碌碌，干的那一件正事？过來，可有边报？取一本來看看。(旦)吓，夫人，恰好方才送得一本在此。(占)与我开了东窗。(旦)是。(占)放了粥湯，你自迴避。(旦)曉得。(下。占)吓，这是一本月报，待我看來：平章秦檜一本，“为和議、積餉、罢兵、养銳事，”聖旨道“与各司复議回奏。”我相公上此一本，倘四太子知道了，也見我夫妇忠心。再看各司可有奏章。李綱一本，“金人不可与和事”；胡銓一本，“为二聖北狩、國仇当雪事”。咻！可恨那些官兒，二聖、國仇与你每什么相干？多該重处才

是，韓世忠一本，"为金人狡詐事"。啊呀四太子吓！不想宋朝有許多为國效忠的，敎我夫妇如何措手？（唱）

【金絡索】非奴不見机，爭奈人心背。和你誓死捐生，須要殺尽如斯輩。

（白）且看后面可有什么事了。"十二日岳飛以五百騎大敗金人……駙馬尽弃……連复河南八郡。"啊呀四太子吓，不知你可在軍中？若在，可不驚坏了！"十三日，岳飛大敗金人于鹿城；十四日，岳飛与金人大战五日五夜，大敗兀朮于高家堡；二十日，兀朮拥众二十万，用拐子馬困住岳飛……。"好了，謝天地，岳飛此番必被四太子所擒了！再看向后面去。如何下落了？"其夜，岳飛用鈎鐮槍破拐子馬，大敗金人……尸積成山、血流数十里，兀朮身帶重伤，引数騎而遁。"啊呀，四太子吓！四太子吓！（唱）

誰知你受虧、气豫頹，此际应知埋怨誰？

（白）吓！岳飛吓，岳飛，我与你誓不兩立矣！（唱）

分明打散我的鸞鳳隊，休想輕輕饒过伊！

（白）啊呀四太子吓！（唱）

你今何地？須知見面杳無期。意中人飄泊在天涯，叫我按不住長吁气。

（白）且等相公回來，与他商議便了。平生莫作皺眉事，世上应無切齒人。（旦上）啓夫人：老爺回朝來！（外、小院子、老、末引付上）

【引】朝罢归私第，拥車馬新筑沙隄。

（外白）众人迴避！（众下。旦）夫人，老爺來了。（付）吓，夫人如何悶坐在此？（占）我且問你，今日官从何來？（付）这多虧夫人妙計，四太子之恩，故有今日。（占）可又來。为人須要知恩識义。

你今富貴，竟忘了四太子昔日之恩，眞乃禽獸不若。（付）夫人說那里話。我自到臨安，朝夕不敢有忘；爭奈朝中人心未附，故尔迟迟行事耳。（占）我方才病起無聊，閱邸报，四太子被岳飛屡败。我一时見了，好不着忙；你却不在心上，是何道理？（付）夫人你还不知，下官我为了金邦，費了無限心机，正要与夫人商議。梅香，看酒來，在东窗下与夫人解悶，便好商議大事。（占）心中事多端，那有心腸飲酒！（付）夫人，你最喜的是女眞酒，昨日边上送得在此，我与夫人飲一盃。（占）既是女眞酒，取來。（付）只着侍女承値，閑人不許窺探！（旦）是。酒在此。（付唱）

【浣沙溪】我酒在心，愁难廢。甚时得遂我心机？論咱家謀略尽堪为，只恨一种人心不尽归。（占唱）只在你心着急，用机謀、管什么忠良，管什么天和地！

（付白）夫人，我一向揚言：只有一計可以平定天下。未得相位，不易言也；今既拜相，聖上問我如何平定天下，我就將和議之策奏上。聖上道："二聖未还、兩京未复，怎生个和法？"下官奏道："若要天下太平，須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不想聖上一时不悅起來，道："朕是北人，今將安归？"我一时回答不來。朝中紛紛談論。因此只得將和議暫緩。（占）这也罢了。你既掌朝綱，怎容岳飛屡立大功？結怨于四太子，这怎么說？（付）那岳飛我豈不欲殺他？可恨捷書連至，前日又賜精忠綉旗一面以壯軍威，今早又發金牌十二面着下官差人送去，因此不能下手。（占）住了。你自离了金营，和議未成，岳飛未殺，日后有何面目去見四太子吓？（付）夫人！（唱）

【金蓮子】我心下疑。此事非容易，怕画虎無成遭人耻。（占唱）你为燮理，权柄在你。憑着我忠为佞、生作死，顛倒在人为。

(付白)夫人必有妙策，乞求教我。(占)四太子之意，以和議之事來愚弄宋朝，就中以圖大事。如今金兵屢敗，宋朝就有恢复之心，怎肯与他和議？若用岳飛，金邦怎得不敗？以此看起來，和議全在岳飛——岳飛不死，和議必不成；若要和議能成，必須先殺岳飛。(付)是吓，夫人說得有理，必定先殺岳飛。如此妙論，使下官心胸頓开。待我滿飲一盃。(占)相公，和你做事，須要人不知、鬼不覺，方为妙算。待奴再用一計，管教岳飛束手受死。(付)夫人还有何計？(占)你方才說，聖上賜岳飛金牌十二面，教他進征。你今假寫一道詔書，憑此金牌，只說准了和議，速召班师，怕他不收兵！(付)只是他回京面聖，对出此事，如何是好？(占)这个何难？不等他到京，即命一心腹之人首他一狀。(付)首他何事？(占)說：岳飛按兵不举，虛运粮草，与金國通謀。这个題目尽你去做了，即差校尉途中拿下，發在大理寺獄中，他就是犯官了。不容他朝見，內外隔絕，再着問官加刑，要他承招，那时殺他有何难哉！(付)妙吓！此非人謀，眞乃神机也！(占)事不宜迟，即差門下田思忠前去；他为人精細，倒也去得。(付)言之有理。傳家將田思忠進來。(丑)是。田思忠，老爺喚。(淨上)來了。堂堂丞相府，巍巍閥閱門。老爺！夫人！田思忠叩头。(付)起來，我有机密事托你，你須小心留意；事成之后，重重賞你。(淨)老爺委托，小官敢不尽心。(付)聖上發出催征的金牌，要你賚到岳飛营中。你到彼营，可改說是班师的金牌，要他連夜收兵，我自另眼相看。(淨)小官知道。(占)田思忠，你須要小心遵依，此事不是当耍的。你听我道！(唱)

【金灯蛾】你明朝銜命如飛，班师即刻休迟。其中休漏此深机！

(淨白)曉得。(走介。占)田思忠过來！(淨)有。(占)我还有話吩

咐你。(淨)夫人有何吩咐?(占)我有私書一封;你到边上,差人溜至金营,到四太子那边投下。須要小心!(唱)

过关津小心,端的非兒戲!回时賞賜不輕微。

(淨白)多謝夫人!少頃領了詔書,就行便了。要將机密事,莫与外人知。(下。付)啊呀,哈哈哈哈!妙吓!(唱)

【尾】妇人謀勝似讀書輩,吾家深賴有賢妻。(占)四太子吓!(唱)方知俺身在中華几曾忘記你。

(付白)十二金牌飛召,(占)抹倒百战边功。(付)莫道"人可恕,(合)果然情理难容。(占)相公快寫假詔;待奴修書寄与四太子,一來少申問候,二來报此消息,教他莫思退縮。(付)夫人高見,自是不同,下官实难理会。(占)这封書去,那岳飛这顆头穩穩在奴荷包里了。(付)好个大荷包,那些个袖里乾坤!(占)不要閑說,假詔要緊。(付)四太子的私書也是要緊的。(占)啐!(付)我恐怕夫人忘了。下官是知趣的人吓,哈哈哈哈!(同下)

第十七出(二旦引丑上)

【四边靜】終朝把守防奸細,軍令非兒戲。來往要稽查,文憑有眞伪。(合)一心为國,迎取蒙塵二帝。元帅令森嚴,各人担干系。

(白)我,牛皋。奉元帅將令,把守朱仙鎮。恐有奸細之人出入,須要搜檢明白。軍士們,小心把守!(末上)既为門下客,当做馬前人。自家乃田思忠手下家丁便是。我家老爺奉秦丞相鈞旨:夫人有封私書,要到兀朮四太子营中投遞。來此已是朱仙鎮,已近岳元帅营前了,不免悄悄过去。(老旦)有奸細!(丑)抓过來。(众)吓,奸細当面。(末)啊呀,小人不是奸細。(丑)既不是奸細,是什么人?(末)是逃难的百姓。(丑)吓,既是逃难

的百姓，为何不往南行，却往北走？其中必有原故。左右与我搜搜看。（二旦应介。末）將軍，沒有什么。（老旦）啓爺，搜出一封書信。（丑）吓？有書信么？拿來。我說这狗头有些詫异。左右，按着他，不許抬头。待我拆开來看。吓，且住，那孔夫子是与俺老牛沒有緣法的，不知寫些什么在上。吓，有了，待我假意拆开一看，唬他一唬。吓，待我看來。吓吓，好狗头吓！原來有許多情由在里头！快快說个明白，饒你性命；倘有一字支吾，惱了俺牛爺爺的性子，我就一鞭打做肉醬。（末）啊呀，不要打，待小人实說。（丑）吓吓，快講快講！（末）小人是田思忠家人。俺爺奉秦丞相之命，有封私書，差小人送到兀术四太子营中去，說：不日假詔搖元帅班师，又用計殺害他，教兀术莫思退縮。句句眞情，望爺饒命！（丑）可有話了？（末）沒有了呢。（丑）好奸賊！左右，把这厮砍了！（殺末下。丑）啊喲妙吓！还是我牛皋粗中有細；不然，俺元帅險遭毒手。我今就把这書报与元帅知道，速速進兵便了！（众唱）

【前腔】奸臣做事眞奇异，与金邦通消息。若不問因依，怎識其中意？教人怒气，登时殺取。忙去报元戎，火速迎二帝。（同下）

第十八出（小生、吉爾生上）

【引】功業垂成，又誰知中途遭困！

（白）世事須防假与眞，人情反复似秋云。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使驚人。我，岳飛。自提兵到此，身經百战，連复数郡，金酋望風胆落。眼見兩京可复，二聖还宮只在目下矣；不想昨日飛报到來，說：朝廷准了什么和議策，差田思忠賫詔前來，召我班师。我想其中未必無詐。咳，我岳飛一身旣已許國，生死何惜？只是將垂成之功，弃于一旦！吓，也罢，且待詔書到來，

我留心稽察便了！（凈內白）聖旨下。（生）接旨！（凈上）

【引】事在心間。相見处把言詞宛轉。

（白照旧套。讀詔介）詔曰："朕聞修德养仁，則远戎宾服；黷武窮兵，致生民塗炭。茲尔岳飛，边戎苦殘，朕实憫焉；着回調养，以慰朕心。張、韓、刘三处人馬俱已撤回，惟岳飛孤軍，不得久駐，特將金牌十二面，速召班师，另行升賞。"謝恩。（生）請过聖旨。（凈）元帅为何不謝恩？（生）請坐。此詔，岳飛这里不敢奉命。（凈）將軍差矣！自古道："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今將軍不奉詔班师，是何意見？（生）天使不知其故：前日岳飛奉旨复兩京，迎二聖；今敌人已挫其銳，目下正欲决一死战以定勝負。今忽然有此班师之詔，誠恐其中有詐。（凈）有詐？將軍，如此說來，难道下官倒与金國通謀不成？（生）不是这等講。前日聖上諄諄諭告，今又有此詔：前后不符，未免疑怪。（凈）將軍到京，自知端的。請自三思，毋貽后悔。（生）我岳飛以死报國，决心久矣，不必多言。（凈）將軍若不回京，教小官如何复旨？豈不知"食君之祿，命懸君手"乎？（生）自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唱）

【夜行船序】你不見殺气横天？看人人立志，奋身血战。那金酋遁，恢复只在目前。（凈唱）你休偏。但記功多，身背聖主，遭愆不便。

（生白）就有不便，我岳飛何懼！（凈）此和議策是滿朝文武公議的，故召回各路班师，也非是將軍一处。（唱）

傳遍，張、韓、刘輩，尽收兵轉。

（末上白）啓元帅：轅門外連接十二道金牌，催取班师。（生）知道了。（凈）那金牌來召，必要班师了；不然，卽为抗旨。（生）天使，岳飛只是可惜事成唾手。此机会一失，再不可得。只求天使緩言回奏，寬限岳飛十日；十日不能平定兩京、迎还二聖，岳飛

身認抗旨之罪。(淨)聖旨將來当耍！今在將軍营中，就是聖駕也奈何不得，何况下官！將軍不班师，悉听指揮，不敢相强！(生)天使且不必發怒，再容商議。(付、外上)走吓！誰憐百姓苦？賊寇一年留。吓，長官。(末)你每什么人？(付、外)我每是朱仙鎮上百姓，攀留元帅保障地方的。(末)住着。(付)是哉。个个好老爺是去勿得个也。(末)啓元帅：朱仙鎮上百姓要攀留元帅保障地方的，在外候見。(生)有这等事！(淨)那里來的这些殺不尽的餓殍，也來相纏！(生)此輩多是身遭喪乱的無辜窮民，須好言慰之。吩咐着一二知事的進來。(末)得令。老爺吩咐，着一二知事的進見。(外)是。你們不必推挤。(付)待我每老誠些的進去罢。(外、付進介)啊呀，元帅去不得吓！救我們这些百姓之命！(淨)这也可笑。聖上因你每久困兵火，故尔罢兵議和；你每倒不要罢兵，是何意呢？(外、付)天使老爺不知道：我每百姓自遭靖康之乱，淪于左衽，苦不可言；幸得岳老爺提兵恢复，得脫腥羶，又見天日。况岳老爺兵到之时，我等是頂香盤、运粮草——金人聞之，切齒痛恨；今元帅一旦回軍，倘金兵又來，我們犹如滚湯潑老鼠，一伙兒多是死：只求天使老爺方便。(淨)你每說的話一發可笑。这是聖旨，教我如何方便！(付、外)若如此，我每死也不放元帅去的，只要天使老爺回朝——(唱)

【前腔】只說：蟻喘望獲哀憐，忍將吾赤子仿殘腥犬！

(淨白)你每既要保留，何不到臨安去？在此空說也沒用。(众)若然如此，也說不得吓！(唱)

就去攀龍輦，乱击登聞声喧。

(淨白)我曉得你每多是賄賂出來的吓。(生)咳，天使差矣！(唱)

休言，我死何难！辨忠痛悲，千秋泪泪。

(凈白)啊呀，將軍莫怪小官唐突，你再三抗違，实欲反耶？(唱)

我去朝天，倘聖怒伊家，那时有何折辯？

(生白)这也由你！(付)去不得的吓！(丑上)啊喲喲，好惱吓！

(唱)

【黑蠊序】天、天不絕英賢，早瞞天打破賣國奸讒。

(外、付白)啊吓，我們嘗門前去吓！將軍吓！(丑)你每什么人？(外、付)我們是百姓，攀留元帅，望將軍鼎言相助——是去不得的吓！(丑)不要嚷，在我，保管元帅去不成。(外、付)極好的了。(丑)吓，元帅呢？(進介。生)过來，見了天使！(丑)吓，天使在那里？(生)这位。(丑)也呔！(唱)

到如今方識你这般交串。

(凈白)吓？什么人这等放肆！(丑)你还不知我牛爺的放肆呢。(生)牛臯，使不得，不可动手。(丑)咳，元帅，我牛臯不怕什么天使，綁这狗男女，試試俺牛爺爺的利害。(生)不可乱动。(凈)我奉旨而來，誰敢無禮！(丑)呔，你还說奉旨而來么？(唱)

还要昂然？金酋私下連，还謀烈士捐。

(生白)此話从何而來？(凈)你每性命个个难逃。啊喲，反了反了！(丑)元帅，牛臯在四路巡哨，拿得个奸細，搜出私書一封，乃是秦檜老婆寄与兀朮的。恰才呵！(唱)

不費半文錢，拿得回來作証。再有何辯？

(白)元帅請看。大家笑笑。(凈)天吓，完了！放我去罢！放我去罢！(丑)呔，狗囊的那里走！(付、外)原來是假的！如今元帅是去不成了！(凈)好人，放我去罢！(丑)好奸賊吓！(生)待我來看——(看書介，唱)

【一封書】蒙辱爱拜言：汨相思各一天。因和議不免，为岳飛命未顚。今召班师归帝里，殺取强人报大賢。你可守边疆，莫向前。書寄难

言兩泪漣。

(白)有此可笑之事！几乎死于非命。吩咐將田思忠斬首示众。(淨)啊呀，这是秦檜的主意，幷非小官之事。(丑)非干你事？待我动手殺尽你这班奸賊。(殺淨下。外、付)啊呀好了！我們皆得活命了！(丑)吓，元帅，好暢快！(生)好奸細！(丑)元帅，叵耐他每与金國通謀，欲害忠良，不若先發兵去殺了奸賊，再來与金酋打仗。(生)不必多言！(丑)吓。(外、付)元帅在上：如今宋天子听信奸邪，弃我們百姓于金酋；我們也不願作宋朝的百姓，也不願作金邦的百姓，只願做元帅的百姓罢。(生)唗！尔等今日不是來攀留我，却來陷我为不忠、不孝、無父、無君之人也。我自离家之时，老母將"精忠报國"四字刺入皮膚，待我卸袍与你每观之。(卸袍，众看介。众)啊呀，元帅眞天神也！(唱)

【黑蟒序】神天鑒取忠堅，把金酋滅尽，賊臣夷剪，使吾儕再睹風和日暖。

(末、丑)元帅若不去明正其罪，那奸賊反誣我每有反叛之心，如何处置？(生)我也別無良策。連夜發兵，殺到黃龍府，迎請二聖还朝，表我为國之心！(唱)

听言，此身天地間，須难忠孝全。

(付、外白)百姓怎么处？(生唱)

百姓免憂煎。此际教人不覺感伤腸断！(众)元帅！(唱)

【錦衣香】那賊子謀，深而远，罪妻孥不便；若不先發制人，恐难舒展。

(生白)我豈不慮及此；但我一身旣已許國——(唱)

那私情怎敢乱心田：总之，听命，万事由天！(外、付)我每百姓呵！(唱)拚死向前，到臨安鳴辯其寃，万死多情願呼天救援，扶童携叟、短肩長担。

(生白)啊呀，我那親娘吓！(唱)

【漿水令】恕孩兒貽伊暮年，为忠君孝养未全。一身拚死尋荒烟，妻子流离、老母顚連！(众唱)言及此，腸寸断。惟願老天从人願！

(生白)我好差也！想宋朝一國之主，尚然骨肉飄零、夫妻分散也，何况于我吓！(唱)

身何望，身何望骨肉团圓？(众唱)金酋滅，金酋滅二聖回鑾。

【尾声】忠良不死天須鑒，惟願把奸人尽殄，那时民安國泰乐怡然。

(白)接踵奸人在帝前，要將忠直喪黃泉。万事不由人計較，只將身命付蒼天。(生)父老百姓各自回家安分生理，凡事有我在此。(外、付)多謝元帅！好了，万民安乐！(付)救子我里个星性命哉。难得好老爺！(下。生)与我傳令：連夜發兵，殺到东京。如若不遵，卽时梟首！(末、丑)得令！(同下)

第十九出(老旦上)

【引】霜鬢如蓬，星眼如盲。祇蓮台，暮鼓晨鐘。(旦上)稾砧别去信难通。子愚頑、婆年迈、己身窮。

(白)婆婆万福！(老)罢了。游子天涯不得归，功名常有捷書來。(旦)万事不由人算計，一生都是命安排。(老)媳妇，自从你丈夫去后，喜他不背我言，奋志向前，常有捷書报至；不知何日才得成功归來。(旦)婆婆，料得天从人願，請自寬怀。喜得孙兒岳云武藝有成，稍習父風；但他年幼，未能成立。(老)孙兒虽然年幼，看他孝敬之心甚勤，吾心甚喜；早晚已宜就学，不可放蕩了他。(旦)婆婆之言甚善，媳妇敢不听从。(老)我今想起你丈夫幼时呵！(唱)

【顏子乐】熊胆礪其鋒，教子三迁勤功。晨鐘暮鼓，把忠良兩处作用。家風为國，嘆边城，劳苦奴身慷。坐南窗祿享恩荣，深深的

拜告蒼穹。

（占—岳云—上白）啊呀不好了！（唱）

【賺】獵馬秋風，为有傳言心下悚。

（白）婆婆、母親，不好了！（二旦）为何如此？（占）孙兒今早在村中打獵，聞說今日城中有駕官到來，說我爹爹不奉詔宣、擅殺天使、反投金國，因此朝廷有旨來拿逆党。岳云一聞此言，撥馬跑回，报与婆婆、母親知道。（二旦）有这等事！（旦）丈夫吓！（唱）

恁孤忠，緣何一旦声名送？

（老白）住了。你丈夫在家称孝，为國尽忠，决無此事！（唱）

或者妬其功，輸金反間奸謀中，致使市虎、投梭疑似中。

（占白）婆婆請寬心。爹爹既在边关，憑着孙兒兩柄銀鎚，保护婆婆、母親前去。豈可束手被擒？憑他鉄騎赶來，我岳云呵！（唱）

逞英雄，頓开金鎖騰蛟鳳，怕誰攔踪？怕誰攔踪！

（老白）唗！小小年紀，这等胡講！既有聖旨拘拿，定当赴闕明辯；自有公論，豈可胡为！（旦）我想此事，必是朝中奸党妬功排陷。万一削草除根，孙兒有所不免，如何是好？（老）媳婦也慮得極是。孙兒过來！你作速上馬，逃往边关，尋見你父親，教他奋志尽忠，勿以家事为念；若得成功，朝廷决不虧你。（占）只是放婆婆、母親不下。（老）岳氏一脉，惟汝一人；若有不測，岳氏香火絕矣。我婆媳挺身進京，料不妨事。快快去罢！（占）如此孙兒就此拜别！（唱）

【催拍】曾聞說男兒气雄，不肯作別离泪濃。南北西东，南北西东；上馬登程，凉月寒風；休念親娘，善保身躬；人語乱，莫被樊籠；金鞭耀，疾如風。（占下。小生、付—校尉—引淨上）走吓！（唱）

【前腔】为朝廷勅書捕凶，府縣官星飛协同。

(凈白)这里是了。(付、小生)打進去！(老)列位何來？(凈)下官是湯陰縣尹，奉聖旨——(同唱)

为岳飛这宗，为岳飛这宗：背叛朝廷，与金國私通。(二旦)那里說起？(众唱)大逆賊臣，自古难容，妻孥尽解京中。(白)上了刑具！(唱)須牢固，莫賣松。

(付白)快走！(二旦)正是：渾濁不分鰱共鯉，水清方見兩般魚。(下。凈)封鎖好了。(付)曉得。(小生)走吓！(同下)

第二十出

(末上白)齒强先去口，舌柔長自存；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自家乃李老爺府中蒼头便是。我家老爺一味剛直，眞心为國，忠肝义胆，奋不顧身。近为秦檜專权，倡立和議，屈陷岳爺，將他家屬拿入監中，非刑拷打；我老爺心自不甘，欲待碎首金階，与他辨冤。咳，只是那秦檜，皇上寵倖非常，誠恐我老爺禍有不測。但秉性如此，無人可解。咳，老爺老爺！你不如閉口深藏舌，到处得便宜。呀，言之未已，老爺出來了。(外上白)素性稱忠勇，心怀抱不平。奸邪害良將，拚却喪吾身。我李綱。叵耐秦檜这廝倡立和議，屈陷忠良。目睹其奸，豈可袖手！俺今日拚得碎首金階，必須明辨其冤也！(唱)

【端正好】俺老头顱，坚肝肺。拚一付老头顱和那坚肝肺，那里肯眼睁睁看着他以是为非！俺只向金階叩首号天地，感动俺君王意。

(白)今聖上被奸臣朦蔽，把岳飛譖折，已入聖心矣。俺不免肉袒負斧，死諍一番。吓，蒼头过來！(末)老爺有何吩咐？(外唱)

【滾綉球】恁与俺除下了犵錚錚鉄豸冠，露一綹蓬蓬的短髮垂，把一

紙血淋淋奏表來扎起。再与俺袒下了重浣絺衣，現一身清白無瑕疵。

(末白)啊呀，老爺不可如此。(外唱)咳！

剖一点丹衷向日披，还抱斧鉞來加肩背，效龍逄晋諫死何疑！

(白)蒼头，快將我綁起來！(末)叫小人怎生动手！(外)我意如此，于你無罪。(末)啊呀，小人决不敢的呢。(外)啶！吓，我命你如此，你还敢違抗我么？(末)老爺尊意如此，小人勉强从命了。(綁介。外)綁緊些！(末)是了。啊呀老爺吓！(外)好，綁得好！(末)老爺，象什么模样吓！(外)你管我怎么？有話吩咐你。(末)老爺有何吩咐？(外)我此去、倘聖上回心，不必說起；倘若不悟，必將我賜死，你可說与夫人、公子知道，切不可把我尸骸安葬。(末)却是为何？(外)你把我皮囊撇在西湖之內。(末)为何撇在湖內？(外)你不曉得；为人臣者怎忍見君父陷于虜廷而不能救、國家大仇而不能报，反見奸人竊柄！此乃名教之罪人也，安可安葬！(唱)

我暴屍欲把君心感，伴一个鴟夷鳥援随，何由——(末)老爺吓！

(外唱)伤悲！

(老旦、旦上。老旦白)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啊呀，相公为何这般光景？(旦)啊呀，爹爹为何这般模样？(外)夫人、孩兒不必心慌，我为岳飛有莫大之功，今被奸人排陷，不忍二聖永沉北虜，——食君祿者豈容坐視——今日我到午門叫寃，願以赤族担保岳飛，不知夫人、孩兒亦肯为國家而死否？(老)相公既已为忠，妾身情願死節。(外)好，眞吾妻也！(旦)爹爹既已为忠。母親情願死節，也帶孩兒死孝如何？(外)好，眞吾子也！你每都進去！(末)啊呀老爺、夫人吓！老爺为國尽忠，夫人死節、公子死孝，小人情願死义。(外)好，眞吾僕也！夫人死節，

孩兒死孝、蒼头死义。(旦、老、末)正是。(外)吓，啊呀哈哈！若如此說，忠孝節义聚于一門也。都進去！(二旦)是。(下。末)小人隨老爺入朝。(外)你也不必隨我，可同夫人、公子在家候旨便了。(末)曉得。(下。外)吓，啊呀妙吓！我李綱今日死得有名也！(唱)

【倘秀才】恁只曉廕子封妻是喜，俺只道尸祿貪榮是愧。取义忘生何足奇。俺今日个忠良受謗譏，說起來眦裂髮起。

(白)來此午門，不免俯伏。(末內白)來者何官，赤身綁縛？就此披宣。(外)臣李綱謹奏：今統制岳飛連复州郡，金人望風而靡，卽日二聖可还、中原可复；不料奸臣妬其功績，陷为叛逆。臣不忍見陛下为奸臣所誤，敗忠良垂成之功，千載痛惜；臣不敢爱死；願以全家保岳飛不反。(內白)官里道來："岳飛与金國通謀，何言不反？"(外)啊呀聖上吓！(唱)

【叨叨令】这的是奸讒用的毒計，为貪婪不把朝廷計。怎不念父兄行未得归？把一个和字兒來貽我气！怎不念祖宗疆未及恢？怎無辜將边城來便廢？兀的不痛殺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殺人也么哥！忍包羞含耻，擅把君親弃？(白)那岳飛呵！(唱)

【脫布衫】他鄉閭中孝养親闈，在边疆忠烈撑持，他豈肯背君親反投那醜虜？殺岳飛明是金人之計。

(末內白)聖旨道來："逆党重罪，死有余辜。李綱苦諫，若非旧誼，卽系同謀。"(外)聖上吓！(唱)

【小梁州】李綱与岳飛無旧誼，是同謀为國心齐。

(白)那些边报來說：金人被岳飛屢敗；东京一路，軍民俱不听金人約束，簞食壺漿以迎王师；金人已遁，尽携輜重渡河北去。不出数日，东京可复，二聖可还。如若不然——(唱)

乞將老臣犬子与山妻，廿同罪，向云陽断首有何疑。怎忍見抱屈

無分地，去股肱反賫仇敌？望丹墀号啕揮泪，念臣愚戇死何惜！

（内白）聖旨道來："誹謗朝廷，毁辱朕躬，其实可惡！即發去西郊，斬首示众。"（外）万歲，万万歲！（二生一劊子手一上）走吓！是非只为多开口，煩惱皆因强出头。李老爺，聖上有旨，請到西郊去——喲，閑人站开！（外）吓，哈哈！我李綱平生素志，今日已遂，就此去也！（二生）喲，閑人站开，快些走吓！（外唱）

【上小楼】这的是死忠、死义，平生經济。須索要談笑臨刑，慷慨餐刀，引頜同归。

（二生白）已是西郊了，請跪下罢。（外唱）

死生背命，父与兒、夫与妻、还存綱紀。（白）聖上吓！（唱）也是俺父子夫妻，骨肉一堆，难道你少無回意？

（二生白）开刀。（末上白）刀下留人！太后有旨："李綱系先朝老臣，暫免一死，全家監禁。十日之后，岳飛不能恢复东京，即系叛党，明正典刑。"謝恩。（外）万歲！（众）好了好了！（外）啊呀蒼天吓，蒼天！俺李綱今又不能够尽忠而死，可恨吓，可恨！（二生）方才的聖旨，还請老爺到監中將息將息。（外）咳！（唱）

【煞尾】恁教俺去將息，俺这背皮兒难貼席，夢魂兒不离了东京迎二帝。（白）岳飛吓，俺今日呵！（唱）只为四海的蒼生，那里是为着你！

（二生白）快些走吓！（同下）

第二十一出（丑上）

【縷縷金】姣姣女、縷縷金，明珠和綵緞，結人心。暮夜無知者，不知是怎。

（白）俺奉四太子將令。只为岳飛渡河、所向無敌、以五千人馬破三十万之众，勢不可当，俺四太子無計可施，为此將这金珠、

綵緞、美女、名馬，乘夜前去私奉与他；又有誓書一封，願割东京十二郡为鼎足之势：求他退兵。把这些礼物摆在轅門首，再將些猛古兒奉与他門上將官，方好進見。只得前去走遭。（唱）

（合）还將和議結盟深，殷勤致詳審，致詳審。（下。生上）

【引】思慕君恩难报，尽忠为國謀身小。

（白）我，岳飛。前日在朱仙鎮殺死奸贼。奋勇進兵，一路士民壺漿拥道，以此軍中不愁匱乏。連日又屡败金人；恢复东京，只在目下也。只是朝中这班奸佞，必以为我抗拒朝命、殺死使臣。我身已听于天；但不知我老母、妻、子性命如何，教我常怀挂念。也罢，只是順理行將去，憑天降下來！（末上）好將机密事，报与老爺知。启爺：营門外有兀朮差人，將許多子女、金帛并兀朮手書，在轅門外奉上元帅。（生）有这等事么？（末）正是。（生）且住。那兀朮智勇兼全，今日乃至計窮力竭矣。吩咐不容進見，乱棍打出去！（末）得令。（生）住了。那兀朮既差人來，必有話講，且看他如何賄我、如何愚我。着刀斧手伺候，吩咐开門！（末）吓。元帅有令：多着刀斧手伺候，吩咐开門！（外、小生一劊子一上）开門！（三旦、付一侍女一丑上。丑）你每都随我來。黄金堪結士，紅粉可酬恩。（三旦、付）命数当該苦，到底受迍邅。（丑）已是营前，把这些礼物摆齐，你每都在此伺候。（三旦、付）曉得。（丑）吓，長官！（末）怎么？（丑）相煩通报，說金邦四太子差人求見元帅。（末）住着。中軍告進！（外、小生）進來。（末）启爺：兀朮差人已在营前。（生）着他進來！（末）得令。哨，兀朮的人呢？（丑）在。元帅着你每進見。小心吓！（丑）知道。你每都随我來。（三旦、付）是。（末）兀朮差人進！差人当面。（丑）元帅爺！金邦四太子差人叩头。（生）你是兀朮差來的么？（丑）正是。（生）唗！你豈不知我岳飛威名，大胆到此

么？看刀！（劊子）吓。（丑）元帅，小番奉四太子將令，多多拜上帅爺：自提兵以來，伏元帅神威，不敢爭較，为此特具黄金千鎰、美女四十名、綵緞、明珠、良馬百匹，献与元帅，請盟和好。特遣小番送上。过來，見了元帅爺。（三旦、付）是。元帅在上，賤妾每叩头。（生）起过一边。（三旦、付、丑）是。（生）小番过來！（丑）帅爺。（生）听吾吩咐！（丑）是。（生）这是你輩無知，侵我疆界，犯我人民。旣要求和，怎不肯送还二聖？反將貨物愚我！咳，兀术吓兀术，你好痴心也！（丑）元帅在上，我四太子呵！（三旦、付、丑同唱）

【尾犯序】頓首望旌旄。已伏神威，不敢爭較。約守成和，願南北通好。

（生白）怎生通好？（丑）四太子恐人知覺，故差小番黑夜而來。（同唱）

祈禱：呈玉帛軍前充賞，献歌妓营中灑扫。

（生白）待要怎么？（丑等合唱）

从今后，边疆罢守，烽火了然消。（生众唱）

【前腔】堪嗟醜虜出無聊！搖尾乞憐，千古遺笑。暮夜輸金，却原來当我兒曹。

（丑白）暮夜無知，元帅何必膠柱鼓瑟？（生）唗！胡講！你道暮夜無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你看本帅是何等人吓？（众唱）

我是英豪。若貪荣利，怎肯忘生就死；若貪美色，肯抛家失小！

（丑白）四太子还有后报。（生众唱）

休饒舌！若全蟻命，除是二聖送还朝。

（白）本当斬首；諒尔輩死在目前，倒要借你口、傳我言，教兀术要战來战、要降來降，决無別議。刀斧手！（外、小生）有。（生）

快赶出去。(外)吓。走吓!(三旦、付)啊呀,元帅救命吓!(生)却为何來?(三旦、付)元帅听妾輩苦告。(生)講上來!(三旦、付唱)

【前腔】哀告苦号啕:万丈深淵,墜入难捞!

(白)妾輩之中,也有民間处子,也有內苑宫妃,俱是被擄的嚏!(唱)

今日得睹君侯,指望再返天朝。

(生白)这句差矣。自古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我怎留得你每!(三旦、付)啊呀元帅吓!(唱)

听告:忠义志虽然固守,惻隱心还需暫保。(白)啊呀爺爺吓!(唱)望你开生死路;願得身归故土,不致染腥臊。

(生白)咳!看你每如此哀求,使人悽慘。也罢,中軍!(末)有。(生)把这些女子留下。將这臊韃子赶出去!(众)吓。哨,臊韃子走出去!(丑)啊呀且住。事既不成,反留下女子,怎好回复狼主?也罢,我且大着胆上前,再和他講論一番。啊呀元帅爺!(生)啶!旣已赶出,又來怎么?(丑)小番还有一言奉告。(生)你还有什么講?(丑)小番奉命而來,指望罢兵和好;今元帅和議不許,反留下女子,叫小番还有何顏去回复?(生)好胡講!你不見这些女子說!原系中朝赤子,被你每擄了?將别人之物,作己之情!言及于此,痛心切骨。你若要罢兵,可也休想!(丑)元帅,俺四太子还有一言禀上,实不敢言;今元帅外敌未平,內难將作;進不能成功業,退不能保身家。今日俺四太子非……(生)吓?为何不言了?(众)講吓!(丑)小番不敢說。(生)各为其主,你且講來!(丑)吓,俺四太子非不能与元帅决战,所为兩賢不忍相厄耳。望乞三思。(生)啶!汝等犬羊之輩,覷來如土穴之蜂、枯桑之蟻,敢在我面前攀今掉古么?

刀斧手，与我綁了！（外、小生）吓。（丑）啊呀元帅爺吓！ 元帅爺吓！（生众唱）

【前腔】使我騰騰烈火燒。誰教你弄得冠履顚倒，屠我人民，迁我宗庙？

（丑白）元帅吓！ 小番奉命而來，不得而已，望乞饒恕！（生）唗！（众唱）

你叨叨，能殺我成伊奸狡？（丑白）只求和好。（生众唱）吾未死，休想和好。（丑白）元帅呵！（唱）眞神武，如今方識义比若天高。

（生白）吓，也罢。看你如此哀求——常言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且留你性命，回去說：若要求和，今生休想！与我放了。（丑）謝元帅！（生）过來！本帅还有几句言詞，对你那兀朮講。（丑）是。（生）可笑金酋少智謀，却將貨利說吾儔。我忠心似鉄难回轉，壯士如金豈得柔！报國精忠深入骨，此身誓死滅金酋，立意北征迎二聖，朝夕驅馳复大仇。咳，兀朮吓，兀朮！你今若要猖和獗，除非等待岳飛死，我身不死怎干休！且待長繩系却單于头。哈哈，管教野草閑花滿地愁。乱棍打出去！（众应。丑）罢了罢了！ 靑龍白虎同行，吉凶全然难保。（下。生）中軍过來！（末）有。（生）吩咐着老誠將士，把这些女子：如有家屬的，訪問的确，各家領去；如無家屬者，着該地方擇配。如有軍中淫汚者，軍法重治。（末）得令。（三旦、付）老爺再生之恩，使我每重見天日，待我每拜謝！（唱）

【滴溜子】齐拜禱，齐拜禱階前麾下；啣环报，啣环报來生犬馬。感戴恩波德化，願公侯世代熙、寿綿福大。（众同唱）从今去，准备泪珠，尋爹覓媽。

（生白）中軍領去！（末）是。随我來。（众）再生重見日，恩波浩蕩中。（下。生）吩咐众將，連夜進兵，不得有違！就此掩門！

（同下）

第二十二出（占土）

【引】可怪狂且跋扈，敢將使命成誅！教人心下重重怒也，須再設机謀。

（白）不作皺眉事，人間切齒無。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妾身王氏。憑着一生机巧，輔佐丈夫总理朝政，內外專权。只为四太子之情，朝夕在念，前日已假詔班师，指望取他回來，結果他性命，以报金國之恩；不料那岳飛不惟不肯奉命，反將使臣殺死。我今若不用計害他，日后成功，不惟四太子归罪于我，我夫妇反受其害。前日我相公密奏一本，說他謀为不軌，聖旨已將他家屬扭械來京，監在大理寺獄中。向聞岳飛事母極孝。我今只說奉隆祐太后懿旨，着我勘問，取他母親到來，將些好言劝慰他。他是个女流——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若賺得他手書前去，岳飛必定班师，那时殺之，有何难哉吓！家丁那里？（外、小生上）來了。养軍千日，用在一朝。夫人有何台旨？（占）与我吩咐前堂安排异样刑法，后堂摆下丰盛酒筵，一面到大理寺獄中，說我奉太后懿旨，取岳飛母親勘問。不得迟誤，取罪未便！（外、小生）領鈞旨。（占）安排良計策，勘問岳家人。（下。外）噲，哥吓！我去獄中調取人犯；你去后堂安排筵席，前堂准备刑法。（小生）說得有理。欽承台旨去，（外）誰敢不遵依。我且往獄中走遭。（走介）才离丞相府，又到大理獄。这里已是監門上了。禁子那里？（付上）來了。公門里面好修行，勝似終朝礼懺經。是什么人？（外）太后有旨，要提岳老夫人到秦府中勘問。快請出來！（付）原來是秦府中大叔，請進來。待我請出來。（外）快去！（付）岳老夫人有請！（老旦上）

【引】無端三尺把身拘，花誥文犀总不知。

(白)請我怎么？(付)啓老夫人：太后懿旨，要請老夫人秦府勘問。(老)旣有懿旨，就去不妨。(外)請老夫人移步。禁子閉上監門。(付)是哉。噲，第二个，我去去就來个。(老)我根深不怕風搖动，樹正何愁日影斜。(外)出得大理獄，(付)又到相府門。(外)請太夫人少住。(付)是哉。老夫人請等介歇。(外)击云板，傳話后堂。(旦内)怎么說？(外) 岳老夫人到了。(旦内)家丁听者！夫人有命：今日勘問，非比等閑。將欽犯帶到后堂听審！(外)曉得。夫人有命，請老夫人到后堂相見。(老)还要到后堂去么？(外)正是。(老)好个大所在。世間丞相府，天上蕊珠宮。(外)請少待。击云板，請夫人上堂。(旦内)小心伺候，夫人出堂！(外)是。夫人出堂！(小生上)把刑具伺候着！(占、旦随上，占)

【引】笑面蛇腹，誰識胭脂化虎！

(旦)啓夫人：犯妇帶到了。(占) 吩咐帶進來！(旦)是。家丁！(外、小生)有。(旦)夫人吩咐帶犯妇！(外)吓。(付)犯妇帶進……(老)啶！誰是犯妇？(付)衙門規矩。(老) 什么規矩！(付) 吓，進！(小生、外)犯妇当面。(占)吓？这犯妇好大胆，見我怎么不跪？(外、小生)为何不跪？(老)老身姚氏，誥封一品夫人。孩兒岳飛，現为統制。我怎么跪你？(占)吓！原來是岳太夫人。啶！家丁每好打，怎么不稟个明白？(外、小生) 小的每不知。(占)咳，还要胡說！开了刑具！(外、小生)吓。开刑具！(占)众人，外廂伺候！(旦)外廂伺候！(小生、付应下。占)請太夫人上前相見。(旦)太夫人上前相見。(老)夫人在上，犯妇怎敢？(占)好說。今早奉太后懿旨，令妾身勘問叛臣家屬，竟不知是太夫人，多多有罪！(老)豈敢！(占)請坐。(老)老身侍立候命，焉敢望坐！

(占)不必过遜。(老)既蒙夫人垂爱，告坐了。(占)好說。看茶。(旦)吓。(下。占)請問賢郎之事，因何而起？(老)夫人在上，念命妇呵！(唱)

【啄木兒】三迁教，十載余，熊胆和丸教讀書。

(占白)久慕老夫人教子之功。(老唱)

慈与節，老妾能操。

(占白)可惜屡建大功，一旦付之东流！(老唱)

忠和孝，孤子叨居。

(占白)擅殺使臣，叛入金营何也？(老唱)

是何人妄造瞞天布？使复盆冤陷無門訴。

(白)求夫人念此無辜，使老妾面叩九重——(唱)

願保我孩兒不背主。

(占白)老夫人！(唱)

【前腔】只怕天高远、听見疏，事已怀疑如市虎。

(白)賢郎既不背主叛國；朝廷已立和議，他却立意用兵，可不是逆了天了？(老)此話从何而起？(占唱)

他只圖身后功勛，竟不顧眼下誅夷。

(老白)那有此事？(占)妾身今日有一絕妙之策在此，不知老夫人允否？(老)夫人有何見諭？老妾敢不从命。(占)为今之計：聖上取罪賢郎不肯奉詔班师；如今老夫人修下家書，待我差人往边上去請你令郎到京——一則見你令郎無反叛之心，二則免老夫人受縲絏之苦！(唱)

何不做众人皆醉同啜醨，众人皆濁須同混？獲罪于天难禱訴！

(老白)咳，我孩兒呵！(唱)

【三段子】他矢忠自許，喪其身要与國家少补。

(占白)只怕补不成！(老)况老身呵！(唱)

守貞自同，豈肯败垂成十年劳苦！

（白）吓，我曉得！（占）曉得什么來？（老唱）

这多是欺君誤國奸人贻，指鹿作馬將朝廷誤。

（占白）誰是欺君誤國？我好意劝你吓！（老）咳！（唱）

恐遺臭千年，怎不把心头自摸！

（旦上。占白）吓？我好意劝你，反來挺撞我么？扯开椅兒！（旦）是。（占唱）

【前腔】看你孑身老妇，对吾行攀今掉古！

（老白）有理講理，不曉得什么攀今掉古！（占）咗！你方才說奸臣是誰？啊呀！（唱）

全不想你是逆奴，反罵誰人是奸讒嫉妬？

（老白）自有奸讒之輩。（占）我奉旨勘問你，你反如此倔强，我如今要用刑了。喚家丁！（旦）吓，家丁！（外、小生）在。（老）咳，你就千刀万剮，我此心端的無愧。（占）好个無愧。吩咐看刑法伺候！（众）吓。（占）你若仍前倔强呵！（唱）

要受敲牙、截舌、鞭箠苦，剮身、刖足、刀和斧。生死明懸，憑伊自取。

（老白）住了。你把死活來唬我么？我——（唱）

【归朝欢】存忠义，存忠义，死非我懼。縱刀斧，难將志磨。

（占白）我叫你兒子回京，也非歹意。（老）吓？吓？你还說不是歹意？（唱）

你行奸宄，行奸宄，將花言巧語。不想头上有青天攔住！

（占白）我奉旨勘問，还如此可惡，与我將犯妇拿下！（外、小生）吓。（老）住了！我所犯何罪？（占）你是叛臣之母，还說無罪么？（老）叛逆事大，有何憑据？（占）咗！（老）咗！（占）吓？（老）吓？（占）你还敢强辯？那岳飛呵！（唱）

不受命擅把皇宣破，背君投入金邦去。

(老白)殺使臣、破皇宣必定是假，背君恩、投异國未見是眞。

(占)唗！誰与你通文調武！叫手下！(外、小生)有。(占唱)

与我綳縛、鞭捶休慢取！

(外、小生)吓。(老)誰敢？(唱)

【前腔】我年衰迈，年衰迈，殘生几許？縱殺死，何足为慮！

(旦白)老夫人！(唱)

和为貴，和为貴，把言詞少阻。何事願受無情痛楚？

(老白)唗！你是何人？要你多嘴！(旦)我好意劝你吓！(老)誰要你好意！(旦)吓啐！那里說起！(占)好倔强妇人！(旦)其实利害。(老)啊呀兒吓！願你在边毋負我言，尽忠报國，我做娘的今日为你死义也！(唱)

我身甘做王陵母。

(白)呀啐！(旦)吓，好放肆！(老唱)

千年唾罵你这長舌妇。罢！拚取清白紅顏点破齷齪除。

(撞旦介。旦)不許放潑！(占)拿住了！上了刑具。(外、小生)吓。上刑具。(占)这老賤人少不得死在后边！(老)我死了你也活不成！(占)吩咐禁子，好生收管。(外、小生)曉得。禁子進來！(付)是。來了。(占)与我把他緊緊看守。朝廷重犯，不得放縱！(付)曉得。走！(老)厉鬼能除逆賊，舌存堪罵妖狐。(占)饒你人心似鉄，(旦)怎当官法如爐！(老)私通金虜的小賤人！(占)敗國亡家的老賊婢！(老)小賤人！(占)老賤婢！(众)走！(老)这等無礼，待我罵完了走。(占)你还敢罵么？(老)你，你这与金人睡的小淫妇！(占呆介，旦)帶去收監！(外、小生、付)吓，快些走罢！(下。旦)吓，夫人不必动气，待我取茶來。(下。占)咳，常言“不道不知，不試不明”。我只道他是庸流之妇，可以愚

弄；原來是个鉄錚錚刀斧不懼的，怪道养出这样狠的兒子來！方才把我惡言詈語，使我慚愧無地。咳，罢！总为四太子面上，也不必說了。只是如今拔刀之势，怎生是了？吓，我有了計了。府中有一戚方，十分勇悍，且待相公回來，差他到边上去，投在岳飛帳下，着他相机行事，刺殺岳飛，大事必成矣。吓，四太子吓四太子，那知奴家为你如此用心也！（唱）

【鮑老催】有万千反复，奴身日夜为你圖。功劳簿上知有奴？为你恩情，爱海盟山衷肺腑。香閨有夢連宵做，相思有病通宵坐，怎見我多情处！（外、小生引付上）

【尾声】平章旦夕归私府，从簇拥馬前呼。

（外、小生白）老爺回府了。（下。旦）夫人，老爺回府了。（占）請進后堂來。（旦）是。老爺，夫人在后堂。（付）吓，夫人在那里？（占）咳！（付）夫人！（唱）

你为甚吁嗟愁未除？

（白）吓，丫环。准备筵席与夫人解悶。（旦）是。（下。付）夫人，你早上定計要賺岳飛母親的手書，可曾賺得否？（占）不要說起，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气还未平。（付）吓？有这等事！可恨，可惱！如今岳飛之事，与我冰炭不同，势不兩立，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只是如今將何处之？（占）我方才思量一計，只等你回來。（付）夫人有何妙計？（占）且到东窗下細講。（付）我已吩咐摆酒与夫人飲宴。（占）平生不做皺眉事，世上应無切齒人。（付）夫人請！（占）相公傳話出去，快着戚方伺候！（付）这个容易。請！（同下）

第二十三出（外、小生引淨上）

【剔銀灯】拔山力，英雄虎羆；时不利，烏騅不逝。追思战勝归來际，山河扫唾手風雷。

（白）我欲恕人人不恕，人难容我我难容。俺，兀朮。自起兵以來，所向無敌；可恨岳飛，屡屡败我。前日無可奈何，只得將金珠、子女私送与他，求他退兵和好，誰想他执意不从。也罢，俺今日与他决一死战。把都兒，就此發兵！（外、小生）啊呀，太子使不得，那岳家兵馬凶狠，小番每多害怕哩！（淨）吓？你每也害怕么？（外、小生）正是。（淨）也罢，俺如今用个"石欄伏象"之計。（外、小生）怎么叫做"石欄伏象"之計？（淨）听者：那岳飛神武，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如今將鉄浮屠四下远远埋伏。我親自与他打話，一声炮响，我就詐败佯輸，誘他進陣。四下將鉄浮屠团团圍住他几百層，既不与他交战，也不与他答話，將他困死在內。咳，岳飛吓！饒你銅筋、鉄骨，也延挨不得几日飢餓哩！（外、小生）太子妙算。那岳飛若死，小番每就得生了！（淨）一面傳令出去，一面与他答話便了！（合唱）

把君臣系，金珠尽归，誰想到遭顛沛！（下。老、正末、丑、生上唱）

【前腔】君父仇不同在世，忠孝心死生难背。生來恨見胡兒隊，不由人怒从心起。

（生白）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正人磨。我，岳飛。連复数郡，已近东京。爭奈兀朮傾國前來与我交战，被我屡挫其鋒。兀朮之計已窮——扫蕩只在目下矣——昨日又打下战書，約在今日会战。王貴、牛臯！（末、丑）有。（生）你二人押住陣脚，我親自出馬与他决一勝負。（丑）元帅，待牛臯一馬当先，管教胡兒尽成齏粉，何必元帅親自迎敌？（末）元帅，那兀朮屡败，今

日又來，恐其中有詐，元帅不可輕出！（丑）着吓。（生）你每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看他如何打話。众將官，与我發兵！（合唱）

把君王系，臣心痛悲。誓扫尽胡兒輩！

（众上战介，淨敗下。丑）吓，王哥，我牛皋看得眼热热地，也去殺他一陣。（末）住了。元帅軍令，不可乱动。（丑）啊喲，悶死了！（淨上，生众追上。淨）吓，元帅請住馬，俺兀朮有一言奉告哩。（生）旣有言語，速速道來！（淨）此間草坡之上，尽可略談，請元帅暫息战馬，略談片时，再战未迟。（生）大丈夫以信义待人，就下馬一談何妨，請。（淨）也呔，兩旁將士听者：不許發冷箭；冷箭伤人，非为好漢。（生）咳，我岳飛手中槍可以明白交易，何懼于汝？却來暗算！有何言語？速速道來！（淨）請收槍。（生）請。（淨）吓，元帅神威，諸夷共仰。俺兀朮虽不才，也是一國之主，情願下礼卑詞；元帅倨傲自尊，并無一言回答！俺兀朮虽是粗鹵韃靼，也頗曉这么一二。（生）你曉得什么？（淨）我怎么不曉！（生）你曉得些什么來吓？（淨）啊喲、啊喲，我有什么不曉！（生）講！（淨）我聞仲尼不为已甚，交以道、接以礼；元帅之固执，不为太甚乎？（生）咳，汝言差矣！（淨）差了么？（生）自古天尊地卑，人尊獸卑。汝自不量，犯我中原、劫我聖主、腥羶我宮禁、擄掠我人民，如天居下而地居上、獸居尊而人居卑，冠履顚倒，豈能安乎？三尺童稚，無不切齒。我岳飛淸白傳家，忠孝自許，焉肯忘君父之仇，受你那犬羊之賄！（淨）啊喲、啊喲，好駡吓！（生）兀朮，你要我罢兵也，可也休想，可也休想。（淨）吓，元帅，你且休發怒，还有一言，乞尽其詞。（生）还有何言？速速道來！（淨）凡事不可执一而論，自古識时务者呼为俊杰，元帅旣以忠孝自居，必当以仁智为念。今宋主已准和議，

天下罢兵，兩邦和好以息干戈；今元帅貪一己之功，背万乘之主，可为忠乎？元帅久戍沙場，令堂必倚門而望；今將父母之遺体，甘冒白刃，貽白髮之親憂，可为孝乎？驅無罪之生灵，飼空山之餓虎，可为仁乎？內乏粮餉，外無救援，將老兵疲，身死何益，可为智乎？我想为人失此四者，何以为英雄吓？元帅請自三思。（生）咳，我岳飛但知有君，不知有身。你不复我封疆、送还我二聖，翻把那花言巧語來說我？咳，兀朮吓，兀朮！汝但能勝我手中的槍，这些言語可也休講！且自上馬，决一勝負！（淨）喲喲！（生）吩咐軍中速擂战鼓，待我生擒这廝。（淨）呔，啊呀元帅，你也欺人太甚了！俺兀朮呵！（唱）

【光光乍】如此的下札不回答，劝你又不納。挺槍跳上能行馬，把宋兵殺得光光乍。

（殺介。生）兀朮吓，兀朮！（唱）

【前腔】我覷你似蝦蟆，尙敢嘴喳喳？贏我槍尖方才罢。胡兒扫得光光乍。

（殺下。末、丑上）呀！好一場廝殺也！（唱）

【前腔】看旗影閃飛鴉，刀舞乱霜花；看來眼內敎人怕。沙場踐得光光乍。

（淨上）啊呀岳爺爺吓！（唱）

【前腔】你休赶、且饒咱，救苦叫菩薩！

（生上白）兀朮那里走？（唱）

焰摩天拚取騰云駕。鞭梢兒一指光光乍。

（淨下。末、丑）元帅，兀朮已敗，待我等追上擒來。（生）住了。兵法云："窮寇莫追"。我等身入重地，若追下去，恐有埋伏。（淨內白）把都兒，与我將鉄浮屠团团圍住者！（內吶喊）得令。（众上圍介，繞場下。末）元帅，他逞鉄浮屠之势，將我等困在垓心，不

如冲將出去，殺他个尽絕，方为好漢。(丑)是吓，方为好漢哩。(生)兵法："避其銳气"，且不可乱动。你每把馬匹且在草地上放飽了來！(丑、末)得令。(丑)吓，王哥，好个自在性兒。正是：急驚風，(末)撞着慢郎中。(下。淨率众上)把都兒，將岳飛重重圍住者！(繞場下。生)呀！(唱)

【風入松】你看重重鉄騎八方排，

(內喊介。生)啊喲！(唱)

待把咱每戕害。我安然不动如山泰，料蟻隊蜂屯空摆。

(白)我岳飛今日就死呵！(唱)

成馬革英雄志來，說什么师戎偾，敗名該！(末、丑上唱)

【前腔】解鞍牧馬示襟怀，以逸俟他兵怠。

(白)元帅，馬已喂飽。只是人不及餐，怎生出战？(生)豈不聞："渴飲刀头血，飢餐胡虏肉"哪！(唱)

看攢山簇簇觥粮在，犬羊食吃些何害。罗雀鼠別求物外，行仁义，莫生猜。

(內喊介。生)呀！你听东南一角喊殺連天，似有人在彼厮殺。牛皋去看來！(丑)得令。(下。生)此間有一土山，我且上去一望。(占追淨上。占)哨，那里走？(淨下。丑)穿白小厮，我來也。(占)你來？吃我一鎚。(丑)啊喲喲！(下。生)远远望見牛皋被一穿白小厮战敗。王貴，快去救应！(末)得令。(下。生)呀，你看那穿白小厮使得好兩柄銀鎚也！(唱)

【急三槍】看他馬前冲、車后擋、似飛龍势。神斧劈，泰山开。

(占追丑上)那里走？(丑)啊呀呀，慢來。(末上)不必动手，請小將軍留名。(丑)留名吓，留名。(占)不須留名，要見岳元帅的。(末、丑)岳元帅是你何人？(占)是我父親。(丑)怪道殺他不过。(末)那綉旗下就是，随我每來。(末、丑)啓元帅，小將軍到了。

(占)爹爹，孩兒在此。(生)血里沙場，面龐不識，报名上來。

(占)是孩兒岳云在此。(生)啊呀兒吓！(唱)

【前腔】你因何事輕身到沙場上？你把家中事說明白。

(占白)前日呵！(唱)

【風入松】道爹爹降虜背君來，把家屬尽皆扭解。恐除根斬草遭毒害，叫孩兒逃生边寨。知此去存亡好歹？思量起，泪盈腮。

(生白)吓，啊呀親娘吓！(唱)

【急三槍】兒不孝、貽親累、家園敗！

(白)我如今進不能够尽忠，退亦不能够尽孝，咳！(唱)

教我進与退、好难排！

(末、丑白)元帅，今日虽在患难之际，又得小將軍相聚，此乃天意与元帅成功也。家庭之事，何用悲伤，有乱軍心。(生)言之有理。吓，孩兒过來，(占)爹爹。(生)吾父子今日相会。二聖尚在沙漠。你婆婆、母親生死必在一处。我和你同葬沙場，是吾之願也。(占)只是放婆婆、母親不下。(生)啊呀兒吓！(唱)

【前腔】我死忠、母死節、兒死孝；死得所，不須哀。

(占白)旣如此，待孩兒引路，殺出重圍，再作道理！(同唱)

【風入松】双龍飛出鉄城开，潮涌山崩人敗。銀冠兒猛勇岳爺爱。鎚到处馬头罗拜，不怕死誰人敢來？头顱嫩，不經挨！(殺下)

第二十四出

(付上白)將相本無种，男兒当自强。我乃秦丞相府中一个家將戚方是也。我自小弓馬熟嫻、膂力过人。流落錢塘，剪徑为活，被官兵獲住。幸得秦丞相見我一身勇力，免我一死，收为家將，十分抬举。我相爺近为岳飛不遵和議，差我前來行刺。被我混入营中，只是难以下手；奈他昨日兒子又到，犹如虎添

双翼。聞得金人已归北去，如今宋兵已复东京，若再迟延，事不济矣。我如今不免备下弓弩，先入东京城內，相机行事便了。正是：欲报主人命，不辞涉險劳。（下）

第二十五出

（外、小生上白）走吓！（唱）

【出隊子】蒼生赤子，淪沒腥羶醜虜中，衣冠無奈变夷風，擗地号天無处控。恩出重生，天賜岳公。

（白）我每多是东京百姓，久沒金邦，幸得岳爺奋力大战，殺得金酋連夜北去，我每才得重見天日。为此备下壺漿、酒食、香花、灯燭，迎接岳爺兵馬入城。（內吹打介）呀，你听鼓乐喧天，想是岳爺兵馬到了，不免打扫則个。噲，众朋友，快些挂紅結彩，迎接岳爺進城吓！（下。生內白）傳令各营，把人馬扎住城下，不許一人進城騷擾。違令卽时梟首！（內）得令。（老、正一軍一占、末、丑引生上）

【引】兕虎連宵逃遁，狐狸尚隱瑤宮。

（外、小生白）东京百姓進献酒食，以表寸心。（生）生受你每。就煩引導到諸帝宗庙去！（外、小生）是。（众唱）

【出隊子】离宮别館，瓦礫成堆荊棘叢，頹窗犹挂碧紗籠，夜月烏啼泣曉風；昔日繁華，依稀夢中。

（外、小生白）此是諸帝庙了。（生）排香案！（众应，生）宋家諸帝先灵在上，孤臣岳飛朝拜！（众同唱）

【刷子芙蓉】稽首祇長空，原來庙灵塵土蒙，叢啓太祖諸灵，今日見我孤忠。悲忡，誰弄得江山若是？教人見伤心哀痛！

（白）我想太祖手持一条杆棒，打下百二軍州，不料傳至今日，如此頹气也！（唱）

一似敗陵破隴！

(白)啊呀二聖吓！(唱)

弃江山远征沙漠杳無踪。

(生白)吓，这是什么楼？(外、小生)这是翠華楼——金人牧馬在內，故未拆毁。(生)我連日鞍馬劳頓；各人暫在楼下安营，我在楼上少息片时。(众)吓。听得一声令，偸將半日閑。(下。生)上得楼來，呀！你看：宮也無、殿也無，破壁危闌花柳疏，狐狸禁苑呼。(付暗上。生)君也孤、臣也孤，行旅嗟吁故旧疏，英雄按劍呼。(唱)

【傾盃芙蓉】臨風付嘆吁，泪洒紅，感昔伤今痛。

(白)我記得向年蒙聖恩賜宴游宮，傳道二聖在翠華楼观看，念此洪恩，敢不粉身圖报。我今看此敗樹、危楼，怎不痛切伤心也！(唱)

說什么翠繞、紅圍，玉砌、香鋪，秋月、春花，暮鼓、晨鐘！

(白)啊呀且住。我又想起國耻君仇，咻！不覺令人切齒。(付攀弓搭箭介。生唱)

我捐生为念君恩重，边將攄忠將夙志公，那时朝金闕、賜黃冠短筇，羡五湖烟水一帆風。

(付白)看箭。(生下。付)咦，妙吓！那岳飛被我一箭，倒地無声，必然死了。我今不免报与四太子知道。双手劈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生上看介)众將，拿奸細！(末、占、丑上)來了！(唱)

【雁过芙蓉】將軍数当窮，專諸暗中逢，明槍易躲暗箭凶，英雄到此渾如夢。

(同白)奸細在那里？奸細在那里？(生)我在楼上观望，忽射來冷箭一枝。(众)可有名字？(生)上有威方名字。(众)可曾受

伤？（生）幸有襯甲，不曾伤损。（丑）待我去拿來。（生）且慢。我如今將机就計，只說已被射死。軍中都要服蔴戴孝、哭声四起。那兀朮聞之，必定复來，擒之必矣。再一面搜取奸細，以報一箭之仇便了。（众）得令。（生）过來！（众）有。（生唱）

多要分头去，急追踪捕風。（众唱）那怕他升天入地会騰空。（同下）

第二十六出（老旦、正旦引淨上）

【山桃芙蓉】岳元帅，天神勇，又兼个銀冠猛。

（付上白）四太子請住馬。（二旦）有个蛮子請太子住馬。（淨）抓过來！（二旦）吓。（付）特將驚喜事，前來說与知。小的叩头。（淨）你是何人？（付）小將奉秦丞相鈞旨，特來行刺。（淨）住了。行刺那个？（付）行刺那岳飛。（淨）吓吓，起來講！行刺岳飛，事可成否？（付）太子听稟：那岳飛呵！（唱）

难防暗箭英雄送，翻身跳入刀槍閧。

（淨白）吓？那岳飛被你射死了？（付）被小將一箭，倒地無声，立刻死了。（淨）你叫什么名字？（付）小將叫戚方。（淨）好戚方，我的兒！你的功劳也不小。后营飲酒去。（付）謝爺。（下。淨）啊喲喲，好洒銀吓！（众）好洒銀吓！（淨）把都兒，那岳飛已死，你每各整精神；一面差人打听的实，就來回报。（二旦应下。淨）吓，哈哈哈！正是：不施万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頷下珠。咳，岳飛吓，岳飛！俺一天好事已在手掌之中，被你殺得俺奔走無門，豈知你今日死于一卒之手！（唱）

到如今誰把英雄痛？（合唱）滿营欢呼、酹酒謝天公。

（二旦上白）报！啓太子：那岳飛果然死了，銀冠亦自刎身亡，营中哭声震天；三軍慌乱！多投往西北去了。（淨）吓，那銀冠兒

也死了？（二旦）正是。（凈）啊呀洒銀吓！（內）洒銀吓！（凈）不想他父子俱死，那王貴、牛皋何足慮哉！吩咐軍中宰牛殺馬、祭賽天地，一面着戚方引路，連夜殺奔东京便了。（二旦）得令。（凈）俺兀朮今番可以横行天下也！（唱）

【醉花陰】鋭气英雄再重好。

（內白）好洒銀吓！（凈）呀！（唱）

满营中欢声也那不小。我旗旛重整馬重驃，慶賀酒吃一个醉酕醄。

（白）岳飛！（唱）

可憐你对西風枉把英雄弔，枉从前空自逞英豪，只落得一箭身亡，把功劳似風扫！

（外、小生、付上）啊呀不好！（二旦）啓太子，四下有人奔走。（凈）与俺抓过來。（二旦）吓。（捉外、小生、付介。二旦）走！走！（外、小生、付）福無双至，禍不單行。啊呀饒命吓！（二旦）蛮子当面。（凈）你每是什么人？（外、小生、付）小的每是岳爺手下兵丁。（凈）旣是兵丁，为何如此打扮？（外、小生、付）小的每随侍岳爺，所向無敌。不幸他父子俱死，那牛皋、王貴干得甚事！（凈）吓，吓。（外、小生、付）况他二人呵！（唱）

【画眉序】一味逞英豪，酷法無恩恣殘暴。更留連酒色，有甚軍条！

（凈白）难道你每就捨之而去么？（外、小生、付）岳爺在日，軍令森嚴；今日肆無忌憚，营中多不願为軍了！（唱）

做一个樹倒猢猻，好一似失林的烏鳥。

（凈）旣然如此，放你每去罢。（外、小生、付）多謝元帅！（二旦）去罢。（外、小生、付唱）

此恩他日啣环报，再不去荷戟持刀。（下）

（凈白）吓哈吓哈，妙吓！你看宋軍多已逃散，俺可以長驅直入

也！（唱）

【喜迁鶯】做一个迅雷風扫，沒头蛇奋什么云霄！得这虛囂，擂軍营似平堤坦道，怎如得向日英雄泰山价牢！

（二旦）啓太子：進得宋营，人影不見，莫非中了計么？（淨）閃开。（二旦）吓。（淨）你每不見方才逃去的兵丁，說多已散了？那王貴、牛皋济得甚事！（二旦）是吓。（淨唱）

自今朝平白地踹平山島，有誰人再敢逞这謀略？

（二旦下。末上。淨笑，接战。丑引占上。占）啲，兀朮那里走？（淨）吓，啊呀呀！（生上）兀朮，本帅在此。（淨）啊呀罢了！（敗下。众追上）走了。（生）王貴、牛皋，帶領五千鉄騎，追赶兀朮，不得放縱！（丑、末）得令。（下。生）岳云听令！（占）有。（生）与我即刻草成奏章，星夜到臨安报捷；一面打听你婆婆、母親消息。（占）得令。（下。老、丑、付上）走！走！啓元帅：营中搜出刺客戚方当面。（付）爺爺饒命吓！（生）你这賊子！我与你何仇，放此冷箭？快說，何人所使？（付）是秦丞相所差。（生）又是这奸賊。与我上了囚車，解京对証。（付）咳，罢了罢了！（下。生）与我傳令，好生把守东京。我親往五國城迎請二聖还朝便了！（二旦、外、小生）得令。（生唱）

【滴溜子】从今后金兀朮魂飄胆消，誓滅尽此賊國仇得报。自今把忠义心略表。奸人枉用心，誰知天报！兀的奸謀，如同电扫。（同下）

（淨上白）啊喲，殺坏了，殺敗了！（唱）

【出隊子】只教俺無門可告，对天口苦叫号。到如今升天入地怎生逃？

（內白）赶吓！（淨）啊呀岳爺爺，俺兀朮今后呵！（唱）

也再不肯逞虎威把你中原來攪。我走吓，走的俺悶昏昏盔歪得

这槍倒。(下。正、老、付、小生引丑末上)

(丑、末白)众將官,与我緊緊追上者!(唱)

【鮑老催】不留一毛,兒童老叟只一刀,日追夜赶难恕饒。

(白)我元帅前日在翠華楼被戚方放枝冷箭,幸有襯甲,不曾受伤?反將机就計,揚言中箭。(末)那兀朮不知是計,認以为眞,就領傾國之兵而來,不想我伏兵四起,唬得兀朮魄散魂飛。(丑)元帅命我二人追赶,必要扫尽胡虜,方許退兵。(末)众將官,大家并力殺去。(丑)必要拿住金人,各个有賞!(唱)

除是天上飛、地下鑽,多追到。天昏地黑烟云攪,兒啼女哭尸橫倒;敗樹叶,狂風扫。(下。淨上唱)

【刮地風】俺則見殺气騰騰滿四郊,分不出前、后,低、高。想当日破宋英名好,到如今时衰一旦拋!

(內白)拿兀朮!(淨跌介。內)休放走了兀朮吓!(淨)吓!(唱)

只听得"休走了兀朮"的声声叫,也罢,俺只得弃兜鍪、裂下了征袍!这壁廂、那壁廂望空周遭,虛影过似旗幟飄,樹林边疑是弓刀。

(內喊介。淨)啊喲!(唱)

風声鶴唳魂驚落。

(白)啊呀兀朮吓!(唱)

你把那霸業心付水飄。

(內喊介。淨)啊呀!啊呀!(下。小軍、丑、末上唱)

【神仗兒】穿林渡島,雷轟电扫,听哀声滿道。

(白)我每奉令追赶,不分晝夜追來,不知什么地方了。(末)趁这殘月朦朧,再追上去!(唱)

料难輕輕饒了,多应今夜里渠魁追剿。能削草,肯留苗?能削草,肯留苗!(下)

（凈，上下馬跌地介）俺兀朮單人独騎行了七晝夜，力尽筋疲，水米不曾沾牙，況又追兵漸近，今番性命休矣！（内）拿兀朮！拿兀朮！（凈上馬跌下，复上馬介）也呔，岳飛吓岳飛，俺和你什么死寃家？苦苦追赶俺怎的？（唱）

【四門子】急煎煎盼不着藏身窖也，战、战駒兒可也灾星照。人不及餐，馬不及草，騁沙場不論昏和早；爬的是山，渡的是濠，呀！此去何方是了？（下）

（外上）得福何須喜？受禍也休悲。人間兴廢事，不在几多时。貧道鮑方是也。身列仙班，掌人間之大劫。今有大宋徽、欽二帝荒于酒色，听信奸邪，將玉帝表札誤書奏上；玉帝大怒，差下赤鬚龍攪乱他的江山，將他囚禁。今当数滿，令其返國，又差白虎將岳飛等提兵扫尽金人，伏尸千里。上帝命我遣角端神獸擋住宋兵，海中再現金桥一座，渡兀朮过北海以全其种；此乃上帝好生之德，原非庇佑夷狄也！（唱）

【滴滴金】你看天門殺气昏迷了，原來世上龍爭虎斗攪，穹蒼生肝腦塗荒草。走休慌，追慢到，物□籠倒，好生心暫將身命保。怕犬羊敢犯，把中原自招！

（凈内）啊喲喲！（外）呀，那边兀朮來了，我且按下云头，看他如何措手？（下。凈上唱）

【水仙子】走走走，走得俺沒处逃；怎怎怎，怎說得窮寇休追最上着？（内吶喊介）听听听，听一派軍声滿四郊；望望望，望一派刀槍擾。

（白）呀，行到这里，白茫茫一片大海。你看前無去路，后有追兵，俺兀朮今番死也！（唱）

悲悲悲，悲煞我垓下、烏江到。

（白）皇天吓！（唱）

做做做，做一个英雄死赴馮夷弔。

(白)罢了，事已危急，不如跳在北海內死了罢！(鬼上現桥介)呀，你看海中霎时現出一座金桥，多应是天救俺也！(唱)

我謝謝謝，謝天意未肯滅金朝。

(白)也呔，誰敢來？誰敢來？哈哈哈！(下。众軍、末、丑上)走吓！行人赶行人，一程又一程。(末、丑)呀，方才明明見一人一騎；赶到此間，为何不見？与我四下搜捕一番。(众)吓，啓將軍：前面有一异獸擋路，非虎非彪，一角三足、口吐烟火，人不敢近。(末、丑)不信有此事，待我每看來。(獸上介)呀，果然有异獸擋路，我每下馬來禱告一番：蒼天在上，我二人奉元帅將令，追赶金酋，到此忽有异獸擋路；若天意不該滅金，你可高叫三声而去。(獸叫三声跳下介)呀，果然大叫三声而去，兀朮数不該絕。这里可有土人？抓他一个來問。(众)有个道人來了。(丑)抓來。(外上)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众)將軍喚你。(外)將軍稽首！(末、丑)罢了。你还是云游到此，久居于此的？(外)貧道是久居于此的。(末、丑)我每奉岳元帅將令，追赶金人到此，不想忽有异獸擋路。你既久居于此，可知此獸何名？(外)此獸名曰角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其性最慈。上帝見將軍殺伐太重，故遣此獸警戒將軍耳。(末、丑)此处什么地方？(外)是北海边。(末、丑)我每出塞來有多少路了？(外)八千余里。(末、丑)前面可还去得么？(外)將軍！(唱)

【双声子】他不道，他不道今日里遭君剿；伊过暴，伊过暴怕一报还一报。

(末)你敢是兀朮奸細？(丑)來說我每回軍么？(外)非也！(唱)

有数定着，不可逃。華、夷天塹，各自高标。

(末、丑)我每不信。(外)將軍不信？抬头观看，北斗归南了。

(下。末、丑)我每看來。呀，果然北斗归南了。吓，道人呢?(众)化陣清風而去了。(末)这也奇怪。人馬不必前進，差人报与元帅知道便了。(丑)有理。正是:用箭当用長，(众)挽弓当挽强。(末)射人先射馬，(众)擒賊先擒王。(下。净上)吓，啊呀，哈哈哈，好洒銀吓！俺兀朮如入云霧，已过北海來了。你看追兵已不見了。俺且下馬拜謝天地！(跪拜介。唱)

【尾】俺这里举手遥空重拜禱，向鬼門关救回俺这胡騷。从今后小番每牢記着，再休想不守分、犯天条。(下)

第二十七出(生上)

【引】功成名就男兒願，孝养还疏远。

(白)我岳飛。被秦檜暗差戚方行刺，我幸無伤，反將机就計，大敗兀朮。我已差鉄騎追赶，誓必扫尽金酋；只是二聖尚在五國城，未知存亡下落。已曾吩咐軍中备下鑾輿法駕，扎住村口；我已野服齋戒，往五國城迎請二聖。你看此地白草連天，黃沙蔽日，好荒凉所在也！(唱)

【香柳娘】望孤城樹杪，望孤城樹杪，烏栖鹿放，痛君王怎受这凄凉况！

(白)來此已是城下了。城門大开，不免進去。呀，你看敗垣破壁、兔走狐奔，人影也無，却是个空城。我岳飛此來，指望迎駕还朝，誰知杳無踪迹。啊呀二聖吓！(唱)

敢为腥羶难捱？为腥羶难捱？厭世返瑤房，鼎做冠履葬？生死存亡，毫無影响。

(白)行过山來，不覺数里。你看日已沉西，回营不及了，如何是好？(內木魚声)呀，那里有木魚声响，不免上前問一声。(外內白)阿弥陀佛！(生)那边有个老道來了，上前訪問則个。(外

上）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問何生度此身！你是那个？（生）老道，我是問路的。（外）这里深山窮谷，已近黃昏，莫非是鬼么？（生）老道不須驚訝。我是南方人，尋訪一个親戚，不想天色昏黑，暫借宝庵一宿，來日自当奉謝。（外）吓？（生照前說介。外）吓，你旣是男子，不妨就住一霄。請進去。（生）老道，我是南方人吓。老道声音不象北方生長，請教高姓？（外）吓，你問我姓名么？我姓宋，不姓趙。（生）姓趙、吓姓宋……。請問老道，可知二聖何在？（外）我兒子在里边念經。（生）不是，問的是南朝皇帝吓。（外）你要招个女婿么？（生）南朝皇帝。（外）咳，我不耐煩与你兜兜搭搭，你就此处睡罢，我也進去睡了。欲知方醒無如夢，方見生时不若亡。阿弥陀佛！（下。生）咳，天吓！我尋覓了几日，人影也無；今見道人，又是耳背——我問他东，他倒答了西去。好难明白！我左右睡不着，不免对天禱告一番！（唱）

【鎖南枝】我忙稽首，拜月光：天，天鑒我一片腸！我万死复封疆，不知二聖今何往？我思量起珠泪汪，望虛空如飛报应响。（小生上唱）

【前腔】夢里家鄉远，提起鄉情事复長。

（生白）里边又有一个道長來了。（小生唱）

忽听有鄉人鄉語，不覺触起鄉情，和泪把家鄉望。

（生白）呀，上人！（小生唱）

客官你因何到此方？試問姓和名，和你叙鄉党。

（白）坐了講。（生）咳，可見山野之人，坐也不分一个宾主。（小生）客官，看你模样好象是南方人。何事至此？請道其詳。（生）上人听啓。（唱）

【前腔】我是湯陰縣，家世良，学成文武作名狀。

（小生白）原來是一位殿元。为何到此？（生唱）

豈知遭着这流离，君父多飄蕩。

(小生)呸！(生唱)

因此冒万死，到窮荒。願得早团圓，頃刻見親党。

(小生)咳！(唱)

【前腔】莫与愁人講，愁人愁正長。我有那宗人、宗令，到得患难之間，有那一个能相傍？

(生白)咳，可憐！(小生)吓，客官吓！(唱)

你要訪何名姓，作何勾当？他是你何親，这般痛悲伤？

(生白)說起，非同小可！(唱)

【前腔】他年方壯在都汴梁，

(小生白)有些意思。(生唱)

金枝玉叶龍鳳龐。

(小生白)为甚飄流？(生唱)

只为着國破家亡，被虜驅前往。

(小生白)可知下落？(生唱)

聞說在五國城，又誰知空殿荒！

(小生白)是何名号？(生唱)

他曾掌宋江山，号靖康。(小生唱)

【前腔】你实道名和望。

(生白)在下是岳飛。(小生唱)

你因何到此方？

(生白)那兀朮已败，特來迎駕还朝。(小生)吓？你特來迎他还朝？(生)正是。(小生)啊呀且住！(唱)

只恐怕还是那奸人設計。

(白)过來！(唱)

他与你有何义、何恩，你独自一个來相訪？

(生白)奉旨前來迎請。(小生)住了。你就要迎請二聖回鑾——

（唱）

只是那兀朮，势不可当。

（生）金酋已扫尽，特地前來迎請。若知消息，望乞指引。（小生）吓？那金人多已扫尽，故此前來迎請二聖还朝的？（生）正是。（小生）吓，啊呀哈哈哈！如此說來——（唱）

我就是宋官家，何用再相訪。

（生白）吓？就是聖駕？（跪介）臣該万死！（小生）平身！（生）太上皇今在何处？（小生）方才那老道就是。（生）如此謝天地。吓，竟被我訪着了。这也可喜，这也可喜！（小生）父皇快來！（外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号！如何大驚小怪？（小生）方才講話的是岳飛，他已扫尽金酋，特來迎我每还朝的。（外）如今岳爱卿在那里？（小生）这不是么？（生跪介）岳飛朝見！（外）起來！好吓，你來迎我每还朝！哈哈！怪道昨夜夢見乘龍上天，果应此兆！（正、淨、老、末一小軍一上。外、小生）岳爱卿，多虧你了！（生）万歲！（众小軍）走吓！踏破鉄鞋無覓处，得來全不費工夫。元帅不見回营，莫非在这草庵內？（生）門外喧鬧，待臣去看來。（众）吓，元帅在此。（生）不許囉唣！聖駕在此，取冕服过來！（众）吓。（取衣，外、小生換介。生）臣岳飛朝拜，願吾皇万歲！（外、小生）平身！（生起介）就此起駕！（众）領旨！（唱）

【廿州歌】山呼頓首。看馬蹄車轍，震谷驚丘。山花野鳥，三載伴人清幽。今朝已离边戍苦，还怕長安非旧游。

（付上白）山头月，塞上秋，般般多是动人愁。（众）來的什么人？（付）我是野老，聞得二聖还朝，特來進献酒食并玉龍神珮。（小生）寡人昔日若無你靑飯野菜，几乎一命难逃。（外）吾父子再領你的美情。（生）聖上，山野粗食，不堪御用。（小生）爱卿你有所不知，向日朕与太上皇在風雪古庙之中，得此而食，其

味甚美。(生)是。(小生)傳旨把野老帶回朝去，拜为思羹侯，賜他黃金千鎰，以为一飯之报。(付)万歲！走开点，思羹侯來哉！(下。小生)傳旨前行！(众)是。(唱)

胡笳奏，牧馬收，回头几度泪凝眸。

(小生白)这是什么地方了？(生)是滹沱河。(外、小生)咳！(掩淚介。生)啊呀陛下！(唱)

【前腔】你是潛龍風雨困，豈無端触目，反动离愁！

(小生白)朕向年北行之时，我母后、梓童在此殉節而亡。今日誰想重到此处？怎不痛心伤感！(唱)

楚音何处？望招魂再返湘流。

(哭介)啊呀母后吓！(唱)

心愁脉脉浮雉尾，

(哭介)梓童吓！(唱)

血泪盈盈溢馬头。

(生白)聖上請免愁煩！(众唱)

休悒怏，免涕流，前途歌舞正悠悠。千年恨，万載仇，浮云風扫一时休。

【尾声】六龍車，紅云复，長安还在望中浮。再休向万寿离宮續旧游。(同下)

第二十八出(占上)

【引】誰知追悔已無及，設机謀、到今何益！

(白)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我只向年身擄金邦，丈夫將我献与四太子，十分情好，托我南朝作个細作。誰想天不从人，一事無成，反被岳家成了大功。如今兀朮已敗、东京已复、二聖已还，我想岳家不念旧惡还好；倘若發覚，我夫妇就無容身之地

了。（付上）咳，暗里損人輪到我，逆風点火自燒身。怎么了吓！（占）相公为何如此慌張？（付）咻，你害得我不淺吓！（占）害了你什么？（付）我好端端做平章之位，一生富貴也够了。多是你今日殺岳飛，明日殺岳飛；岳飛不曾殺得，看看輪到自己身上來了！（占）呀啐！多是你在四太子跟前設誓，与我什么相干？（付）呀呀，这是个脫身之計吓。离了他的地方，一樁事撒开了吓。那岳飛与你有甚寃仇，苦苦要去殺他？倘此事發覚起來，多是你吓！（占）倒說得乾淨！自古罪坐于家長，是你的主意，我是强得你的？（付）我当初原是有主意的；被你終日耳根前說四太子長、四太子短，如今四太子呢？扫兴！（占）啐！四太子那里我要如此的？还虧你說！羞也不羞！（付）咂，羞也不羞我曉得吓？（唱）

【刘潑帽】你与他私情結，好將咱惑。好事兒以曲作直。（占唱）又非桑間、陌上情兒覓，把老婆換个平章，还虧你羞不識！

（老、丑引淨上）走吓！（唱）

【賺】駕帖机密，擒拿奸党是叛逆。

（白）这里是了，打進去。（付）列位何來？（老、丑、淨唱）

且莫驚嚇，官家拿你辨虛实。

（付白）辨什么虛实？（淨）聖上有旨：“賊臣秦檜同妻王氏暗通金國、謀害忠良，着錦衣衛拿下。”上了刑具！（老、丑应介。占唱）

悔無及。从前做事难自適，事到头來推不得。

（內众喊介）奸奸賊！（付、占唱）

你听万民唾罵声不絕，还有何言來辨白！

（淨）封鎖了。帶了走。（唱）

誰不要寢伊骨皮，寢伊骨皮！（同下）

第二十九出

(末、旦引外上。外白)士为知己情甘死，女为悦己倍添容。孤臣不惜头颅贈，英雄自古識英雄。下官，李綱是也。向为秦檜弄权，沉寃狴犴。且喜今日二聖回鑾、國仇已雪，复見太平、人民得所，皆賴鵬举之功也！昨蒙官里欽召入覲，大开御宴——聖上父子团圓，賜宴犒賞功臣。只等鵬举到來，一齐入朝謝恩。左右，岳爺到时，急忙通报。(丑、净—劊子—引生上。生)十載劬劳变鬓毛，归來解甲血腥臊。君王若念孤臣力，乞賜五湖烟水澆。(丑)岳爺到！(外)少保請了。(生)大人請上，下官拜謝。(外)老夫也有一拜。憶昔当年禍患叢，(生)君王迁徙乱离宮。(外)老天未絕中原主，(生)一鼓欢呼靖虜鋒。(外)恭喜令堂、老嫂俱各無恙。(生)多蒙大人周恤老母、山妻，幸得無恙，还要踵門叩謝。(外)不敢！(小生)聖旨下！(众)接旨！(小生上)

【引】麒麟閣圖尽英雄，聖旨褒封慶有功。

(照旧云云)詔曰："朕惟邦家不造，遭此憫凶；父兄北轅，朕躬南渡。國家大仇，臥薪尝胆以圖报复。賴尔中兴武臣岳飛，奋不顧身；文臣李綱，協力輔政：同建大功——今得父兄同聚，边疆尽伏，皆尔等之功也。特封岳飛为武穆王，食邑五千戶；李綱封靖國公，領左右平章事。岳母督氏，封为相州郡主；妻張氏封为鄂國夫人；子岳云封孝义侯。奸臣秦檜、妻王氏欺君誤國，朕当寢皮食肉，即令李、岳二卿勘問回奏。其余李若水、宗澤等，忠义凜然，另行祀封褒祭。尔其欽哉！"(外、生)万歲，万万歲！恭喜、賀喜！(外)我等奉旨勘問，从公問断，不負聖主便了。(生)有理。請。(外)奸臣多喪胆，(生)忠士笑顏开。左右，帶秦檜夫妇听審！(丑、净)領鈞旨。啲，秦檜、王氏走动！(付、

占上)从前做过事,沒兴一齐來!(丑、淨)秦檜、王氏当面。(付)二位大人請了。(外、生)怎么不跪?(丑)跪吓!(付)昔为朝內相,今作階下囚。求二位大人哀憐,少存体面。(外、生)你这奸賊还存什么体面?打膝盖!(占)老爺叫跪就跪了,还要多說。(付)就跪。(外)吓,秦檜,你任平章,当以忠孝自持,(生)为何与金國通謀,排陷忠良,以此乱法?你有何辯?(付)二位大人!(外、生)还称大人!掌嘴。(众应,占)啐,称老爺!(付)吓,老、老爺!(生)你假詔班师,使戚方行刺,幷有王氏私書,(外)暗通金虜,排陷忠良,还有何講?(付)大…,啐、啐,老、老爺在上,这儿節实非秦檜本怀。哪,都是惡妻王氏長舌妇的奸計嚧!(占)啊呀二位老爺吓!不要听他。嗆,你是男子漢吓,又是朝中大臣,自己做了事,反推在妇人身上來,好不識羞!(付)啲啲!(外、生)不須爭辯!秦檜講來,怎么多是長舌的奸計?(付)二位老爺,那日呵!(唱)

【憶多嬌】君被辱,無所贖。

(白)秦檜一身被擄,死生难保。不想那賊妇呵!(唱)

他就暗地淫奔兩下睦。

(占白)沒有此事,二位老爺不要听他。(生)下去!(众)不許多說!下去!(付)以后秦檜囘南,蒙聖恩寵顧,立意要恢复的呀!(外、生)怎不恢复,反施誤國?(付)那里当得这賤人——(唱)

只管在耳畔叨叨將和、守逐。

(生白)你不該听你那賢妻之言才是。(外)今日罪坐于家長了。(付)我秦檜是該死了。只求二位大人开恩!(唱)

今日呵,死有余辜!死有余辜!全是他云翻雨复。

(外白)帶下去!(生)帶王氏上來!(丑、淨)吓,王氏当面。(生)吓,王氏!(占)老爺!(生)你丈夫說你与金主有私情,故尔設

計害賢。(外)还有何辯?(占)爺爺吓!自古天字出头夫作主。他向年被擄之时呵!(唱)

【前腔】身被拘,志气毒。

(白)我丈夫沒廉耻,教我去勾引兀朮。(生)你从也不从?(占)吓,爺爺,小妇人是貞烈之妇,立意不从。(外、生)哈哈,好个貞烈之妇!(付)啊喲,好老臉吓!(占)他在兀朮面前呵!

立誓回南將和議复。

(白)就是要殺岳老爺这件事,小妇人再三阻擋的嘘。(生)排陷忠良、假詔班师、使戚方行刺等事,是誰主見?(占)就是假詔班师、戚方行刺一節——(唱)

我也曾劝解多番,劝解多番,以致今朝反目。

(生白)下去!(付)啊喲,好騷淫妇吓,眞个說他不过!(生)吓,秦檜,你曾讀詩書,怎行此狗彘之事?(付)二位老爺不要听他;他是有名的長舌妇,憑你利口,說他不过。二位老爺不信,他怀中尙有金念珠一串,是兀朮的表記。(生)左右搜來!(占)沒有吓。(搜介。淨)果有金念珠。(呈介。付)如何如何?(外)深为可笑!(生)下官向在朱仙鎮上,獲得王氏私書,恰合其事。你还有何辯?(占)小妇人还有辯。(外)还有何辯?(占)他旣知小妇人与金主私通,怎么直到今日才說出來?明明排陷小妇人了。(外)眞是敗俗伤風、寡廉鮮耻的奸賊。劊子手,都綁起來!(付)你如今叫四太子來替替呢。(生)劊子手!(淨、丑)有。(生、外唱)

【斗黑蔴】將他劍劍抽筋、刀刀割肉、断脊剜心,剖腸破腹。莫須有再誰听?天道昭昭,报复恁速。綱常反复,廉耻事事沒。禽獸何分,禽獸何分,与犬羊性睦!

(白)与我斬訖报來!(丑、淨押付、占下。生)大人,今日之举,可謂

快事也！（外）奸臣之报，正該如此。（內白）殺得好吓！（淨、丑上）稟爺！小的奉令斬了秦檜、王氏，那些众百姓呵！（唱）

【前腔】滿道上欢呼，典衣慶祝。又有怨擲其头，爭啣其肉。（合）能排陷，善殺戮。誤國欺君，奸謀惩毒！

（生白）把首級号令通衢。（外）吓，大人！如今大惡已除，万民欢乐。同至午門謝恩回奏。（生）有理。打導！（唱）

今日梟头断足，書書事事錄，曉諭通衢，曉諭通衢，將他面南背北。（同下）

第三十出（老、正上唱）

【泣顏回】龍虎慶風云，喜君臣得意殷勤。相携便殿，天恩世掌絲綸。重沐寵倖，感皇恩，德厚多封贈。也不負报國精忠，方顯得教子成名。（生上唱）

【引】感謝聖明君。（占上唱）今喜滿門封贈。

（生白）母親請上，孩兒拜見。（老）不消了。（生）母親諄諄庭訓，遂得朝廷恩寵。（老）我兒奋身护國，方能婆媳褒封。（生）夫人代調菽水，又承教子有方。（旦）相公誓复國仇，端賴一力回天。（占）婆婆！爹媽！孩兒深蒙祖蔭，得沐世襲一侯。（老）我兒，秦檜夫妇怎生处置了？（生）母親，且喜聖上着孩兒勘問明白，押赴市曹凌迟了。（老）且喜二聖回鑾，又除大惡，天下从此太平了。（生）母親，一家多有封贈，大家望闕遙拜！（同唱）

【山花子】岳侯至此何曾殞？幸今朝已戮奸臣。願边疆从此太平，复國仇尽扫胡塵。論傳奇可拘假眞？借此聊將寃憤伸。本色塡詞不用文，嘻笑成歌、削旧为新。（同下。完）

統一書号：10080·69

定价：一元一角